武俠世界
第32年
4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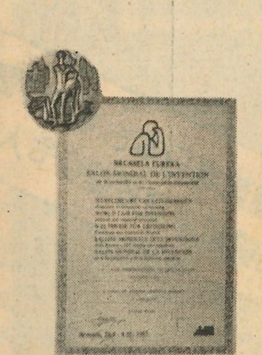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代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牌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為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寫的「九龍鎭海刀」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內容描述名震遐邇的百里莊忽然毀於一場大火，各路武林人物覬覦該莊至寶「九龍鎭海刀」，紛紛趕至，欲尋百里莊少莊主百里飛駿的下落，爲了奪得寶刀，武林中正邪人物各出奇謀，互相殘殺，引起一場血雨腥風……最後百里飛駿爲了找出毀其家園的兇徒，不惜公開寶刄，誘使兇徒現身，百里飛駿想出一條妙計，與蘇逸川及苗人龍聯手對付兇徒……本文構思獨特，筆法清麗脫俗，對江湖種種奇人奇事之描述尤爲精彩，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石中蓮新著一期完短篇故事「百媚生煞鐵追魂」、劉浪先生新著之「雪山飛燕」在今期同時刊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萬勿錯過！

*　　*　　*

下期將爲各位提供的巨型小說乃是南宮宇先生新著「弑父」，金竹幫幫主霍韜略正當事業處於高峯時，遇到一幪面殺手要殺他，却沒想到那殺手竟然會是他的……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期

（總號16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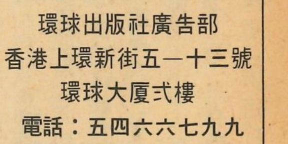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每册港幣十二元・
H. 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詭異錄

馬騰・文
可飛・圖

九龍鎮海刀



平靜小鎮　捲起風雲

高陽鎮。

百里莊。

午夜時分。

高陽鎮內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湧到鎮口外面，有些年輕人與孩童甚至爬上牌坊或是附近的大樹上，往東南面張望。

東南面，大約五六里遠的地方，火光衝天，映照得那一片天空也紅亮起來。

「這麼猛烈的大火，根本無法撲救，百里莊只怕會毀於這場大火了。」人羣中，有人感嘆地道。

「百里莊人丁近百，這場火，不知會燒死多少人。」有人擔憂地說。

突然，有人大聲道：「大家只顧站着看，怎麼不去救火？」

馬上有人說道：「我們不是不想趕去救火，火勢這麼猛烈，百里莊距這裏五里多路，我們趕到去時，只怕百里莊已被燒成廢墟了。」

立刻有人接口道：「這叫遠水救不了近火。」

另一人緊接道：「百里莊有近百口人，他們應該有足夠的人手撲滅這場大火，要是這場大火能夠撲滅的話。」

一會，有人奇怪地道：「百里莊那麼多人，每晚都有人值夜巡哨，怎會起火的？而且，看來火勢那麼大，好像不可收拾，莊內的人難道沒有人救火……」

話聲未落，已有人不以爲然地道：「廢話！你自己家裏起火，你會袖手不救嗎？百里莊的人可不是傻瓜啊！」

「百里莊的人若是傻瓜，那我們是甚麼？」有人插口道：「我們豈不是傻蛋！」

觀看火勢的人頓時哄笑起來。

哄笑聲中，有人說道：「好端端的，怎會起火的？」

「說不定有人放火。」

衆人紛紛猜測起來。

「你不長腦的！」馬上有人駁斥，「百里莊威名遠播，莊中高手如雲，那一個吃了豹子膽、老虎心，膽敢到百里莊放火？除非他不想活。」

「大眼，你有沒有聽說過『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句話？」

「管他天外天、人上人的，我說一定是有人放火！」那個大眼堅持道。

「別吵了，」有人開口道：「要想知道眞相，何不到百里莊去瞧瞧！」

沒有人吭聲，也沒有人走出鎮口外面，往百里莊那個方向走去。

「近十年來，百里莊都是風平浪靜，想不到今晚被火燒了，只怕從此不再平靜。」一個老人感嘆地道。

其他人聽了，心頭頓時像壓了塊鉛般，沒有人再說話。

「旣然幫不上忙，看也是白看，回家睡覺吧。」好一會，有人開口說。

人羣立時起了一陣騷動，接着，慢慢地散開來，各自回家睡覺。

他們都不知道百里莊這場火燒了多久，是否被撲熄了，總之，翌日一早醒來，往門外一望，百里莊那個方向已看不到火光。

大概百里莊的火已被撲滅了。

＊　＊　＊

百里莊的火確是熄了。

不過，仍有不少地方餘燼未了。

百里莊變成了一個廢墟。

附近看不到有人。

百里莊的人不知是全被燒死了，還是逃走了，全都不見人影。

晨風颯颯，餘燼裊裊，這情景好不淒涼。

有人來了。

一個、二個、三個……陸續有十幾個人來到廢墟前，看着那敗瓦頹垣焦木，那些人都發出一陣唏噓。

他們都是高陽鎮的人。

他們是來瞧看一下，昨晚那場大火是否將百里莊燒毀了，要不要幫忙。

對於百里莊，鎮上的人沒有一個不熟悉的，相熟得有如鄰人一樣，如今看到偌大的一座莊院於一夜之間灰飛湮滅，怎不令他們唏噓感嘆。

物復如斯，人又如何？

「一夜間將整座百里莊燒毀了，那場火一定很大。」有人開口說道。

「廢話！」有人馬上接口道：「這場火若是不大，怎會燒得了百里莊。」

「百里莊近百口人，總不會一個也逃不出，全燒死吧？」又有人奇怪地道：「怎麼一個人也不見？」

沒有人吭聲。

因爲，他們都說不出答案。

事實上，百里莊的人是否全部喪生於那場大火中，還是離開了這裏，在目前來說是一個謎。

＊　＊　＊

百里莊起火的那晚，高陽鎮曾有人說，百里莊要是出了甚麼事，附近一帶便不會安寧。

那眞是一語成讖！

高陽鎮這幾日都很不安寧。

因爲，就在百里莊被大火燒毀後的第二日，鎮上陸陸續續地來了不少武林人物。

一下子來了那麼多的武林人物，那情形有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知會有甚麼事發生，那怎不叫鎮上的人惴惴不安，憂心忡忡？

鎮上的人可不是白擔心的，就在第三天的早上，果然出了事。

有兩個武林人物橫屍於鎮口的那棵大槐樹下。

兩個死者皆是身首異處——屍身在樹下，首級掛在樹椏上。

首先發現那兩具屍體的，並不是鎮上的人，而是一個大清早來到鎮上的武林人。

那個武林人雖然見多識廣（見慣血腥殘殺），當他看到那兩個身首異處的死人時，也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說起來，那兩顆人頭確是恐怖異常，頭蓋爆裂，鮮血淌流，眼突口張，特別是那兩顆眼珠，幾乎從眼眶中脫出來，那模樣，只要想像一下，也禁不住打從心底顫抖出來。

那個武林人的驚叫聲，驚動了鎮上的人，附近的人都聞聲趕來看個究竟。

當他們看到吊在樹上的兩顆人頭，莫不驚駭恐怖得臉色大變，有幾個甚至駭得暈倒過去。

一傳十，十傳百，不到一個時辰，鎮上的人全都知道鎮口死了兩個人，大部份的人都好奇地跑去鎮口，看看那兩顆比厲鬼還要恐怖的人頭。

據說，看過的人中，有不少人晚上睡覺時都做惡夢。

那兩具屍體一直在鎮口的大槐樹下，沒有人收屍(不是沒有善心人，而是沒有人敢去動那兩顆人頭)。

自發現屍體後，沒有間斷地，陸續有人來到大槐樹前瞧看。

這個時候，在大槐樹下瞧看的人，幾乎都是武林人。

有人認出那兩顆人頭來。「呀！那不是武家兄弟嗎？」說話的是一個關東大漢。

那漢子原來就姓關，名東漢，外號霹靂火。

「果然是武氏昆仲。」接着，有一個漢子亦認出那兩顆人頭。

圍觀的武林人中，起了一陣哄動。

要知道，武氏兄弟可不是無名之輩，兩人在江湖上名頭頗亮，認識兩人的或許不太多，聽聞過這雙兄弟大名的，肯定很多。

像武氏兄弟這麼有名頭的武林人物，居然被殺，而且身首異處，怎不教圍觀的武林人物感到震驚。

「武氏昆仲可不是易與之輩，殺他倆的人，一定是個極厲害的人物。」一個中年人臉上露出憂慮的神色。

「徐步雲，你就是喜歡說廢話！」另一個年紀相若的武林人物冷笑着道：「誰不知道殺武家兄弟的人是個厲害人物，要不又怎殺得了他倆，却要你來說。」

「趙南起，你不說話，不會有人說你是啞巴的！」那個中年人惱怒地橫了那個趙南起一眼。

其他的武林人都沒有作聲，不過，很明顯地，他們的臉上都流露出憂慮與不安之色。

趙南起哼了一聲，沒有再說話。

一時間，圍觀的人都可以清楚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好一會，終於有人開口說話，「武氏昆仲到底是被誰殺的？爲何被殺？」

衆人往說話的那個人望去，大多數人都認出那人是曹中信，外號翻雲手。

翻雲手曹中信的名頭，比起死去的武氏昆仲响亮多了，是故，認識他的人自然較多。

曹中信剛才說的那句話，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在心裏想着，不過他們沒有說出來罷了，但曹中信那麼說，仍然引起一陣震動。

假設殺死武氏昆仲的兇手是衝着所有來到高陽鎮的武林人來的，那麼，他們便人人自危了，那怎不敎他們心頭震動？

沒有人作聲。

因爲，誰也說不出一個答案來。

有人開始離開了。

慢慢地，那些武林人物陸續離去，快近晌午的時候，那裏只剩下那兩具無頭屍身，還有那兩顆吊在樹上的人頭。

* * *

高陽鎮內，要數高陽樓最有名氣。

近晌午的時候，高陽樓內已經高朋滿座。

不過，那些高朋並不是本地人或是客商，而是那些惹眼矚目的武林人物。

這種現象是這幾年來少見的。

也所以，那個老闆既高興，又擔心。

高興的是可以大賺一筆。

擔心的是萬一那些武林人在酒樓內鬧事，那就損失慘重了。

只不過，有客人來光顧，總不成將之推出門外，老闆在心裏一個勁地安慰自己：既要生孩子，那就不要怕痛，何況，擔心也擔心不來。

二樓上，清一色幾乎都是武林人。

有的一個人獨據一桌。

但大多數都是兩個或是幾個的圍坐一桌。

起初，沒有甚麼人說話，就是說話，也不怎麼大聲，漸漸地，大概喝多了，說話的聲音便大起來，其中有一桌的聲音特別大，引得其他武林人紛紛停止說話，側起耳朵，聽那桌人說話。

那一桌一共有三個人。

三個人的年紀相差不大，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

只聽左眉頭有顆黑豆般大的痣的漢子大聲道：「楊二哥，兄弟越想越覺得，武氏昆仲是死在金剛碎骨指之下的。那年，兄弟曾看過一個死在金剛碎骨指下的人，頭蓋骨也像武氏昆仲那樣破裂開來，從裂開的地方，流出紅血白漿，就像一朵綻開的花。」

「方兄弟，你在甚麼時候看過那個死在金剛碎骨指的人？」坐在上首那個頷下留着短鬚的人問。

那被稱做方兄弟的漢子道：「大約二年前。」馬上又用肯定的語氣道：「不，是一年零十一個月前。」

「死在金剛碎骨指下的是甚麼人？」另一個坐在下首，獅鼻海口的漢子問。

「兄弟不認識那個人，不過，據在場的武林朋友說，那人是人屠包有玉。」

「人屠包有玉可不是個好惹的人物，」坐在下首的那個獅鼻海口漢子失聲說：「居然也死在金剛碎骨指之下，眞教人心寒！」

那些傾耳靜聽的武林人，忍不住倒吸了口寒氣。

要知道，人屠包有玉在江湖上兇名遠播，乃是一等一的高手，七七四十九招「庖丁解牛刀法」，細緻奇妙，死在他刀下的武林人都被肢解在他的刀下，也因此，他得了個「人屠」的外號。武林中有不少人聞其名而色變。

「方兄弟，這麼說，武氏昆仲是死在金剛碎骨指下的了。」坐在上首、被稱做楊二哥的那人失聲道。

「嗯！」那個姓方的漢子重重點了一下頭。

「這麼說，魔龍郝飆已來到鎮上了！」坐在下首的那個獅鼻海口漢子臉色驟變，連聲音也變了。

坐在上首、姓楊的漢子剛拿起酒杯，聽下首獅鼻漢子那麼說，手一震，杯中的酒瀉了出來。

他立刻放下杯子，起身道：「方兄弟、程老三，你們走嗎？」

那個姓方的與姓程的愕了一下，隨即站起來，齊聲道：「走，怎麼不走，兄弟還不想死！」

姓楊的從身上拿出一塊約二兩重的碎銀，放在桌面上，與方、程兩人快步往樓下走去。

那些豎起耳朵在聽着的武林人想不到那三個人說走就走，不由都面面相覷，接着，樓內起了一陣騷動，接下來，先後有人結賬離去，不一會，走了大半。

留下來的人都顯得不安靜，在竊竊私語着。

* * *

樂陶居內，也有幾個人在喝着酒，議論着。

他們是鎮上長安綢緞莊的張老闆、廣興銀號的少東劉少昌、仁和酒莊的老闆蘇添財和利生油號的老闆黃生利。

這四個人都是鎮上的名人。

他們在談論着那些充斥鎮上的武林人。

「張兄，我眞擔心那些武林人會在鎮上生事，」廣興銀號的少東劉少昌擔心地道：「三位不會不知道，咱們都是家大業大，要是發生了甚麼事，損失最大的，準是咱們幾家。」

其他三人連連點頭，黃生利道：「三位，那咱們要不要派人到府衙去，請求知府大人派兵來鎮壓？」

「千萬不可！千萬不可！」蘇添財雙手連搖，「俗語有云，兵即是賊，賊即是兵，兵賊難分呀！要是請官兵來鎭壓，那無異是引狼入室，慘過被賊劫，而且，他們易請難送，請官兵這件事，千萬不要再提！」

蘇添財在鎮上是出了名的守財奴。

張老闆瑞庭似乎見多識廣，他點頭附和蘇添財的話，「蘇兄說得對，兵者，兇也，若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千萬不可輕言動兵。何況，據張某所知，那些江湖人雖然粗野豪放，好勇鬥狠，但却不會無端傷及無辜。依我看，只要咱們不多管閒事，他們是不會侵犯咱們的。」

「對，對。」蘇添財連聲附和張瑞庭的見解，「在江湖上混的人都講義氣，特別是那些自命俠義的，他們不但不會胡來，也不會容許別人胡作非爲。」

「這麼說，對於那些武林人物，咱們不用過份擔憂了？」劉少昌看着張、蘇兩人。

張瑞庭點頭道：「嗯！」

「但是，像今早死在鎮口的那兩個人，好恐怖啊。」黃生利禁不住打了個寒顫。「要是每日都有死人，那會弄到鎮上人心惶惶的。」

「黃兄，只要他們不侵犯到咱們，管他的！」蘇添財不以爲然地道：「死人麼！又不是沒見過，何必大驚小怪！你要是看不過眼，大可以大發善心，做善事，買兩副棺木，將那兩個死人殮葬了，那就不會弄到心驚膽跳了。」

「嗯，這是個好主意，」劉少昌道：「以後，若發現死人，咱們就捐點錢出來，將之埋葬，那就不會弄得鎮上腥風血雨，人心惶惶了……」

蘇添財不等劉少昌說完，馬上搖手道：「要捐錢麼？不要找我！嗯，是了，我差點忘了要回去見一個客人，三位，失陪了。」朝黃、張、劉三人拱拱手，起身離座，急急走出樂陶居。

劉少昌看着蘇添財的背影，大搖其頭：「蘇老闆這個吝嗇鬼，眞拿他沒辦法，一說到錢便脚底抹油，難道死後眞的可以將錢帶到陰司地府？」

張瑞庭笑道：「劉少兄，你不是不知道他的外號叫『一毛不拔』，你與他說錢，那等如與虎謀皮，算了吧，就當沒有跟他說過。」

劉少昌笑笑：「張老闆、黃老闆，兩位認爲劉某的提議怎樣？」

張、黃兩人同聲道：「不錯。」

但張瑞庭跟着又道：「不過，要是每日都有死人，那咱們便要大破慳囊，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張某以爲，這件事要與父老們商量一下，最好由鎮上所有的店舖共襄善擧，免得咱們獨力難支。」

「張兄這個提議好啊！」黃生利立刻附和，「若經過公決後，蘇老闆那個吝嗇鬼就算捨不得，也要忍痛拿出錢來！」

劉少昌也覺得張瑞庭這個辦法不錯，「那咱們馬上去找那幾個老傢伙商議。」

「慢着，」張瑞庭說道：「急也不在一時，壺裏還有酒，喝完再去找那幾個老傢伙也不遲。」

「對對，」黃生利連聲道：「這麼好的酒，不喝白不喝，來，喝完才走。」拿起酒壺，替張、劉二人斟酒。

喝着酒，劉少昌眼珠子轉動一下，忽然說道：「張老闆、黃老闆，我怎麼也想不通，那些武林人物突然湧到本鎮，到底所爲何事？」

張瑞庭喝了口酒，放下酒杯，沉吟着道：「這一點，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許……與百里莊被燒毀有關連吧！」

「我說一定有關連！」黃生利以肯定的語氣道：「劉少兄，你想一下，百里莊在沒有被大火燒毀之前，本鎮一向風平浪靜，甚麼時候見過這麼多的武林人在鎮上到處走動？但是，自從百里莊被燒後，那些武林人便像蒼蠅附羶一樣，湧到鎮上來，那不是擺明了與百里莊的被毀有關嗎？」

「兩位，這一點，劉某早已想到，」劉少昌道：「我想不透的是，他們怎麼不去百里莊，卻到鎮上來幹麼？鎮上根本就沒有百里莊的人，這實在叫人費解。」

「劉少兄，你說得也是，」張瑞庭道：「這一點，確是難以教人明白。」

「想不到的，別去想它。」黃生利道：「來，喝酒吧，但願那些武林人快快離開，最好明天一覺醒來，鎮上一個武林人也見不到，那就上上大吉了。」

「若正如你所說，劉某願作東請兩位到飄香院喝酒！」劉少昌笑道。

「那敢情好！」張瑞庭直笑着，神態曖昧。

經劉少昌那麼一說，三人將話題轉到風花雪月上去。

* * *

黃昏時分，死在鎮口大槐樹下的武氏兄弟的屍體，終於被收殮，並埋葬了。

那是劉少昌、張瑞庭和黃生利出面與鎮上的父老商議後，達成的結果。

不過，情形不像黃生利所盼望的那樣好。

那正合了俗語所說的那句話：好的不靈醜的靈。

翌日早上，鎮上的飄香院外面，又發現了一個死人。

那個人亦是身首異處，身體斜躺在地上，首級則掛在旁邊的一棵樹上。

情形與在鎮口大槐樹下被殺的武氏兄弟一樣，吊在樹上的頭顱，也是頭蓋骨破裂，鮮血淌流。

最先發現那死人的，正是廣興銀號的少東劉少昌。

他從飄香院內走出來的時候，本已腳步飄浮，昨晚他在飄香院那個俏姐兒白蘭香的身上耗盡了氣力，乍見樹上那顆人頭，嚇得他怪叫一聲，腳下一軟，跌在地上，爬不起來。

怪叫聲驚動了飄香院內的龜奴，跑出來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看到劉少昌倒在地上，忙上前攙扶，當他們看到樹上的那顆人頭，也禁不住嚇得變了顏色，驚恐得差點無力將劉少昌扶起來。

其中一個龜奴好不容易定下心神，認出那顆人頭是一個姓鮑的嫖客的。

他還記得，那個姓鮑的嫖客是在天剛亮時離去的。

想不到，這姓鮑的才離開飄香院，便被人殺害了。

死了人，自然驚動了鎮上的人。

羣集在鎮上的武林人，自然亦聞風趕去瞧看，瞧瞧被殺的是甚麼人。

對於接連兩日有人被殺，鎮上的人雖然感到驚怕，卻並不怎麼驚慌擔憂。

因爲，接連被殺的三人都不是鎮上的人，而是武林人。

聞風趕去瞧看的武林人中，不少人認出死者是江湖上人稱野豹的鮑伏虎。

提起野豹鮑伏虎，江湖上沒有多少人未曾聽聞過他的大名，認識他的人也很多，他自兩天前來到高陽鎮，便成了武林人談論的焦點之一。

最主要的一點疑問是：他到高陽鎮來幹嗎？

其實，這也是其他武林人互相猜疑的共同疑問。

「呀！野豹的死法與武氏兄弟一樣，莫非他也是死在魔龍郝飆的金剛碎骨指下？」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留着繞腮鬍子、紫赤臉膛、相貌頗威猛的漢子第一個開口說話。

在場的武林人中，十之七八認出那人是江湖人稱猛將的楊挺。

另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冷冷地道：「請問武林中，還有那一個會施展金剛碎骨指的？」

在場的武林人都說不出第二個人的姓名。

楊挺被那中年人的語氣說得心頭恚怒，瞪眼道：「蔡金章，你的語氣好難聽！你這是在教訓我嗎？」

金筆蔡金章在武林中可不是無名之輩，名頭頗亮，瞧到猛將楊挺一臉不豫之色，當着這麼多的武林人面前，他怎能示弱，當下哼了一聲：「楊挺，你要是受不了，大可以用棉絮塞着耳朵，朝我瞪眼幹嗎？」跟着又一聲冷哼。

楊挺自然不吃他這一套，怒道：「楊某瞪眼干你屁事！你要是看不下去，大可以用布將雙眼蒙起來！」說完，重重地「哼」了一聲。

楊挺無論說話的語氣、神態，皆與蔡金章一模一樣，蔡金章如何忍受得了，臉色一沉，厲聲道：「楊挺，你這是衝着蔡某來啊！」

楊挺冷笑一聲：「混賬屁話！是你衝着楊某來的啊！」

「好！」蔡金章鐵青着臉，道：「久聞猛將楊挺的大名，蔡某今日就掂掂你有多少斤兩！」說話間，霍地從身上取出兩支一尺三寸六分長、比嬰兒的手臂幼不了多少的金筆來，擺開架勢。

楊挺哈哈一笑，「蔡金章，別人怕你，老子可不怕！」刷地一聲，亦亮出一把利刀來。

其他的武林人眼見蔡、楊兩人要動手，頓時往後退開，讓出地方，好讓兩人動手。

有熱鬧可看，誰肯錯過這場龍爭虎鬥？

楊、蔡兩人對峙着。

說真的，兩人都沒有把握可以擊敗對方。

兩人對峙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終於動手。

兩人各自向對方疾撲過去。

兩條人影倏然閃錯，隨即響起「錚」的一下激響聲。

圍觀的武林人都瞧得很清楚，蔡、楊兩人在身形閃錯而過的刹那，一共交手了三招，其中一招筆刀互擊，所以才會發出交擊聲。

蔡、楊兩人才閃錯而過，跟着便各自身形倏轉，刀與筆各自幻起一道寒芒與兩道金光，兇險地交纏在一起，發出一連串叮叮噹噹的激響聲。

圍觀的武林人皆看得屏息靜氣，眼也沒有眨動一下，生恐錯過其中的一招一式。

隨着蔡、楊兩人閃挪縱騰的身形、閃爍幻現的刀光筆芒，圍觀的武林人的炯炯目光都被吸引着。

驀地，蔡、楊兩人幾乎是在同時縱跳起來，衆人的目光都被引向空中。

兩條人影在空中有如龍飛鳳舞，迅疾地翻掠飛繞，一聲金鐵大震聲中，兩人各自從空中翻掠下來。

至此，圍觀的武林人才大大地鬆了口氣。

蔡、楊兩人分別落在地上（相距約兩丈左右），蔡金章微蹌了一步才站穩下來，但楊挺卻跌出一大步，才能夠穩住身形。

圍觀的武林人這時亦看到，蔡金章的左臂膀上有一道血口，而楊挺的右肩頭上也有血冒出來。

表面上看來，蔡、楊兩人皆受了傷，似乎不相伯仲，但圍觀的武林人中，大多數都看得出，蔡金章比楊挺略勝一籌。

而其中的分別，就是蔡金章在落地時微跌出一步，但楊挺卻跌出一大步。明顯地，蔡金章的功力比楊挺要高。

事實上，楊挺受的傷也比蔡金章的要重，單從他肩頭上湧流出來的血便已看出來。

因爲，蔡金章的手臂上雖然被楊挺的刀割出一道口子來，但流出來的血卻不多。

楊挺用手捂住肩頭上的傷口，吸口氣，怒視着蔡金章，「蔡金章，咱們走着瞧！」話落，身形疾轉，衝出人羣，飛奔而去。

蔡金章冷冷一笑，沒有說甚麼，走出人羣，快步往住宿的客棧走去。

圍觀的羣豪眼見沒有甚麼好看，漸漸散去。

不久，鎮上那兩個仵工的鄧家父子，用木板車推了一副棺木來到，將鮑伏虎那具身首異處的屍首收殮，運到鎮外的墳地埋了。

* * *

接連兩日有武林人物被殺，自不免令到仍然留在鎮上的武林人物暗中加了小心，甚至有些人聯合起來，以防遭到毒手。

那些武林人雖然擔心會遭到毒手，但卻沒有多少人離開高陽鎮，亦沒有龜縮在客棧內，相反，他們都加緊了活動。

至於他們羣集在高陽鎮內有何目的，仍然是一個謎，至今沒有半點消息洩露出來。

鎮上的人都在猜測，但那只是白費功夫。

這個啞謎，鎮上的人都想盡快打破。

啞謎還未猜破，又有人被殺了。

這一次，被殺的不是武林人，而是鎮上的人。

那個人是鎮上的無賴六指洪標。

六指洪標是在野豹鮑伏虎被殺的第二天，被人發現死在一座財神廟的外面。

那座財神廟在鎮東頭。

首先發現洪標被殺的，是財神廟的廟祝祝老九。

那是在晌午後。

祝老九在廟內打瞌睡，突然被一聲短促的淒厲叫聲驚醒，急忙走出廟外瞧看，發現六指洪標死在廟外斜對面的一堵斷牆下。

六指洪標是被人一刀砍破胸膛而死的。

那一刀不但致命，也很深，洪標的胸膛被砍開來，可以看到他的心臟。

祝老九嚇得差點站不穩，顫聲大叫。

附近的人家都被驚動，紛紛跑來察看發生了甚麼事，當看到被殺的人是六指洪標，他們一方面感到驚恐，另一方面也感到慶幸。

他們是慶幸有人替他們除去一害。

說起來，六指洪標在鎮上是一個出了名無賴的人物，此人除了正經事及好事之外，甚麼事也幹，鎮上的人都視他爲公害，但又奈何不了他，如今有人殺了他，他們一點也不感到難

過，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不過，鎮上的人也感到憂慮。

因爲，這一次被殺的不是武林人，而是鎮上的人，那就有可能下一個，或者兩個三個被殺的，亦是鎮上的人。

鎮上人這種憂慮，可不是杞人憂天。

鎮上的人被驚動，逗留在鎮上的那些武林人自然也聽聞消息，紛紛趕去財神廟前觀看。

當他們看到被殺的並不是武林中人，而是鎮上的人，都鬆了口氣。

他們從六指洪標身上的致命刀傷，看出殺他的人，並不是殺武氏兄弟與野豹鮑伏虎的兇手。

換言之，若殺武氏兄弟及鮑伏虎的兇手是魔龍郝飆，那麼，殺洪標的，不是郝飆。

因爲，洪標的死法與武氏兄弟及鮑伏虎不同。

那麼，是誰殺死洪標的？

這又是一個謎。

因爲，就連最早發現洪標被殺的祝老九，也看不到那個兇手。

這一來，自然又引起那些武林人的猜測。

不但那些武林人在猜測，鎮上的人亦在議論猜測。

他們更猜測，明天會不會又有人被殺？是武林人還是鎮上的人？

* * *

最叫鎮上人不解的是，那些武林人若是爲了百里莊毀於大火而來到鎮上，那總該到被燒成廢墟的百里莊去看，但那些武林人却沒有一個跑到百里莊去瞧看過。

若說他們不是爲了百里莊的被毀而來的，那又有點說不過去，正如黃生利所言，那些武林人若不是爲了百里莊而來，那他們爲何不在百里莊未燒毀之前來到鎮上？

至少，鎮上大部份的人經過這幾日的猜測，都有這種想法。

而鎮上唯一的武林人樊金堂，在那些武林人陸續湧到高陽鎮，便有這種想法。

樊金堂在鎮上算不上是名人。

因爲，他的名頭不但被百里莊的莊主百里清溪所掩蓋，甚至亦被廣興銀號的少東劉少昌、長安綢緞莊的老闆張瑞庭，還有酒莊老闆蘇添財及油莊老闆黃生利等人所蓋過。

鎮上好些人甚至已忘記樊金堂是一個武林人。

羣集於鎮上的武林人似乎也不知道鎮上有樊金堂這一號武林人物，因而沒有一個人去找過他。

樊金堂也似乎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煩，一直呆在家中，沒有在外面露臉。

不過，在六指洪標被殺後，終於有人想起他。

想起他的人是劉少昌、張瑞庭，還有兩個鎮上的父老。

他們聯袂去拜訪樊金堂。

樊金堂聽聞下人回報劉、張等人來拜訪他，感到有點愕然，忙吩咐那個下人請四人到客廳相見。

樊金堂在客廳上與劉、張四人相見行禮後，請四人坐下來，待下人奉上香茗，他才環伺了四人一眼，說道：「何老、陳老，未知四位光臨舍下，有何指教？」

四人互相覷看了一眼，才由那個白髮蒼蒼、精神奕奕的何姓父老開口說話，「樊兄，老朽四人登門造訪，實不相瞞，是有一件事，咳咳，煩勞你幫忙。」

樊金堂客氣地道：「何老，咱們都是鄉親，別客氣，有甚麼事只管說出來，若是樊某力所能及的，絕不推辭。」

「好，好，有你這句話，那我們就好說話了。」何、陳兩人異口同聲說。

劉少昌馬上接口說：「樊大俠，這幾日鎮上接連有人被殺的事情，想必也知道吧？」

「知道，知道，」樊金堂連聲說，「死了人這麼大件事，樊某若是不知道，說出來，只怕會惹人懷疑！」跟着哈哈笑起來。

何、陳二老及劉、張兩人却沒有笑，待樊金堂笑完，張瑞庭馬上開口說話，「樊大俠知道這幾日發生的事就好了，特別是今日發生的事，被殺的是本鎮的人六指洪標，此人雖說死不足惜，但是……鎮上的鄉親都感到憂慮擔心，他們都恐怕今後會有更多的鄉親被殺，所以……」

樊金堂不等張瑞庭說完，急急道：「張老闆，你不是要樊某去捉拿兇手吧？」

劉少昌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樊大俠你千萬別誤會。」

「那麼四位要樊某怎樣幫忙？」樊金堂環視着四人。

姓陳的父老道：「是這樣的，鎮上的人都知道樊兄是武林中人……因此，咱們希望樊兄你能夠代咱們……不，不！是全鎮的人，向那些武林人說項，請他們離開本鎮，免得再發生人命兇案，請樊兄勉爲其難，俯允咱們的請求。」

姓何的父老及張、劉兩人都向樊金堂拱手一揖。

樊金堂向四人抱拳還禮不迭，「四位有話好說，別多禮，樊某當受不起。」臉上却露出爲難之色，「四位，爲了鎮上桑梓的禍福，樊某義不容辭。不過，樊某人微言輕，未知能否說動他們離開鎮上……」

劉少昌、張瑞庭四人急不迭道：「萬望樊大俠勉爲其難，至於能否說動他們離去，那只好聽天由命了。」

樊金堂聽四人那麼說，便挺挺胸，慨然道：「承蒙四位看重，爲了桑梓之安危禍福，樊某唯有一盡棉力，望

皇天保佑，不負四位所托。」

「樊大俠高義，請受咱們一禮。」劉、張四人說着離座，向樊金堂行了一禮。

樊金堂急忙離座，向四人還禮不迭。

* * *

送走了劉少昌、張瑞庭及兩個父老後，樊金堂回後堂換了件衣服，準備到雲來老棧找雲澤雙雄說項，請他們出面招呼所有逗留在鎮上的武林人離開高陽鎮。

他之所以選上雲澤雙雄，是因爲雲澤雙雄乃是俠義中人，在所有的武林人中，名頭最响，由兩人出面向其他的武林人物招呼，總比他來得有力。

從後堂走出來，樊金堂正要往大門走去，驀地，他看到前堂外面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兩道炯炯的目光亦直射樊金堂的臉上。

樊金堂感覺到那人的目光異常凌厲。

他並不認識那個站在堂外、身穿一襲灰衣、面目瘦削、神情冷峻的中年人，所以，他問：「閣下何人？」

那人語聲冷漠地道：「常無咎。」

樊金堂一聽，頓時有如在當頭响了個焦雷，臉色遽變，震驚地道：「鬼見愁常無咎？」

那個灰衣中年人的聲音有如刀石撞擊一樣，「嗯」了一聲，「樊金堂，你既知某家大名，那該知道某家來找你的目的吧？」兩道目光變得更加冷厲，死死地盯着樊金堂。

樊金堂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常閣下，樊某與你素未謀面，亦無瓜葛，樊某糊塗，不明白閣下的意思。」

「嘿，哼！」常無咎目中兇光閃現，「姓樊的，你裝甚麼蒜！某家若沒把握，豈會無的放矢地找上你。」

樊金堂心頭打鼓，他知道若是不小心應付眼前這個煞星，可能會遭逢毒手，「常閣下，請恕樊某愚昧，實在猜不到閣下找上樊某，所爲何事。」

樊金堂在說話時，盡量倍加小心。

同時，他心裏也驚震莫名，原來在暗中沒有露面的，都是武林中最難惹、行事乖張狠毒的人物。

事實上，一個魔龍已搞得鎮上人心惶惶，再加上眼前這個鬼見愁，只怕鎮上的武林人睡不安枕，人人自危。

何況，目下所知的只有魔龍與鬼見愁，未露面的還不知有幾個。

想到這裏，他不由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

「樊金堂！」常無咎往前踏出一步(樊金堂驚怯地微退了半步)，「你可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樊金堂慌忙道：「不，不！常閣下，樊某眞的不知閣下之來意，閣下縱使殺了樊某……」

「混賬王八蛋！」常無咎怒罵一聲，眼中兇光更盛，「某家姑且相信你，這就對你言明。哼！某家說了出來，你若不從實招來，某家便將你剝皮拆骨！」

樊金堂在常無咎說話時，心裏一直在思忖脫身之計，可惜却硬是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他曾想過大聲呼叫門下弟子前來，但他很快便看出，那只會令常無咎更加速下手殺他，而門下那些弟子只怕亦已被常無咎下手殺害或是制住了，要不，這個時候怎會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想到這一點，他心頭更寒。

「你聽着，某家要找百里飛駿！」常無咎的話令樊金堂心頭震動，樊金堂搖頭道：「常閣下，你要找百里飛駿，怎不到百里莊，却到樊某家中？樊某與百里莊素無交往，閣下不是與樊某開玩笑吧？」

「開你媽的玩笑！」常無咎吼道：「是你在開某家的玩笑！你再裝蒜，某家便不客氣了！」

樊金堂苦笑道：「常閣下，樊某根本不知百里飛駿的生死下落，叫樊某怎樣回答你？」

「你奶奶的，不見棺材不流淚！」常無咎說話間，突然向樊金堂掠過去。

樊金堂吃了一驚，急忙斜閃開去，同時施出一招「風爭浪高」，封擋常無咎攻向他的一招「左穿右插」。

裂帛聲中，樊金堂總算全身閃避開去，但左臂上的衣袖已被撕下一大片來。

他驚出一身冷汗。

鬼見愁常無咎的七煞陰陽爪果然厲害。

「姓樊的果然有兩下子！」常無咎獰笑一聲，身形偏旋，撲向樊金堂。

樊金堂驚魂甫定，眼看常無咎又疾撲過來，忙縱起來，欲避過常無咎的撲擊。

常無咎發出「嘿」的一聲冷笑，疾撲過去的身形陡地拔起，雙手如狂風暴雨般，攻向樊金堂的上半身。

樊金堂陡覺一片爪影急風驟雨狂罩過來，咬咬牙，揮舞雙掌，全力應付。

只聽「啪」地一聲，樊金堂悶哼一聲，整個人斜飛出去。

原來，他只顧應付常無咎的雙爪，却無法兼顧對方的雙脚，被常無咎一記無影脚，踢得凌空飛了出去。

幸好挨的那一脚不太重，樊金堂在飛出堂外後，勉强能夠控制住身形，翻落地上，跟蹌了一下，站穩下來。

「颯」地一聲，常無咎幾乎是同一時間掠落樊金堂的身前，左爪直向他的面門抓去。

樊金堂眼見那一爪抓來，竟然無法閃避，也來不及出手封擋，沒奈何，只好出洋相，跌倒下去，堪堪避過那一爪。

不過，常無咎的反應好快，他的右脚驟然動了。

「砰」地一聲，樊金堂腰上挨了常無咎那一脚，整個人橫飛出去。

常無咎身形接動，緊撲過去，「樊金堂，某家看你骨頭有多硬。」

樊金堂橫飛出去的身形眼看就要撞在一棵樹上，那刹那，他疾伸手往樹上一撐，身形貼着樹身繞飛到樹後，一拳猛擊在樹幹上。

「啪勒」一聲，那棵比碗口還要粗的白楊樹，被樊金堂那一拳擊得倒折，往追撲過來的常無咎壓砸下去。

常無咎不閃不避，一拳擊在砸落的樹幹上。

「啪」的一聲，那倒砸下去的斷樹被擊得反砸向樊金堂。

樊金堂料不到常無咎不閃不避，驟見那截斷樹反砸過來，吃了一驚，急忙斜閃開去。

蓬然一聲大响，那棵斷樹枝椏擦過他的衣服，砸在地上，土飛塵揚。

樊金堂還未回過神來，頭頂上一緊，常無咎已出現在他身前，右手抓住他頭上的髮髻。

那刹那，樊金堂只覺全身一陣僵冷，彷彿掉進一個冰窟中。

「姓樊的，你再不說出百里飛駿的下落，常某將你的頭皮扯下來！」常無咎一臉猙獰。

樊金堂眼中滿是驚恐之色，急叫：「樊某根本不知百里飛駿的下落，叫樊某怎麼說？」

「你奶奶的，常某扯下你的頭皮，看你說不說！」抓住樊金堂髮髻的手用力一扯。

樊金堂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一道金光就在這刹那，飛射向常無咎的手臂。

常無咎空着的左手急忙向那點金芒攫抓。

那知道那點金芒驀地爆散開來，一分爲二，一點暴射向常無咎的頭臉，另一點的去勢更加快疾地射向他的右手臂。

常無咎可料不到那點金芒如此詭奇，吃了一驚，急忙偏首側閃，同時放開抓住樊金堂頭上髮髻的手。

樊金堂頓覺頭上一鬆，慌忙斜竄開去。

「那裏跑？」常無咎怎肯讓煮熟的鴨子飛掉，暴喝一聲，疾撲向樊金堂。

「嗤」地一聲，一點金芒即時疾射向他身上。

常無咎不敢不應付那點金芒，疾撲的身形斜竄開去。

那點金芒颯地自他身側射過，「篤」的一聲射在前面的一棵樹上，直沒入去，可見發射那點金芒之人的手勁之强。

樊金堂乘這一刹那的空隙，竄掠入堂上，抓起一張椅子，擲向避開那點金芒後，立刻向他追撲過來的常無咎。

常無咎的身形非但沒有受到那張擲來的椅子的阻窒，反而掠撲之勢更快。

樊金堂已向堂後掠去。

「嗤」地一聲，一點金芒向常無咎的背心射去。

常無咎惱怒地「嘿」了一聲，身子往地上一伏，那點金芒自他的背上激射過去，「篤」的一聲，射在一張椅子的靠背上，硬是將那面椅背射得碎裂開來。

由此可見，發射暗器的人手勁之强。

常無咎惱了，他扭頭暴喝一聲：「是甚麼鼠輩，給某家滚出來！」

發射暗器的地方是從左面牆頭外面射進來的，但那裏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常無咎恨透了那個兩次阻攔他的人，眼中兇光暴射，猛地抓起一張椅子，返身衝出堂外，將手上的椅子奮力向那面牆上砸去。

一聲震响中，那面圍墻頓時被砸出一個大洞來，他跟着再砸一次，那面墻壁頓時倒塌下來。

可是，墻後却沒有人。

常無咎怒發如狂，扔掉手上的椅背(碎斷剩下來的)，接連向墻上猛擊，墻壁上立時被擊出幾個相連的破洞來。

這時候，樊金堂已竄入後堂，不見了影踪。

常無咎狂吼一聲，像個瘋子一樣衝向後堂。

後堂裏面頓時响起一陣砰砰彭彭的聲响，接着，後面的一堵牆穿了個人高的大洞，常無咎就從那個破墻洞中穿了出來，縱身飛上一棵樹上，往四下張望了一匝，雙臂一振，有如一頭大鳥般，飛掠向東南方。

＊　＊　＊

樊金堂最初確是往東南方向奔掠的，但在路上，却被一個人引向西面。

那個人是樊金堂認識的。

若不認識，樊金堂也不會貿然跟着那個人往西面奔逃。

也因此，常無咎往東南面追下去，一直追不到樊金堂。

樊金堂隨着那人一直奔出十多里，才在一間破敗的茅屋前停下來。

樊金堂微喘口氣，瞧着那人說道：「馮兄，爲何引樊某到這裏？」

那個姓馮的是個中年人，長得相貌堂堂，頷下留着鬍髯，含笑對樊金堂道：「樊兄，馮某若不將你引來這裏，怎擺脫得了鬼見愁常無咎？」

樊金堂感激地道：「馮兄，原來是你救了樊某，樊某差點忘了，馮兄一

手暗器出神入化，若不是馮兄你用『石破天驚』暗器手法，怎能夠在常無咎的手下救了樊某。」

聽樊金堂那麼說，只要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大都知道能夠施展「石破天驚」暗器手法的人，武林中只有一個，那就是馮延慶。

「沒法擋」馮延慶。

「沒法擋」這個外號是武林中人送給他的，事實上，由於他發射暗器的手法千奇百怪，變化多端，出人意表，所以，武林中沒有多少人能夠接得下他發出的暗器，因此才得了這個「沒法擋」的外號。

也幸虧他不是邪魔外道，要不，死在他暗器下的人就不會只是黑道中人了。

樊金堂以前與馮延慶有過數面之緣，加上知道他是一個俠義之人，所以他才會毫不猶豫地跟着馮延慶奔到這裏來。

馮延慶笑道：「樊兄你過獎了，馮某那種雕蟲小技，嚇嚇人還可以……」

樊金堂截斷馮延慶的說話，「馮兄，你太謙了，一句話，救命之恩，永銘心中。」說完，抱拳向馮延慶深深一禮。

馮延慶還禮不迭，忽然失聲道：「樊兄頭上的傷勢……」

樊金堂被馮延慶一言提醒，頓覺頭上一陣劇痛，伸手摸摸，滿手是粘糊糊的血。

原來，他的頭皮有一部份被常無咎扯得掀裂開來。

要不是馮延慶以石破天驚暗器手法發射出那顆暗器——一塊金子，逼得常無咎放手不迭，他只怕會被常無咎將整塊頭皮扯脫下來。

馮延慶道：「樊兄，快坐下來，待我替你包紮傷口。」

樊金堂感激地說：「馮兄，有勞了。」蹲下來，坐在地上。

馮延慶從身上取出一瓶傷藥，傾出一點，敷在樊金堂頭上的傷口上，再用衣布替他包紮好。

樊金堂透口氣，從地上站起來。

馮延慶道：「樊兄，還痛嗎？」

樊金堂搖搖頭，「不怎麼痛了，馮兄，謝謝你。」

馮延慶笑道：「樊兄，你我算得上是朋友，還客氣甚麼？」接着又道：「常無咎找樊兄幹嗎？」

樊金堂遲疑了一下，才說道：「他要我說出百里飛駿的下落。」

馮延慶詫訝地道：「樊兄，你知道百里飛駿的下落？」

樊金堂搖搖頭，「馮兄，樊某與百里莊素無來往，又怎會知道百里飛駿的下落。」接着又道：「常無咎無緣無故地找上樊某，不知他是從那裏聽來的消息。」

馮延慶道：「樊兄，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不但常無咎不會就此罷休，只怕其他的武林同道也會四出找尋你。」

樊金堂心頭暗驚，呼寃道：「馮兄，要是這樣，那實在是無妄之災，樊某豈不是有家歸不得？是甚麼人存心害人，放出這個消息。」

馮延慶一直看着樊金堂，「樊兄，依馮某看來，你暫時還是先躲起來，要不，你怎能應付不斷來找你的武林同道？」

樊金堂想了一下，點頭道：「馮兄說得是，但是，一時之間，教某躲到那裏去？」說時皺起眉頭。

馮延慶道：「樊兄，馮某想到一個地方，不知你是否信任馮某？」

樊金堂道：「馮兄，樊某這條命也是你救回來的，怎會不信你，馮兄，快說出來聽聽。」

馮延慶道：「樊兄，爲防隔牆有耳，請跟馮某來。」

樊金堂馬上道：「馮兄請帶路。」

馮延慶不再說話，往西南方向奔去。

樊金堂緊跟在馮延慶後面。

＊　＊　＊

樊金堂的宅子被一把火燒掉了。

幸好沒有波及附近的民居。

沒有人知道樊金堂是否被燒死了，還是逃出了火場，總之，他失了踪。

只有一個人知道樊金堂仍活着，那就是鬼見愁常無咎。

因爲，燒掉樊家那把火的，就是常無咎所爲。

不知情的人，對樊家無故被燒，當然議論紛紛，自然那些武林同道也不例外。

特別是那些武林人在知道樊金堂的身份後，對於樊家被毀於一場大火，更加感到內裏可能大有文章。

他們對樊金堂的生死，自然大感興趣。

可惜，他們無法查出樊金堂的生死下落。

常無咎也在四出找尋樊金堂的下落，但他同樣一無所獲，不過，他却不死心，繼續找尋樊金堂。

看來，他是「吃」定了樊金堂。

至於他怎會認爲樊金堂知道百里飛駿的下落，那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　＊　＊

又有人死了。

死者一共有三個。

三個都是女人。

三個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飄香院的一堵牆下。

三個女人都是被人捏死的。

這事自然驚動了鎮上的所有人。

不少人跑去觀看。

大多數人都是聽聞發現了赤裸的女屍，才趕去觀看的。

但當那些人趕到去時，却大失所望。

因爲，那三具赤裸的女屍已經被

人用布遮蓋起來，只露出一雙脚及頭頸部位，其他部位却看不到。

羣集在鎭上的武林人亦聞訊趕來飄香院觀看。

在場的不少武林人一眼便瞧出，那三個女人是被人用鎖喉指揑破喉頭致死的。

而擅於使用鎖喉指的武林人物，江湖上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辣手無情毛仁義。

提起辣手無情毛仁義，認識他的人莫不皺起眉頭，他算得上是一個比魔龍郝飆不遑多讓的煞星，凡是惹上他的人，可說難逃其毒手，正因如此，他才會得了個「辣手無情」的外號。

鎖喉指是毛仁義的獨門絕技。

「他奶奶的，這三個女人像花兒般美，被毛仁義殺死，眞可惜，」一個高頭大馬的漢子一臉惋惜，「毛仁義未免太狠心了！」

「高漢，這有甚麼可惜的，她們不過是飄香院中的三個妓女，你若是想殺殺火，大可以到飄香院去尋快活，裏面多的是騷娘們。」一個臉型尖削、形貌猥瑣的漢子邪笑着，對那個高頭大馬的漢子說道。

高漢鄙視地看了那個猥瑣漢子一眼，冷冷地道：「肖小七，誰跟你說話，快閉上你的臭嘴巴！」

原來那個猥瑣漢子就是江湖上被稱為色中餓鬼的肖小七。

肖小七確是色中餓鬼，他這個人，每一晚都要摟着一個女人才能睡覺，他唯一的好處是不會幹採花的勾當，陪他睡覺的都是烟花女子。

難得的是，他似乎天生異稟，樂此不疲。

肖小七被高漢一說，果然不敢再開口，訕訕地閉上嘴巴。

因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惹不起高漢。

怒金剛高漢，在江湖上可是响噹噹的人物。

至於那三個女死者，確是飄香院的姐兒。

那是飄香院的一個鴇母辨認出來的。

三個被殺的姐兒身上蓋着的布塊，也是那個鴇母叫人蓋上的。

「一個魔龍已搞得鎭上血雨腥風，再加上一個辣手無情，只怕今後永無寧日了。」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老者嘆息一聲。

在場的武林人大都認得那老者乃是外號風雲手的莫愁餘。

不少人都禁不住點首，同意莫愁餘的話。

好一會都沒有人說話。

又一會，才有人說道：「毛仁義為何要辣手摧花，殺死這三個可憐的女人？」

「他這種人要殺人，才不管是甚麼人！」另一個人接口說道。

「莫非這三個姐兒的被殺，與百里莊有關？」一個左眉梢有一道疤痕的漢子說出他的見解。

這個問題，頓時引起在場的武林人議論紛紛。

至於那三個姐兒的被殺，是否眞的與百里莊有關，那就只有那三個被殺的姐兒與毛仁義才知道了。

* * *

毛仁義終於被人找到。

找到他的是兩個人。

那兩個人當然是武林人。

一個名叫賀萬青，外號「左手刀」。

另一個名叫秦一歡，外號「快劍」。

這兩個人的名頭並不輸於毛仁義。

秦、賀兩人是在鎭北頭的一座樹林外，將毛仁義堵住的。

毛仁義對於秦、賀兩人的出現，似乎感到詫愕，兩道目光在秦、賀兩人的臉上溜了一轉，詫聲道：「兩位，這是甚麼意思？」

秦、賀兩人冷冷地瞧着毛仁義，一會，秦一歡才開口說道：「毛閣下，你自己幹過的事，不會這麼快便忘記吧？」

毛仁義眨眨眼，疑惑地道：「秦閣下，毛某幹過甚麼事，與兩位何干？」一頓，又道：「毛某與兩位向來河水不犯井水，兩位這麼說，可是要找麻煩？」

賀萬青哼了一聲：「毛閣下，你以前幹過甚麼事，當然與我們沒相干，但是，這一次，你殺了三個飄香院的姐兒，咱們懷疑你辣手摧花，是與百里莊之事有關。」

毛仁義一瞪眼，「賀閣下，莫非兩位要與那三個姐兒討個公道不成？」

賀萬青搖搖手，「不是！」

「那麼請兩位讓開一點，毛某還有事趕着去辦，沒空與兩位磨牙！」毛仁義大步往前走。

秦、賀兩人並沒有讓開，相反，他們同時逼進一步，「毛閣下，若不說個清楚明白，今日休想走得了！」秦一歡右手一動，搭在劍把上。

毛仁義悚然止步，怒道：「兩位，毛某殺那三個姐兒，關兩位何事？」

「若那三個姐兒的被殺，是與百里莊之被燒毀有關連，那怎會與咱們沒有關連？」賀萬青左手按在刀把上，兩道炯炯的目光直射在毛仁義的臉上。

毛仁義暗吸一口氣，「賀閣下，你們有甚麼憑據，懷疑毛某殺死的那三個姐兒，是與百里莊有關連？」

「毛閣下，咱們若是有憑據，還會與你多說話？早已動手擒下你了！」秦一歡眉梢一剔，眼中煞光暴射。

賀萬青也冷厲地道：「毛閣下，你倒說說看，那三個婊子與你無仇無怨，你爲何辣手摧花？」

毛仁義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哼，說不出來了吧？」賀萬青冷

哼連聲，「咱們這些人來到這裏，還不是爲了百里莊？我們之所以不說出來，是因爲彼此心照不宣。毛閣下，你若說只是爲了殺人，才殺死那三個姐兒，有人會相信才怪。」

毛仁義眼光閃爍，飛快地往附近溜了一眼，吸口氣，强硬地道：「你們不相信，毛某也沒有辦法，你們只憑忖猜，便硬指毛某殺死那三個婊子是與百里莊有關連，毛某亦無話可說。」

秦一歡冷冷地道：「毛閣下，你不是想咱們動手拿下你，才肯說吧？」

毛仁義胸膛一陣起伏，突然爆發出一陣大笑聲，好一會，他才止住笑聲，「看來，毛某今日不與兩位見個眞章，是無法脫身的了。」

秦、賀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臉色一沉，秦一歡殺氣騰騰地道：「毛閣下，你要動手，咱們奉陪！」一聲金鐵輕吟，長劍已然出鞘。

賀萬青也亮出他的快刀。

毛仁義冷冷地溜了秦、賀兩人一眼，了無懼色，「兩位，毛某可不是初出江湖的後生小子，你們唬不到毛某的！毛某行走江湖這麼多年，甚麼樣的陣仗沒有見識過！」接着又道：「兩位硬是要毛某無中生有，未免欺人太甚了。」

賀萬青道：「就算是咱們欺負你吧，你不說出殺那三個婊子的原因，休想走得了。」

「那好，毛某就告訴兩位，」毛仁義忽然口氣一變，「毛某殺那三個姐兒，是恨她們嘲笑毛某枉爲男子漢大丈夫……毛某一怒之下，才殺了那三個臭婊子！」

「放屁！」賀萬青罵了一聲：「毛閣下，你以爲咱們是三歲小孩，會相信你說的那番鬼話？」

秦一歡也怒道：「毛仁義，你敢耍咱們？」

毛仁義哈哈一笑，「毛某說的可是眞話，你們偏不相信，那毛某只好說些你們願意聽的。」一頓，又道：「毛某殺那三個女人，是因爲她們死也不肯說出樊金堂的下落，因此，毛某在一怒之下，殺了她們。」

賀、秦兩人互相看了一眼，臉上露出狐疑之色。

毛仁義橫了兩人一眼，「兩位，毛某已經說了實話，毛某可以走了吧？」

賀、秦兩人又對望了一眼，並沒有讓開，「毛閣下，你若不說實話，今天走不了。」

毛仁義怒道：「兩位不覺得太强橫霸道了麼？你們要毛某怎麼說，毛某便怎麼說，兩位還想怎樣？」

賀、秦兩人一時間無言以對。

毛仁義眼珠一轉，突然咧嘴一笑，說道：「兩位眞的很想毛某說眞話？」

「廢話！」秦一歡一點也不假以詞色，似乎吃定了毛仁義。

不知怎的，毛仁義一點也不慍怒，依然笑道：「那毛某說出來就是。」

賀、秦兩人直逼視着毛仁義，等他說下去。

毛仁義溜了兩人一眼，才說道：「毛某之所以殺了那三個婊子，是因爲毛某强姦了她們。」

賀、秦兩人聽他那麼說，頓時臉色倏變，「姓毛的，你他媽的混賬王八蛋，秦某今日不好好收拾你，便跟你姓！」秦一歡氣怒得一張臉脹紅，挺劍欲撲向毛仁義。

毛仁義急得擺手道：「兩位，毛某還未說完啊，且聽毛某說下去，再判斷毛某說的是眞是假，好嗎？」

秦一歡刹住身形，重重地哼了一聲，與賀萬青交換了一瞥眼色，才沉着臉道：「快說！」

毛仁義眼珠一轉，說道：「毛某殺那三個婊子，其中還有另一個原因。」

賀、秦兩人沒有說話，只是盯着毛仁義。

「因爲，那三個婊子居然知道百里飛駿躲在那裏。」毛仁義壓低聲音，一副神秘的樣子。

「眞的？」賀、秦兩人雙眼一睜，「躲在那裏？」

「躲在閻老五那裏。」毛仁義這句話說得很快。

「閻老五？」賀、秦兩人一時間會不過意來，詫異地問。

「是啊！」毛仁義用力點了一下頭，「兩位連閻老五也不曉得？」

「那一個閻老五？」賀萬青心急地問。

「兩位既然不曉得，待毛某送兩位到那裏去吧……」毛仁義一句話還未說完，身形倏地欺前，撲向賀萬青。

賀萬青一心只在毛仁義所說的「閻老五」上面，被毛仁義冷不防疾欺過來，在措手不及之下，捱了毛仁義一記穿心掌，悶哼一聲，身子往後速跌數步，幾乎站不穩。

「毛仁義，你敢耍我們！」秦一歡怒吼一聲，撲向毛仁義，劍光閃掣，往毛仁義的身上招呼。

直到這時候，秦一歡才恍然明白毛仁義所說的「閻老五」，就是地府的閻羅王。

可惜，他與賀萬青省悟得太遲了。

毛仁義是有預謀的，自然早已暗中防範秦一歡會對他下手，他在一擊得手之後，即時斜竄開去，險險避過秦一歡的那一劍。

秦一歡怒吼連聲，追撲過去，一連向毛仁義刺出七八劍。

快劍即是快劍，秦一歡刺出的七八劍，看上去就像刺出一劍，速度之快，不愧有「快劍」之稱。

毛仁義閃三劍，接四劍，最後一劍却閃避不過，「嗤」地一聲，左腋下的衣服被刺出一個破洞來，幸好沒有傷及皮肉。

他立時怒嘯一聲，指掌齊施，向

秦一歡展開反擊。

秦一歡劍勢展開，有如駭電驚虹，接下毛仁義的一輪反攻。

這段過程，說出來似乎頗費時間，實則却不過是貶眼間的事。

待賀萬青穩住身形，抹去溢出嘴角的血絲，欲撲過去與秦一歡聯手對付毛仁義，毛仁義已經施出一記怪異的招式，將秦一歡的劍逼開，偏身斜縱開去。

「毛仁義，那裏走！」秦一歡厲喝一聲，身形急掠，追撲上去。

毛仁義縱掠的身形忽然騰飛起來，半空中身子一個半旋，橫裏掠射向一片樹林而去。

秦一歡料不到毛仁義突然改變方向，待到他刹住身形急轉身，往毛仁義掠射的方向追去，毛仁義已有如一頭飛鳥般，掠射入那片樹林子內。

秦一歡追到林子前便停下來，沒有追入林內。

江湖上有一句老話——逢林莫入。秦一歡是老江湖，他焉會不曉得。

他返身掠回受了傷的賀萬青那邊，問道：「賀兄，傷得重嗎？」

賀萬青透口氣，「還挺得住，只震傷了肺腑，被姓毛的跑了，眞不甘心。」

秦一歡安慰賀萬青，「賀兄，別擔心，總會找到他的。」跟着又道：「咱們先返回客棧，待你療好傷，再找姓毛的。」

賀萬青那一掌可能挨得頗重，沒有再說話，與賀萬青返回客棧。

一念之貪　英名盡喪

樊金堂呆在那間小小的茅屋內，感到很悶。

第一天，馮延慶還陪他喝酒說話，第二天，對他說有點事要外出，一去便大半天，陽光已快爬下西邊山頭了，仍未回來。

樊金堂開始按捺不住了，先是在屋內走來走去，跟着幾次走出屋外張望，顯得煩燥不安。

後來，他還在屋子附近走了兩匝，才返回屋子內，坐在椅子上，似乎在思想着甚麼。

暮色在不知不覺間向空間進侵，天色一片蒼茫。

樊金堂在椅子上坐了足有一刻鐘，才霍然站起來，似乎下定了決心，大步走出屋外。

他在屋外張望了一會，身形一動，從東北方向掠去。

很快地，他的身形便被漸濃的暮色淹沒了。

一口氣掠出十多里，樊金堂才停下來，扭頭往後面張望了兩眼，一頭沒入前面的一片竹林內。

掠入竹林後，他馬上像猴子一樣攀上一棵粗大的竹樹上，躲藏起來。

他躲在竹樹上足有一頓飯功夫，眼見附近毫無動靜，這才從竹樹上溜下來，閃出竹林外面，張望了一下，跟着便往南面掠去。

這時候，已經暮色四合，貶眼間，樊金堂的身影便消失在夜色中。

這一次，他大約奔出五六里左右，便閃沒在附近的樹後或是可以躲藏的地方，伺候若一刻鐘左右，察覺不到甚麼，才繼續往前奔掠。

如是者四次之後，他一直奔掠出十多里，來到一條河邊。

這條河頗闊，樊金堂沿着河邊往下走了約十丈左右，蹲下來，用手撥開河邊的水草，露出一隻比大木盆大不了多少的小木舟。

那小舟確是很小，小得教人擔心是否能載得了一個人。

樊金堂將繫着小舟的繩子解開，接着用力將小舟往外一推，小舟如箭一樣劃破河面，向前滑去。

樊金堂即時像一隻飛鳥般，掠射向那條滑出去的小舟。

脚尖落在小舟上，小舟只是輕微地晃動了一下，略往下沉，被樊金堂用雙袖往後一揮，脚下的小舟立時飛快地向對岸滑去。

小舟還未滑到岸邊，樊金堂已如一頭大鳥般，「飛」上對岸。

那條小舟繼續往前滑去，尖削的舟首一頭插入泥岸中，頓時嵌住不動。

樊金堂沒有再理會那條小舟，他回頭往河面望了一眼，跟着往前掠去。

大約掠出半里左右，前面赫然有一棵數人合抱粗的大樹，枝葉覆蔭的範圍足有半畝地。

他還未停下來，樹上突然傳出「咕咕」的貓頭鷹叫聲。

樊金堂報以鴉叫聲。

樹上「刷」地落下一個人來。

樊金堂招呼一聲：「周兄。」

樹下那人也招呼一聲：「樊兄，你終於來了。」

樊金堂走到樹下那人的身前，吐口氣，說道：「周兄，兄弟差點來不了這裏。」

樹下那人目光一閃，驚聲道：「樊兄，發生了甚麼事？」

樊金堂吐口氣，「周兄，兩天前，不知怎的，常無咎忽然找上兄弟，硬是要兄弟說出百里少莊主的下落……」

「樊兄，你沒有對常無咎說出來吧？」姓周的急急截斷樊金堂的話。

從姓周的說話的語氣，可以聽出他很緊張。

樊金堂搖搖頭，「周兄，兄弟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怎會出賣百里少莊主。」

姓周的頓時放下心來，抱歉地道：「樊兄，請恕兄弟剛才……」

樊金堂搖搖手，截口道：「周兄，那怪不得你那樣緊張擔心的，事關百

里少莊主的安危，換轉是兄弟，也會那樣緊張。」

姓周的說道：「樊兄，常無咎怎會知道你知曉百里少莊主的下落的？」

樊金堂聳聳肩，「兄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跟着又道：「知道兄弟與百里少莊主有連系的人沒有多少個，但常無咎却知悉，實在教人感到奇怪。」

「樊兄，會不會有人將消息洩漏出去？」姓周的語氣緊張。

「有可能，」樊金堂遲疑地道：「不過，若是有人將消息洩漏出去，那麼常無咎應該也知悉百里少莊主的藏身之處，不會再找兄弟查問的啊。」

「嗯，樊兄說得是，」姓周的點點頭，「但是，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兄弟待會趕去通知百里少莊主，請他轉換地方爲上。」

「兄弟也是這樣想。」樊金堂道。

「樊兄，常無咎找上你，後來怎樣了？」姓周的說回剛才的話題。

樊金堂透口氣，「兄弟不肯說出百里少莊主的下落，常無咎大怒，出手對付兄弟，逼兄弟說出百里少莊主的下落……兄弟差點死在他的手上……千鈞一髮之際，馮延慶出手救了兄弟……」樊金堂將當時的經過，詳細地說了出來。

姓周的聽樊金堂說完，馬上道：「『沒法擋』馮延慶也來淌這趟渾水，眞想不到。」一頓，又道：「不過，要不是他出手相救，樊兄恐怕脫不了身。」

樊金堂道：「何止脫不了身，只怕逃不過常無咎的毒手。」

「樊兄，你可有想到，馮延慶之所以出手救你，可能有甚麼目的。」姓周的直視着樊金堂。

樊金堂道：「兄弟怎會想不到，兄弟與他說話時極之小心，與他喝酒也不敢過量，兄弟今晚溜出來見周兄你，也是在他外出後，確定他沒有匿伏在附近暗中監視兄弟的行踪，沿途幾經周折查察，才來到這裏的。」

姓周的道：「樊兄你的爲人，兄弟是信得過的，要不是爲了百里少莊主的安危，咱們也不用這樣小心行踪。」

「百里少莊主好麼？」樊金堂問。

「這兩天精神好多了，」姓周的道。「人也開朗了，不像當初那樣，整天將自己關在房中，不言不語，看他日漸消瘦，教人心痛，眞想叫他大哭一場，將積鬱在心中的悲痛盡情傾瀉出來。」

「周兄，說起來，也眞難爲百里少莊主了，」樊金堂感嘆道：「換轉是兄弟，遭此打擊，只怕挨不下去。」

「確是難爲他，」姓周的道，「難得他年紀輕輕，能夠忍受得了那麼巨大的悲痛，實非常人能及，少莊主將來必成大器。」跟着話題一轉，說道：「樊兄，這兩日，鎮上那些武林人物有甚麼動靜？」

樊金堂道：「還不是像前幾天那樣，那些武林人物四出亂竄，明是要找出燒毀百里莊的禍首，替百里莊討回一個公道，其實，他們眞正的意圖是想找尋百里莊倖存的生還者，欲得到那件鎮莊之寶。」頓一下，跟着又說下去，「昨天聽馮延慶說，鎮上飄香院有三個婊子被殺，據瞧看過那三個婊子的屍首的武林人物查察所得，死者是被碎骨指所殺，而武林中，唯一練成碎骨指的，只有一個毛仁義，所以，衆人一致判定，那三個婊子是被毛仁義所殺。」

「樊兄，你說的可『辣手無情』毛仁義？」姓周的霍然動容，聲音微變。

樊金堂用力點一下頭，「嗯！」

「可有人查出毛仁義爲何要殺死那三個婊子？」姓周的問。

「據馮延慶所知，暫時仍未有人找到毛仁義，因此也沒有人知道毛仁義殺那三個婊子的眞正原因，」樊金堂將他聽自馮延慶的話說出來，「不過，有些人猜測，可能與百里莊的被燒毀有關，也有些人認爲，毛仁義是熬不住，姦殺了那三個婊子。」

「樊兄，你認爲那一種的可能較大？」姓周的問。

樊金堂沉吟道：「一時間兄弟很難下斷語，事實上，兩種可能性都有，不過，依兄弟的看法，前者的可能大一點。」話聲才落，他又道：「周兄，你也應該知道毛仁義這個人的所爲，可曾聽聞過姓毛的是一個色鬼，辣手摧花？」

姓周的搖搖頭。「毛仁義出了名心狠手辣，江湖上的人都說，他爹娘沒有替他起錯名，從來沒有聽聞過姓毛的是一個色鬼、淫徒、摧花手。」

樊金堂頷首道：「他既然不是一個辣手摧花的淫徒，又怎會忽然間姦殺了那三個婊子？太沒有道理了。但姓毛的絕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殺三個婊子的，而他來到高陽鎮，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爲了百里莊那件鎮莊之寶，因此，樊某敢說，姓毛的殺了那三個婊子，必與他此來的目的有關。」

姓周的聽得連連點頭，「樊兄，你所說極是。」

「周兄，兄弟也該走了，要不，姓馮的回到那間茅屋，見不到兄弟，便會起疑的。」樊金堂忽然道。

「嗯。」姓周的點了一下頭，「樊兄，小心提防姓馮的啊。」

樊金堂點點頭，「周兄，放心吧，兄弟會小心提防的了，替兄弟問候百里少莊主。」

姓周的點一下頭。「樊兄，若有甚麼事，仍然到這裏來找兄弟，兄弟每晚都在這裏等着。」

「周兄，兄弟走了。」樊金堂朝姓周的揚揚手，返身往來路奔去。

姓周的看着樊金堂的身影消失在暗黑的夜色中，才轉身往北面飛奔而去。

* * *

姓周的一直往北面如飛奔掠，看

看奔掠出已有二十里左右，前面突然出現一片房舍，黑夜中，黑壓壓的一片，姓周的奔到那片房屋前，略爲停頓了一下，便奔向左首邊，閃進一間破屋子內。

來到那片房屋前，他才瞧清楚那是一片荒棄了的破敗房屋，盡是頹垣敗瓦，沒有一間屋子是完整無缺的。

姓周的鑽入這片地方幹嗎？莫非這裏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大約一袋烟功夫，一條人影像鬼魅一樣出現在那片廢屋前，往那個姓周的閃沒之處張望了一下，身形一晃，往前竄去。

驀地，一條人影在一間廢屋的門口閃現出來，乍然之下，那條往前竄的人影嚇得悚然刹住身形，差一點沒有叫出聲來。

驀然閃現的那條人影，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直直地射在悚然停下來的那條人影的臉上。

那條人影暗吸一口氣，兩道炯炯的目光亦瞬也不瞬地射着阻住他去路的那條人影的臉上。

雙方互相對視着。

足有一刻鐘左右，閃現在那屋門口前的人影冷哼一聲，開口說話，「馮延慶，半夜三更的，你來這裏幹嗎？」

對面的那條人影聞言冷笑一聲，詫訝道：「閣下，你我素未謀面，閣下怎會認出馮某？」

聽那條人影那麼說，那人原來是馮延慶。

不用說，馮延慶是暗中跟踪那個姓周的，追到這裏來。

而聽聲音，首先開口的那條人影，正是那個姓周的。

這麼說，姓周的原來一直知道馮延慶暗中跟着他，說不定，他是故意將馮延慶引到這裏來的。

「馮延慶，素聞你是一個正人君子，怎麼却幹出鬼祟行逕，先是暗中跟着樊金堂，繼之又跟着某家來到這裏，嘿嘿，原來不過是披着羊皮的狼。」

由於是在黑夜之中，很難看清楚馮延慶此刻臉上的表情，但從他驚詫的語聲中，顯出他對姓周的那番話感到很震驚。

事實上，自姓周的驀然現身的那一刻起，他便驚震得很。

「原來閣下與樊金堂知道馮某一直跟踪着姓樊的，故意誘馮某到此？」

姓周的冷笑一聲，「你錯了，咱們只是猜疑，爲了証實你是否暗中跟着樊兄，因此某家才故意跑到這裏來，看看你是否眞的跟着樊兄，想不到你果然暗中跟着樊兄，因此，你才上了某家與樊兄的當。」

馮延慶突然轉身，疾聲道：「樊金堂，出來吧！」

人隨聲現，一條人影從馮延慶身後(不，這時刻說身前才對)閃現出來，瞧清楚，正是樊金堂。

樊金堂看着馮延慶，冷冷地道：

「馮兄，你救樊某，果然另有居心！」

馮延慶直認不諱，「樊金堂，既然你已悉破馮某的把戲，馮某就認了，怎麼樣？」

樊金堂道：「無論如何，樊某仍然感激你的救命之恩。」

「算了，馮某不愛聽這種言不由衷的話，」馮延慶粗聲道，「咱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馮閣下，請問你暗中先後跟着樊兄與某家，有何目的？」姓周的不再說無謂的話，直截地問馮延慶。

馮延慶也直截地道：「馮某的目的，當然與聚集在高陽鎮上的那些武林同道的目的一樣。」

「都是爲了百里莊那件鎮莊之寶？」樊金堂問。

馮延慶橫了樊金堂一眼。「樊兄，彼此既然心照，何用說出來。」

「馮閣下，想不到像閣下這種素享俠義之名的人，居然也想趁火打劫，不但令人齒冷，也令某家感到心寒，看來閣下有負俠義之名。」姓周的目中精光暴射。

馮延慶臉上有點訕訕的(黑夜之中，根本就看不清楚三個人臉上的表情變化)，口裏却一分也不讓，「嘿哈，閣下太看得起馮某了，馮某是人，不是神，是人，少不免有貪念，更不能不吃飯，所以，馮某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奪寶的大好機會。」

「閣下這麼說，令樊某好失望，」樊金堂道。「聽你這麼說，閣下是故意出手救樊某的了？」

馮延慶知道自己的把戲已遭樊金堂及那個姓周的揭穿了，因此也不想狡辯，「不錯。若不是這樣，馮某焉能取得你的信任，接近你，從而查探出百里飛駿的下落。」

「閣下是怎樣知道百里少莊主倖免於難的？」姓周的目光灼灼地瞧着馮延慶。

馮延慶露齒一笑，「這個麼，馮某不想說。」

「閣下既然存心不良，我們爲了保守秘密，只好將你留下來。」姓周的說着逼前一步。

樊金堂亦向馮延慶進逼。

馮延慶却了無懼意，「馮某今晚若是走不了，永遠留在這裏又何妨。」

說話間，他的雙手驀然動了。

但姓周的動作比馮延慶還要快，快那麼的一剎那。

「波」的一聲，一顆烟彈在馮延慶的脚前爆開來，爆散出一大團濃黑的烟霧，迅即將馮延慶籠罩住。

而姓周的與樊金堂在那刹那，疾快地斜閃開去。

馮延慶驟然間被一團烟霧罩住，黑夜之中本就看不清楚附近的東西，這一來，彷似跌進了黑地獄一樣，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到。

他本來欲發出的暗器，頓時收不發，急忙往地上倒下。

馮延慶是個老江湖，他不但反應夠快，經驗也豐富，在突然目不能視的情形下，爲免吃虧，往地上撲倒下去是最不易受到襲擊的。

可是，姓周的與樊金堂並沒有出手襲擊他。

姓周的只是撤出一張網。

一張又輕、又寬大的網子。

馮延慶撲倒地上，立刻往橫閃去，陡地，身體被一種又柔又軟的物事所阻，不由悚然一驚，心知不妙，急忙往回滾，但已經遲了。

他陡覺身子一緊，手脚皆被束困住，無法再滾動。

原來，姓周的已經收網。

馮延慶當然不甘心就此被擒，他奮力掙扎，但越掙扎，那張網便收束得越緊，網綫緊緊地勒住他的全身，勒得他有一種皮開肉裂的感覺，痛得他差點忍不住叫出聲來。

也不知姓周的那張網有多大，是用甚麼造出來的，總之，那些網綫又幼又韌，馮延慶企圖運起全身內功，將那面網子掙裂開來，就是掙不破。

「姓馮的，某家這張網子是用天蠶絲，混以烏金綫織成的，不但刀劍斬不斷，任你有多高的功力，也休想掙破這張羅網。」烏天黑地中，傳來那個姓周的話聲。

接着，是樊金堂的聲音，「馮兄，你既然心懷不軌，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馮延慶破口大罵：「樊金堂，你恩將仇報，你不是人……」

姓周的冷冷笑道：「馮延慶，你對樊兄何恩之有？你不過是想利用樊兄對你感恩，騙取他的信任，從而查出百里少莊主的下落，遂你奪寶之野心，說穿了，你的目的是利用樊兄，這種手段，比黑道中那些明火執仗、打家劫舍的强盜還卑鄙！枉你素有俠名，却原來是個利慾薰心之徒。」

馮延慶被姓周的一番話說得無言以對，要不是他仍被烟霧籠罩，加上又是黑夜，要是在白天，準可以看到他那張臉上滿是羞愧之色。

「周兄，兄弟有一個請求。」樊金堂忽然道。

姓周的道：「樊兄，有甚麼話，只管說。」

樊金堂沉吟一下，道：「周兄，馮兄說甚麼也曾救過兄弟一命，因此，兄弟有個不情之請，請周兄答應兄弟，放了馮兄，此後，兄弟與他再不相欠，以後他若不思悔悟，再遇上他，兄弟決不放過他。」

姓周的遲疑了一下，說道：「好，樊兄，就依你的。」

馮延慶在網內聽着樊、周兩人說的話，又羞又愧又悔，想到自己一世英名，只因一念之差，從此英名喪盡，恨不得一頭撞死當場。

只聽樊金堂道：「馮延慶，你救過樊某一命，樊某今次放過你，從今之後，兩不相欠，若你從此打消奪寶之念，離開高陽鎮，日後有機會相見，咱們還是朋友，若仍執迷不悟，別怪樊某無情。」樊金堂跟着對姓周的道：「周兄，請放網。」

話聲未落，馮延慶陡覺身上一鬆，原來，姓周的已收回那張網。

馮延慶一躍而起，一頭衝出那團烟霧外，黑暗的夜色中，看到樊、周兩人左右站在丈外的地方，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心裏一陣愧疚，朝兩人胡亂抱拳一拱，「樊兄，馮某沒有面目再在江湖上跑，從今以後，馮某絕跡江湖，閉門思過……」話未說完，匆匆往來路奔去。

姓周的忽然張口叫道：「姓馮的，某家還有一句話對你說。」

馮延慶聞聲刹住身形，扭頭道：「閣下請說。」

姓周的才說出：「姓馮的，某家希望你……」下面的話，忽然咽住。

馮延慶愕然望着姓周的，「閣下有話請直說，馮某不喜歡打啞謎。」

姓周的又遲疑了一下，才說道：「馮延慶，某家希望你不要對外胡說八道，洩露咱們知道百里少莊主的下落，成麼？」

馮延慶默然不語，良久，仰天長嘆一聲，「閣下既然不相信馮某，馮某無話可說。」話落，倏地反手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上。

樊金堂做夢也料不到，馮延慶會以一死以示清白，不禁驚叫一聲：「馮兄！」疾撲過去。

馮延慶慘笑一聲，身子搖晃了一下，「蓬」的一聲，仰跌在地上。

樊金堂欲扶住他，却已來不及，呆愣地站在馮延慶的身前，全身一陣顫抖。

姓周的却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慢慢地走到樊金堂的身後，輕拍一下他的肩頭，「樊兄，兄弟怎也料不到姓馮的會以死明志，兄弟很後悔對他說那句話。」

樊金堂霍地轉過身，疾聲道：「周兄，你是故意對他說那句話的？」

姓周的正想說話，樊金堂又道：「周兄，你不用否認了，你說的那句話，是要迫馮兄自殺，以保秘密。」

姓周的點頭直認，「樊兄，兄弟這麼做，全是爲了百里少莊主的安全，他要是不死，兄弟實在不放心。」

樊金堂憤然道：「周兄，這太過份了，也教樊某寒心。」

姓周的笑笑，道：「樊兄，爲了百里少莊主的安危，兄弟不惜做任何事，甚至不惜一死。」

樊金堂仍然道：「周兄，兄弟不敢苟同。」

姓周的眼中閃過一抹不豫之色，沉着聲道：「樊兄，你這種婦人之仁是要不得！要知道，那是關係到百里少莊主的安危，咱們若不心狠手辣，若是百里少莊主有甚麼三長兩短，咱們

怎對得起百里莊主當日托孤之意。」

樊金堂口齒欲動，却沒有說出話來，默然半晌，才說道：「周兄，你請先走，兄弟埋了馮兄的屍首，才回鎮上。」

姓周的點點頭，「樊兄，有勞你了，兄弟這就趕返去見百里少莊主。」說完，向樊金堂拱拱手，往北面掠去。

樊金堂一直看着姓周的身影在遠處的夜色中隱沒，才轉身，默默地看着地上那具屍首。

半晌，他才俯下身，將馮延慶的屍首抱起來，往鎮上那個方向掠去。

* * *

馮延慶的死訊並沒有傳到高陽鎮上那些武林人物的耳中，因此並沒有引起那些武林人的恐慌。

這因爲樊金堂沒有將馮延慶的死訊傳出去。

只不過，鎮上却發生了一件大事，令到逗留在鎮上的那些武林人物大爲震動。

這件大事，是由魔龍郝飆的出現而引起的。

那一天，就在晌午時分，郝飆忽然出現在艷陽樓。

艷陽樓在高陽鎮中只能夠排名第二，但是却有不少武林人喜歡到這裏喝酒。

艷陽樓所賣的飯菜並不特別美味甘香，之所以吸引那些武林人，完全是因爲店中所賣的一種酒——碧玉燒。

據說，碧玉燒這種酒是艷陽樓那個老闆從祖上傳下來的一條釀酒秘方釀製出來的，酒色綠中透碧，芳香醇厚，但酒性頗烈，正合那些大碗酒、大塊肉的武林人的脾胃，嚐過之後便迷上了，每天都有不少武林人去喝個痛快的。

有了那批捧場客，艷陽樓頓時生意興隆起來。

那個老闆眼見天天座上客常滿，自然笑得見牙不見眼，他倒希望那些武林人一直逗留在鎮上不走。

艷陽樓只有兩層高，這幾天，二樓上清一色坐滿了武林人。

那些武林人三五成羣，兩個一伙或是獨自一個，大都在喝着碧玉燒，談論着百里莊被一把大火燒毀的事，亦有人在吆五喝六地猜拳鬥酒，當然，亦有人湊在一起低聲細語。

驟眼看去，那些武林人似乎毫無心機，但留心細察，便不難看出他們是各懷鬼胎。

樓上鬧哄哄的，聲達樓下，那些伙計都陪着小心，殷勤地侍候那些大爺。

若不陪着小心，萬一開罪了那些大爺，賞錢沒指望，拳脚倒有得受，若是倒霉的，說不定連命也丟了。

不過，若是侍候得那些大爺心裏受用的，拿到的賞錢，比半年的工錢還要多。

所以，那些伙計對那些武林人，說得上又歡喜，又害怕。

正當樓上那些武林人喝得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間，有一個人出現在樓上的梯口間。

沒有人看到那個人是怎樣走上來的。

那些伙計也看不到。

也不知是誰首先發現站在樓梯口的那個人的，總之，本來鬧哄哄的場面，突然間變得死一般的寂靜。

所有武林人皆鴉雀無聲地望着站在梯口上的那個人。

那情景，彷似那些武林人都被人突然間點了穴道那樣，泥塑木雕般，鴉雀無聲。

那幾個伙計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你眼望我眼的，有一個伙計本來想上去招呼站在梯口上的那個人，但當他看到那些武林人像看着甚麼可怕的怪物般，目光恐慌地看着那個人，他不由窒住，不敢造次，心頭直打鼓。

站在梯口上的那個人亦緊繃着一張臉，木無表情地注視着那些武林人，眼中煞光隱隱。

那個人看上去五十許六十不到，臉上一絲皺紋也沒有，削頰勾鼻，鷹眼淺眉，薄唇，嘴角稍微下彎，穿一件土色長袍，單從他的面相來看，與人一種刻薄殘忍的印象。

這種相貌的人，一看便知道是個不好惹的人。

半晌，樓上仍然死一樣的沉寂。

那幾個伙計心中忐忑，連大氣也不敢透。

驀地，不知是誰發出一聲近似呻吟的說話：「魔龍郝飆……」

這一句很輕細的說話，換在那穿土色長袍的人未出現之前，別說坐得遠的人，就是坐在那人身旁的同伴，也可能聽不到，但在這時候，却彷似一塊大石投入平靜的湖水般，發出一聲巨响，激起大片水花漣漪，引起了一陣震動。

「啪」的一下碎响，有人因爲震驚的關係，拿在手上的酒杯竟脫手跌落樓板上，杯破酒洩。

魔龍郝飆！

那穿土色長袍的人原來就是武林中令人聞名色變的魔龍郝飆。

他終於現身了！

他先是接連殺害了武家昆仲，繼之又殺了野豹鮑伏虎，單是這種先聲奪人的手法，已經令到那些武林人膽寒，如今他赫然現身在艷陽樓頭，怎不叫那些武林人膽落魂飛，有如小鬼見了閻王那樣。

「怎麼？不歡迎老夫？」魔龍郝飆冷冷一笑，兩道冷電般的目光掃了衆人一眼。

目光過處，所有的武林人都畏懼地將目光垂下，不敢與之相觸。

魔龍郝飆看到衆人怯服於他的兇威之下，眼中閃過一抹自得之色，發



樊金堂被來人的氣勢所震懾

出一聲教人寒毛倒豎的冷笑聲。

突然間，有人再也沉不住氣，驚慌地站起來，放下一塊碎銀，欲離開這裡。

魔龍郝飆雙眼一睜，厲聲喝道：「坐下，誰也不准離開。」

那幾個欲離開的武林人聞喝，渾身一震，臉色大變，慌不迭坐下來。

其中一個大概在膽顫心驚之下，一個坐不正，碰翻了櫈子，人也一屁股跌坐在樓板上。

換了在平時，準會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但這時候，沒有人覺得好笑，是以聽不到一點笑聲。

魔龍陡地大笑起來，聲震屋瓦。

奇怪的是，樓下店堂的客人及店家，沒有一個人走上來瞧看一下發生了甚麼事。

衆人被魔龍郝飆的笑聲震得心頭顫動，手心冷汗直沁，沒有一個人敢吭聲，只有郝飆的狂笑聲在迴蕩着。

終於，郝飆停止了狂笑，「你們都啞了嗎？笑啊！怎麼不笑？你們不是都傻了吧，這麼好笑的事，居然不笑？」

沒有人敢笑，也沒有人吭聲。

「笑啊！老夫要你們笑！」郝飆臉色一沉，厲聲喝叫。

衆人面面相覷，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驀地，有人笑起來。

只不過，那笑聲比哭聲還難聽。

跟着，又有人笑起來。

但是，有些人却沒有笑。

有些是雖然心裏害怕，但不服氣，所以他們硬是不肯笑。

這大概就是江湖人的傲氣與骨氣吧。

有些却是因爲害怕恐慌得笑不出來。

郝飆冷厲的目光即時盯在左邊第五副座頭上的兩個漢子，發出「嘿嘿」的冷笑聲，一步步向那副座頭走去。

那副座頭上的兩個漢子居然神色不變，但却不敢與郝飆那兩道凌厲的目光相接。

坐在那副座頭鄰近的幾個武林人，嚇得臉色發白，渾身打顫。

「你兩個渾蛋爲何不笑？」郝飆站在那副座頭前面，兩道目光有如尖刀一樣，盯在那個漢子的臉上。

坐在左首的那個短鬚漢子眼皮一翻，冷冷說道：「咱們並不覺得好笑。」

「既然你兩個渾蛋覺得不好笑，那以後就不要笑了。」郝飆在說話間忽然動了。

動的是雙手。

那兩個漢子在郝飆走近前來的時候，已經暗中戒備着，提防魔龍向他們出手，郝飆一動，他們亦動了。

所有武林人都看到，那兩個漢子與郝飆交手只一招便各自發出一聲悶窒的叫聲，身子往後翻倒下去，發出

「砰砰」兩下聲響。

那兩個漢子翻跌下去後，一點動靜也沒有，衆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兩個漢子的喉頭凹陷下去，大概喉骨已被擊碎了，頓時氣絕身亡。

沒有人看清楚郝飆是怎樣捏碎那兩個漢子的喉頭的。

也因此，衆人終於見識到郝飆的金剛碎骨指的厲害。

也因此，他們都心頭發寒。

樓上鴉雀無聲。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驚恐的表情。

他們都深切地體會到死亡的恐怖。

魔龍郝飆兩道冷酷的目光緩緩地掃視了那些武林人一遍，開口說道：「有那一個不怕死的，給老夫滾出來。」

所有武林人皆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膽敢吭一聲。

死，有誰不怕？武林人也是人，他們一樣怕死。

何況，好漢不吃眼前虧啊，這是一直在江湖上流傳着的一句老話。

「既然都怕死，那統通給老夫滾！」郝飆厲聲喝道：「立刻滾出高陽鎮，從今以後，在老夫的眼前消失，滾得遠遠的，不准再踏足高陽鎮！」

衆人一聽，如聞大赦，紛紛離座，爭先恐後地往樓下奔去。

那幾個伙計眼見那些武林人不會賬便離去，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欲攔阻，又不敢，心裏焦急死了，眼睜睜地看着那些武林人眨眼間走了個清光，心裏叫苦不迭。

待到那些武林人走個清光，郝飆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那幾個伙計却驚恐得縮作一團。

半晌，他才止住笑聲，拋下一句話：「將那兩個渾蛋的屍體收拾掉，要不，嘿嘿嘿……」揚長離去。

那幾個伙計待魔龍郝飆消失於梯口，才大大地透了口氣，相顧一眼，那顆提起的心這才落回原位。

＊　＊　＊

魔龍郝飆出現在艷陽樓，殺死了萬家兄弟（在艷陽樓被魔龍所殺的兩個漢子，原來是同心堡堡主萬應朝的兩個兒子萬錦江、萬錦天）這個消息，很快便在高陽鎮上傳開了。

聽聞這個消息的其他武林人都禁不住心頭打鼓，忐忑不安。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魔龍郝飆會否找上他們。

而那批在艷陽樓被魔龍趕走的武林人還眞聽話，全都離開了高陽鎮，不敢拿自己的一條命來開玩笑。

這怎不叫留在鎮上的那些武林人惴惴不安。

可是，一連兩日，魔龍郝飆却沒有再在高陽鎮內現身，找那些武林人的麻煩。

那些武林人既感到奇怪，又暗自慶幸。

照說，魔龍郝飆既然趕走了那批武林人，斷不會放過其他逗留在鎮上的武林人的，他到底葫蘆裏裝的是甚麼藥？

＊　＊　＊

魔龍郝飆葫蘆裏並沒有裝甚麼藥。

他之所以沒有趕走其他逗留在高陽鎮上的武林人，是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原來，他已打聽到百里莊少莊主百里飛駿的藏身之處。

此刻，他正來到距高陽鎮約三十多里外的一處名叫白河套的地方。

那個地方由於是咸碱地，種不了莊稼，所以那裏方圓近十里的地方都沒有人居住，一片荒蕪。

那片咸碱地既然長不出莊稼，自然連草也長不出一根，但是却長着疏落的植物——一種耐碱的矮荊叢。

放眼望去，看不到一間房屋，甚至連雀鳥也不見一頭，別說是人了。

魔龍郝飆却一直往碱地裏走去。

莫非百里飛駿就是躲藏在這片咸碱地裏？

魔龍走過的地上，留下兩行脚印，逶迤過地向咸碱地裏延伸，大約走了四里路，魔龍終於停下來。

他停在一座微微凸起的小土丘前。

兩道凌厲的目光像要穿透地面一般，仔細的在附近的地上溜掃了一匝，跟着，他猛地抬起脚，用力往地上頓一下，張口發出一聲吼叫：「百里小兒，快從地下鑽上來！要不，老夫翻轉這一片地，看你還能夠躲藏得了。」

叫聲在曠地上迴蕩着，魔龍一脚頓下去的地方，亦發出咚的一下震響聲。

聽魔龍那麼吼叫，莫非百里飛駿躲藏在地下不成？

半响，附近一點動靜也沒有。

魔龍猛地呼出一口氣，又張口吼叫，「百里小兒，你躲不了的，再不從地下鑽上來，你奶奶的，老夫缺了河堤，淹了這片不毛地，看你還能夠躲藏得了。」

魔龍郝飆並非虛言恫嚇，原來，這片地方是比白河水面低很多的，要不是兩岸的堤岸築得高高的，河水早已淹沒了這片咸碱地。

就在魔龍左側約二丈外的地方，那座土丘的旁邊，驀地裂開一個方圓約五尺左右的洞口，緊接着，從洞口內鑽出一個人來。

與其說是鑽出來，不如說是竄出來的，若不是魔龍藝高膽大，加上又是得到消息，找到這裏來，要是換了另一個毫不知情的人，冷不防看見從地下竄出一個人來，不被當場嚇破膽才怪。

從地下裂開的洞口內竄上來的人，乍看上去是灰頭土臉的，看清楚，

才看出那個人一頭灰髮，身穿一件土灰色的長衫，年紀約六十開外，頷下留着一撮山羊鬍子，兩眼炯炯發光，那件長衫上一絲泥塵不沾。

魔龍雖說有備而來，乍見那人從地下竄上來，仍然禁不住嚇了一跳，微退了半步。

那人身形往下一落，站在那個「裂」開來的洞口旁邊，當他一眼看清楚在這裏吼叫的人是魔龍郝飆，臉色禁不住微變了一下。

魔龍很快便定下心神，昂起頭，兩道目光直直地射在那個人的臉上，「嘿嘿，老夫以為是誰，原來是老不死崔長驅，甚麼時候成了百里莊的奴才呀？」

頂天立地崔長驅的大名，在武林中威名赫赫，論輩份，他比魔龍還要高半截，別看他只有六十開外，實則，他已七十有二。

對於魔龍那番語帶嘲辱的話，崔長驅一點也不動氣，微微哼了一聲，語聲蒼勁地道：「魔龍，你這個孽障又在興風作浪，今日，老朽說不得只好動手宰了你這條孽龍，為武林江湖除害。」

「老不死，你別大言不慚，憑你，也有本領宰得了老夫？只怕死的是你。」魔龍連聲冷笑，一副不將崔長驅放在眼內的樣子。

崔長驅居然笑起來，「魔龍，老朽若沒有把握，又怎會故意放出消息，引你到這裏來！」

「甚麼？百里小兒不在這裏？」魔龍雙眼一瞪，殺氣騰騰地瞪着崔長驅。

「魔龍，你眞是頭大無腦，」崔長驅嘲道，「這裏如此荒蕪，屋子也沒有一間，少莊主又怎會呆在這裏。」

魔龍重重地呼了口氣，「老不死，你竟敢耍老夫，活膩了！」

「能夠宰掉你這條孽龍，老朽死何足惜！」崔長驅慨然道。

「你奶奶的，老夫不與你磨嘴皮子，先宰了你這個老不死，再將百里小兒挖出來！」魔龍口裏這麼說，身形即動，撲向崔長驅。

郝飆一出手，便是金剛碎骨指，兇猛地攻向崔長驅身上要害的地方。

崔長驅輕喝一聲：「來得好！」身形偏閃，雙掌展開，封拒郝飆的凌厲攻勢。

剎那間，兩人激鬥起來，啪啪的掌擊聲不絕於耳。

兩人這一番激鬥不但出招快，身法也快，十數招過後，兩人已從平地打上那個小土丘。

在小丘上，兩人打得煞是好看，兩條身影有如龍騰虎躍，時而交纏在一起，時而躍騰在空中，變換身法，看得人眼花撩亂。

驀地，兩人同時在空中發出一聲大喝，喝聲中，響起「啪」的一聲震響。

隨即，兩條人影自空中各自翻飛開去，墮落地上。

崔長驅落在地上，穩穩地站着，胸膛却劇烈地起伏着，身上的衣衫有兩三處破了，身上却沒有損傷。

反觀魔龍郝飆落地時斜蹌出兩步才站穩下來，急劇地喘着氣，身上的衣衫亦有幾處被抓破了，同樣沒有損傷。

從表面的情形看來，誰也奈何不了誰，但從落地時的情形却明顯地看出，崔長驅的功力略勝魔龍一籌。

「孽龍！老朽今日教你來得走不得，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翻雲覆雨！」崔長驅猛吸一口氣，向郝飆欺過去。

郝飆臉色陡變，厲聲道：「老不死，老夫今日就算橫屍在此，也要拉你一起上路……」

話聲未落，兩人已疾快地交了一招。

郝飆雖然口裏不示弱，但却被崔長驅於一招之間，逼得斜退了半步。

崔長驅信心大增，攻勢更加迅疾凌厲，逼得郝飆連連後退，雖然招架得了，却無反擊之力。

崔長驅已經佔了上風。

他有信心在五十招之內擊敗郝飆。

郝飆咬牙苦撐，拚死招架。

驀地，就在第四十一招上，郝飆身形搖晃了一下，被崔長驅一招神來之掌，逼其露出空門，崔長驅怎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掌勢倏變，以一記手刀，斜切向郝飆的頸肩處。

郝飆臉色大變，悶嘿一聲，身形急速偏閃，斜避開去。

那知道崔長驅那一招只是虛式，就在郝飆身形偏閃斜退的剎那，掌刀倏變為指劍，戳向郝飆的左肩頭。

崔長驅這一着，顯然大出郝飆意料之外，他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身子一晃，欲避開崔長驅的指劍，同時右掌電閃般拍向崔長驅的腰側部位。

崔長驅沉喝一聲，左掌急展，迎向郝飆那一掌。

「啪」地一聲，兩掌擊在一起，郝飆悶叫一聲，身形被震得斜飛開去，口中噴出一溜血箭。

崔長驅只是退了兩步便站穩下來，很明顯，在內家功力上，他比郝飆深厚多了，也就難怪魔龍郝飆會吃虧。

郝飆確是吃了大虧，他斜飛出二丈多三丈外，落在地上的時候，由於站不穩而跌倒在地上，掙扎了幾下，狼狽地站起來。

崔長驅冷笑一聲，往郝飆掠去。

郝飆不知怎的，大睜着一雙眼，直看着崔長驅向他欺掠過來，不去閃避。

莫非他受了極重的內傷，不能行動？

又或者，他被崔長驅的來勢洶洶

嚇呆了？

只不過，他的神色有點怪怪的。

眼看崔長驅就要欺掠到他的面前，這剎那，他的臉上透出一抹緊張的神色。

驀地，崔長驅突然劇晃了一下，幾乎踉跌下去。

郝飆臉上緊張之色頓時一掃而空，眼中閃過一抹興奮之色。

驟然間停下來的崔長驅臉色煞白，白中透青，身子晃了晃，幾乎站不穩，蹌前一步，才勉强穩住身形。

只見他眼中透出一抹駭異之色，直直地看着嘴角噙着一絲詭笑的郝飆，口齒噏動，吃力地道：「郝飆！你……好歹毒……掌中……藏了毒……」

就這說話之間，他那白中透青的臉上泛起一層黑氣。

一直注視着崔長驅臉上顏色變化的郝飆，這時候才大大地透了口氣，仰頭大笑起來。

崔長驅連連運氣，企圖將從手掌沿着手臂蔓延的毒氣逼住，可惜，憑他數十年的內功修爲，居然逼不住那股毒氣的侵襲！

一個身子因爲顫抖的關係，搖搖欲倒。

郝飆終於止住笑聲，兇殘地注視着臉上的黑氣越來越濃，暗泛出詭異的蛛網紋的崔長驅。「老不死，你的元壽到今日便完了。」

崔長驅沒有理會郝飆的說話，拚命在運功逼毒。

郝飆這時距崔長驅一丈不到，大可以乘這個機會，向崔長驅出手，但他却不敢冒這個險。

原來，他連番與崔長驅對掌，令到自己傷上加傷，他的內傷頗重，因此，他不敢貿然向崔長驅出手。

最重要的原因是，崔長驅所中之毒，根本無藥可解，就算他自己中了那種毒，一樣非死不可。既然崔長驅遲早會毒發身亡，那他何必再動手，樂得看着他毒發身亡時的那種痛苦表情。

崔長驅一張臉這時已黑如鍋底，最詭異的是，本來暗泛起來的蛛網紋，這時亦明顯地顯現出來，血紫色的，乍看上去，就像整張臉皮綻裂開來那樣，看得教人心寒。

而他一個身子抖得更厲害，額上滿是豆大的汗珠，有兩次幾乎站不穩，跌倒地上。

郝飆看着，禁不住又惡毒地笑起來，他看出，崔長驅就快毒發身亡！

「老不死，別枉費心機了，」郝飆殘忍地說道，「可知道你中的是甚麼毒？那是青海黑森林中，一種名叫黑寡婦的毒蜘蛛之毒，這種黑寡婦毒蛛，其毒無比，就是一頭猛虎，中了那種毒，也活不了半個時辰，何況是人，要不是你功力深厚，早已毒發身亡了。」

崔長驅終於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牙關緊咬，沒有理會郝飆的說話。

郝飆繼續說話，「老夫好不容易才弄到那麼一點點，那是用來保命的，本不想用來對付你，但你太厲害了，老夫只好用來對付你，哈哈，老夫聽聞那個給我蛛毒的獵人說，無論人畜，若是中了黑寡婦之毒，都會全身皮膚爆裂如蛛網般，氣絕身亡，老夫還未看過，今日倒要開開眼界了。」

就在他話聲剛落的剎那，崔長驅驀地發出一聲嘶吼，一個身子有如炮彈般，從地上彈射起來，射向郝飆。

郝飆大吃一驚，怪叫聲中，狼狽地撲倒在地，懶驢打滾般疾滾開去。

原來，在那麼近的距離下，崔長驅之去勢又是那樣勁疾，令他根本無法閃避，本來可以出手拒敵的，但又怕沾上那種歹毒無比的蛛毒，所以他不敢出手，只好狼狽地撲倒下去，避過崔長驅那拚死的一擊。

事實上，亦只有撲落地上，才能夠避過崔長驅的垂死一擊。

只不過，他這麼一滾，却弄得灰頭土臉的，好不狼狽。

蓬然一聲巨響，崔長驅一擊不中，重重地摔落地上，土飛塵揚中，在他的身前出現了一個土坑。

那個土坑是被他拚盡全力，一掌擊出來的。

那一掌要是擊在郝飆的身上，不將他擊塌才怪。

郝飆翻滾出丈外，跳起身來，一眼看到崔長驅在地上打滾，痛苦地用雙手撕抓自己身上的衣服及皮肉，那張臉，還有裸露出來的皮膚，有如乾旱的田地般，龜裂開來，那模樣，好不詭怖嚇人。

郝飆看着，也感到心驚魄動。

他想不到「黑寡婦」之毒，如此强烈可怕。

在這之前，他根本沒有見識過「黑寡婦」蛛毒發作時的情形。

驀地，崔長驅嘶吼一聲，反手一掌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大概是蛛毒發作時，那種痛苦叫人難以忍受，因此，崔長驅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少受點痛苦。

看着崔長驅自碎天靈而亡，郝飆看得呆住了，半晌，他才回過神來，長長地呼了口氣。

除去了崔長驅這個厲害的對手，郝飆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小心地走上前去，仔細地看了毫無動靜的崔長驅一眼，確定他已死了，才在附近搜索起來。

他首先掠到崔長驅「冒」出來的那個坑洞前，探頭往下張望，發現那只是一個約四尺寬闊，深約六尺的坑洞，下面甚麼也沒有，土壁很新，應該是新挖的。接着他在坑洞的四周走了一遍，不時用力踏一步，感覺不到有空洞的聲音，這顯示坑洞的下面沒有

別的地道。

他不由張口吐出一句髒話。

很明顯，百里飛駿並不是眞的躲在這裏，眼前這個坑洞，不過是崔長驅用來躲藏，待他來到後，突然現身出來，與他拚個生死存亡。

想到要不是自己身上帶着那種「黑寡婦」蜘蛛毒，只怕這時候死的不是崔長驅，而是自己，郝飆禁不住冷汗直冒。

然後，他在那裏找尋了足有半句鐘，毫無發現，他才不甘心地離去。

＊　＊　＊

在一間地下室內，一燈如豆，照得室內昏昏黯黯的，映照得墻上的人影怪怪的。

室內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坐着，另外兩個左右站着。

坐在當中那張桌子旁邊的，是一個年約二十出頭、相貌開朗的年輕人，但此刻，他却神色沉重悲痛，與他的年紀不大相稱。

像他這種年紀的年輕人，一般來說，都是充滿活力，滿腦子對將來的憧憬，眼中的世界是美好的，因此，歡樂多於憂愁。

那個年輕人用力咬着嘴唇，默然不語。

不過，從他微微發顫的身子以及緊握着的雙手、定定地瞪着的雙眼，看得出他是在極力壓抑着自己的情緒。

那兩個站着的中年人也是默然不語。

氣氛顯得很沉凝。

蚊子的嗡嗡聲清晰可聞。

半晌，站在左首邊的那個中年人開口道：「少莊主，別這樣，那會蹩壞身子的，想開點，對於崔老的死，屬下等人不會忘記的，只要有機會，屬下等會替崔老向魔龍討還這筆血債。」

右邊那個中年人也晃動了一下拳頭，憤然道：「少莊主請允許屬下出去找那條魔龍，替崔老報仇。」

左邊那個人原來就是與樊金堂在那片廢墟前，誘擒住馮延慶的那個姓周的中年人。

這個姓周的中年人大名周啓彥，乃是百里莊的副總管。

右邊的那個中年人是百里莊的總教頭周維漢，外號百變掌，在江湖上名頭响亮，於兩年前受百里莊莊主百里青溪禮聘，成爲百里莊的總教頭。

聽兩人對那年輕人的稱呼，不用說，他就是百里莊的少莊主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終於有了反應，「周叔叔，這不是拚命的時候，連崔爺爺也不幸……喪生在魔龍的手上，咱們暫且避一避他，報仇這件事，總有機會的。」不過，接着他又道：「周叔叔，周總管，愚見以爲，咱們這樣龜縮着也不是辦法，百里莊被毀，也有十多二十日了，但是，咱們仍然查不出放火毀莊的人是誰，我實在蹩不下去了，我想，若要找出那個兇手，那就必須要冒險，我相信，只要我露面，一定可以將那個兇手引出來。」

周啓彥連連搖頭，道：「少莊主，那太危險了，萬一你有甚麼三長兩短，屬下等怎對得起死去的老莊主？」

周維漢也道：「少莊主，周總管說得對，望您忍耐一下，屬下等會傾盡全力，追查放火毀莊之人。」

「周叔叔，周總管，兩位認爲誰人最可疑？」百里飛駿看了兩人一眼。

周維漢沒有說話。

周啓彥道：「少莊主，屬下以爲，魔龍郝飆最可疑。」

「何以見得？」百里飛駿問。

周啓彥道：「魔龍郝飆的行動最猖獗，表面上，他是要奪本莊鎮莊之寶，實則，他是想兩者兼得——既奪寶，又來個斬草除根！別忘記，十七年前，他曾與老莊主有過一段過節，除了他之外，屬下想不出有那一個比他的嫌疑還大的。」

百里飛駿聽完周啓彥的話後，目光一轉，落在周維漢的臉上，「周叔叔有何高見？」

周維漢沉吟道：「少莊主……周總管所言甚有道理……不過，屬下覺得，將本莊毀掉的那把火太突然了，魔龍郝飆這個人行事手段毒辣心狠，但他是個自高自大的人，若那把火是他放的，以他的脾性，不會不承認，因此，屬下認爲放火之人極有可能仍未露面，隱在暗處，待到那些奪寶的武林人將少莊主您逼出來後，才覷準機會，來個斬草除根。」

百里飛駿聽完周維漢的話，沉吟了一會，才說道：「周總管，我比較同意周叔叔的看法，放火之人，應該是一個卑鄙陰險的人，在我還未露面之前，此人不可能這麼快便露面……雖說一直逗留在高陽鎮內外的武林人大都是爲了奪寶而來的，但也有些人是抱着替本莊討個公道而來的，他們若發現那個放火的人露面，一定不會放過他，因此，我認爲放火毀莊的人，不可能是那些一直拋頭露面的武林人。」

周維漢聽着，連連點頭，周啓彥却口齒噏動，欲說還休。

百里飛駿看在眼內，對周啓彥道：「周總管，有甚麼話，只管說。」

周啓彥點點頭，道：「少莊主，您與周兄說的雖有道理，但是……放火之人，亦有可能混在那些來奪寶的武林人當中，來個煽風點火，混水摸魚。」

百里飛駿連連點頭，道：「嗯，周總管這麼說，不無可能。」

周維漢也道：「有這個可能。」

百里飛駿忽然站起來，有點激動地道：「周叔叔，周總管，不管是那一種可能，要想查出放火之人，只怕不

容易，除非我露面，才能盡快地將那個放火之人引出來，因此，我決定以身作餌，引那個傢伙出來，不管他是何許人物，都要向他討回這筆血債，那才夠痛快。」

「少莊主，這太危險了，萬萬不可。」周啓彥與周維漢幾乎是同時說道。

百里飛駿却神色堅決地道：「我意以決，兩位請不要再說。」

兩人聽他這麼說，互相覷看了一眼，閉上嘴巴。

百里飛駿看了兩人一眼，放緩語聲道：「兩位，請不要替我的安危擔心，只要咱們計劃周詳，我相信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兩人又對看了一眼，點點頭。

周啓彥接着道：「少莊主，屬下盡快與樊金堂聯絡，看看外面的情形如何，然後計劃行動。」

「嗯，周總管，請盡快與樊叔叔聯絡。」百里飛駿點頭表示同意。

* * *

自從家宅被燒毀後，樊金堂一直隱匿在鎭上，沒有露面，暗中查探仍然逗留在鎭內外的那些武林人的動靜。

這一晚，他接到百里莊飛鴿送信後，便趕往與周啓彥會面的地點。

打從離開藏身之處那一刻起，他便極之小心，時刻查察是否有人跟踪。

夜色沉沉，黑夜中，除了他自己之外，他察覺不到有任何異樣，換言之，發覺不到有人跟踪。

不過，他仍然不敢大意，繞了不少路，還兩次掠上樹上，查察了好一會，確定沒有人跟踪，才繼續趕往會面的地方。

前面不遠處一片黑忽忽的，看清楚，原來是一座樹林子。

那是一個很小的樹林子。

樊金堂一頭掠進去。

才掠入林中，他便在一棵樹下停下來，急急脫掉褲子蹲下。

原來，他忽然感到肚子痛，欲大解，因此才掠入樹林子內。

便後，他站起來，走開幾步才拉上褲子。

就在這刹那，一條人影悄沒聲息地掠入樹林內。

樊金堂頓時心頭跳動了一下，屏息注視着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距他不到三丈遠，這時候他只要動一下，肯定會被那條人影發現。

他不敢動一下，心裏在打鼓，猜不透那條人影是何來路。

會不會是衝着他來的？

又或者，那人只是那麼巧，與甚麼人在這林子內相會？

這兩個疑問，他都得不到答案。

他只好靜觀其變。

* * *

那條人影才掠入林內，立時刹住身形，轉動着目光，往林內掃視。

當那人的兩道目光往樊金堂站立之處掃視之時，樊金堂本能地微微縮了縮身子，緊張得雙手緊握着，氣也不敢透。

許是林內太暗的關係，加上他身前有一棵樹遮擋着，那人兩道目光在掃過後，似乎沒有發現他，於是躡足往林中走去。

樊金堂注視着那條往林中走去的人影，輕輕地透口氣。

驀地，那條人影倏然停下來，用力嗅着。

樊金堂一顆心頓時抽緊。

突然間，他的鼻子嗅到一陣臭氣。

這刹那，他突然明白那條人影爲何突然間停下來，用力嗅着。

大概他是嗅到那一陣臭味。

那一陣臭味，正是從他剛排洩出來的穢物散發出來的。

樊金堂不禁埋怨自己剛才沒有將那堆穢物用泥土掩埋起來。

那條人影嗅了一會，身形一轉，往樊金堂站着的地方走去。

樊金堂一顆心頓時七上八落，緊緊地盯着那條一步步走過來的人影。

一步一步，那條人影每走近一步，樊金堂那顆心便劇跳一下，身子慢慢地往下蹲。

他終於蹲下來，那條人影似乎仍沒有發現他，輕輕地，伸手在地上抓了一塊泥土，一抖手，往左邊拋去。

左邊的林深處，接着响起一陣颯颯的聲响。

那條人影脚步一窒，掉頭往發出聲响的地方望去，隨即身形一動，往前掠去。

樊金堂看着，長長地透了口氣。

那條人影眨眼間便閃沒在樹林之中。

樊金堂馬上往林外竄出去。

兩個竄躍，他便竄出林外，身形一長，往北面掠去。

他在長身往北面掠去的時候，曾扭頭往身後的樹林瞥了一眼，沒有瞥到那條人影，頓時鬆了一口大氣，飛一樣的往前掠。

他暗自慶幸沒有被那個人發覺

此刻，他的心情輕鬆多了。

往前掠出里許，他下意識地扭頭往回瞥望。

這一回頭，却令他一顆心「蹦」地一聲，差一點沒有從口腔內跳出來！

他瞥到一條人影閃沒在後面的一棵樹後。

那刹那，他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再往前奔掠出三里許，便是他與周啓彥相會的地方，要不是偶然回頭瞥到那條人影，豈不是被那人一直跟踪到與周啓彥相會的地方？

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那種後果，他不敢想像。

吸口氣，他停下來，轉過身，定定地望着那條人影閃沒的那棵樹。

他決定逼那個暗中跟着他的人現身出來。

他暗中下了決心，即使今晚橫屍這裏，也不讓那人發現周啓彥。

閃沒在那棵樹後的人，一點動靜也沒有。

樊金堂咬着嘴唇，雙眼瞬也不瞬，像根木頭一樣沒有動一下。

他決心與那人耗下去，看他隱藏得了多久。

夜色茫茫，萬籟寂寂，好深沉的夜晚。

樊金堂原本沉重的心情，這時候却變得輕鬆起來。

他已經豁了出去，那還有甚麼可怕的？

反之，能夠及時發現那個跟踪他的人，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一陣夜風吹來，吹動了他的鬢髮與衣袂，他却感覺不到那陣夜風中挾着的寒涼。

原來，這時候已是初秋時分。

大概一頓飯功夫，匿藏在樹後的那條人影終於蹩不住已現身了。

樊金堂異常鎭定，甚至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那條人影慢慢地走過去。

樊金堂緩緩地抽出腰間的利刀。

黑夜中，刀鋒泛起一抹森寒的冷芒。

一丈、二丈，那人氣勢逼人地走到距樊金堂約丈外之處站下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直射着樊金堂。

樊金堂只覺被那人的氣勢逼得有點透不過氣來，知道遇上了少見的强敵。

自從十七歲開始在江湖上行走，他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一個氣勢非凡的對手。

而一個具有如此氣勢的人，在未動手之前便已佔了上風，正如俗語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樊金堂吸了口氣，極力鎭定心神。

他極力想看清楚那個人的相貌，但却沒有辦法看得清楚。

原來，那人的頭上罩了一個布套。

那個布套只在雙眼處開了兩個圓洞，因此，樊金堂只能看到從那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目光，其他的部份一概看不見。

這個人好神秘。

「閣下是誰？爲何跟着某家？不敢以面目示人？」樊金堂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

那人却一句話也沒有答他，還反問道：「樊金堂，你今晚去那裡，與甚麼人會面？」

樊金堂暗吸一口氣，心裏嘀咕：這人到底是誰？一口便說出我的姓名，就算是不相識的，只怕也很清楚我的底細，這人好深沉啊。

那人見樊金堂不說話，驀地逼前一大步，嚇得樊金堂不由往後退了一步。

「說！是否與百里莊的人見面？」那人以無比威嚴的語氣說道，兩道目光森冷得教人心頭發寒。

樊金堂雖然是個老江湖，但也被那人的語氣震得心中虛怯，忙吸口氣，强硬地道：「樊某根本不認識你，樊某的行動，與你有何相干。」

那人目光一寒，沉聲道：「樊金堂，你好大膽，竟敢對我這樣說話。」

樊金堂本來想從那人的話聲中猜測對方的年紀，由於那人的嘴巴被布套罩住，所以話聲受到影响，沉沉悶悶的，也有點怪怪的，很難從他的話聲中猜測他的年紀。

由於一直被對方之氣勢所懾，因此，樊金堂感覺到自己一直處於下風，要不是他早已豁了出去，只怕他這時已支持不住，無法與那人對峙了。

樊金堂挺挺胸，大聲道：「有甚麼不敢？你又不是皇帝老子，就算是，樊某也敢將你拉下馬！」

「好，好豪氣！」那人冷笑連聲。「百里莊有你這種不怕死的人，眞叫我吃驚！」

樊金堂慷慨地大聲道：「百里莊的人全都不怕死！」

「那倒要看看才知道了！」那人說話間，身形倏地一動，向樊金堂疾撲過去，其勢有如老鵰攫鷄，莫可擋禦。

樊金堂沒有逃避。

因爲，他知道無論自己的身法有多快，也無法逃避得過對方的撲擊。

對方果然是一個極其厲害的人物。

他拚盡全力，封擋那人的凌厲撲擊。

這一拚，或許還有生望。

那知道，對方却沒有與他硬拚，原來那一擊是虛招，就在雙方的招式要接實的刹那，那人驀地身形一閃，樊金堂陡覺眼前一花，急忙施展一招八方風雨，護住全身。

但是，他猜錯了。

足踝上驀地一緊，接着劇痛如折，一個身子不由歪倒下去，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又驚又痛的叫聲。

在倒下的刹那，他的左脚乘機奮力踢出去！

他想將那人逼退，鬆開抓住他左足踝的手。

那一脚踢了個空，也因此，他跌得頗重。

他剛想掙扎，那知道却被那人往上一提，倒提起來，無法掙扎。

緊接着，他胸前、肩井、丹田等幾處穴道，被那人飛快地點封了。

那人接着鬆手，樊金堂登時倒摔下去。

由於是頭先着地，他幾乎跌昏過

去，幸好被倒提起不到兩尺，要不，只怕會跌斷頸骨。

他暈眩了一會才清醒過來。第一眼，他便看到那個人站在他身旁，俯下身，注視着他。

那人兩道灼灼的目光，簡直可以摧毀別人的意志。

樊金堂急忙避開那人的目光，但馬上又轉回去，與那人對視着。

那人「嘿嘿」悶笑幾聲，佩服地道：「姓樊的，你果然是一個不怕死的人！」一頓，又道：「換上別人，早已在我的目光注視下，神智崩潰了！」

樊金堂語氣很硬：「放你的臭狗屁，樊某連死也不怕，還有甚麼可怕的！」

「有！」那人沉狠地道：「我會令你求生不得，要死不能，看你怕不怕！」

樊金堂聽着，禁不住打從心裏抖顫了一下，沒有吭聲。

「怎麼樣？怕了吧？」那人冷笑一聲。

樊金堂仍然不吭聲。

「姓樊的，你也知道無論是名門正派，還是邪魔外道，都有一種叫人不得不開口說話的手段！」那人陰森森地說。

樊金堂似乎被那人的說話動搖了，終於開口說話：「你想怎樣？」

「我想知道百里飛駿的下落！」那人直截了當地說。

「我不知道少莊主的下落。」樊金堂道。

「嗯，我相信！」那人道：「要不，你也不用半夜三更跑出來與百里飛駿的人會面。」

樊金堂心頭一震，沒有吭聲。

「說出你到甚麼地方與百里飛駿的人會面，我馬上放了你。」那人道。

「你放不放我沒關係，樊某只想知道你是誰！」樊金堂說出他的要求。「求你說出你是誰，樊某馬上說出你想知道的。」

那人默言。

「怎麼樣？只要你說出你是誰，樊某死也甘心。」樊金堂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一個人就算知道再多的秘密，死了後，便永遠不可能將秘密洩漏出去。」

「你眞的甘願以一死交換我是誰這個秘密？」那人似乎心動了。「也願意說出你到甚麼地方與誰會面？」

「是！」樊金堂決然道。

「好，你先說出與誰會面，我便說出我是誰。」那人道。

「不，你先說。」樊金堂立刻道：「樊某是你砧上的肉，任由宰割，樊某要是說了，你反悔，我也奈何不得，反之，你却可以爲所欲爲。」

那人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好，姑且依你一次。」

跟着，他蹲下來，附在樊金堂的耳邊說出他的姓名。

樊金堂剛剛聽到那人的話，那剎間，他臉色大變，衝口驚叫出聲。

但那人似乎早已料到樊金堂在知道他是誰後，因爲驚震的關係會驚叫出聲，因此，他及時伸手捂住樊金堂的嘴巴，將他剛出口的驚叫聲堵回去。

「嘿嘿，你叫甚麼？」那人壓着聲音說：「你既然知道武林中有我這麼一號人物，那還驚異甚麼？聽着，別再叫！」

樊金堂眼中驚恐之色好一會才消散，那人一直注視着樊金堂眼中的變化，這時候，才放開捂住他嘴巴的手。

樊金堂已從震驚中恢復過來，眨眨眼，艱澀地道：「閣下……眞的是……」

那人不等他說出他的姓名，已經一手捂住他的嘴巴：「那還有假的嗎？我幹嗎要騙你！」

樊金堂吐了口大氣，雙眼定定地望着那人頭上的布套，彷佛要看穿布套內的那張臉孔，半晌，才道：「閣下可否將頭上的布套除下，讓樊某見識一下閣下的眞面目？」

那人搖搖頭：「你看到了又如何？那還不是一張臉？沒有甚麼好看的。」

樊金堂接着道：「閣下……可否告知樊某，爲何要知道……少莊主的下落？」

那人目光一凝，沉聲道：「你問得太多了，你還未履行你的承諾啊！」

樊金堂頓時呆了一呆，吸口氣，說道：「閣下眞的要知道？」

「廢話！」那人目光一寒：「快說。」

樊金堂馬上道：「樊某……說了，你仔細聽着……」下面的話忽然斷了。

那人的反應不可謂不快，才發覺不對勁，便疾快地伸手捏住樊金堂的嘴巴，可惜仍然慢了一步。

就在他捏住樊金堂的嘴巴，不讓他合上嘴巴的剎那，樊金堂全身抽搐了一下，臉上也起了變化扭曲變形，雙眼一反，凝住不動。

那人看到樊金堂雙眼凝住便知道搶救不及，口裏咒罵連聲，放開了捏住樊金堂嘴巴的手。

樊金堂的嘴巴張開着，沒有闔起來。

這情形，稍有經驗的人都能看出，樊金堂已氣絕身亡。

樊金堂的確是咽了氣。

黑夜之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臉上紫黑一片。

絕無疑問，他是中毒身亡的。

「他媽的，竟敢誑老子！」那人氣恨恨地一把抓住樊金堂的胸衣，身形一挺，將他扯起來，接着往地上狠狠地扔下去。

「砰」地一聲，樊金堂的屍體被重重地摔落地上，可以聽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那人仍然不消解恨，又駡道：「你

奶奶的！我要將你碎屍萬段。」

話聲才落，抬腳便往樊金堂的屍體上一連踏了十多腳。

待他停下來的時候，樊金堂的屍體已碎裂開。

他果然將樊金堂碎屍萬段。

氣咻咻地喘了幾口氣，那人往四下裏打量了一眼，驀地身形一動，長身往樊金堂原先奔掠前去的方向掠射下去。

* * *

幪面人才往前路掠下去，在左邊約十多丈外的地上，悄然冒起一條人影來，人影往前路那邊張望了一會，才竄掠向樊金堂橫屍的地方。

當那人影竄到路面上，看到樊金堂那碎裂成一截一塊的屍體時，禁不住悲叫一聲：「樊兄，你死得好慘！」

聽聲音，那人影原來是周啟彥——百里莊的副總管。

樊金堂本來與他在距此兩里許外的紅狐崗見面的，他怎會忽然間在這裏出現的？

原來，周啟彥一早便在紅狐崗等候，但是過了相約的時間，仍不見樊金堂到來，不免焦急不安。

大約等了一頓飯工夫，仍不見樊金堂到來，他不由替他感到擔心，恐怕他出了意外。

再等了一盞茶時份，他再也按捺不住，往高陽鎮那個方向掠去，心裏仍存一絲僥倖，希望在路上遇上樊金堂。

結果，他果然在路上發現了樊金堂的踪跡——正好發現樊金堂被那個幪面人制住，並聽到他臨死前所說的那些話。

而他在驟然發覺路面上有人的時候，便立刻伏在地上，傾耳靜聽。

當他聽到那幪面人吐出連串咒駡樊金堂的話，他心裏難過極了，但却不敢妄動。

他是個極有忍耐力的人，同時也深明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的至理。所以，他極力忍耐着。

吸口大氣，周啟彥強忍悲痛，口裏喃喃自語：「那人到底是誰？手段如此殘忍，將樊兄碎屍，能夠制住樊兄的，一定是個極厲害的人，看來，那人是想從樊兄的口中問出一些甚麼，極有可能是有關百里莊的，要不，樊兄也不會寧死不說，吞下藏在牙齒中的劇毒。」

說到這裏，他突然將身上的長衫脫下來，飛快地將樊金堂的碎屍包起來，然後提着那包屍體，往西南方向掠去。

公開寶物　誘出兇徒

仍然是在那間地下室內。

這一次，燈光比較亮。

五個人圍坐在桌子前，埋首看着一件東西。

那是一塊破碎的衣布。

衣布上有一個用血劃出來的圖形。

那五個人就是在細看那個圖形。

破布上的圖形劃得很難看，線條彎彎曲曲的，看上去，應該是一個圓圈，圓圈的當中有一點，就是這麼簡單，但五個人看了半晌，也無法參透其中的玄機。

五個在參詳破布上那個圖形的人，分別是百里莊的少莊主百里飛駿、總教頭周維漢、副總管周啟彥，還有兩個年約六十多歲的老者，他們都是那一場大火的倖存者。

那塊破布是周啟彥在整理樊金堂的屍體時，從一截大腿上發現的。

那塊破布原來是那截大腿上穿着的褲管的側面，周啟彥等人都認爲那個圖形，是樊金堂在臨死之前，偷偷弄破指頭，在褲管上畫下的，其中必有含意，所以他們才絞盡腦汁，參詳其中的含意。

對於樊金堂的慘死，他們都感到很悲痛。

百里飛駿更發誓，誓死要替樊金堂討回這筆血債。

「蘇老，你以爲這個圖形像不像一隻眼睛？」周維漢忽然開口道。

那個眉毛特別長，已呈花白的老者沉吟了一會，搖頭道：「周老弟，它看上去有點像……但依老朽看來，那不會是一隻眼睛，因那個圈不會那麼大，那一點也不應該那麼小。」

「蘇老，別忘記這是樊兄在臨死前，偷偷劃在褲管上的，他只能粗略地劃出來。」周維漢說出他的見解。

蘇老道：「周老弟，這點老朽也知道，但這個圖形怎麼看，也不像是一隻眼睛。」

話聲才落，周啟彥插口道：「蘇老，在下也認爲它不是一隻眼睛。」

「那又是甚麼？」周維漢聳肩苦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眞教人心煩。」

「周叔叔，你別猜了，坐到一邊歇歇吧。」一直沒有吭聲、注視着破布上那個圖形的百里飛駿突然開口對周維漢說。

周維漢抓抓頭，不好意思地笑笑：「少莊主，若參不透這個圖形的玄機，屬下不會罷休的。」

另一個眉毛又粗又短的老者突然開口道：「這會不會是一個八卦圖形，樊老弟來不及畫完……」

那個長眉老者馬上截口道：「不像！八卦圖形怎會是這樣的，樊老弟既然有心要向咱們透露甚麼秘密，那怎會不粗略地繪出他要表達的圖形，你瞧，布上這個圖形雖然畫得很難看，但是我敢肯定已經畫完的了。」

那個短眉老者細看一眼那個圖形，不得不承認那個圖形的確是畫完的了：「那你說說看，到底像甚麼？」他有點不服氣地瞧着蘇老。

蘇老禁不住拈手拈弄着頷下的鬍子，好一會，搖搖頭，道：「老朽實在……看不出那是甚麼圖形。」

周維漢嘆口氣，道：「唉，樊兄也眞是的，既然想向咱們透露甚麼秘密，何不清楚明白地寫出來，要我們想透了腦袋去猜這個啞謎！」

百里飛駿正容道：「周叔叔，話不是這麼說，我相信樊叔叔不會故意爲難咱們的，我相信他能夠畫出這個圖形，是在艱難的情形下劃出來的，咱們怎能責怪他！」

周維漢被百里飛駿一番話說得臉上訕訕的，忙道：「莊主，屬下不是存心那樣說的……屬下也沒有責怪之意。」

「周叔叔，我並沒有責怪你的意思，你還是到那邊去歇歇吧。」百里飛駿安慰周維漢。

周維漢心裏很是感動，連聲道：「參不破玄機，屬下那有心情去歇息。」

「那咱們繼續參詳吧。」蘇老接口道。

五個人在埋首苦思起來。

半晌，百里飛駿忽然抬頭掃了四人一眼，帶點興奮地道：「蘇老、周叔叔、周總管可記得有一句佛偈，須彌納芥子……」

四個人同時在嘴裏唸了一遍，那個柳老一掌擊在桌面上，興奮地道：「嗯，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的句佛偈，咱們怎麼想不起來！虧少莊主天資聰穎記起來！圈中一點那不正合了須彌納芥子這句佛偈的玄機麼？」

「對，對！」蘇老也擊桌道：「咱們都老昏了，怎麼想不起來。」

二周沒有說話，却連連點頭。

「須彌納芥子，那……代表甚麼？」柳老那雙又短又粗的眉毛幾乎皺成一點。

隨着柳老那句話，五個人陷入沉思中。

百里飛駿確是天資聰穎，很快他又想到了：「四位，那是一句佛偈，會不會暗示殺死樊叔叔的兇手是佛門中人，又或是那一門、那一派有甚麼絕技招法的名稱，與那句佛偈有關連的？」

「呀！咱們不中用了！」蘇老一拍腦袋：「年輕人就是年輕人，頭腦靈活，才思敏捷，一下子便想到了。」

「蘇老哥，老朽認爲，兇手極有可能是佛門中人！」柳老眨眨眼道。

「對，在下與柳老的看法一樣。」周維漢道。

周啟彥也道：「十居其九！」

「你們就是死腦筋！」蘇老不以爲然地道：「不可以往別的方面去想想的嗎？」

百里飛駿道：「蘇老，江湖上，武林中，有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與那句佛偈有關連的？」

蘇老想一下，道：「有是有，但不很多，一時之間老朽也想不起來。」

柳老突然一拍大腿，疾聲道：「老蘇，你不是老懵懂了吧？怎會想不起有一個人的武功，是與那句佛偈有關連的！」

蘇老眨眨眼，霍然道：「老柳，你說的那個人，可是外號有魔掌之稱的申摩雲？」

柳老連連點頭：「正是，正是他。」

蘇老動容道：「魔掌申摩雲不是已在七年前已死於苗峒的蠱毒之下麼？」

柳老又點頭道：「傳聞確是這麼說，但是，你不許他暗中收有傳人的嗎？」

蘇老却搖頭道：「武林中，從沒有聽聞過申摩雲有傳人這回事，何況，此人性情孤僻，不喜於人相處，老朽不大相信他有傳人！」

「老蘇，你不是說，他的死只是傳聞，沒有人可以證實嗎？」老柳神色古怪地看着老蘇。

老蘇點頭道：「是啊！」

「那就是說，申摩雲之死只是以訛傳訛，可能他還在生。」

「嗯。」老蘇點頭，但他馬上便感覺到在不自覺中，自己墮入了柳老的誘導中，忙又叫道：「那不過是你的猜度之詞，同樣作不得準。」

柳老莞爾道：「老蘇，那總有這個可能啊！」

蘇老不得不點頭。

周啟彥緊張地道：「要是申摩雲之死只是傳言，殺樊兄的眞的是他，那就教人頭痛了。」

周維漢接口道：「合咱們五人之力，只怕也無法對付得了他！」

百里飛駿眼見四人談「魔」色變，不由好奇地問：「四位，那個魔掌申摩雲到底是何許人物，令到四位談『魔』色變？」

由於他年紀輕的關係，加上申摩雲已死了有七年，俗語有謂：人死如燈滅，起初還有人談論他，日子久了，自然被人遺忘，所以，百里飛駿沒有聽聞申摩雲其人其事，一點也不出奇。

兩老對望了一眼，同時吐口氣，老柳對老蘇道：「你說吧。」

蘇老點點頭，看着百里飛駿，放緩聲音道：「十多年前，提起申摩雲的大名，可說如雷貫耳，相信沒有一個武林同道未曾聽聞過他的大名的，此人一雙魔掌尤在魔龍之上，由於他生性孤僻，不喜交朋友，因此，他這個人可說沒有朋友。凡是惹上他的人，他從不放過，而最轟動武林的一件事，是當年他憑着一雙魔掌，獨闖太平幫，力敗太平幫幫主擎天劍賀蒼山，少莊主，你也應該知道太平幫乃是當今武林中的第一大幫，勢力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就連武林中的兩大門派少林、武當也要對他們忍讓幾分，申摩雲居然挫敗了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

，當時，武林同道不但震驚，也替他感到擔心。要知道雙拳難敵四手，申摩雲雖然武功了得，畢竟只有一個人，賀蒼山要是下令太平幫全力對付他，就算有通天徹地之能，只怕也保不住他的一條命，奇怪的是，他在挫敗賀蒼山後，並沒有一如以往般將他斃於掌下，而賀蒼山居然也忍下那口氣，沒有下令幫中高手對付他，對於這件事，當時的武林同道皆議論紛紛，申摩雲亦因那一戰而名噪江湖武林。」

「蘇老，申摩雲練的是甚麼掌法？」百里飛駿滿有興趣地問。

這一次，蘇老沒有再說，拿眼看着柳老，示意他說。

柳老輕哼一聲，說道：「申摩雲練的掌法名叫大須彌降魔掌，據說，這種掌法乃是創於二百年前，一位名叫空空的世外高僧，自這位高僧圓寂後，那套奇幻的掌法便失傳了，不知怎的，二百年後却被他練成了。」

「大須彌掌法威力無窮，變化奇幻，據傳那套掌法，不但具有須彌納芥子的威力，也具有芥子納須彌的那種無邊神通，也因此而被譽爲當世第一掌法。」

「原來如此。」百里飛駿吁口氣，「樊叔叔所畫的那個圖形，一定是指與這套掌法有關係的人。」

「然則，此人莫非眞的未死？」周維漢道。

「有可能，」周啓彥點頭附和，「但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傳人。」

「無論是申摩雲本人，還是他的傳人，咱們要弄清楚的是，那個人幹嗎衝着百里莊而來，有甚麼企圖。」蘇老提出他的疑問。

「老蘇說得對，」柳老道：「據老朽所知，當年申摩雲與莊主毫無過節，那個人沒有理由對付咱們的啊。」

「兩位老人家，此事看來恐怕另有內情，」百里飛駿說出他的看法，「說不定，那個人是爲了那件鎮莊之寶而來的。」

兩老與二周皆點頭稱是。

「少莊主，那把火會不會是那個人放的？」周維漢問。

「有可能，」百里飛駿道，「總之，所有覬覦那件鎮莊之寶的人，都有嫌疑。」

「少莊主，是否還是依計而行，引蛇出洞？」周啓彥問。

「依計而行，」百里飛駿決斷地揮一下手，「咱們再不能隱忍不動了，要不，遲早會被那些人將咱們吃掉。」

兩老大點其頭，蘇老還豎起大拇指，讚道：「虎父無犬子，少莊主大有乃父之風。」

百里飛駿靦覥地道：「蘇老，你太誇獎小子了。」

蘇老正色道：「一點也不誇獎！少莊主年紀輕輕，便有大將之風，前途無可限量。」

柳老與二周皆附和蘇老的說法，令到百里飛駿臉紅耳熱的。

＊　＊　＊

百里飛駿會於仲秋前五日，也就是八月初十那一天，於盤龍崗上起出那件鎮莊之寶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高陽鎮內外，令到仍然逗留在高陽鎮內外的武林人興奮不已。

那些仍然冒險留下來的武林人，都是因爲覬覦百里莊那件鎮莊之寶，要不，只怕他們在魔龍郝飆的威嚇下，早已溜之大吉了。

有不少人甚至忍不住，等不到那一天，紛紛趕去盤龍崗挖寶。

這一來，不免引起紛爭，有不少人未挖到寶，一條命已經丟了。

那些心急欲得寶物的武林人，仍然蜂湧趕往盤龍崗掘寶，可惜，那些武林人幾乎將那個小小的山崗翻轉了，也挖不到那件寶物，石頭倒挖出不少。

那件到底是甚麼寶物，令到那些武林人趨之若鶩，甚至不惜丟掉生命？

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能說出那件寶物的名稱，看來，只怕要到八月初十那一天，百里飛駿現身後，才能夠知道那件寶物的名稱。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件寶物必定是極之罕有的。

盤龍崗上不斷有人死傷，崗上到處都是屍體。

＊　＊　＊

八月初十這一日終於到了。

天才亮，崗上已站滿武林人，都在翹首企望百里飛駿的出現。

那眞是千呼萬喚猶未來，直叫人望穿秋水。

初升的太陽慢慢地往上爬升，終於爬到了中天。

百里飛駿却仍然未現身。

崗上的武林人等得心焦如焚，加上飢餓，開始不耐煩起來，有人發出不堪入耳的咒罵聲。

太陽開始往西邊爬去，那些武林人再也按捺不住，鼓噪起來。

百里飛駿仍然踪影全無。

有人因爲碰撞，開始吵罵，甚至動起手來。

驀地，崗上的騷動倏然靜止下來，所有人的目光皆望向崗下不遠處的一塊大石上。

那塊大石上，站着三個人。

那三個人是一少兩老。

誰也不知道那三個人是怎樣出現在那塊大石上的。

石上的三個人也在望着崗上的武林人。

不知是誰突然大叫一聲：「百里飛駿。」

靜止的人羣頓時爆發出一陣吼叫：「他就是百里飛駿。」

隨着那一陣吼叫聲，人羣像缺堤的水般，湧向崗下。

石上的三個人當中，那個年輕人

確是百里莊的少莊主百里飛駿。

站在他左右的兩個人，乃是蘇、柳二老。

至於周維漢與周啓彥却沒有現身。

石上的百里飛駿看着潮水缺堤般衝下來的人羣，神色不變，鎭定如恒。

羣豪衝下山崗的聲勢確是驚人，膽小一點的，都會被嚇得站不住。

由此可見，百里飛駿雖然年紀輕輕，但却膽色過人。

蘇老沒有謬讚他，此子確有大將之風。

羣豪一窩蜂衝到那塊大石前，一下子將那塊大石團團圍堵起來，所有的眼睛都望着石上的三個人，特別是那個年輕人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也在掃視着羣豪，令他驚訝的是，人羣中，除了大部份是黑道中人外，也有不少白道中人，而且，其中不乏頗有身份名頭的人物。

他在心裏暗自感嘆一聲：「利令智昏這句話，原來確是至理名言。」

蘇、柳二老掃視着那些白道中人，臉上露出鄙視不屑的神色。

看到百里飛駿三人高高在上，神色自若中透出鄙視之色，羣豪開始靜下來，最後，鴉雀無聲。

不過，很快便有人張口大叫：「百里飛駿，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後生小子，膽敢耍咱們，讓咱們呆等了大半天。」

有人開口說話，自然有人起哄附和，刹時間人聲喧嘈。

百里飛駿不慍不怒，看着那個大聲呼叫的漢子。

蘇老一眼便認出那個漢子是誰，附在百里飛駿的耳邊悄聲道：「少莊主，那個人名叫魏千鈞，外號轟雷手，是一個大盜，在黑道上名頭响亮。」

百里飛駿深深地打量了魏千鈞一眼，點頭壓着聲音道：「蘇老，眞料不到白道中人也來了不少，而且，其中不乏有身份名望的人物。」

蘇老輕哼一聲，低聲道：「那些人簡直丢盡了白道中人的臉，老朽鄙視他們。」

就在這說話之間，羣豪哄鬧得很起勁，柳老再也按捺不住，疾喝道：「別吵，你們像甚麼？比市井之徒還不如，簡直有失身份。」

被蘇老這一喝，羣豪像從頭淋了一盆冷水，頓時斂聲。

待羣豪靜下來，在兩老的示意下，百里飛駿開口說話：「各位，你們來到這裏，都是想得到那件寶物。」

「廢話！」一個粗黑的漢子喝叫。

蘇老臉色一沉，盯着那個漢子，斥喝道：「尚勇，你發甚麼瘋，少莊主在說話，怎論到你胡說八道。」

那個叫尚勇的漢子看了一眼怒視着他的蘇老，頓時閉口噤聲。

不過，跟着有不少人大叫：「既然知道咱們是來奪寶的，還不快將寶物交出來？」

「快將寶物拿出來，要不，宰了你這個黃毛小子。」

「寶物在那裏？快拿出來。」

呼叫的，都是那些黑道中人，那些白道中人大概有愧於心，所以都沒有跟着起哄，有些人甚至不敢與百里飛駿三人的目光相觸。

百里飛駿與二老一任那些傢伙在呼喝，來個不理不睬。

「黃毛小子，再不將寶物拿出來，咱便不客氣了。」有人怒叫。

所謂一呼百應，本來已漸沉靜下來的叫聲，又再熱鬧起來。

「將那小子趕下來，捉住他，看他還能神氣。」

「拿下他，給他吃點苦頭，還怕他不乖乖地將寶物拿出來。」

「靜一靜！」二老齊聲叱喝。

所有的喝叫聲，皆被二老的叱叫聲壓下去。

人羣終於靜下來。

百里飛駿掃了羣豪一眼，高聲道：「各位要區區拿出甚麼寶物來？」

他這句話並不是故意問的，只是氣不過羣豪的囂張，才順口一問，要他們自己說出來。

那知道這句問話似乎難倒了那些武林人，只見他們呆了一呆，跟着面面相覷，沒有人說得出來。

百里飛駿看在眼內，不由心頭一動，壓低聲對二老道：「兩位老人家，他們都說不出來，莫非他們是受人煽動而來奪寶的？」

二老微微頷首，同聲道：「少莊主，這其中只怕有蹊蹺。」

「兩位老人家，待會請留意說出寶物名稱的那個人……」百里飛駿急急對二老說。

他的話還未說完，羣豪中已有人大叫：「管你媽的是甚麼寶物，總之你小子要交出來，要不，別想離開。」

「交出來，快交出來！」人羣跟着起哄。

百里飛駿震聲道：「各位既然連名稱也說不出來，叫區區怎能拿出來？」驀地，他童心大發，「別叫了，區區馬上拿出來。」

人羣立刻靜下來。

百里飛駿嘴角噙着一絲促狹的笑意，突然從身上拿出一條汗巾，舉起來揚動着，高聲道：「各位，這條汗巾乃是敝家家傳之寶，區區身上就帶着這件寶物，各位既然急着要區區交出來，區區只好忍痛割愛，你們拿去吧！」手一揚，那條汗巾便脫手往石下的人羣中飄落去。

二老看着，幾乎忍不住爆笑起來。

更好笑的是，居然有人撲躍起來搶奪那條汗巾，二老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

百里飛駿也忍不住笑。

那些搶奪汗巾的人這才知道被百里飛駿作弄了，一個個又羞又怒，乘機發作。「你他媽的臭小子，不想活了，膽敢作弄咱們。」

「你奶奶的，不將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揍得趴下去起不來，怎吞得下這口鳥氣。」

喝罵聲中，有四五條人影往石上撲掠而去。

二老臉色一寒，沉喝一聲：「休得放肆！」護着百里飛駿，手脚齊施，對付那幾個撲上來的傢伙。

只聽一陣拳掌相擊之聲接連响起，那幾個撲上去的傢伙很快便東倒西翻，紛紛翻跌下去。

他們都是被二老擊退的。

人羣中突然有人振聲道：「東海二老果然名不虛傳，不知甚麼時候投靠了百里莊，做了走狗。」

人羣聽聞此言，頓時引起一陣哄動。

原來，羣豪中，只有極少數人認出二老乃是三十多四十年前名震武林的東海二老，是故，當那些人聽聞石上的兩個老者就是東海二老，怎不引起一陣騷動。

東海二老的年紀算上去總該有八十歲了，但二老看上去只像六十多歲的老人，單是這一點，已顯出兩老精於養生之道。

武林中人精於養生之道的，當然是靠內功，換言之，二老的內家功夫，肯定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

二老中，以蘇老的年紀稍大，全名蘇逸川。

柳老則叫柳蔭澤。

二老昔年名震東海，江湖上有那一個人沒有聽聞兩人大名的，那時，武林中人稱二人爲東海雙傑。

二老之名，是在十多二十年前，武林中人改口稱呼的。

話聲才起，二老四道目光立刻往發話處瞧去，可是看不到那個說話之人。

原來，那裏站着三個身形高大的關東大漢，比普通人高出一個頭有多，發話的人躲在那三個大漢的身後，二老當然看不到那個人。

很明顯，發話的那個人是有意不讓二老看到他的面目。

二老咽下一口氣，四道目光仍然緊緊地盯着那個地方。

哄動聲才漸漸平靜下來，有人又鼓噪起來，「百里小子，你膽敢作弄咱們，那是不將咱們放在眼內，你好狂妄！各位，這口氣怎咽得下？」

一呼百應，羣情洶湧。

這種場面，百里飛駿怎能沉得住氣，他有點着慌，拿眼望向二老。

二老縱橫江湖數十年，甚麼場面沒見過，立時振聲叱道：「各位在江湖上都是有頭有臉之輩，何以竟效市井無賴起哄喧叫，不怕有失身份嗎？」

這一吼，果然奏效，喧叫的羣情頓時平靜下來。

誰也不想有失身份，被人視爲市井無賴。

「各位到底想要甚麼寶物，怎不說出來？」蘇逸川掃了羣豪一眼，繼續振聲道：「少莊主不是存心作弄各位的，各位一個勁的要少莊主拿出寶物來，但又說不出名稱，叫少莊主怎樣拿出來？」

柳老蔭澤馬上接口道：「各位若再說不出寶物的名稱，那恕咱們不陪各位胡鬧下去了。」

「各位連寶物是何名稱也說不出來，莫非各位是聽信了流言，盲目趕來奪寶的？」百里飛駿看到羣豪不吭聲，立刻又高聲道：「各位請平心靜氣想一下，是否被人利用了，達到其人假手各位對付敝莊的陰謀目的？」

話聲未落，羣豪中起了一陣騷動。

從隱約聽到的議論聲中，聽得出羣豪被百里飛駿的說話驚醒了，他們開始清醒過來。

二老向百里飛駿投以嘉許的目光。

二老心裏暗自感到欣慰，他們果然沒有看錯百里飛駿，此子確是可造之材，假以時日，此子定當青出於藍。

原來，百里飛駿說得上是兩人的徒弟。

十年前，兩老應百里老莊主之邀，到百里莊作客，兩老一見百里飛駿便大加讚賞，百里老莊主打蛇隨棍上，邀請兩老收他爲徒，二老本就一直想覓一個可以傳授衣砵的傳人，如今終於找到了，便一口答應下來，但却有一個條件，那是不准百里飛駿稱兩人爲師傅，至於是甚麼原因，兩老却不肯說出來。起初，百里老莊主堅持不肯，但二老堅持，結果，百里老莊主拗不過二老，只好答應，但却一定要兒子執弟子之禮，這一點，二老却沒有反對。

此後，二老便沒有再返回東海，一直留在百里莊，悉心教導百里飛駿，經過十年傳授，已將兩人所學盡授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也尊稱兩人爲爺爺。

這是兩老與百里飛駿的關係。

＊　＊　＊

二老本來以爲百里飛駿的那句話，可以化解羣豪奪寶之心，只要羣豪一去，那麼，他們就可以集中力量，對付那個暗中要對付他們的人，那知道，事情又突然起了變化。

就在羣豪議論紛紛的時候，驀地，人羣中有人怪聲叫道：「百里小子，你別想再用那句話來騙咱們，保住那件鎭莊之寶了，快拿出那把九龍鎭海寶刀。」

羣豪一聽，頓時嘩然。

「交出九龍鎭海寶刀。」

「嘿！原來百里莊鎭莊之寶，就是

禹王治水時精鑄的九龍鎮海寶刀，你奶奶的，原來一直在百里老兒的手上。」

「交出九龍寶刀，快交出來。」

羣情極之洶湧。

那些武林人就像貪婪的餓狼，喧嚣狂叫。

兩老在那怪叫聲響起時，立刻循聲望去，可是却無法看到那個說話的人。

兩老估計，那個說話的人就躲在人羣之中，沒有露面。

在如此洶湧混亂的場面中，若想找出那個發話之人，有如大海撈針。

面對如此場面，百里飛駿一點也不驚慌。

吸口氣，他振聲大喝一聲：「別吵！區區便交出九龍鎮海寶刀。」

此言一出，羣豪頓時斂聲，安靜下來。

百數十道目光集中在百里飛駿的身上。

百里飛駿很嚴肅，緊抿着雙唇，慢慢地從身上取出那把九龍鎮海寶刀。

羣豪皆屏息靜氣，全場鴉雀無聲。

九龍鎮海寶刀終於出現在羣豪眼前。

那把刀只有一尺長。

刀鞘黝黑瓦亮，其上刻有龍形篆文，刀把上鑲嵌了七顆明珠，作七星之狀排列，單是那七顆明珠，已經價值連城，更別說刀的本身乃是前古之神器了。

每一個人的雙眼都瞪得大大的，不少人張開嘴巴，臉上露出貪婪之色。

「這就是九龍鎮海寶刀，」百里飛駿沉聲道，「各位，區區將此刀放在石上，你們過來拿吧。」

話聲未落，他已將九龍鎮海寶刀放在石上！

一條人影驀地掠射起來，撲向石上。

那掠射起來的身形就像葯引，羣豪就像火葯，葯引點燃了，那「包」火葯頓時爆炸！

那情形混亂極了，羣豪皆爭先恐後地掠向石上，爲恐落後，後面的向前面的出手，旁邊的向當中的攻擊，那情形，就像一羣餓極了的惡狠在爭一根肉骨頭，互相爭奪、殘殺！

百里飛駿與二老在放下寶刀後，立刻騰身掠射起來，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不過，他們並沒有離去，掠射落距大石約七八丈外的樹上，居高臨下，俯視着羣豪你爭我奪的場面。

有四個人在那極之混亂的場面中脫穎而出，先後撲掠到石上。

四隻手幾乎是同時間放在石上的寶刀上。

兩隻手同時攫奪到寶刀。

但那兩個人馬上被另外兩個人將之擊飛開去，那把寶刀也被拋向空中。

另外的二個人兇猛地長身向那把寶刀攫去。

還未攫到那把寶刀，兩人已在空中交起手來。

誰也想將對方擊落，好讓自己攫抓到寶刀。

結果，兩個人兩敗俱傷，同時翻跌下去。

三條身形刹那從三個方向電射向空中爭奪的那把寶刀！

結果，三個人同時攫抓住那把寶刀。

空出來的一隻手，立刻互相攻擊。

結果，以一敵二的那一個被擊退，翻墮下去。

剩下的兩個人立刻互相攻擊。

一條身形驀地有如天馬行空般，疾撲向那兩個在空中爭刀的人，只聽「砰砰」兩聲，那兩個傢伙各自慘叫一聲，翻飛出去！

那把寶刀已落在那個人的手上。

在樹上瞧看的百里飛駿疾聲對二老道：「魔龍郝飆！」

那個後來居上者，確是魔龍郝飆！

就這霎間，有四五條身形疾掠向身形下墮的魔龍郝飆撲去！

郝飆暴喝一聲，但見一道墨黑的晶芒脫鞘而出，有如夭矯的游龍般在空中閃幻了一下，頓時飄洒下一縷血雨，慘叫聲中，那四五條身形紛紛跌落地上。

令人悚目驚心的是，那四五條跌落地上的身形，有的身軀被斷爲二截，有的腦袋被削去一半，有的連肩帶手斷了，看着教人心驚膽顫。

羣豪皆被這幅血淋淋的慘酷情景嚇得窒住，沒有人敢再撲上去搶奪那把九龍鎮海寶刀。

神刀雖然是奇珍異寶，但生命更寶貴！

一個人只有活着，才是最實在的，否則，縱使身邊堆滿了奇珍異寶，那也是空虛的，不實在的。

一個人要是死了，便甚麼也沒有了！

現實是殘酷的！

魔龍落在石上，兇神惡煞地掃了羣豪一眼，厲聲道：「有那一個不要命的，請上來！」兩道兇厲的目光來回掃視着羣豪。

沒有人敢吭聲。

但是，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魔龍手上的那把九龍鎮海寶刀上。

那把九龍刀與刀鞘一樣，通體黝黑，刀身上雕了九條神態各異，栩栩如生，欲騰躍而起的蛟龍，陽光下，刀鋒泛起一抹墨亮的晶芒。

從那幾個喪生於九龍刀下的武林人被肢解的屍體便可以知道，九龍刀有多鋒利。

每一具屍體的斷口，都是整整齊齊的。

誰願意自己喪生在九龍刀下，被斬成幾截？

魔龍的名頭已够嚇人的了，再加上一把九龍鎮海寶刀，那豈不是如虎添翼？沒有一個人會不自量力，上去送死的。

魔龍看到羣豪皆被鎮住，禁不住得意地大笑起來。

大笑聲中，他騰身拔起來，腰身一折，往東面掠去。

羣豪抬眼看着，沒有人敢上前攔截。

魔龍的身法好快，眨眼間便掠出十丈過外。

驀地，有三條身形動了，往魔龍掠去的方向疾追。

羣豪立時起了一陣哄動。

但是，沒有人膽敢再追下去。

樹上的百里飛駿與二老待那三條人影追去頗遠後，才從樹上掠下來，追着那三條身形。

* * *

九龍鎮海刀，相傳乃禹王治水時精鑄出來的，用作鎮海之用，後來不知怎的，用不着，便成了佩刀，輾轉流傳下來。

據說，九龍刀乃是採用火焰山上的千年玄鐵精冶鍛造出來的，別小看那把刀只有一尺長，據說足有二十斤重，鋒利無比，不但能斷金削玉，甚至專破內家罡氣，說得上是無堅不摧。

也因此，它被視爲武林異寶，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神兵利器。

三十年前，九龍刀落在有武林至尊之稱的林萬廷手上，由於林萬廷身份顯赫，武功高不可測，所以沒有人膽敢覬覦那把寶刀。

但是，待到林萬廷死後，九龍鎮海刀便下落不明，當時曾引起了一陣尋刀熱，結果却不了了之，逐漸地，九龍鎮海寶刀便被人遺忘了。

不知怎的，現在却落在百里老莊主的手上，至於它是怎樣落在百里莊的，連百里飛駿也不知道。

因爲百里老莊主並沒有對他說。

在追下去的路上，百里飛駿問二老：「兩位老爺爺，魔龍現身奪刀，他是否就是放火燒莊之人？」

兩老想了一下，不敢妄下判斷，「少莊主，有可能，不過却說不定魔龍與莊院的被毀無關，他只是來奪刀的！」蘇老逸川道。

「無論如何，他也是一個嫌疑人物。」柳老蔭澤道。

「這麼說，追下去的常無咎、毛仁義、孫長海都有嫌疑了！」百里飛駿接口道。

兩老同時點點頭，「嗯」了一聲。

聽百里飛駿那麼說，追着魔龍郝飆的三個人，原來是常無咎、毛仁義與孫長海。

這三個人雖然比不上魔龍，但若合起來，只怕魔龍也奈何他們不得。

只不過，他們三人從來沒有來往，他們不可能聯合起來對付魔龍，奪取寶刀。

莫非他們都不要命了？

「少莊主，停一停，免得被他們發現！」蘇老逸川忽然說道。

百里飛駿忙停下來，緩口氣，與二老悄然往前掩去。

原來，就在前面三十多丈外的地方，魔龍突然停下來，待常無咎三人追上去，魔龍揚一揚手中的九龍鎮海寶刀，厲聲道：「三位窮追不捨，是要奪這把刀？」

常、毛、孫三人呈半月形圍着魔龍，臉上毫無懼色，六道目光緊緊地注視着魔龍手上的那把九龍刀。

「郝兄，咱們的確是想得到九龍刀！」常無咎直言不諱，難得的是他居然很鎮定。

魔龍陡地爆出一陣大笑聲：「常無咎，憑你，也敢從老夫手上奪走九龍刀？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語聲一頓，拿刀指着毛、孫兩人，厲聲道：「毛仁義、孫長海，你兩個不自量力，也來搶奪？老夫眞佩服你兩個的膽量！」

毛、孫兩人被魔龍用刀指得臉色微變，虛怯地退了一步。

常無咎馬上道：「毛兄，孫兄，別被他嚇倒，咱們三人聯手，一定可以打敗他！」

毛、孫兩人一聽，頓時膽氣一壯，挺挺胸，往前踏出一步。

魔龍臉色微變了一下，獰聲道：「嘿嘿，三位原來想聯合起來奪取寶刀！不錯，三位聯手，老夫可能奈何不了你們，但是你們別忘了，老夫手上拿着這把無堅不摧的寶刀，如虎添翼，三位要是不信，只管動手，老夫也好拿三位來祭祭刀！」

常、孫、毛三人互相望了一眼，孫、毛兩人眼中都有懼意，常無咎心裏驚急不已，忙道：「孫兄、毛兄，別聽他胡說，別說他手上拿着的是九龍刀，就是拿着干將莫邪，只要咱們不與他硬拚，他無法奈何得了咱們的！」

孫、毛兩人聽常無咎那麼說，覺得他說得甚有道理，何況既然來了，若臨陣退縮，要是傳到江湖上，那裏還有面目見人，當下把心一橫，齊聲道：「常兄，咱們聯手幹掉這條魔龍，怕他甚麼！」

魔龍聽見，氣得七竅生烟，雙眼一睜，兇惡地吼道：「你奶奶的，天堂有路你不走，那就等老夫送你們到閻王老子那裏！」

他說動手就動手，「呼」地一掌，擊向常無咎的左胸要害。

常無咎叱喝一聲，偏身斜閃，避過魔龍那一掌，同時左腳閃踢向魔龍的下陰。

魔龍才向常無咎動手，毛、孫兩人即時也動了，雙雙撲向魔龍，分取他的頸側大脈及腰脅要害。

魔龍怒嘯一聲，騰拔起來，同時拔出手上那把九龍刀！

墨芒電閃。

跟着掠起，追擊魔龍的常、毛、孫三人，頓時被那一刀逼得急不迭地翻飛，急墮下去。

三人皆是心中一陣寒慄。

原來，九龍刀刀鋒過處，一股寒凜的刀風疾湧向常、孫、毛三人，令三人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九龍刀確非凡物。

「再試試老夫這一刀！」魔龍腰身一折，有如騰龍掠地，刀光過處，幻起一道奇異的墨芒，捲向三人。

三人大吃一驚，怎敢攖其鋒銳，各自往地上翻倒下去。

刀芒過處，地爲之裂！

三人狼狽地避過那一刀，跳起來，看到地上裂開來的刀痕，驚悸得心頭抽搐了一下。

孫、毛兩人開始後悔聽信了常無咎的話，沒有及時離去。

不過，這時候才後悔已太遲了，他們只好硬着頭皮拚下去！

三人跳起來，各自抽出兵器，撲向魔龍。

魔龍喝一聲：「來得好！」刀勢一展，與三人激鬥起來。

若論武功身手，常、毛、孫三人皆不是魔龍的對手，要知道三人的名頭雖然不及魔龍，但在江湖上也是一號人物，身手了得，本來合三人之力，可能會佔上風，由於魔龍手上有一把犀利無匹的九龍刀，所以算起來，應該是魔龍稍佔上風。

情形一如猜度的那樣，魔龍仗着手上那把無堅不摧的九龍刀，肆無忌憚地放手施爲，十招不到，已經佔了上風！

反觀三人由於顧忌那把九龍刀，不敢與之碰觸，不免束手縛脚的，招式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三人漸落下風。

三人咬牙苦撐下去。

「呀」地一聲，孫長海發出一聲驚叫，身形往後暴跳開去。

原來，孫長海一個閃避不及，手上的厚背刀與魔龍的九龍刀碰觸了一下，那把厚背刀有如豆腐一樣，被削斷一截。

九龍刀果然名不虛傳。

幸好常、毛兩人拚命向魔龍攻擊，阻住魔龍的追擊，要不，孫長海只怕已經趴下了。

正所謂唇亡齒寒，三個人之中，要是有一個倒下，剩下的兩個只怕也難逃厄運！

是以，常、毛兩人只好全力去搶救孫長海。

孫長海也知道這個利害，所以，他只好握着那一截斷刀，繼續拚死攻擊魔龍。

匿在一棵樹下的百里飛駿與二老看得驚心動魄，替常、毛、孫三人捏把冷汗。

魔龍仗着手上的九龍刀，確是如虎添翼，在削斷孫長海的厚背刀後，更是意氣風發，招出如風，奇詭兇險，逼得常無咎三人幾乎連招架之力也沒有。

看情形，不出二十招，三人中必有一人倒下。

在第十二招上，毛仁義忽然嚎叫一聲，歪倒下去！

他的一條腿以及手上的奪命叉，同時被魔龍手上的九龍刀斬斷了。

魔龍那一招太奇詭了。

本來，那一招是攻向常無咎的，常無咎亦已全力招架，毛仁義以爲有機可乘，身形偏閃，疾欺入魔龍的空門，奪命叉急搠向魔龍的腰臀處，那知道不知怎的，那道墨亮的刀芒有如神龍迴掠，其勢逾電，毛仁義連念頭也未回過來，便感到有一道寒風切過他的奪命叉，切入他的左腿內！

直到歪跌落地，毛仁義才感覺到左腿已經斷了，劇痛攻心！

他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

常、孫兩人驚嚇得慌不迭閃跳開去。

魔龍也沒有向兩人追擊，臉上殺氣騰騰的，獰視着常、孫兩人。

常、孫兩人從心裏打了個寒顫。

兩人飛快地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就這霎間，墨芒飛閃，毛仁義頓時沒了聲息。

這一次，常、孫兩人的臉色變了。

地上的毛仁義，原來已被魔龍斬爲三截！

「兩位，怎麼不上啊？九龍刀就在老夫手上，只要打敗老夫，兩位就能得到九龍刀。」魔龍獰笑着，晃動一下手上的九龍刀。

常、孫兩人又覷看了一眼，接下來，兩人大吼一聲，揮動手上的兵器，猛撲向魔龍。

兩人這一着，可說大出魔龍意料之外，他怔了一下，立時向兩人衝去！

魔龍這一着，也大出常、孫兩人意料之外。

原來，常、孫兩人那一着，不過是以進爲退，以爲可以嚇住魔龍，待他閃避，便馬上溜之大吉，那知道魔龍的反應却不如兩人所料，這一來，令到兩人不得不硬着頭皮與魔龍硬拚下去。

三個人很快便過了一招。

魔龍閃錯的身形倏地一個神龍大轉身，九龍刀劃起一圈墨亮的晶芒，有如車輪飛旋，斬向常、孫兩人。

常、孫兩人不敢封擋，只好慌不

迭各自斜竄開去。

但是，兩人中，仍有一個逃不過那道刀輪的飛斬。

那人是孫長海，他發出一聲痛叫。

不過，他總算比毛仁義幸運，因爲，他受的傷不算重，只是左臂膀被連衣帶肉的削下一大片。

那還是因爲他竄避得快的關係，要不，他的左臂不被削下來才怪。

常無咎目見耳聽，嚇得心膽俱裂，鬥志盡消，不敢稍停，乘機往前竄掠。

孫長海更加心神俱喪，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負痛沒命地往前竄奔。

魔龍並沒有追截兩人，瞧着兩人狼狽竄逃的樣子，仰起頭，發生一陣狂笑聲。

匿在樹下窺看着的百里飛駿與東海二老，至此才吁一口氣。

雖然常、孫兩人也是打九龍寶刀主意的人，但三人仍然替兩人捏了一把冷汗，一直擔心兩人會死在魔龍的刀下，看到兩人逃得一命，三人才放下心來。

「兩位爺爺，以前爹曾對我說九龍刀如何鋒利，威力無倫，我還不大相信，如今親眼目睹，方知我爹所言一點也沒有誇大。」百里飛駿悄聲對二老說。

二老看了他一眼，蘇老逸川問：「少莊主，你放棄了九龍刀，感到後悔嗎？」

百里飛駿搖搖頭，「兩位爺爺，我不後悔。常聽爹說，錢財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九龍刀雖然是一件寶物，但却不是人人可以擁有的，有福氣的人才能擁有，要不，只會帶來殺身之禍，本莊被毀，雖然還未查出確實的禍因，但那把九龍刀肯定是其中一個原因，要不，怎會有那麼多的武林人聞風而至？因此，對於失去九龍刀，我一點也不覺可惜！」

二老聽得連連點頭，柳老蔭澤忍不住讚道：「孩子，你能够這麼想，顯得你是一個有胸襟、有福慧的人，將來你的成就會很大。」

「柳爺爺，你過奬了。」百里飛駿惶恐地道：「我不過將我心裏所想的說出來，我還年輕，還需要兩位爺爺時加教導。」

蘇老逸川忍不住伸手輕撫了一下他的腦袋，「孩子，老朽很安慰，咱倆沒有看錯人，將來你一定可以將咱們所學，還有百里莊莊主所傳，發揚光大。」

驀地，三人發覺魔龍停止了狂笑，忙往那邊看去。

那邊，這時候已多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幪面人。

百里飛駿不由心頭一動，輕聲對二老道：「兩位老爺爺，那個幪面人會不會就是周總管所說，殘殺樊叔叔的那個人？」

二老點點頭：「有可能。」

由於距離太遠，三人很難聽到魔龍郝飆與那個幪面人的對話。

不過，三人隱約看到魔龍臉上露出驚詫的神色。

魔龍確是很驚詫。

他驚詫於那個幪面人輕功之高明。

憑他的武功造詣，居然發現不到幪面人是從那裏掠來的，直到對方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才驚覺。

他深深地盯着那個幪面人射出兩道炯炯目光的眼睛。

幪面人也在直直地盯着他。

兩人在進行「目光」交戰。

雙方對峙着，誰也不吭聲。

二老與百里飛駿看着，心裏也緊張起來。

因爲，兩人越是對峙得久，那爆發的激鬥越是兇險激烈。

那情形就像一座蓄勢待發的火山那樣，積蓄的能量越多，爆發的時候也越猛烈。

蘇老悄聲對百里飛駿及柳老道：「老柳，少莊主，看來關鍵的人物陸續出場了。」

柳老點一下頭：「嗯！」

蘇老笑笑，對百里飛駿道：「少莊主，你這一着果然有效。」

話聲未落，三人忽然聽到魔龍的話聲，忙閉口靜聽。

原來，魔龍首先沉不住氣，厲聲對幪面人道：「閣下藏頭露尾的！既現身，又不吭聲，你奶奶的是甚麼意思。」

幪面人的目光閃爍了一下，仍然悶聲不响。

蘇老忽然對柳老道：「老柳，魔龍這麼快便沉不住氣，看來那個幪面人比他勝一籌。」

柳老點點頭，沒有說話。

原來，魔龍眼見幪面人仍不發話，又按捺不住了：「閣下不是聾子、啞巴吧？」

魔龍之所以沉不住氣，是因爲被幪面人那種無形氣勢所逼，令他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以至按捺不住，首先發話。

這一次，幪面人終於有了反應，「魔龍，你怎麼年紀越老，火氣越大？」話聲怪怪的，又沙又嘎。

魔龍雙眼一睜，疾聲道：「閣下是誰？怎不除下布套，以眞面目示人？」

「老夫喜歡以這個樣子見人。」幪面人的語聲略帶激動，「十多年不見，你老了很多。」

魔龍聽他那麼說，越發詫異地瞧着幪面人，心裏在飛快地思索着，眼前這個人到底是誰？可以肯定，對方是他認識的。

但他搜索枯腸也想不起對方是誰。

「咱們以前認識？」他試探地問。

「嗯，」幪面人點點頭：「別白費心機了，老夫與你打個商量，可否將九龍刀暫借一用，事後當完璧歸趙。」

魔龍握刀的手緊了緊，瞳孔暴縮，惡聲道：「閣下倒會說話，暫借一用，完璧歸趙！你將我當作白痴？九龍刀到了你的手裏，你會歸還給我？哈哈哈……眞是天大的笑話。」

幪面人的目光閃了閃：「魔龍，你太瞧不起人了，老夫豈是那種人？」

「嘿嘿嘿……」魔龍發出連串冷笑：「你連臉目也不敢示人，却要我相信你，那簡直荒謬。」

「魔龍，你我眞的非要動手不成？」幪面人加重了語氣。

魔龍一提手中九龍刀，厲聲道：「老夫素來軟硬不吃，閣下想得到九龍刀，那就要看你有多大的本領了。」

「既然你一定要動手，好，老夫只好與你一較高低。」幪面人說着，緩緩踏前一步，「你聽着，若老夫從你手上奪得九龍刀，老夫不會歸還給你。」

「老夫若是連九龍刀也保不住，怎還想得回它？老夫不想因此而惹上殺身之禍！」

「說得好！」幪面人身形一欺。「魔龍，見識一下老夫的本領吧！」話聲中，已欺到魔龍的身前，平平無奇地拍出一掌。

魔龍却臉色驟變，斜退一步，口裏疾道：「閣下怎會……」

「天下間的招式，只要有人創出來，便有人能夠學曉。」幪面人截斷魔龍的話，伸手攫抓魔龍手上的九龍刀。

魔龍悶吼一聲，身法一變，鏗然聲中，墨芒閃現，亮出了九龍刀。

幪面人手一縮，疾聲道：「果然是一把好……」

「刀」字還未出口，雙手已分光掠影般，疾攻向魔龍。

魔龍發出一聲厲嘯，展開身法，刀勢縱橫劈掃，與幪面人拚鬥起來。

一個矯若游龍，猛如老鵰搏兔；另一個却如風掠大地，又如粒米毫光，看得匿在樹下的二老與百里飛駿大開眼界。

蘇老忽然疾聲道：「老柳，幪面人施展的，不正是大須彌掌法？」

柳老連連點頭，「正是，正是！幪面人豈不是殘殺樊金堂的那個人？」

「對！」蘇老道：「一定是他。」

「兩位爺爺，我要替樊叔叔報仇。」百里飛駿欲衝出去與幪面人拚命。

二老忙拉住他，「少莊主，請少安毋燥，且忍耐一會，待他們分出勝敗，才找幪面人報仇不遲。」

百里飛駿只是一時激動，聽二老那麼說，頓時冷靜下來。「兩位爺爺說得對，凡事要冷靜，切忌衝動，小不忍則亂大謀。」

就在這說話之間，魔龍與幪面人同時有如潛龍升天那樣騰拔起來，在空中一連對了數招，那個幪面人竟然被逼墮地。

魔龍在空中盤掠一匝，哈哈笑道：「閣下，老夫的本領如何？」

幪面人悶嘿一聲，怪聲怪氣地道：「魔龍，你若不是仗着那把九龍刀，早已敗在我手下。」

「你這麼說，老夫更加不能讓你奪去九龍刀了。」魔龍大笑聲中，掠落地上。

「魔龍，你高興得太早了。」幪面人怪笑道。

魔龍笑得更忘形。

驀地，笑聲變成了驚叫聲，身軀搖晃了一下。

這一次，輪到幪面人狂笑起來。

魔龍搖搖欲墮，驚怒地道：「你……好卑鄙……使了甚麼手段？」

幪面人倏地止住狂笑聲。「魔龍，你中的是苗疆雲霧峒的噬心蠱，不出一個時辰，你就會蠱毒噬心，痛極而亡。」

「你……你到底是甚麼人？」魔龍冷汗直冒，「老夫願意將九龍刀送給你，你要給老夫解藥。」

「你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時候才改變主意，太遲了。」幪面人目光陰狠殘毒。

就在這說話之間，魔龍已經支持不住，跌倒地上。

不過，他仍然緊緊握着手中的九龍刀。

「你……怎會懂大須彌掌，又會下焉毒？你到底是誰？」魔龍臉上露出痛苦之色。

魔龍這句話，匿在樹下的二老及百里飛駿却聽不到，因爲痛苦的關係，他說得並不響亮。

幪面人緩緩走近魔龍。「你連命也快丟了，還管老夫是甚麼人！聽着，你若將九龍刀拋過來，老夫可以饒你不死……」

「眞的？」魔龍眼中充滿希望。

「嗯！」幪面人點一下頭，「但是，從今以後，你要歸附老夫，怎樣？」

魔龍猶豫了好一會，才咬咬牙，道：「肉在砧上，只好任你擺佈。」

「將刀拋過來。」幪面人喝道。

魔龍揚手欲拋，但馬上又收回手，「慢着，老夫要你先替我解去蠱毒……」話未說完，一張臉劇烈地扭曲起來，發出痛苦呻吟之聲。

「要老夫先給你解去蠱毒，那是妄想，」幪面人狠聲道：「先替你壓制住體內的蠱毒還可以。」

魔龍這時候已痛苦得在地上打起滾來，口裏發出極難聽的嘶叫聲，但是，他仍然緊握着九龍刀。

「還不快將九龍刀拋過來，」幪面人疾喝，「再遲，老夫也無能力壓制住蠱毒。」

魔龍似乎痛苦之極，不停地在地上打滾，臉孔扭曲得變了樣，大概無法再忍受下去，咬着牙，將九龍刀拋給幪面人。

幪面人一把接過九龍刀，眼中閃過一抹興奮的光芒，一個箭步掠到魔龍身前，一掌拍在他的軟痲穴上，捏開他的嘴巴，餵他服下一顆藥丸。

魔龍頓時癱軟地躺在地上，扭曲的臉慢慢恢復原樣，額上汗水汨汨而下。

未幾，他恢復了原來的樣貌，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地喘氣。

幪面人將九龍刀收藏在身上，這才對躺在地上的魔龍道：「郝飆，老夫給你服下的藥丸，只可以壓制住體內的蠱毒三十六個時辰，你若是在三天之內不來找老夫，那麼神仙也救不了你，記着，若想活命，三天內，到赤松山虎豹岩找老夫。」

話落，便欲離去。

「唏！」魔龍急忙將幪面人叫住。

「甚麼事？」幪面人身形一窒，扭頭問。

「你到底是誰？」魔龍有氣無力地問。

「別心急，」幪面人怪笑一聲。「三天內，只要你到虎豹岩找老夫，老夫自會告訴你。」

說完，身子一縱，飛掠而去。

魔龍躺在地上，由於軟痲穴被封，無力動彈，只好眼睜睜瞧着幪面人往東北面飛掠而去。

* * *

二老中的柳老悄悄地跟踪幪面人往東北面掠去，蘇老與百里飛駿亦從樹下現身，快步向躺在地上的魔龍走去。

兩人還未走近，魔龍已警覺地扭轉頭，往兩人望去。

當他認出兩人是百里飛駿和蘇逸川後，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

縱使本領高强如魔龍郝飆，在死亡的威脅下，也不免恐懼。

眨眼間，百里飛駿與蘇逸川已來到魔龍身前。

魔龍色厲內荏地嘶喝：「百里小子，蘇老兒，你們倒會撿便宜啊！要殺老夫麼？沒有那麼容易。」

蘇老冷冷一笑。「魔龍，別唬人了，你已身中劇毒，要殺你，易如反掌。」

魔龍頓時倒抽一口冷氣，不敢再吭聲。

百里飛駿一直盯着魔龍，沉緩地道：「魔龍，敝莊是否你放火燒掉的？」

魔龍翻翻眼，對百里飛駿投以一瞥不屑理睬的眼光。

蘇逸川怒道：「魔龍，這個時候你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可是以爲咱們不敢殺你？」踏前一步，舉掌欲劈。

百里飛駿忙伸手攔阻蘇老。「蘇爺爺，別跟他一般見識，辱了咱們的身份。」

蘇逸川讚許地看了百里飛駿一眼，退回去。

百里飛駿深深地盯着魔龍，緩緩道：「你要是不肯答我所問，我也不會爲難你，但我會趕去通知那些仍不甘心放棄欲奪九龍刀的武林同道，你躺在這裏……」

魔龍臉色劇變，急急道：「別……別這樣，老夫答你，問吧！」

老蘇冷哼一聲，嘲罵道：「變得眞快啊，與變色蟲有甚麼分別。」

魔龍眼中閃過一抹兇光，但一閃便沒。

他不得不吞下這口氣。

「魔龍，百里莊那場大火，是否你所爲？」百里飛駿再問一次。

魔龍吸口氣，搖頭道：「老夫與貴莊無怨無仇，爲何放火燒莊？」

「爲了九龍鎭海刀！」蘇老沉聲道。

魔龍急忙道：「蘇老兒，別信口雌黃，老夫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九龍刀在貴莊百里老兒手上，老夫也是聽聞消息，才趕來奪刀的。」

「你才是信口雌黃。」蘇老斥道：「咱們要是信你，豈不是白痴。」

「信不信由你，」魔龍一副不屑分辯的樣子，「老夫如今全身不能動彈，要殺要剁，悉隨尊便。」

百里飛駿突然道：「我相信你。」

魔龍頓時雙眼一翻，橫了蘇老一眼，「蘇老兒，你越老越糊塗了。」

百里飛駿怒斥道：「魔龍，你再口沒遮攔，我便不客氣。」

魔龍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我相信你不是放火燒莊之人，但你總聽到一些消息吧？」百里飛駿扳起臉孔道。

魔龍郝飆搖頭道：「老夫一心只想奪刀，其他的事情，老夫一概不理。」

「魔龍，你可是一問三不知啊！」蘇老忍不住冷嘲道。

郝飆翻翻眼，「蘇老兒，老夫的確是不知道啊！若你非要老夫說知道，那好，老夫就甚麼也胡謅一番。」

「魔龍，你再這樣對蘇爺爺說話，我便對你不客氣。」百里飛駿怒道。

魔龍立時閉上嘴巴。

「剛才那個幪面人是誰？」百里飛駿的語氣緩和下來。

「老夫也想知道他是誰！」魔龍回答的話，總是不肯正面去說，而是繞着答。

大概因他心裏不服氣吧。

「你總該看出一點端倪來的呀。」蘇老又忍不住道。

「老夫看出那人施展的是大須彌掌法。」這一次，魔龍不敢再對蘇老說話那麼兒。

「大須彌掌法只有申摩雲才會施展，」蘇老道：「依你看，那幪面人是否申摩雲？」

魔龍不敢肯定地道：「江湖傳聞，申摩雲於數年前已喪生於苗疆蠻洞。老夫最初也懷疑他就是申摩雲，但老夫對申摩雲頗爲熟悉，聽他的話聲又不像，弄得老夫也迷惑不解。要說那

人是申摩雲的傳人，據老夫所知，他從未收過弟子，應該沒有傳人，但那人施展的又確是大須彌掌法，這個謎，只怕那人才能夠解答。」

「你着了那人甚麼道兒？到手的九龍刀也被其奪去？」蘇老問。

魔龍咬牙恨道：「他暗中施放蠱毒，要不，他焉能奪得寶刀，老夫不將他斃於刀下才怪。」

「那人會施放蠱毒？」蘇老與百里飛駿幾乎是同時脫口驚叫，「那人會不會是苗人？」

魔龍雙眼一睜，迭聲道：「有可能，有可能也說不定，可能是申摩雲喪生前，將他的一身絕技傳授給一個苗人。」但他馬上又否定：「那人口口聲聲自稱老夫，年紀應該不比老夫輕，這樣說來，又不像是申摩雲在苗疆死前收的傳人。」

聽魔龍那麼說，蘇老與百里飛駿都被他弄得迷惑了。

「這有可能……那却沒有可能，那人到底是甚麼人？」蘇老煩惱地道：「越說越不清楚了。」

「魔龍，你中了那人的蠱毒，怎辦？」百里飛駿禁不住替他擔心。

魔龍苦笑一聲，對眼前這個年輕人不由生出一份好感。「老夫也不知道怎辦，只好聽天由命。」

他雖然對百里飛駿有好感，但却沒有對他說眞話。

「沒有辦法解除嗎？」百里飛駿關心地問。

「有，」蘇老道：「不過，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下蠱毒的人，才能夠除去在他身上的蠱毒。」

「那個人已經走了，他怎能找到他？」百里飛駿着急地道。

蘇老看着魔龍，笑笑道：「少莊主，你不用替他擔心，老朽相信，他若不想死的話，一定有辦法找到那個幪面人的。」

「蘇爺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百里飛駿道：「咱們快些解開他的穴道，好讓他快點找到那個神秘人吧。」

蘇老猶豫了一下，點點頭。

百里飛駿馬上對魔龍道：「那人點了你那一處穴道？」

魔龍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一個心腸如此好的人，心裏大是感動的道：「軟麻穴。」

百里飛駿立刻蹲下來，解開魔龍被封的軟麻穴。

魔龍脫口道：「謝謝你。」

百里飛駿搖手道：「不用謝，快去找那個幪面人吧。」

郝飆在江湖上打滾了數十年，甚麼沒有見過，但就是沒有見過一個心胸如此寬廣，氣量如此寬宏的人，心裏大是感動，深深地看了百里飛駿一眼，說道：「百里莊主不知幾生修到，有你這麼一個兒子，眞叫人妒忌。」說完，向百里飛駿抱拳一拱，「小子，老夫不會忘記你的，告辭。」話落，身形一縱，往幪面人掠去的方向飛掠而去。

百里飛駿與蘇老看着漸走漸遠、很快便變成一小點的身形，直到消失，仍然站着不動，沒有退下。

「少莊主，連魔龍這種人也對你折服，老朽眞服了你。」蘇老讚許地說。

百里飛駿靦覥地道：「蘇爺爺，你又誇獎我了……」

蘇老摸摸百里飛駿的頭，笑道：「孩子，老朽不是隨便誇讚人的，你確是值得誇獎呀。」

百里飛駿窘笑道：「爺爺，不要說了，不知柳爺爺是否追到那個幪面人。」

「咱們追下去，不就知道了麼？」蘇老拍拍百里飛駿的肩頭，「走吧。」

百里飛駿點點頭，與蘇老展開身形，往魔龍掠去的方向奔去。

利之所致　人性泯滅

兩人追下去大約四十里遠，在一棵樹上，赫然發現柳老蔭澤。

乍看之下，兩人還以為柳蔭澤在樹上等着他們，待掠到近前，看得眞切，原來柳老已經死了。

柳蔭澤是坐在樹椏上、喉頭被割斷而死的。

喉頭的傷口很整齊，因此流的血不太多，加上他是側倚在樹上的，從遠處望去，很難看出他已經死了。

「柳爺爺！」百里飛駿悲痛驚震得嘶叫一聲，飛身掠上樹上。

「老柳，是誰殺你的？」蘇老一個身子直抖，滿臉悲傷之色。

二老數十年相處，情如手足，如今手足驟折，這個打擊對蘇老來說，何等巨大。

「啪勒」一聲，蘇老一掌將身旁一棵比碗口還粗的樹一掌擊折。

「柳爺爺，你答我啊，我是駿兒，你不要死，睜開眼看看我。」百里飛駿淚流滿臉，嘶聲哭叫。

柳蔭澤微閉着雙眼，毫無動靜。

百里飛駿緊緊地將柳老摟住，忍着椎心的悲痛，輕輕地躍落地上，像是生怕將柳老驚醒似的。

蘇老目中噙着老淚，急急脫下身上的外衣，鋪在地上，好讓百里飛駿將柳老的屍體放下。

「柳爺爺，你不要離開駿兒……」百里飛駿悲痛欲絕，摟着柳老的屍體，不肯將之放下。

蘇老再也壓抑不住，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半晌，他才强忍悲傷，對百里飛駿道：「駿兒，別這樣，快放下你柳爺爺，別哭了，你柳爺爺泉下有知，會心痛的……」話未說完，强止的淚水又湧流出來。

「蘇爺爺，您告訴我，柳爺爺沒有死，他不會死的。」百里飛駿痛不欲生

，語不成聲。

這十年來，由於與二老朝夕相處，百里飛駿早已視二老親逾尊長，二老也視他如兒孫輩，老少三人感情深厚，要不是二老嚴禁他在外人面前稱呼他們為爺爺，他是不願意稱呼二老為老人家的。

「駿兒，你是個男子漢，硬朗一點，快別哭，放下柳爺爺吧，你這樣摟着他，你柳爺爺會感到不舒服的啊。」蘇老連連舉袖抹淚。

百里飛駿聽蘇老那麼說，才肯將柳老的屍體放下，輕輕的，生恐驚醒了他。

跪在柳老的屍體前，百里飛駿抹了一把眼淚，咽聲道：「柳爺爺，您安息吧……」下面的話已說不出聲音來。

蘇老垂着頭，沉痛地道：「老柳，老朽不會讓你白死的，拚了我這條老命，也要替你報這個仇。」

跟着伸手輕輕撫着百里飛駿的頭頂，悲聲道：「孩子，好了，別傷心了，你柳爺爺生前最不喜歡人家哭的，你再哭，他死也不會安樂的。」

百里飛駿强忍悲傷，抹乾淚水，叩了三個頭才站起來：「蘇爺爺，現在怎辦？」

蘇老略為想了一下，道：「孩子，你先將柳爺爺的屍體帶回去，老朽繼續追查下去，務必要找到殺害你柳爺爺的兇手。」

「蘇爺爺，駿兒與你互替任務吧！」百里飛駿道：「駿兒不想……」

蘇老摸了一下百里飛駿的頭，慈愛地道：「孩子，別擔心，老朽不會有事的。倒是你，百里家只剩下你這根苗，你若是有甚麼……老朽豈不是有負你爹臨終托孤之意？聽老朽說，帶柳爺爺的遺體回去。」

百里飛駿還想說話，蘇老搖搖手，阻止他說：「孩子聽老朽的話，要不，老朽生氣了。」

百里飛駿聽他那麼說，才不敢堅持。

「孩子，沿途小心啊。」蘇老叮囑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點點頭。「蘇爺爺，你也要小心呀，你一定要回來。」

蘇老點點頭。「老朽一定會回來的……」

一把聲音驀地响起：「你若是不自量力，一定要追下去查出殺死那位老人家的兇手，那麼你九成不能活着回去。」

蘇老與百里飛駿都被那驀然响起的聲音嚇了一跳，霍然回首往聲音响起的地方瞧去。

有人一直躲在附近，他們竟然一無所覺，怎不叫兩人感到驚震。

兩人瞧到說話的人是一個少女。

一個年輕的少女。

那少女體態婀娜，樣子甜美，一雙大眼睛透出慧黠的光芒，站在三丈外的一棵樹下，含笑瞧着兩人。

看見是一個年輕少女，而且看來沒有惡意，蘇老與百里飛駿一顆心才放下來。

「姑娘，妳一直……在那裏聽我們說話？」蘇老柔聲向那少女問道。

那少女點點頭，又搖搖頭。「老人家，應該說，我在這裏很久了。」

「這麼說，妳看到我柳爺爺被殺的經過？」百里飛駿急問。

少女點一點頭。「嗯。」

「姑娘，請告訴我，是誰殺害我柳爺爺的？」百里飛駿雙手不由拳握起來。

「一個幪面人，」少女道：「他用奪來的九龍鎮海寶刀殺死那位老人家的。」

「是他，果然是他！」蘇老與百里飛駿幾乎是同時衝口而出。

原來，兩人心裏的猜疑是一樣的。

百里飛駿仰首望天，悲憤地道：「柳爺爺，駿兒一定會找到那個人，替你老報仇。」

少女嗤笑道：「憑你，也有本領替那位老人家報仇？」

百里飛駿猛睜眼，臉上怒容泛現，但一現即斂，心平氣和地道：「姑娘，何以見得？」

少女抿抿嘴。「你叫百里飛駿，那位老人家與你們是一道的，我因認得，所以才會在這裏等候，等你們追下來……」

百里飛駿訝異地道：「姑娘，妳怎會認識我們的？」

少女道：「在盤龍崗下，我一直混在那些欲奪寶刀的武林人當中。」

蘇老道：「原來姑娘也是有心人。」

少女直認不諱。「我確是想得到那把寶刀。」突然，她又說回剛才的話題。「百里飛駿，你的本領及得上那位老人家麼？」

百里飛駿怔了一下，一時間不明白少女那樣問的意思，但他仍然答道：「當然及不上。我的武功，皆是兩位爺爺傳授給我的。」

少女加重語氣道：「這不就是了嗎？連這位老人家也死在那個幪面人的刀下，你怎有本領報仇？」

百里飛駿默然。

蘇老道：「姑娘，請問怎樣稱呼？」

少女道：「我姓苗，名叫美玉。」說時，瞟了百里飛駿一眼。

「原來是苗姑娘，多謝相告。」蘇老抱拳向苗美玉拱手。

少女抱拳還禮不迭。

「苗姑娘，請問令尊是那一位？」蘇老問。

苗美玉神色一黯。「我爹早已死了。」

「苗姑娘，請恕老朽唐突。」蘇老抱歉地說。

「但我還有一個爺爺。」苗美玉倒

不介意，說時甜甜一笑。

「令祖大名如何稱呼？」百里飛駿忍不住開口問。

苗美玉瞟了他一眼，嫣然道：「我爺爺名叫苗人龍。」

「苗姑娘，原來令祖乃是苗疆九峒至尊苗人龍，老朽失敬了，」蘇老吃驚地道：「想當年，老朽與令祖有過一面之緣，如今回想，已經是接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老人家，原來您與我爺爺乃是舊識，小女子失敬了，請受小女子一禮。」說完向蘇老深施一禮。

蘇老連聲道：「苗姑娘，不用多禮。」接着又感慨地道：「想當年，老朽與令祖皆正盛年，意氣風發，豪氣干雲……倏忽已過數十年，回首前事，豈不教人唏噓。」吁口氣，又道：「妳爺爺好麼？」

「托賴，還安健，」苗美玉道：「老人家，請恕小女子失禮，還未請教您老人家怎樣稱呼。」

蘇老呵呵一笑。「老朽姓蘇，名逸川。」

「原來是蘇爺爺。」苗美玉馬上改口稱蘇老爲爺爺。

蘇老心裏甜甜的，含笑道：「苗姑娘因何到中原來？」

「爲了我爺爺。」苗美玉爽快地答道。

「爲了妳爺爺？」蘇老吃驚地道：「不是出了甚麼事吧？」一頓，又問：「妳爺爺是否與妳一起到中原？」

「是。」苗美玉點一下頭。「我爺爺沒有事，我與爺爺到中原來，是要追殺一個人。」

「是誰？」百里飛駿好奇地問。

「就是殺害那位老人家的幪面人。」苗美玉伸手指了一下躺在地上的柳老的屍體。

百里飛駿心頭一動。「這麼說，苗姑娘知道那個幪面人是誰了？」

「知道……」

「苗姑娘，快說那人是誰？」百里飛駿心急地打斷了苗美玉的話。

苗美玉白了他一眼，接着又抿嘴一笑。「他就是中原第一惡人申摩雲。」

「眞的是他？」蘇老與百里飛駿失聲道。

「要不是他，我爺爺怎會跑到中原來找他，」苗美玉道：「只可惜，幾次被他狡脫，害得我與爺爺千里迢迢追到中原。」

「申摩雲不是已經死了麼？」蘇老疑惑地問。

「蘇爺爺，他不是死了，而是差點死了！」苗美玉道：「是我爺爺一念之仁，救了他的。」

「那爲何又要追殺他？」百里飛駿好奇地問。

「那惡賊原來心懷叵測，偷了咱們苗家九峒至寶——百寶玉經，」苗美玉恨恨地道：「咱們做夢也料不到，那惡賊會恩將仇報，偷走了玉經。」

「苗姑娘，百寶玉經是甚麼東西？」百里飛駿問。

「那是咱苗家九峒的鎭峒之寶，歷代相傳，只傳給九峒之尊，傳到我爺爺這一代，已是第十三代，只有九峒至尊才能修習經上所載之醫、毒、蠱、卜、巫、文、武、天、地諸學，而百寶玉經乃是刻在一百塊玉片上的經書，所以稱爲百寶玉經。」

「申摩雲幹嗎要偷走百寶玉經？」蘇老問。

「我爺爺猜測，他是想學會玉經上的醫、卜、巫、毒、蠱等學，以此稱霸中原武林，爲公爲私，爺爺也認爲必須要奪回玉經，所以才千里迢迢，一直追踪到中原來，誓必要殺那惡賊，奪回玉經，同時替護經的四個長老報仇。」

「申摩雲這老賊眞是狼子野心，年紀已一大把，還不甘寂寞。」蘇老語帶感慨。

「那老賊爲何又要得到九龍鎭海寶刀？」百里飛駿問。

「他是想借助九龍寶刀的威力，對付我爺爺，」苗美玉恨恨地道：「他一直打不過我爺爺，我爺爺已練成了天蠶護體神功，等如練成了佛門至高神功——金剛不壞之身，百毒不侵，刀槍不入。爺爺說，只有千古之神兵利器，加上那人有相當深厚的內家功力，互相配合發揮，才能夠破解天蠶護體神功。」

「原來是這麼一個原因，」蘇老恍然道：「怪不得他千方百計，也要得到九龍刀。」

「蘇爺爺，說不定放火燒莊的，就是那惡賊。」百里飛駿握拳道。

「肯定是那老賊所爲，」蘇老道：「這個老賊做事從來不擇手段。」

「苗姑娘，妳爺爺既然知道那老賊欲得九龍刀對付他，爲何不設法阻止他？」

「那惡賊奸狡如狐，行踪飄忽。本來我爺爺是要到盤龍崗阻止他奪刀，並手刃他的，那知道我與爺爺趕到盤龍崗約十五里的地方，被十多二十個中原黑道兇人攔阻，他們似是知道我爺爺是何許人，只是一直纏阻着我爺爺，不與我爺爺正面交手，令我爺爺無所施其技，我爺爺猜測極有可能是那惡賊主使那些兇人來攔截的，他暗中吩咐我繞道趕去盤龍崗，爺爺則留在那裏應付那些兇人……但我趕到盤龍崗後，却遍尋不獲那老賊，我只好混在人羣中，等那老賊出手奪刀時便對付他，那老賊眞狡猾，他並沒有親自出手，而是伺伏在暗處，待魔龍郝飆奪到寶刀，一溜烟竄掠而去，他才暗中跟着魔龍，出其不意地奪去寶刀，我雖然一直追踪着魔龍，但却來不及阻止，只好追踪那惡賊，想辦法自他手上奪得九龍刀，但却一直找不到機會……甚至來不及阻止那惡賊殺死

姓柳的老人家……我猜到你們可能會追下來，便決定留在附近等你們，免得你們去送死。」

「苗姑娘，謝謝妳的一番好意。」百里飛駿謝道。

苗美玉瞄了他一眼，嘴角噙笑道：「一點小事，何須言謝，你眞多禮。」

「苗姑娘，妳與妳爺爺住在那裏？」蘇老忽然問道。

苗美玉道：「就住在距高陽鎭約十多里外的一條村子理。」

「苗姑娘，可否帶老朽去見見妳爺爺？老朽想與妳爺爺聚舊。」蘇老道。

「成！」苗美玉道：「來到中原，能夠見到昔年舊友，我爺爺一定很高興。」

「那好，」蘇老轉對百里飛駿道：「少莊主，你去麼？」

百里飛駿猶豫地道：「我當然想去拜識一下名震苗疆的九峒至尊之風範，但是……」他看着柳老的屍體，欲言又止。

苗美玉一直瞧着百里飛駿，看到他住口不說，立刻開口道：「那簡單不過，找個地方將你柳爺爺的屍體埋好，那不就成了麼？」

「苗姑娘這個主意不錯，少莊主，你認爲怎樣？」蘇老看着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點點頭道：「蘇爺爺，柳爺爺不會怪咱們吧？」

蘇老搖搖頭。「你柳爺爺不是那種小家子氣的人，他不會責怪你的。」

「柳爺爺，請你原諒則箇。」百里飛駿向柳老的遺體拜了三拜，才小心地將柳老的遺體埋起來。

「苗姑娘，請帶路。」蘇老對苗美玉說。

苗美玉「嗯」了一聲，當先往高陽鎭那個方向奔去。

蘇老與百里飛駿跟隨在後。

* * *

苗人龍祖孫居住的地方，是一條小村子外面的一間莊屋，屋子的前面有一個小小的院子。

那是苗人龍以十兩銀子向村內的一戶農家租住的。

苗人龍看見他的寶貝孫女回來，頓時鬆了一口氣。

當他看到蘇老後，驚喜得緊緊地握住蘇老的手，高興地道：「蘇兄，是你！你怎會在這裏的？眞想不到會再見到你！苗某好高興，苗某現在還記得，當年與蘇兄你是在湘江邊的湘竹樓見面，那時候，你我都不到四十，正當盛年……一晃眼，便是四十年了，咱們都變成了白頭翁……能夠再見到蘇兄你，太好了，太好了。」

苗人龍一直執着蘇老的手，親熱地搖晃着，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話。

苗人龍看上去有七十多歲了，滿頭白髮，但精神健旺。

「爺爺，你別只顧說話，忘了請蘇爺爺坐。」苗美玉抿嘴笑看着爺爺，提醒他道。

苗人龍「啊」了一聲，忙對蘇老道：「蘇兄，苗某太高興了，高興得失了禮。蘇兄，快請坐。」拉着蘇老走到靠墻的幾張椅子前，請蘇老坐下。

蘇老客氣了一句，坐下來。

苗美玉眼見爺爺只顧招呼故友，冷落了百里飛駿，忙招呼百里飛駿坐下來，同時對爺爺道：「爺爺，你別只顧招呼蘇爺爺，冷落了百里少莊主。」

苗人龍呵呵一笑。「丫頭，爺爺雖然老，還未糊塗，爺爺怎會忘了百里少莊主，丫頭，妳與百里少莊主年紀相若，就由妳招呼百里少莊主吧。」

百里飛駿恭敬地向苗人龍抱拳一禮。「苗老前輩，晚輩百里飛駿，見過老前輩。」

苗人龍讚許地連連點頭。「好，好，百里少莊主，苗某生受了。丫頭，妳看百里少莊主多有禮，妳可要跟百里少莊主學習啊，要不，變了個野丫頭，將來怎嫁得出去。」

一句話，說得苗美玉羞臊得低下頭，跺腳道：「爺爺，你又說人家嫁不出去，我不依！」

一句話，逗得苗人龍與蘇老笑起來。

百里飛駿也被苗美玉的話及神態引得莞爾。

苗美玉恰好抬眼瞥他一眼，兩人目光相觸，苗美玉羞得一擰腰，低頭不敢看人，心裏却甜絲絲的。

那刹那百里飛駿心頭也禁不住「突」地跳動了幾下，心裏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臉上感到一陣燥熱，急急將目光垂下。

兩位老人家已經止住笑聲，興奮地談着當年的事了。

「蘇兄，四十年不見，你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只是臉上多了幾條皺紋，頭上添了白髮。回想當年，教人不勝感慨，歲月不饒人啊。」

「苗老兄，你也丰采不減當年啊！」蘇老笑道：「當蘇某聽令孫說苗兄你來了中原，蘇某幾以爲自己聽錯了，知道苗兄你還安好，蘇某好高興，能夠在有生之年再見到苗兄你，眞是一大快事。」

苗人龍呵呵直笑。「蘇兄，苗某還記得，當年與你在湘竹樓上初見時，幾乎打起架來，後來，酒逢知己……結果，咱們喝得爛醉如泥，就睡在湘竹樓上，直到日上三竿，咱們才酒醒，要不是蘇兄你有要緊事趕着到柳州去，只怕咱們還會鬥下去，喝它個三日三夜。」

兩老話說當年，兩個年輕人聽了一會，苗美玉便邀請百里飛駿到院子裏走走，百里飛駿不好拒絕，與苗美玉走出屋外。

兩老很自然地談到苗人龍這一次到中原之行。

蘇老道：「苗老兄，當年申摩雲在

苗疆中毒之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提起申摩雲，苗人龍頓時怒火中燒。「蘇兄，苗某很後悔當年救了那惡賊一命，一念之仁，惹來這個大麻煩，令苗某四十年之後，又踏足中原。」一頓，又道：「苗某這一次到中原的原因，相信玉丫頭已經告訴你。」

蘇老點點頭。

「蘇兄，如今說來，應該是九年多前的事了，」苗人龍道：「那年，據那惡賊說，他到苗疆是想採摘一種叫蛇心百足草的罕有草藥，那種草藥，在苗疆極為罕有，就算是苗疆中人，也很難採摘得到，據苗某所知，這百年來，九峒苗人只採摘到六棵。這種草，可解百毒，咱苗人視為至寶靈藥，不知怎的，他採不到蛇心百足草却被一種咱苗人視為至毒之物，金鉤蠍刺了一下，而不是如中原武林傳說的那樣中了蠱毒，尋常人被金鉤蠍所刺，不出一個時辰便會毒發身亡，那惡賊仗着一身深厚的功力，運功抗毒，也是他命不該絕，在他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苗某恰好路經那裏，不忍見他毒發身亡，便出手救他，先替他將蠍毒暫時壓住，再將他揹回峒中，餵他服下專解金鉤蠍毒的解藥，救回他一條命。」頓一下，又道：「因為他被金鉤蠍在臉上刺了一下，又不能及時解去蠍毒，結果，他的一張臉潰爛，血淋淋的，好不怕人，苗某替他治癒後，他那一張臉變得凹凸不平，長了不少血紅的肉芽，那模樣恐怖極了，苗某現在還記得，當他解下裹着臉的布條往水盆照着，看到自己那張比鬼臉還難看、恐怖的臉孔時，他驚震恐駭得一手將那盆水打翻，發狂般往自己臉上撕抓，要不是老朽及時將他點倒，他眞會將自己的臉肉全都撕抓下來……之後，苗某替他造了一個頭罩，他的臉上抓傷的地方痊癒後，便一直戴着那個頭罩，從來沒有在人前露出他的眞面目，只有在睡覺時，吹熄油燈後，他才會除下頭罩。最初，他變得呆呆木木的，一天也不說一句話，將自己關在房間內，除了苗某之外，甚麼人也不見，差不多半年後，他才漸漸回復正常，苗某試探他甚麼時候回中原，他却對苗某說，他如今這個樣子，不想回中原了，若苗某肯收留他，他願意留在峒中，度過餘生。苗某見他可憐，便答應收留他，而他也一直很安份守己，苗某也視他為自己人，直到他偷走了百寶玉經，苗某才知道那惡賊是一個深懷叵測的傢伙，苗某可算得上是引狼入室。」

歇口氣，他又道：「苗某當時又驚又怒，在峒中歷代至尊神靈之前發下毒誓，不殺那惡賊、奪回玉經，便受九峒極刑——百蠱噬心大法，形神俱滅而亡，永世不得超生！最初，苗某一直不知他就是中原第一惡人申摩雲，他自稱程步雲，乃是華山派的傳人，苗某對他深信不疑，直到苗某於湘西追上他，與他交手，他施展出大須彌掌法，苗某才知道他就是中原武林第一惡人申摩雲！」

略頓一頓，呼口氣，他又切齒道：「若苗某早知他就是申摩雲，苗某說甚麼也不會救他。」

「苗老兄，過去的事，別再說了。」蘇老拍拍苗人龍的手，勸解他，「聽說，申摩雲千方百計要得到九龍刀，是要用來對付你，如今他得到了，苗兄打算怎樣對付他?」

苗人龍皺着那雙白眉，「蘇兄，一時之間，苗某也想不出個好辦法去對付那惡賊，」倏地那雙白眉一揚，沉聲道：「那惡賊打不過苗某，居然拿九龍刀來對付苗某的天蠶護體神功，哼，苗某大不了與那惡賊拚了。」

蘇老搖搖頭。「苗老兄，拚命不是辦法，一定要想個辦法對付申摩雲。」頓一下，又道：「苗老兄，九龍刀眞的可以破去你所練的天蠶護體神功?」

「唉!」苗人龍神色凝重，「九龍刀這種上古神器，配合申摩雲的大須彌神功，威力無窮，確是可以破去苗某的天蠶護體神功。」

「苗老兄，這麼說，他要是拿着九龍刀找上你，敗的一定是你?」蘇老擔心地問。

苗人龍點點頭，臉上現出憂慮之色。

「苗兄，你可以向他下蠱毒的呀!」蘇老提議道。

苗人龍搖搖頭。「要是能夠向他下蠱毒，苗某早已下了，還等到現在?」嘆口氣，又道：「他在苗峒這些年，早已學會了下蠱及製釀蠱毒之法，而且是苗某親自傳授給他的，苗疆中，以苗某的蠱術最厲害，試問又怎能向他下蠱毒?」

蘇老的眉頭也皺起來。「這麼說，豈不是奈何不了他?」但他馬上便眉頭一舒，疾聲道：「苗老兄，咱們可以偷回九龍刀的啊!」

苗人龍一聽，頓時目光一亮，但隨即便隱去，搖搖頭，道：「蘇兄，沒有可能偷回九龍刀的，你試想一下，九龍刀既然是他的護身救命法寶，你說，他還不會隨身帶着，躲藏起來嗎?別說偷了，就是要找到他，只怕也不容易。」

蘇老抓抓頭，苦笑道：「苗老兄，那豈不是奈何不了他?」

苗人龍沉重地道：「要是想不出辦法對付他，確是奈何不了他。」

「苗老前輩，蘇爺爺，咱們一定有辦法對付申摩雲那個老賊的。」外面突然響起百里飛駿的話聲。

接着，百里飛駿與苗美玉一起走進來。

看兩人臉上帶笑的樣子，兩人似乎熟絡了很多，而且頗投契。

看到兩個年輕人臉上愉快的笑容，兩個老人的心情頓時輕鬆起來。

「丫頭，妳在外面與百里少莊主說

了些甚麼，這麼高興?」苗人龍笑問着孫女。

苗美玉臉上一紅，嗔道：「爺爺，你說到那裏去了，人家和百里兄說些閒話罷了。」

苗人龍看見寶貝孫女撒嬌，樂得呵呵笑起來，連聲道：「是爺爺說錯了，瞧妳，十八二十的大姑娘了，還動不動便撒嬌，不怕百里少莊主笑妳麼?」

百里飛駿正好被苗人龍的話逗得笑起來，苗美玉一回首，恰好瞥向他，看見他笑看着自己，羞臊得臉紅過耳，一跺腳，嗔道：「爺爺，你又笑人家，不和你說了。」轉身走出屋外。

苗人龍看着孫女走出屋外，捋鬚笑道：「蘇兄，我這個孫女被苗某寵壞了，十八二十的大姑娘，就是會撒嬌，唉，眞擔心她嫁不出去。」

「苗老兄，令孫女長得這麼甜美可愛，怎會沒有愛慕之人，別替她擔心，蘇某敢擔保，令孫女一定可以嫁得去。」蘇老拈鬚微笑。

苗人龍呵呵大笑。「蘇兄，就怕那丫頭眼角太高，不怕對你說，在苗峒，她一個小子也看不上眼，眞不知甚麼樣的後生小子才會被那丫頭看上。」說時，有意無意間，瞥了百里飛駿兩眼。

百里飛駿一顆心頓時「怦怦」直跳，臉上也有點發熱，侷促不安地站着，不敢抬眼往苗人龍那邊瞧看。

說眞的，他確是有點喜歡苗美玉。

蘇老笑道：「苗老兄，令孫女乃人中之鳳，自古有雲：龍鳳配，那當然要配一個人中之龍，那才相襯啊。」

「蘇兄，像百里少莊主，算得上是人中之龍了。」苗人龍含有深意地笑看着百里飛駿。

蘇老是老江湖，怎會聽不出苗人龍言外之意，「苗老兄，不是蘇某老王賣瓜，百里少莊主確是千中選一，後生晚輩中的俊彥。」

「嗯!」苗人龍用力點了一下頭，「百里少莊主一表人材，家學淵源，苗某第一眼便看出百里少莊主乃人中之龍……呵呵……」下面的話，他突然以笑聲代替，但蘇老與百里飛駿却意會到他的無言之意。

百里飛駿只覺全身一陣燥熱，窘得他手足無措，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尷尬極了。

蘇老怎會看不出來，笑說道：「苗老兄，年輕人臉嫩，別說了，還是說回怎樣對付申摩雲這個惡賊吧。」

苗人龍聽蘇老那麼說，不好再說下去，點頭道：「好啊，但苗某一時間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集思廣益，咱們一起想，總會想出一個好辦法來的。」蘇老道。

「百里少莊主，你有甚麼好辦法?」苗人龍含笑看着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爽快地道：「苗老前輩，晚輩一時間也想不到一個好辦法。」但他馬上又道：「蘇爺爺說得對，咱們慢慢想，總會想出一個好辦法的。」

「好，咱們好好地想一下，」苗人龍道：「一定會想出一個好辦法的。」

* * *

自從九龍刀被魔龍奪去後，還留在鎮上的武林人，大部份自忖沒有能力從魔龍手上搶奪到九龍刀，於是紛紛離去，只剩下一小部份心有不甘的武林人仍還留在鎮上。

他們懵然不知災禍已降臨在他們的頭上。

這一天，江湖上人稱江淮五友的五個武林人的死在鎮口上。

五個人皆是身首異處，首級被掛在鎮口那棵大樹上，屍體則擺放在大樹下。

那情形，與武氏昆仲的被殺如出一轍。

但看清楚，便會看出有分別。

武氏昆仲是頭蓋骨碎裂而死的，江淮五友却是被人用極之鋒利的刀刃斬下首級而亡的，斷口處平整如切豆腐，沒有絲毫拖泥帶水。

有人以為，只有九龍刀這種神兵利器，才能夠弄出如此平整的斷口。此言一出，圍觀的那些武林人莫不悚然震慄。

而用血寫在樹身上的幾個大字，更令他們怵目驚心。

——苗人龍，八月十四日，若不到鷹愁崖與老夫決一死戰，老夫會先向你孫女下手!

就這麼血淋淋的二十多個大字，沒有署名。

苗疆九峒之尊苗人龍，江湖上的武林人，幾乎沒有人不知曉的，想到苗疆之人擅於施毒下蠱，何況是九峒之尊苗人龍，那些武林人莫不心驚膽顫，不少人立刻離開高陽鎮，生怕會遇上苗人龍，一個弄不好，被他下了蠱……後果便不堪想像。

但也有不怕死的留下來，等到十四那日，到鷹愁崖上見識一下苗疆九峒之尊苗人龍的丰采，同時開開眼界，一睹苗人龍與殺人留字者的一戰。

事實上，他們既然猜測江淮五友是死於九龍刀之下，留字之人一定就是魔龍郝飆，換言之，鷹愁崖上決戰的兩人是苗人龍與魔龍之戰。

(他們一直不知道申摩雲已從魔龍的手上奪去了九龍刀，所以他們以為九龍刀在魔龍的手上。)

一個是苗疆九峒之尊，一個是中原武林的頂尖高手，這一戰，說得上是武林罕見，其精彩刺激，自不待言。

有幸能夠一睹這一戰，說得上是人生一大樂事。

這個消息已迅速地傳開去。

苗人龍很快便聽聞這個消息——是百里莊派出去查採申摩雲下落的人傳回來的。

而苗人龍兩祖孫亦已搬到百里飛駿的藏身之所——一座廢廟下的地下室——暫住。

那是蘇逸川的主意，大家待在一起比較安全，而且也不易被申摩雲找到。

苗人龍想到可以令自己的寶貝孫女與百里飛駿日夕相處，怎會不願意，一口便答應下來。

苗美玉自認識百里飛駿後，便喜歡了他，說得上是一見鍾情，正自擔憂不能與百里飛駿在一起，聽蘇老那麼說，爺爺又答應了，不禁滿心歡喜，雀躍萬分。

苗人龍與蘇老親自到高陽鎮，看過鎮口大樹上所寫的血字後，証實是申摩雲的手筆，決定赴約應戰。

原來，他們已想出克制九龍刀的辦法了。

＊　＊　＊

八月十四這一天終於到了。

苗人龍、蘇逸川、百里飛駿、苗美玉，於天亮時趕到鷹愁崖。

本來，苗人龍是不希望孫女去涉險的，但苗美玉說甚麼也要跟着去，苗人龍拗不過她，只好讓她跟着。

周維漢與周啓彥負責帶領劫後餘生的人手，依計而行。

四人到得算早了，但有人比他們到得更早。

那不是申摩雲，而是好奇心及膽量大得連生死也不顧，等着觀看鷹愁崖上罕逢的一戰的那些武林人。

他們為了不會錯過那一戰，半夜時分已經趕到，巴巴地等着。

當然，他們都不敢公然露面，各自找尋地方躲藏起來。

苗、蘇、百里等四人來到鷹愁崖的時候，申摩雲還未到。

大約等了一盞茶左右，申摩雲終於來了。

他不是單獨一個人來的。

陪着他的，是魔龍郝飆。

看來，郝飆已屈服，歸附了他。

崖上晨風獵獵，吹得每一個人的衣衫鬢髮飄飛，唯獨申摩雲由於頭上罩了個布套，風吹不動。

兩批人相距約三丈左右面對面站着，在人數上，苗人龍那一方佔了優勢。

那些匿着窺看的武林人看見魔龍跟在一個臉上罩着一個布套的人走上鷹愁崖，才恍然明白與苗人龍決戰的並不是魔龍，而是那個幪面人。

因為，九龍刀在幪面人的手上。

他們均不知道那個幪面人就是傳說的已死在苗疆中申摩雲，心裏不免大感奇怪——那個幪面人到底是甚麼人？九龍刀怎會在他的手上？不過，有一點他們却看得出來，幪面人的身份比魔龍還要高，要不，魔龍怎會像隨從那樣，跟在幪面人的身後。

他們都想不出，江湖上，有甚麼人的身份武功猶在魔龍之上的。

苗人龍在與申摩雲照面的刹那，顯得有點激動，幸得蘇老伸手輕輕拍拍他的手，他才冷靜下來，沒有馬上衝過去與申摩雲拚命。

這大概就是俗語說的：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吧！

申摩雲由於頭上罩着布套，所以無法看見他臉上的神情變化(縱使看到他的臉孔，也很難看得出他臉上的神色變化)，只能夠從他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目光，辨別他的喜怒哀樂。

「苗人龍，你怎麼了？不是要殺老夫，奪回百寶玉經嗎？怎麼還不動手？」申摩雲語聲沙嘎地說，由於罩着頭套，聽起來聲音怪怪的。

不過，從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目光却異常凌厲。

苗人龍氣往上衝，欲衝上去，蘇老急忙將他拉住，悄聲道：「苗老兄，別中了他的激將計，依計行事。」

苗人龍吸口氣，硬是將那口氣壓下去，怒視着申摩雲。

「惡賊，你以為手上有了九龍刀，苗某人便奈何不了你，可以為所欲為？苗某人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將你這惡賊置於死地。」

「苗人龍，你還站着幹麼？來與老夫拚命啊。」申摩雲說話咄咄迫人。

苗人龍一口氣又往上衝，蘇老忙道：「苗老兄，別中那惡賊的奸計。」

苗人龍呼出一口氣，握着的拳頭又放鬆開來。

申摩雲立時將兩道冷厲的目光射在蘇老的臉上。「蘇逸川，與你形影不離，情如手足的柳老兒已死在老夫的九龍刀下，你不引以為鑑，滾回東海逍遙，却來多管閒事，莫非你想老夫送你到地府，與柳老兒相聚？」

蘇逸川對申摩雲的話一點也不動氣。「申摩雲，老朽是來看你怎樣收場的。」

申摩雲眼中兇芒一閃，惡狠狠地道：「蘇老兒，你可是想試試九龍刀的鋒利？」

蘇老道：「早在數年前，老朽已經見識過了。」

申摩雲咬牙道：「蘇老兒，老夫一定會拿你來祭刀的。」

蘇老微哼一聲，沒有再理他。

申摩雲碰了一鼻子灰，怒氣上衝，一眼看見百里飛駿怒視着他，不由將怒氣發洩在他身上。「百里小子，看着老夫幹嗎？是否想殺老夫替你死鬼爹娘報仇？來吧！看在你是後生晚輩的份上，老夫先讓你五招。」

申摩雲這麼說，無異承認那把火就是他放的，父母及莊中被燒死衆人之仇、毀莊之恨，頓時令百里飛駿激動，一個身子不由抖顫起來，臉上陣紅陣白。「惡賊，那把火是你放的？」連聲音也有點顫。

申摩雲哂然道：「你小子不是患了失心瘋吧？老夫剛才不是說了嗎？還要問！百里老兒怎會生了一個白痴

兒。」

百里飛駿熱血沸騰，努力按捺着。「你為何要放火？」

申摩雲拍拍手上的那把九龍刀。「還不是為了此刀！你小子別怪老夫啊，要怪，只怪你家收藏了九龍刀，這就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你這個老賊！」百里飛駿怒吼一聲，撲向申摩雲。

申摩雲眼中閃過一抹殺機。

一直站在他身後的郝飆突然疾聲道：「殺鷄焉用牛刀，主人，在下代勞！」不等申摩雲答應，已撲向百里飛駿。

兩人立時激鬥起來。

申摩雲昂起頭，顯出一副自大自得的樣子。

蘇老與苗人龍祖孫皆緊張地注視着打鬥中的兩人，苗美玉擔心地道：「爺爺，蘇爺爺，百里大哥會不會……我去幫他。」

蘇老一把拉住她，低聲道：「別急，看看再說！駿兒應該應付得了的。」

苗美玉被蘇老拉住，一顆心緊緊揪着，恨不得與百里飛駿合成一個人，一起對付魔龍。

百里飛駿似乎沒有令蘇老失望，居然與郝飆打得有聲有色，不過却是驚險百出。

驀地，兩人對了一掌。

百里飛駿悶叫一聲，蹬蹬蹬的一連退了幾步！張口吐出一口血來。

顯然，他的內力不及魔龍，所以吃了大虧。

魔龍半步也沒有退，厲喝一聲，有如一頭惡虎般撲向百里飛駿。

三條人影立時撲向魔龍。

三人不用說，就是蘇老與苗人龍祖孫。

申摩雲叱喝一聲，亦向三人撲去。

刹那間，百里飛駿與苗美玉和魔龍打起來，蘇老與苗人龍合力對付申摩雲，六個人打得燦爛極了，看得那些匿在附近窺看的武林人嘆為觀止。

九龍刀配合申摩雲的深厚內功以及精妙的招式，確是威力無窮，合蘇老與苗人龍之力，居然奈何不了他，而且由於顧忌九龍刀之威力，兩老都不敢攖其鋒銳，在這種情形下，兩老被申摩雲凌厲的攻勢逼得守多攻少，節節後退。

申摩雲得勢不饒人，咄咄逼人，攻勢更加凌厲，兩老完全處於守勢。

再看百里飛駿、苗美玉與魔龍之鬥，却是旗鼓相當，各不相讓，也因此，鬥得特別激烈精彩。

兩老一直退到崖前的一小片低矮的樹叢前，再往後退，便無路可退，只有跳下崖去。

申摩雲恨不得一刀斬斃兩人，當然不肯放鬆攻勢，而且逼得兩老更緊。

若論兩老的武功，單是一個苗人龍，便足以將申摩雲敗於掌下，只因申摩雲手上有了一把九龍刀，如虎添翼，由於兩老受到九龍刀的制肘，因此才會不敵申摩雲。

兩老已退到那片矮樹叢前。

申摩雲就在這刹那施展出一招推窗望月，凌厲的刀勢勁銳無匹地向兩老壓去。

兩老根本無從封擋，驚叫聲中，只好往下跌倒，以避過那無堅不摧、凌厲勁銳的刀勢。

兩老才倒下，矮樹叢後驀地冒起一排土黃色的人來，每個人的手上皆拿着一個大唧筒，向着申摩雲猛射。

一道道黑色的液體有如激矢一樣，射向申摩雲。

倒在地上的兩老突然踪影不見。

冷不防之下，申摩雲很自然地舞動九龍刀，封擋那些激射過來的「黑箭」！

那些黑色的箭雨碰上申摩雲舞起的刀幕上，點滴不進，全被擋住。

那些土黃色的人噴完一輪後，住下了手。

申摩雲亦馬上收住刀勢，吼叫一聲，衝向那些手拿唧筒的漢子。

但當他一眼看到手上的九龍刀全被那種黑色粘稠的液體粘封住時，心頭猛震了一下，急不迭刹住身形。

失了踪的二老就在這刹那從地下冒起來，撲向申摩雲。

原來二老倒下去的地方，預早已挖了個土坑，上面加了巧妙的掩飾，看上去與附近的地面沒有甚麼分別，兩老倒下去，砸破上面的掩飾，跌落土坑下面。

這就是他們想出來對付申摩雲的辦法。

這個辦法是百里飛駿想出來的。

而那些身穿土黃衣衫的漢子手上拿着的唧筒，裏面裝的是一種樹膠，加入墨汁，混成黑色。

二老是有意往那邊退去的，但却一點也不着痕跡，因此成功地將申摩雲誘到矮樹叢前。

預先埋伏在地下的那些百里莊的人手立時破土而出，將唧筒內的樹漿射向申摩雲。

百里飛駿與二老早已料到那些樹膠漿肯定不會射到申摩雲的身上，憑他的武功，一定可以將之擋住，但却肯定無法避免那些樹膠漿會射粘在九龍刀上。

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用樹膠漿封住九龍刀，只要九龍刀被樹膠漿粘封住，那就等如寶劍被封在匣內、明珠投暗那樣，無法發揮其威力。

九龍刀若是不能發揮其威力，那比普通的兵刃還不如，申摩雲也就有如折了翼的猛鵰，容易對付了。

申摩雲不但是個老江湖，也是一條老狐狸，他在身形猝然刹住的刹那，已猛然警覺上了二老的當，從刀上粘封住，不會流淌掉的黑色稠液，他

已猜到二老的用意。

是以，他厲吼一聲，身形疾連地向後彈射起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只要能夠保住寶刀，並成功溜走，那就仍然有機會收拾苗人龍等人。

這是申摩雲打的如意算盤。

二老慢了那麼一點，竟然攔截不住申摩雲。

二老心中大急，各展身形，追撲向申摩雲。

申摩雲凌空一個觔斗，翻掠出近十丈，將二老拋後。

足下一點，他立刻又往前縱射。

要是再不能將申摩雲攔截住，那就只有眼睜睜看着他掠走，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二老急得眼中冒出火來，拚盡氣力，往前追掠。

「主人，你先走，待在下擋住他們。」一聲急促的叫聲傳來，一條人影已斜刺裏飛掠過來。

申摩雲聽出是魔龍的聲音，心頭頓時一鬆，疾聲道：「魔龍，給老夫殺了他們。」

只見魔龍自斜刺裏掠來，一下子便掠射過他的身側，阻截追來的二老。

申摩雲大大地吐了口氣。

那知道，他一口氣未吐完，腰間驀地一緊，驚愕之下，原來腰帶被魔龍的脚尖勾住。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申摩雲暴吼一聲：「魔龍，你敢背叛老夫？」一掌切向腰帶。

魔龍刹那身形一折，往後翻折回去，雙手一伸，抱住申摩雲的腰腿。

「申摩雲，老夫寧死也不受你的控制擺佈！你以爲老夫眞的懼於你下在我身上的蠱毒，歸服於你？你錯了。」郝飄厲笑道。

申摩雲原本以爲切斷腰帶，便可以擺脫魔龍的纏糾，那知道腰帶是斷了，但腰腿部位却被魔龍抱住，他驚嚇得心膽俱裂。

要知道，他若是脫不了身，被二老截住，那只有死路一條！

而九龍刀已被樹膠漿粘封住，等如廢鐵一樣，無法發揮其威力，憑他本身的功力，根本應付不了苗人龍，何況還加上一個蘇逸川。

「找死！」申摩雲叱喝一聲，一掌擊向魔龍的右肩頭上。

魔龍慘叫一聲，右肩骨盡碎，右手無力地垂下。

但他的左手仍然死命地摟住申摩雲的雙腿！

申摩雲以九龍刀插向魔龍的腦袋！

「嗤」的一聲，九龍刀插入魔龍的腦袋裏！

魔龍渾身一搐，一個身子軟下，但他的左手仍然死抱住申摩雲的雙腿不放。

申摩雲雙腿急掙。

二老在這刹那已疾撲而至，左右夾擊申摩雲。

申摩雲棄刀出手，應付二老的攻擊。

驀地，他的背心一陣刺痛，禁不住發出一聲嘶吼！

二老同時間一掌擊在申摩雲的左脅及右頸上。

申摩雲發出一聲嘶啞的吼叫，口中噴出一道血箭來，身子一歪，倒下去。

他的背心上有一個血洞，那是百里飛駿乘二老與他糾纏時出其不意，一劍刺中他背心。

苗人龍恐申摩雲死不了，一脚踢在他的心胸上。

申摩雲「吭」了一聲，口中噴出大口血來，身子一個翻側，跌在地上，像條死狗般沒有了動靜。

苗美玉迅速地從魔龍的身上抽出九龍刀。

「終於殺了這惡賊！」苗人龍拂拂衣衫蹲下來，在申摩雲的身上搜索。

很快，他便從申摩雲的身上搜出一件用紅綾包着的東西來，他急急打開來一看，一個三寸厚、八寸長、五寸寬的玉匣露出來，他只看了一眼，馬上將之包起來，吐口氣，對蘇老道：「蘇兄，終於得回百寶玉經了，謝天謝地。」

百里飛駿道：「想不到魔龍郝飄幫了咱們一個大忙，倒戈相向，申摩雲只怕死不瞑目。」

「說到底，還是歸功於百里少莊主想出這麼妙的辦法來。」苗人龍豎起拇指，讚許百里飛駿。

百里飛駿謙道：「苗老前輩過獎了，若不是您老與蘇爺爺，縱使晚輩想出這個好辦法，也解決不了申摩雲這個惡賊。」

「好了，別只顧說話，咱們也該處置申摩雲與魔龍的屍體了。」蘇老道。

「蘇爺爺，我馬上去叫周總管來，着他叫人埋了他們。」百里飛駿說完，立刻向崖邊的矮樹叢走去。

原來，那些手持喞筒的漢子，就是由周啓彥與周維漢指揮的。

＊　＊　＊

旭日高升，秋風颯颯，二老與百里飛駿及苗美玉等一行人走下鷹愁崖。

苗美玉悄聲對百里飛駿道：「百里大哥，你不會騙我，眞的到苗疆看我？」

百里飛駿認眞地點點頭：「苗姑娘，我答應你，一定會去看你。」

「甚麼時候？」

「明年這個時候。」

「一言爲定！」

「那我等你！」

「我一定會來看你！」

兩小的話，二老都聽到了，兩人擠擠眼，咧嘴笑起來。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九

濡須之戰（二）

徐正 · 編繪

37　凌統和谷利兩將死命抵住張遼，手下三百多人都被殺死。凌統身中數槍，和谷利殺到橋邊，要過河，但橋面已被曹兵完全拆去。兩將只得繞河逃奔。

38　孫權在船中望見凌統、谷利被曹兵追趕，進退無路，急令董襲掉船攏岸，把兩將接救下船。



39　呂蒙、甘寧也死命逃回河南。這一仗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聽到張遼名字，連小兒也不敢夜啼。

40　孫權收拾殘兵，回到濡須。一面整頓船隻，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調人馬，準備水陸並進，奪取合肥。

41　張遼聽說孫權在濡須口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怕合肥兵少，難以抵敵。派人連夜去漢中，向曹操告急，請求救兵。

42　曹操接到報告，忙向衆謀士詢問：「這時是否可以進兵西川呢？」劉曄說：「現在蜀中已有防備，不宜進攻，不如撤兵去救合肥，對付孫權的好。」



43　曹操留下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張郃守蒙頭岩等隘口。自己率領大隊人馬，殺奔濡須口來。

46　凌統首先站出來答應，願帶三千人去破敵。甘寧接着要去，他只要一百個人。凌統與甘寧有私仇，兩人便在孫權面前爭吵起來。





44　孫權正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親領四十萬大軍，從漢中趕來救合肥。孫權和衆謀士商議了一陣，派董襲和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

47　孫權說：「曹軍勢大，不可輕敵。」於是就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上曹兵，便和他們厮殺。





45　張昭還主張乘曹操遠來的時候，狠狠給他個下馬威。孫權便問帳下衆將道：「曹操遠來，誰敢當先出戰，挫折敵人的銳氣？」

48　凌統領着三千人馬離開濡須口，向西尋戰，半路上，正遇曹兵來到。先鋒張遼和凌統交戰，搏鬥了五十個回合，不分勝負。



49　孫權怕凌統有失，令呂蒙把他接應回營。

52　甘寧回到營中，擺好酒菜，叫一百個軍士都坐下來喝酒。他自己先高舉酒盅，滿滿的喝了兩大盅。





50　甘寧見凌統無功而回，對孫權說：「我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

53　軍士們一聽，面面相覷，不敢答應。有兩個軍士說：「我等百人，如何能擋曹兵數萬，還望將軍三思！」



51　孫權稱讚他的勇敢，便調撥帳下一百個精銳兵馬給他，又備了五十瓶酒、五十斤羊肉賞賜劫營軍士。

54　甘寧正色道：「大丈夫理當馬革裹屍，以戰死沙場爲榮。臨陣退縮，豈是我輩的行爲。如今曹操已得東川，欲吞西蜀，虎視江南。我等都是江南百姓，怎能坐視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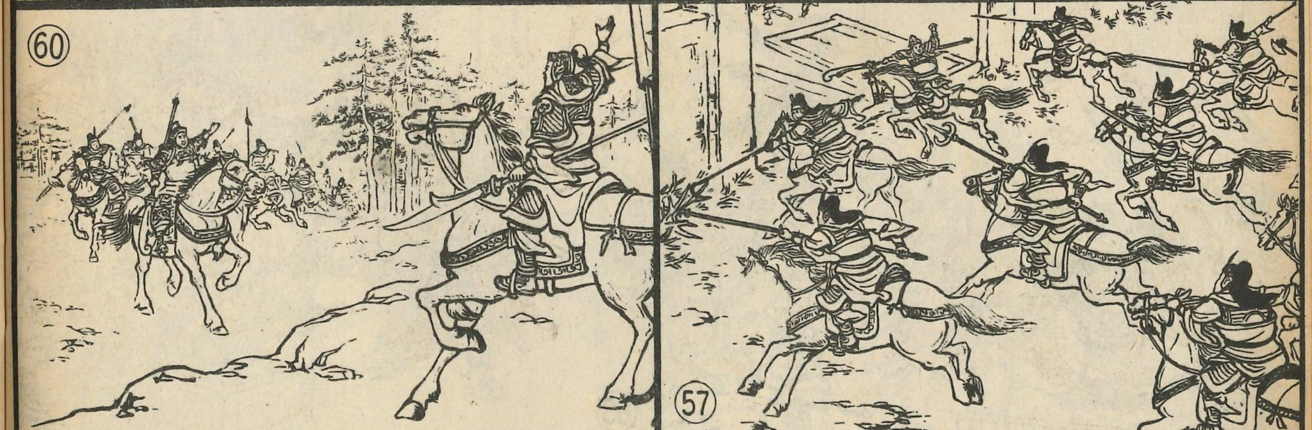
55　衆軍士爲之動容。甘寧接着說：「前者主公逍遙津一戰，損兵折將，元氣已虧。此時若不振作精神，恢復國威，再敗於曹操之手，那時銳氣盡失，後悔莫及了！不知你們以爲怎樣？」

58　甘寧帶了一百個騎兵，像狂風暴雨一般，左衝右突，衝破伏路車仗，直奔中軍來殺曹操。可是中軍用車仗串連，圍得鐵桶似的，不能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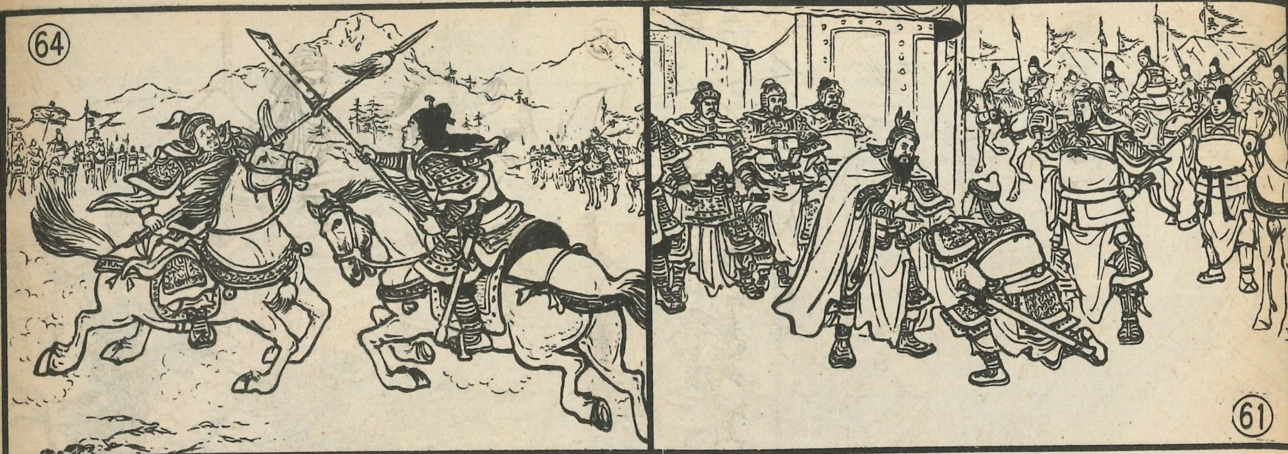
56　軍士們聽了甘寧的話，膽氣壯了，都站起來異口同聲的說：「願出死力！」甘寧請大家坐下來，一齊喝酒吃肉，然後一鼓作氣，前往曹營。

59　曹兵驚慌，不知敵人有多少，便自相擾亂。甘寧等在營內橫衝直撞，逢人便殺，從曹營北門一直殺出南門，無人敢當。



57　二更時候，大家在頭盔上插了一根白鵝毛，作爲記號，然後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去。

60　孫權令周泰引一支兵來接應。曹兵怕有埋伏，不敢追擊，眼看他們歡呼着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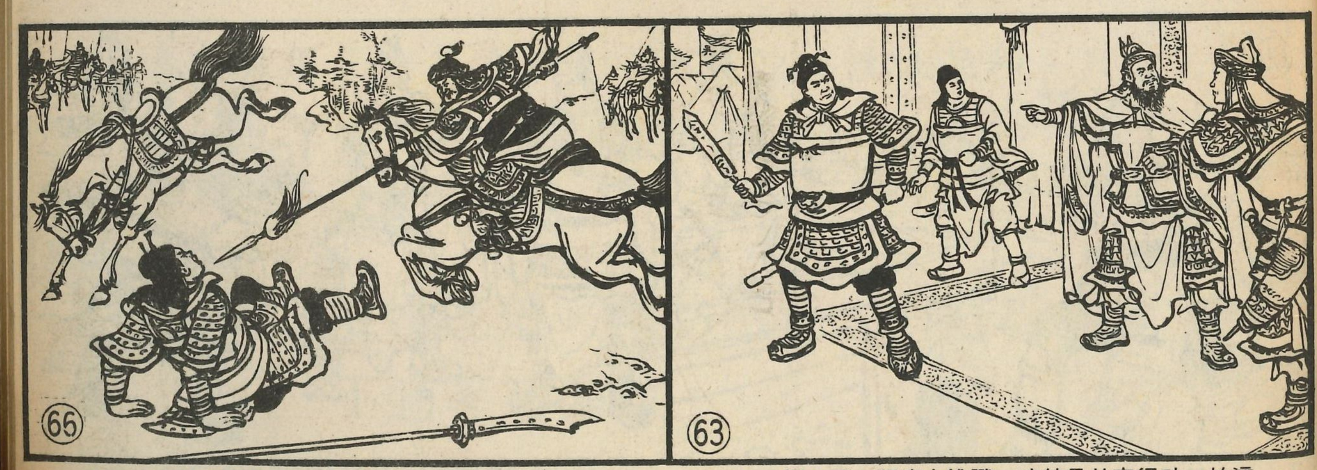
61　甘寧等回到濡須，沒有損傷一個人，也沒有損傷一匹馬。孫權大喜，親自出營迎接，扶起甘寧說：「將軍此去，足使老賊喪膽了！」

64　凌統提刀出馬，與樂進打了起來。兩個人打了多時，却分不出高低。



62　孫權奉住他的手誇讚他。將士們都佩服他勇敢，只有凌統心裡不服氣。

65　曹操在門旗下觀戰，見樂進勝不過凌統，便教曹休暗放冷箭射凌統。曹休躲在張遼背後，開弓發箭，一箭正中凌統坐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了。



63　第二天，張遼來挑戰。凌統見甘寧得功，怕這次又被他佔先，便向孫權說：「我願出去抵敵張遼。」孫權答應他，一面帶着甘寧到陣前去觀戰。

66　樂進拍馬舉槍，直刺凌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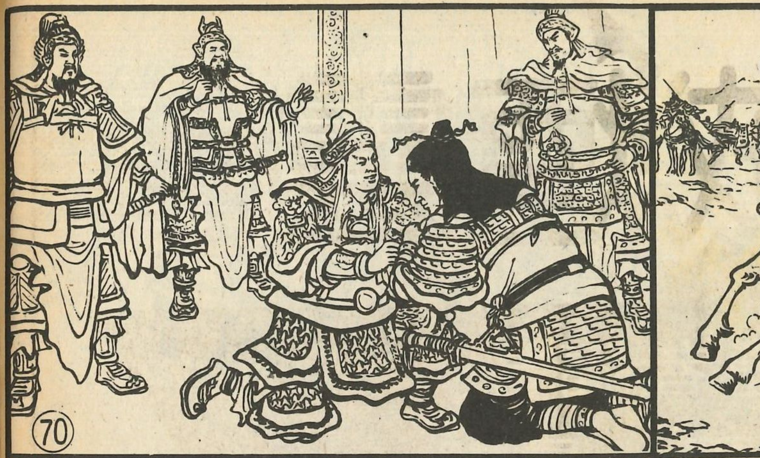
67　還沒刺到，只聽得弓弦响處，一箭飛來，正中樂進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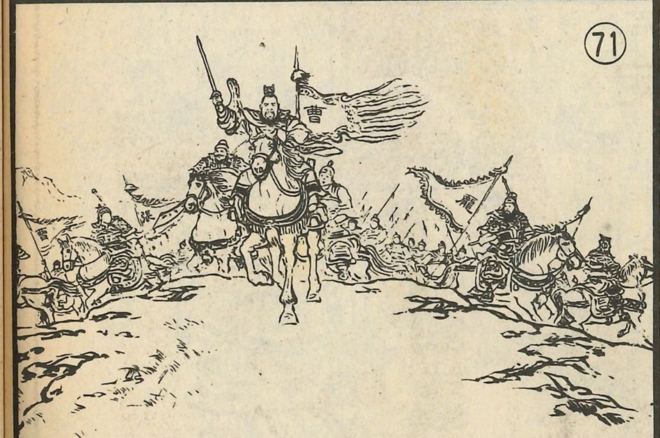
68　樂進翻身落馬。兩邊軍士趕上來，各把自己的將官救了回去，雙方都鳴金罷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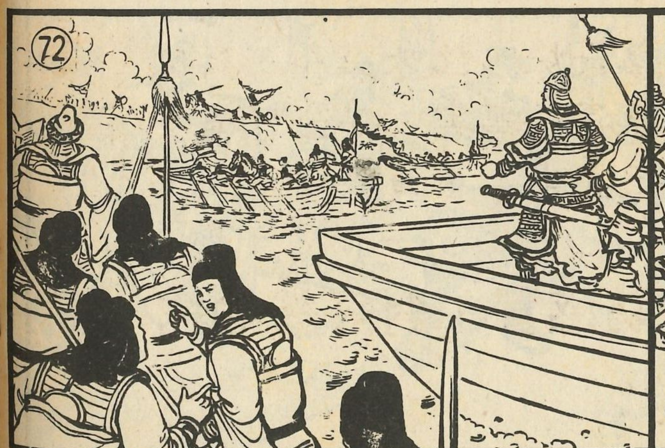
69　凌統回到寨中，連忙向孫權下拜，感謝他搭救性命。孫權卻對他說：「放箭救你的是甘寧啊！」



70　凌統又慚愧，又感激，連忙拜謝甘寧。他紅着臉說：「想不到救我性命的還是你，眞使人感激！」從此，他與甘寧就成爲生死朋友。孫權又叫二人同去催發援兵和糧草。



71　第二天，曹操分兵五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他自領中路，來攻濡須。



72　董襲和徐盛兩將在江中防守。船上將士見曹兵聲勢浩大，有些畏懼。徐盛却帶着幾百個精壯兵士，乘小船渡江迎敵李典去了。

（待續）

湖海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百媚生煞鐵追魂

不分青紅皂白 硬闖幽谷尋仇

秋風一陣緊接一陣，刮得滿地落葉迴旋的飛舞，斜陽被揚起的風砂所遮掩，祇顯得黃濛濛似的一輪紅混混的，當地是一遍荒涼的亂山叢，週圍崇山峻嶺，到處都是懸崖絕壁的險地。

一道由山谷流出的清泉旁，正有三人在梳洗，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年把浸在水中的頭抬了起來，噓了一口氣，似是十分舒暢，在他身旁有個年齡和他相若的少女，看見他這副樣子，嫣然一笑。

這少女容光煥發，她這一笑，立刻媚態橫生，但在她笑容收斂之後，眉梢眼角隱含威稜，一雙秀目在顧盼之間也精芒四射。

她用手撩起了清泉，先啜飲了幾口，然後也把水撥到粉頰上洗滌，離他們不遠處，則有個五十左右的老者在洗滌三張布帛似的東西，看這老者身上穿著，似是個老蒼頭，他臉色清瘦之中，又帶有一份威嚴，更奇特的則是兩道灰白的濃眉。

老者一見那二個少年男女梳洗完畢，把手中洗滌的東西丟了二張過來，少年男女各接了，都在臉上抹去，然後輕輕拭抹，頓時二人的臉色大變，一個灰慘慘的，一個是灰白的，老者則是灰黑色的，腮邊尚有一道疤痕，原來這三張布帛都是人皮臉具。

三人改好裝，然後解開地上一個大布包，立即把身上的外衣脫去，露出一身勁裝，在布包內取出了鏢囊和兵器，都在身上束好，把外衣束成三包，各自斜肩搭背的紮好，才各對各的打量了一下，看看有甚麼地方不妥，這才聽那老者沉聲道：「除非逼不得已，才可施用獨門暗器，能不露痕跡，使對方猜不透是最好的，這可以省下不少麻煩，離開那裡，進陝境可入竹葉溝，那裡是個很熱鬧的大鎮，天能垂顧，就讓我們出一口烏氣。」

少年男女聽了，不期然的低下了頭，老者喝聲：「走！」

三人立即展開身形，便向西北一方峭立千仞的巉岩攀了上去，山巖雖則陡削，三人則似三條大壁虎般的向上游移，轉眼在昏黃的夕陽中不見了身影。

另一方面，有一伙人老少都有，足有十一二個之多，他們亦在荒僻亂山叢中衣袂飄飄的向西北而行，身上穿著都十分華麗，正中是個鬢眉花白的老者，身材魁梧，在他身旁，是個貌相端正的中年人，二人邊走邊在談笑，他們由一處山崖下轉出，迎面便是一條羊腸小道，兩旁則是遍地荊棘，向東一面，荊棘伸展出約三四十丈，盡頭處便有一叢樹林，樹林兩旁雙峯夾峙，中年人迴顧身後道：「敏兒開路！」

隨着他的吩咐，有一少年一撩袍角，緊緊一下，把衣角塞在腰帶中，首先往荊棘叢中縱去，這一片荊棘足

長得有齊胸高低，虯結得極密，欲飛渡這片荊棘，除非有絕頂上乘的輕功，而且需要學過登岸渡水的絕技，否則頗難飛越得過。

這少年一縱二丈多，落在一片荊叢中後，幾乎沒肩，他取出一方白布，覆在荊棘上，然後曲折而走，走了一陣，又復縱起，再越過兩丈，却倒走回來，在荊棘上又放了一方白布。

中年人對老者及身後各人道：「請！」

老者和另一伙人便也接連縱起，但這少年走法曲折而行，中年人是最末一個，他一飛到荊棘叢中，便把白布取起。

各人一到少年落足的荊棘叢中，原來這處的荊棘生長得較爲疏稀，剛堪可容一人通過，走到不能通過之處，再朝少年第二方白布縱去，這樣縱起迂迴曲折而走，這三四十丈闊的荊棘，似乎有百丈以上的行程，才到了那樹林前，仍由少年前行，在樹林中左竄右繞，因爲這樹林中，到處也有籐蔓之類阻道，有時更須往籐蔓阻道之中竄進，內裡虛虛實實，若不是這少年前行開道，外人極難在這樹林中穿行。

約莫走了一炷香時，方走出樹林，老者和各人放眼一看，不禁驚歎了一聲，原來這一叢樹林是長在山腰中，在這樹林下四五十丈，是塊大盆地，東南一面羣峯環列，西北一面却是盆地邊沿，是一處盆地至地面的削壁，下至地面，也有四五十丈，這盆地在百丈峯巒之中，週圍圓型，足有百畝大小，眞是名副其實的盆地，除這樹林一面是迴路外，其他都是絕地，向下削壁，向上峯巒，盆地之內，尚有十幾座高的一二十丈小丘陵，如星棋散佈在內，顯得這盆地並不單調。

開路少年這時把拴在腰帶內的袍角解下，從容的往東走去，走出一箭之地，來到一處危崖旁，這是一道澗泉源頭，可是這時正在秋盡冬初之間，泉源水暢，少年便由澗道中踏着縱橫亂石而下，走了二十多丈，地勢漸平，澗道也漸闊，由別的山峽中流下的泉水，都聚集在一起，由這澗道中流去，越往下澗道越闊，成了一道澗溪，溪流兩旁，疏落的都是烏榴樹，烏榴葉色這時已燦然欲醉，加上尚有斜照的殘陽，乃如一片紅霞，各人行走其中，衣褲盡紫，四外則一片靜寂，偶然走到流泉曲折處，祇聞到幾聲流泉淙淙清奏之聲而已。

當各人走離澗道，到了盆地之後，老者一看當地形勢，所有突起的丘陵旁，都有高大的樹木，依傍樹木下，則瓦房石屋到處都是，而在高處看來，却不見一屋一宇，老者背手看了一會，才笑對各人道：「如不是身歷其境，有誰會知道這亂石叢中尚有這樣一塊盆地，葛老弟的小世兄不引領，但憑口說，教人如何能找到這『皓月谷』？這樣清幽而又寧靜隱蔽之處，老朽足跡遍天下，也未得見，剛才來的澗道兩旁濃艷景色，不禁教老朽想起了湘中沅江畔的桃花渡，在春天，桃花盛放季節，差堪與這濃艷的澗道比擬了，但無此處這等清幽隱蔽！當年太陰門建此重地，怕也花費了一番心機和時間了！」

中年人在旁接口道：「東前輩說得不錯，老夫曾詳細勘察過，進口處的荊棘和樹木，都是人工所種植的，總有十幾年的開發和佈置，才能具有這等形式，再過十年八年便更可觀了，這地方最珍貴的，則是這道澗流，若沒有水源，大好盆地就變成了死地，無法居住了。

「東前輩莫看這入山後一片寧靜和清幽景色，但經過老夫重新佈置，到處都有老夫屬下監視，外人一近入林後，稍爲踏錯一步，這籐蔓之中都有老夫設伏消息，谷中便知道有外人前來，自有負責之人跟踪，若無異動或摸入重地，不會干涉來人，你老仔細看看這地形，便知道是如何佈置了！」

各人隨着那中年人和少年在這十幾座小丘陵走了一陣，方始到了谷中重地，各人一看，又感到驚奇，這是沿盆地東南一帶的山腹旁，是一片高大的桐樹林，初本雜生，經過人工開發，每一株樹的距離有相當地位，而且都是五六丈高的大樹，所有房屋也建在這樹叢中，迤邐有幾十間，每間房屋都在大樹枝葉之下，不是高大樓閣，屋脊露出枝葉之上的，則另種植了籐蔓，爬滿了屋脊遮蓋。

各人一直走到了樹林深處，方始到了正廳，都是以天生樹幹爲柱，想是樹幹還在繼續生長，所以四週圍用木料造的墻俱是活動的，眞是既別緻又新奇。

各人一到，廳內燃起燈火，輝煌耀目，早有人前來侍候，中年人招呼各人先行梳洗，然後命人排席。

黃昏過後，十一位來客分兩桌而坐，酒過幾巡後，老者對中年人道：「葛老弟，老朽已約莫看出你谷中佈置，用的是玄門上乘九宮方位陣法，但七星門捨棄本門天罡方位不用，却施用起九宮方位來，眞是使人意想不到！」

中年人笑道：「東前輩果然見識淵博，不過目前還未佈置得十分妥當，形式上還看得出來，待等敝師叔一到，經他老人家指點之後，形式便不同了，任何一等高手一闖入這九宮方位之內，立即受制在弩箭手之下，每一方位之中，祇要有三人防守，準備硬弩，就能將對方射成刺猬，衡山天風堂就因疏於防範，被人燒個清光，還折了老夫一個愛子，現在總算報了這個仇恨，本想亦把這裡放一把火燒光了，但一看地方不錯，就改變了主意，把它留了下來，雖則地處荒僻，但有天風堂前車可鑑，故不得不嚴加防

備。」

老者聽了，略一皺眉道：「照說你七星門從未有甚麼怨家，也未與太陰門交惡，怎這耿典會率人上門前來尋仇，還下毒手傷了大世兄？擧火焚燒天風堂洩憤，看來似有深仇大恨似的，如今你雖把太陰門趕走，把這皓月谷留下，作爲天風堂被燒的補償，但太陰門這等苦心孤詣經營好的皓月谷，豈肯平白的讓你佔據下去，何況尚有幾個小的，由秘道而走？太陰門的武功詭異毒辣，幾年下來，再如兩個老的一般，一旦尋上門來，便十分扎手，目前七星門中，上一代祇有令師叔厤長春前輩一位，其餘同門都散處各地，應援之上，似還欠缺，何況當年太陰門二個老的震傷者，還是青城林道友，以老朽看來，事情還未完呢！」

中年人笑道：「老夫也知道事情還未完，這九宮方位便是對付太陰門而設，是林前輩回川前特地傳授的玄門至高陣法，不過以本門目前在外的二位師兄趕來和其他小輩，太陰門有人前來挑戰，却還是足可以應付的！至於與太陰門交惡，東前輩總該知道太陰門行事素來剛愎怪誕，雖無大惡，但總有乖仁義，起因是爲了耿典的大兒子耿固欲娶賀家坪賀青老兒愛女賀圓珠爲妻，逞强納聘，賀家與老夫因有葭莩親，適犬子葛聰前來探親，看不慣耿固蠻橫無理之態，言談間不合，便動起手來，不想耿固雖是太陰門『三絕手』耿典和『三陰手』成朝雲的大兒子，武功不高，交手祇一招，便爲犬子震傷而去。就祇這一點細微過節，不想耿典夫婦倆趕上山來，乘老夫出外訪友，也不問情由，找到犬子，就以重手法擊斃，更縱火毁了天風堂，門下上前救火，也爲太陰門手下出手擊傷了幾個，老夫在冀東聞訊，連夜趕回，初還不知何人趕上門來下此毒手，足一年之久，才始探聽出是太陰門爲此故尋仇，老夫乃去川中邀師叔和林前輩尋到這裡，才算替犬子伸口氣和洩了天風堂被焚之恨！」

這中年人剛剛說完，坐在下首有個三十左右的壯漢却接口道：「葛雲前輩，你老對此事怕還不詳盡吧。在下却知道一些梗概，太陰門耿固雖是掌門人成朝雲的大兒子，却不會武，東前輩和你老總知耿典被稱爲『三絕手』之由來，他除出一身絕藝外，詩書和音韻亦稱雙絕，因此有三絕外號，耿固則棄武就文，就承受了父親另二項絕藝。

「耿固自小就與賀青前輩愛女賀圓珠定婚，此次迎娶，名正言順，就因賀家姑娘得知夫婿是個文弱書生，使性子不肯下嫁，非要他功力勝她，始肯答應這件婚事，正在僵持之間，葛世兄剛正前去，他見太陰門手下來人不少，賀家姑娘又不肯下嫁，還當耿固逞强納聘，便動手驅逐耿固，他不知耿固從未練過武，一掌便把他震出一丈以外，昏了過去，太陰門手下立刻抬了耿固回去急救，終因所傷太重，中途斃命，難怪太陰門老夫婦二人上門前來尋仇，葛前輩不明內中原因，邀請林前輩和令師叔厤老前輩到這皓月谷來，不但把這老夫婦震傷，還斃了不少太陰門的小輩，這口怨氣，一時怕也不易化解呢！」

這中年人正是衡山七星門的高手「輕烟客」葛雲，他聞言面色突變，沉聲道：「桑朋友是崆峒門下，聞說太陰門武功源出崆峒一派，有些關連，不會因此而故甚其辭吧？桑朋友怎麼知悉這事詳細內情？」

那壯漢朗聲道：「太陰門的武功雖是我崆峒門下旁支，但在這種大積怨之下，在下怎敢故甚其辭？至於在下得知內情，乃係表妹楊絳英與賀圓珠姑娘同爲荊川雙義嶺谷玉仙前輩名下師姊妹，耿固死訊傳到賀家坪，賀前輩意料太陰門必要尋上門去，故此特邀表妹和在下前去，以防不測，不想太陰門隨耿固前來的手下認識葛世兄，二老祇不過命人前來賀家坪，正式通知耿固死訊，並警告賀前輩休理耿、葛二家之事，賀前輩爲了免惹厤煩，故全家遷至浙東居住，在下與表妹曾相送至浙邊而回，迨在下回到湘中，天風堂被焚之事業已發生，在下曾聽太陰門中人說起，寃有頭，債有主，是葛大世兄掌斃耿固，故亦祇傷了葛大世兄，二世兄當時亦在場，若以二老功力而言，二世兄也難倖免，但他們並未下了毒手，貴門其他人上前救火而爲太陰門手下所傷，祇不過是一點表面破損，這是因爲二老臨時喝止之故，否則必有死傷，他們的原意便是一命償一命。葛前輩來這皓月谷尋仇，除林前輩把二老夫婦震傷之外，由前輩手下一連掌擊了太陰門七個小輩，不是其他人見勢不佳而由秘道逃走，祇怕爲葛前輩殺光了，如這等重大仇怨，太陰門怎會罷休和化解呢？」

「輕烟客」葛雲面色鐵青，語氣和善的問那壯漢道：「桑英傑，聽你語氣，似有對老夫不滿之意？」

桑英傑笑道：「若眞有甚麼不滿之意，在下也不會代表本門應邀而來了！」

葛雲便道：「你旣知內情，爲何不格施武林道義，事先挺身而出，說明原因，到目前，大錯亦已鑄成，再提出來作甚？」

桑英傑聽葛之語氣更尖銳蠻橫，祇怪自己揭此隱秘，便亦一正臉色道：「葛前輩，當年你在探問焚毁天風堂之時，形勢已到不堪收拾地步，在下說出是太陰門所爲，顯見有挑撥嫌疑，即使在下對你說明，你亦不會罷手，在下何再招怨於太陰門？至於目前提了出來，那是因葛前輩在這皓月谷中設下九宮方位，一旦太陰門有人來

探，勢必再有損傷，怨不是越結越深？今日前輩以七星門名義柬邀武林各派前來皓月谷，在下已略猜知前輩一點心意，想在這杯酒聯歡之中，炫耀你七星門成就。

「能在太陰門重地置酒，宴請各派中人，同時也有暗中示威之意，谷中設下玄門上乘的九宮方位陣法，是教各派中人此後不敢再輕易踏進谷中。若有人傳了出去，也無異是警告太陰門中人，但在下是與前輩的想法大是不同，何不化干戈爲玉帛，乘代表各派前來的各位朋友在場，設法化解這場仇怨，在下與各派在場朋友，都屬小輩，當然沒有這資望，可是有武當東倫子老前輩在，葛前輩何不換一個想法，不一定非要與太陰門怨仇怨結越深不可。」

這發話的桑英傑年紀雖輕，却是崆峒門下崛起的高手之一，外號「三目玄壇」，因爲他膚色黝黑，額上又有疤痕，宛如三目，加上所用兵器又是一柄量天尺，宛如書中持鞭的趙玄壇，故替他起了這個外號，他爲人爽直，極重道義，爲近年來各派小輩中特出人物，他這樣一說，葛雲臉色瞬息數變，不時觀察前來各派中小輩。

桑英傑所說葛雲的心意，可眞一點沒有差錯，七星門此次柬邀各派中人來大巴山皓月谷，確有示威之意，他名義上是向各派解說和太陰門結怨經過，實際上是在炫耀，但各派對七星門以往是沒有甚麼交往，故祇派了小輩作爲代表前來，祇武當一派因與七星門的師門衡山派有舊，才派與葛雲有交誼的東倫子前來，其他各派來的，則有太白、崆峒、華山、武陵、岷山、青城、崑崙、嵩山、武當九派而已，而在本山靈谷的巴山門下却沒有人來，除青城、武當兩派之外，其餘各派中人都在來時受師長吩咐，除禮貌上應邀之外，都不表示意見，祇有武當名宿東倫子認爲說得有理，神情略爲激動，但「輕烟客」葛雲却錯會了意，還當各派中人對桑英傑所說並不重視，故沒有甚麼附和，便冷笑道：「桑朋友所說雖有化戾氣爲祥和之意，可是據老夫所知，任老夫怎樣同意化解，太陰門也不會干休，老夫對太陰門實也無容讓之意，祇看太陰門如何向我七星門報復便了，對桑朋友所說結怨經過，老夫還得仔細查証一下，知子莫若父，耿固若不出言相犯，犬子也不見得會貿然出手！」

桑英傑猛然立了起來，道：「葛前輩，照你這樣說來，難道懷疑我桑英傑打誑不成？看來在下一番好意是白費了，主人既信不過客人，在下祇得告辭了！」

葛雲冷笑道：「桑朋友要走，恕老夫招待不週，今日看來，桑朋友固極重道義，語語庇護太陰門，太陰門若是有人聽到了，眞不知要如何感激桑朋友。」

葛雲出言譏諷，桑英傑正想反唇相稽，突聽樑上有人冷冷發言道：「太陰門早已有人在場了，確是十分感激這位桑朋友當着各派之前，道出受屈原由！」

在場各人俱是各派中小輩中的高手，樑上匿伏有人，居然毫不知悉，連武當名宿東倫子也爲之瞞過，莫不感到驚訝，接着從大廳右角橫樑上輕飄飄縱下一人。

七星門手下和那個開道的少年葛敏立即四散作勢，把這個人圍住，來人臉色灰白，毫無表情，樣子看上去極爲陰沉，他對包圍上作勢的七星門手下冷冷的瞥了一眼，然後對各派中人拱一拱手道：「這是我太陰門和七星門的私怨，還望各位撤手不要管這閒事，不勝見情！」

從語音之中，聽出來人是個女的，各人再一打量，果見來人身材極爲苗條，確是個女的，葛雲指着她喝道：「憑妳這一個丫頭，也值得老夫請來賓客伸手？」

那人冷笑道：「老賊，你別吹甚麼大氣，皓月谷中的九宮方位是難不倒太陰門的，不信，你等一會就知分曉！」

正當這時，大廳外有人匆匆衝了進來，直向葛雲走去，似有要事報告，他剛進廳，行經那女子身旁，不想她右手突然一揮，大廳外衝進之人隨着她右手揮起之勢，直跌出去，與作勢包圍的七星門一個手下撞個滿懷，接着哇的一聲，跌出之人一口鮮血噴了出來，身子略一抽搐，便伏地不動，這一來，包圍這女子的人紛紛叱喝，撲向那女子，那女子的身形飄忽遊移，幾個穿插，叭叭連聲，七星門手下中，有三四個已爲她手起掌落的揮跌開去，跌開之人，一個都不能起身，毫無疑問都已中了這女子極厲害的掌勁，其餘包圍這女子的人，立即退了開去，不敢再盲目撲攻過來，大廳上一陣起哄，在座之人都立了起來，認爲這女子的出手眞個毒辣。

武當名宿東倫子見廳中僵持，便開口問道：「這位姑娘是太陰門下甚麼人？」

那女子略一躊躇，便欠身道：「小輩耿千嬌，東前輩在桑朋友口中已知我太陰門受曲經過，血債血償，我太陰門與七星門非勢不兩立不可，恕小輩在你老面前放肆！」

東倫子道：「原來是『百媚仙子』，剛才桑朋友也有這個提議！妳這樣出手，如何再能化解？你沒有聽到老朽等談論還則罷了，再當着各派這許多人面前出手，似教我們做客人的難以下台！」

耿千嬌聽了，兩眼精芒四射，對東倫子揮射了一下，她臉上神情雖木然毫無表情，可是從眼神中可以看得出她是十分激動，她冷哼了一聲，道：「以你前輩身份，怎能這樣偏袒七星

門說話？明擺着挑撥在場各位，姑娘早已有話聲明在先，這是太陰門與七星門的私怨，各位來的是客，用不到管主人家的私事，何必要自認做客人有難以下台之說？自古也有道：『敬人者人亦敬之』，姑娘可已先敬你是前輩，希望你不要失了前輩身份！」

耿千嬌出言十分尖刻，東倫子臉色沉下來道：「老朽這前輩難道是妳敬出來的不成？人言太陰門行事乖僻毒辣，看來一點也不錯，以妳小小年紀，出手便這等毒辣，說話也這等狂傲，任你如何先自聲明，老朽與各位在此作客，眼看妳喪了主人手下，難道贊成不成？如此目中無人，不把話交代清楚就突然動手，今天不教訓妳，任妳發狂，教代表各派前來的朋友如何回去交代？」

東倫子想是爲耿千嬌出言尖刻惹上怒火，這樣一說，變成極有煽動性，耿千嬌那有聽不出之理，便冷冷道：「姓葛的老賊說桑朋友崆峒一派和太陰門是同氣連理，說話有庇護之嫌，武當與七星門衡山派早有淵源，無怪你要自失身份出面徧袒了，你既出口要教訓姑娘，姑娘倒要領教這頓教訓了！」

葛雲接連被耿千嬌罵爲老賊，門下已有四人喪在她掌下，又見她冒犯東倫子，如何忍得下，剛一動身形，已聽東倫子道：「葛老弟，何必親自動手？李琪，你把這丫頭拿下了！」

一個二十七八的年輕人應聲而出，一閃身形，斜縱而過，左掌對準耿千嬌虛虛一推，耿千嬌身形略一後退，年輕人左肩一晃，突然右拳迅疾無比的一拳擊出，耿千嬌柳腰一扭，人已斜滑出五尺，年輕人李琪一拳所激起的勁風，却險些把包圍耿千嬌的七星門下的一個小輩擊倒，看他晃了二晃，始穩定身形。

李琪一拳落空，前欺身形急翻而回，右手順勢一帶，施出了武當本門八家訣中的「逼」字訣來，耿千嬌不等他右手逼近，變虛爲實，反掌揮了出去。

李琪急翻身形立即煞停，雙拳連環出擊，雄勁拳風又激蕩而起，用上了武當獨步武林的陰陽十八路拳法。

可是耿千嬌身形飄忽不可捉摸，李琪空自一拳緊接一拳，激起勁風迴旋，却沾不到耿千嬌一點衣角，突然耿千嬌一聲嬌叱，身形連晃。

這就在時，一條人影猛然飛起，直撲武當名宿東倫子，這位外號「霹靂掌」的武當前輩應變迅速，已呼的打出一掌，但聽一聲慘號，叭的一聲，那人影爲這一掌拍飛，疾撞在以樹爲柱的樹幹上，又倒撞在地上，待各人看清此人，紛紛驚叫，把這位成名幾十年的「霹靂掌」東倫子亦驚得目瞪口呆。

原來爲他一掌拍飛的不是別人，正是七星門「輕烟客」葛雲的愛子葛敏

，他和七星門其他幾個小輩乃圍定了耿千嬌，看她和李琪惡戰，不知如何他會撲向東倫子。

李琪這時也已失去了耿千嬌的身形，停下拳來，祇見耿千嬌立在大廳右角，冷冷的道：「怎麼，東前輩幫我太陰門打起自己人來了？」

這一句話，眞是陰毒刻薄到了極點，東倫子那裡忍受得下，暴喝一聲，立即向耿千嬌撲去，身形凌空，雙掌已發，掌勁如排山倒海般直逼過去，耿千嬌身形斜竄而起，雙掌也斜推而出，砰的一聲，打在兩棵大樹幹中間的活動木製牆壁，立爲掌風擊得粉碎，震飛開來。

東倫子身形也在凌空變式，一轉身又是一掌，耿千嬌這時斜竄而起的身形剛落地，這一掌劈來，也勢非閃避不可，她身形未動，立在一旁的李琪冷不防一拳擊出，左掌右掌二股勁風同時襲到，耿千嬌嬌叱一聲，雙足一點，凌空拔起，拔起二丈多高，已與廳中橫樑並肩，但還是給東倫子掌風掃中一點，身形斜蕩開去，東倫子向着她凌空身形又猛劈一掌，祇見向右斜蕩的耿千嬌的身形受這一掌風所襲，改向左飄跌，可是就在轉眼之間，耿千嬌身形突然凌空向右飄去，玉掌一翻，接連揮出幾掌，這一手，直看得在場之人發呆。

照說耿千嬌已爲掌風掃中，飄跌出去，怎會凌虛飄回，這是甚麼身法？而且凌空發掌，看出掌勁極強，但身形一點不受發掌運氣影响，仍是凌虛蹈空，姿態美妙之極。

東倫子一看她這等發掌，料到沒甚勁力，不閃不避，踏前一步，想貼身再攻她一掌，脚剛提起，立覺一般潛力撞了過來，還夾着一股陰寒之氣，猛然醒覺這是太陰門三陰手中的玄寒掌，此掌極爲詭異，中上之後，眞氣立被這歹毒陰寒之氣尅制，難以引發，掌勁便大打折扣，慌忙撤身橫移。

耿千嬌在東倫子一橫移之間，身形如鬼魅隨風般疾飄向後，雙掌隨同向後揮出，右首的李琪覷準機會，又是一拳擊出，拳風虎虎發出响聲。

耿千嬌雖爲震飄一丈以外，但李琪也倒退了五六步才穩定身形，可是臉色大變。就在這時，人叢中冒出一條輕烟似的人影，電射至耿千嬌身前，立即出手，突見掌影橫飛，這人手法極是快捷。

而耿千嬌亦是不弱，揮掌應敵，二人四手，祇見上下飄飛，貼身打得十分兇險，各人看清，這人正是七星門的「輕烟客」葛雲，二人不但掌法快捷，身法更爲靈活，轉眼已使人無法分出二人身形來。

原來耿千嬌出現之後，一連掌斃了四人，葛雲忍耐不住，想出手却爲東倫子阻止，命李琪出手，正在聚精會神注意耿千嬌身法，不想在燭火晃動之間，一條人影撲向東倫子，爲東倫子一掌劈開，待等看清是葛敏時，又驚又急，忙趕上去想把葛敏扶起，葛敏口鼻之中已鮮血猛噴，人事不知，瞥見他肩頭衣衫有五個指頭印陷了下去，忙解衣檢視，只見葛敏左肩衣衫已陷入肉裡，知爲太陰門之陰手中的「穿骨指」所抓，無疑是在燭火跳動之際，爲耿千嬌一把抓住，施出摔碑手把葛敏身形向東倫子摔去，再受東倫子這一掌，愛子這條命恐難再保住了。

一摸其胸，果然已停止了跳動，這一來不禁悲憤塡胸，身形拔起，便和耿千嬌拚命了！

二人功力都是陰柔一路，都是以輕靈見長，這一貼身快鬥，出手又兇狠毒辣，任何那一個稍有一點疏忽，都會立斃掌下，因二人身法太快，東倫子無從插手，兀自氣得臉色發青，走到李琪身邊一看，祇見李琪混身不住發抖，牙關也在打戰，知已中了玄寒掌陰寒氣，雖無大礙，却是一時之間不能復元，非經靜養一個時期運功逼出這陰寒之氣，眞氣便難以引提，立命他即去廳角運功逼出所中掌寒玄毒。

回頭空自對耿千嬌和葛雲惡戰看得牙根發癢，各派中人久聞太陰門武功詭異毒辣，現時一看耿千嬌出手，毒辣之中還陰險無比。

崆峒門下「三目玄壇」桑英傑看耿千嬌一人現身，擔心她身入虎穴，看她和李琪、東倫子過手時，一直手按腰間量天尺，必要時甘願與七星門翻面，出手助這耿千嬌，他確有維護太陰門之心，後來一看耿千嬌身法，心中大定，這是他崆峒秘傳絕技之一，名爲「凌虛身法」，與峨嵋的「羽化」身法同是玄門最上乘的輕功，他崆峒本門中，連上三代前輩師叔伯也無人能把「凌虛」身法練得如耿千嬌這等已到御風地步，想不到在崆峒的旁支太陰門名下，却有這樣的成就，「凌虛」身法到了這地步，除非一掌劈中身上或在一二尺近身處受不住掌勁之外，相距三四尺，掌力再雄厚，都能借掌風之力飄蕩出去，隨掌風蕩回之力，便能疾飄回來，練成這等上乘詭異功力，已立不敗之地，東倫子「霹靂掌」雖名震武林，看來也奈何不了她，如今一看葛雲與她這等貼身而鬥，不禁又暗暗替她擔心。

正當二人戰得難分難解之間，大堂外猛然飛衝進二個人來，這二人都與耿千嬌一般銀灰色勁裝，可是混身都是血跡，一個灰白臉色的，一看與耿千嬌惡戰之人正是葛雲，便高叫道：「葛老賊，皓月谷中七星門所有的人都爲你少爺屠殺乾淨，看來這大廳內之人和你老賊也難逃劫數。」說到這裡，猛喝一聲「打！」一揚手，便是一篷針雨，向廳內圍觀之人撒去。

各人料不到他會這樣的出手，驚

噫一聲，紛紛縱起，東倫子則運起雙掌，疾向這篷針雨劈去，同時喝道：「這是太陰門的『銀芒針』，若有人中了，切勿運氣，以免針芒越鑽越深！」

他這兩掌雖勁急無比，可是銀芒針又多又密，本是一篷，撒開範圍不大，罩向一方之人，身形飛起，原可避過，可是爲他雙掌勁力一逼，弄巧反拙，反倒四散紛飛，有三四個人受了無妄之災，就在東倫子劈擊之間，另一個臉色灰黑有疤痕的人已撲向葛雲鬥處，他身法快速，雙手如鈎，疾向葛雲手肩之處抓去，葛雲和耿千嬌惡戰，七星門的天罡掌凌厲深奧，且有整套掌法，快速絕倫無比，較耿千嬌太陰門的三毒手絕招，嚴密而緊湊，耿千嬌已爲他掌法所困，全仗身法較葛雲靈活，一時未呈敗象，這灰黑臉色有疤痕的人已看出這情形，故上前助陣。

葛雲沒有想到對方半空來了幫手，而且來的人功力奇高，身法更妙，跟隨着他如影隨形，使的又是貼身戰中最厲害的抓扣手法，祇出手了二三式，就使自己手忙脚亂，在略一疏忽中，肩背已中了耿千嬌一掌，突覺陰寒徹骨，急忙向橫閃避，灰黑臉色的人隨形跟上，橫裡一股勁風襲來，灰黑臉那人雙掌一橫一翻，便硬接橫來這股勁風，篷的一聲，二人被震退了三四步，却隨口道出：「好功力！」

橫來勁風正是東倫子，他一看葛雲閃避，後來助陣那人隨形而上，便發掌阻擋，這人翻掌硬接，居然能震退自己三四步，這人在功力上與自己不相上下，立即讚了一聲，接着便以霹靂掌連環掃出，他這武當霹靂掌法至剛至猛，很少有人能正面硬接他幾掌，他在這掌力上，足有四十年以上的功候，不道這灰黑臉色的人雙掌揚起，似封似閉，不住的向外揮擊。

東倫子的雄勁掌風立向兩旁洩開，看這人施的是岷山獨門「分化功力」，於是沉聲喝道：「尊駕是岷山那一位高手？老朽乃是武當東倫子！」

那人冷聲笑道：「不必理我是甚麼人，我早知你是武當東倫子，識趣的，別管太陰門和七星門的閒事！」

東倫子聽了，不禁有氣道：「不識趣又怎麼樣？」

那人仍冷冷的道：「那你便不必嚕囌！就在這雙掌上見個高低！」二人鬥掌之外又鬥上了氣！大廳上另一邊也動上了手，青城名下王越尊、嵩山派李鶴年和華山派的諸廣三個聯合出手，圍攻那個發銀芒的灰白臉人，這三個都是三派中的好手，來時曾聽師長說過不許管別家閒事，可是這灰臉之人却不問青紅皂白，出手便以暗器傷人，還不罷休，竟撲上去動手，故不得不被逼出手。

另二個太白和武陵門下都中了銀芒針，崆峒桑英傑和岷山郭長山都知此針來歷，急忙護住二人，在一旁以手緊扣二人中針處的肌肉，把針端硬給擠了出來，隨手拔出，四人一低頭一商談，如今之局後果已難料，不知有多少太陰門高手來犯，犯不着惹上這是非，便招呼立在一旁觀戰的崑崙門下陳壽，五人連袂便由廳側窗口飛起而走了，這情形都看在武當門、正在運氣逼出體內陰寒之氣的李琪眼中。

另一邊，耿千嬌和葛雲又戰在一起，灰黑臉追殺的葛雲爲東倫子接去之後，耿千嬌也在側趕上，這一次，葛雲因受耿千嬌一玄寒掌，二三招之後，似覺眞氣不能引發，遍體發寒，故動作較慢，不到六七招，已爲耿千嬌一把抓住肩頭，葛雲立即奇疼徹骨，左手不按掌法，橫揮而出，耿千嬌料不到葛雲會忍疼反噬，這一掌正拍在耿千嬌胸前，耿千嬌悶哼一聲，右手一放，脚已飛起，踹在葛雲小腹上。

葛雲修長身形便飛跌出去，耿千嬌略一喘息，便對在和東倫子惡戰的灰黑臉人道：「老爹，我已受傷，先走一步覓地調息，老少二個都已除了，你護四弟走吧！」說完，便由先前爲東倫子震飛一道木牆破洞飛越而去。

東倫子一聽耿千嬌所說，始知與自己對敵的，乃是太陰門除二老夫婦之外的唯一高手「追魂靈官」耿鐵令，那個叫四弟的，想是「生煞神」耿嘉了。

耿鐵令一聽耿千嬌受傷，心中似是一震，迅速無比地伸手在腰間撤下一柄鐵令箭，左掌一招「驚濤駭浪」，卸去東倫子掌風，右手鐵令箭一招「潛龍昇天」，斜指東倫子咽喉，全身飛射過去。

鐵令箭一出招，已帶起强烈的嘶聲，東倫子既知對方是耿鐵令，知道他這柄「玄鐵令」上，招式怪異之中蘊有無限威力，不得不撤身暫避其鋒。

耿鐵令一見東倫子後撤，竄起身形硬翻了過來，雙足凌空飛踢，人便似箭般的反射到耿嘉身邊，「生煞神」耿嘉力敵三派中好手，剛打個平手，要佔上風也難辦到，耿鐵令橫射而到，他右令左掌，一到便是二招，玄鐵令「獨震天門」，右掌「旱地驚雷」，右令把嵩山派李鶴年逼開，左掌却把青城王越尊劈翻身形，便喝道：「走！」

耿嘉也一招「黑龍抖鱗」，擺脫華山派門下諸廣掌勁，砰砰二聲，二人身形由大廳中竄出廳外，一閃便投入林中。

諸廣和李鶴年欲追不及，眼看他們逃去，另一面的東倫子自知也攔不住這位「追魂靈官」，故也落得大方不追，他忙去檢查葛雲，祇見他混身發抖，手按小腹，不住在强忍，一見東倫子，便道：「請前輩將今晚情形詳告我師叔……」說到這裡已不能開口了，東倫子知道太陰掌的功力，中上了，十個有九個不能活命，看葛雲情形，

也是凶多吉少了。

王越尊爲耿鐵令一掌劈翻，左臂骨已斷，東倫子一面替他包紮斷臂骨。大廳上這時躺有五具屍體，尚餘三個七星門手下，東倫子留下一人看守葛雲，命另二人去招呼其他人來料理屍骸，這二人去了一陣回來，滿臉驚駭，東倫子一問，才知皓月谷中的七星門下，已無一個活人了。

「霹靂掌」東倫子聽了，大爲駭異，太陰門居然這等慘絕人寰、不擇手段的報復，他對諸廣、李鶴年和王越專看了一眼，道：「你們隨老朽到四週巡視一遍，看看還有否其他傷的可救。」

於是，就由二個七星門手下領路，到了谷中大小幾個丘陵轉了一轉，七星門手下死的有四十多人，除六七個被重手法擊斃外，其餘個個都是弩箭穿心，料是太陰門來人奪得了硬弩，才臨時應用上了。

東倫子不禁心中暗暗嘆息：「輕烟客」葛雲準備以硬弩應付來偷襲的太陰門，不想九宮方位還未佈置妥當，已爲襲擊個措手不及，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自己七星門的小輩都死在硬弩之下，四人憋了一肚子悶氣的回到大廳，葛雲業已斷氣，一旁運功逼那陰寒之氣的李琪也停止了牙關打戰，祇是身上還有點抖戰，勉强能起身，便將桑英傑和岷山派郭長山，約了崑崙陳壽以及太白、武陵二派中銀芒針的小輩一起走路之事相告。

東倫子點一下頭道：「這是各有淵源和想法，他們認爲與七星門沒有甚麼交情，一走不牽惹是非，也是情理中事，不過老朽與這葛雲有一點交情，目前他和愛子門下橫屍於此地，不得不替他們料理後事！」

說完，對李鶴年、諸廣、王越尊等人道：「三位能助老朽料理是最好，若有要事，則請自便，不過回去後，請將皓月谷慘事，照實稟告師長，看來七星門和太陰門之事未完，說不定會掀起大風浪，各派師長有了實際情形，將來也可以說一句公道話！」

這三人原本是應邀而來，當然沒有甚麼要事，陪東倫子料理完皓月谷中四十九具屍體後，方始分手，各向師門覆命去了。

由於青城小輩王越尊廢去一臂，青城派第三代長輩「惡赤火」林老獨又與七星門葛雲師叔麻長春交好，合武當東倫子一齊向各派遊說，認爲太陰門武功既毒且辣及邪惡，行事又這等慘無人道，幾與黑道中行徑一般無異，不配在武林中任其發揚下去，非滅門不可，加上太白、武陵二派因小輩曾中太陰門的銀芒針，對太陰門也無好感，至於嵩山華山一派經李鶴年、諸廣回去稟告太陰門下手毒辣之後，也推波助瀾，七派會合，到處搜索太陰門的踪跡，一時之間，武林之中眞的起了軒然大風波了。

再說耿千嬌，她雖先由破壁中飛去，但她胸前受了葛雲一掌，傷勢實在不輕，縱出破壁之後，一個起落，第二步還未縱起，便覺胸口劇痛，知道强行用勁，後果必不堪設想，好在皓月谷中，一草一木她都熟悉，便在一棵大桐樹橫椏之上運氣調息，足足有一個時辰，才略好了一點，這時見東倫子和另外幾個人在到處巡視，還當在搜索，乃咬牙在桐樹叢中飛渡，好不容易繞到東南一帶，山麓下的秘道出口處，這是他們來時的進口處，是出皓月谷的唯一秘道，佔據了皓月谷三年多的七星門是不知道，她進了秘道之後，業已不支，鮮血滿口的噴了出來，她知道這時老爹耿鐵令和耿嘉必已走了，她深恐東倫子和七星門中人搜到，用足劃起坭土，掩蓋了血漬，再在岔道分岐的秘道中擇一隱蔽之處，再運氣調養傷勢。

另一方面，耿鐵令和耿嘉出了皓月谷，本在事先約好，事後在山外陜境竹葉溝見面，故一路急馳，趕到竹葉溝，找遍了全鎮，却不見耿千嬌踪跡。

老爹耿鐵令想起耿千嬌走時說已受傷，怕不能由削壁上下來，第二日乃命耿嘉守在竹葉溝，自己重回皓月谷探聽，他深恐耿千嬌受傷後不及趕到秘道，爲東倫子和各派中人攔阻住了，可是回去探視，祇見東倫子和四個少年及七星門下二個手下正在埋葬谷中屍體，到處查視，也沒有看到耿千嬌的踪跡和屍體，又重趕到竹葉溝，一問耿嘉，也未見耿千嬌回來，乃大爲着急，便在靠近皓月谷的大巴山中，四處搜尋。

耿千嬌在秘道內調氣養傷，直到第二天黃昏後始停止痛楚，但不能用力，祇得慢慢的摸索出去，她與耿鐵令相差二個時辰相隔而過，出了秘道，果然無法提氣下山，乃由亂徑中摸索而下，由於在深山中盤旋翻飛，本向西而走，却岔向西南，到了山下，人已筋疲力盡，蓋她惡戰時所施「凌虛」身法是極耗眞氣，加上受傷後及運氣調息中，又粒米未進，再在山中亂徑中折騰了一夜，如何會不筋疲力盡？她望見山麓不遠處有家莊院，勉力撐了過去，見後園廢置，便走了進去，走到後園一間空屋廊下，人已不支倒地。

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間，耿千嬌睜開眼一看，發現身臥竹榻，身上蓋了一條棉被，這棉被又重又厚，蓋得她渾身大汗，她立刻坐起，看看四壁，十分蕭條，似是許久無人居住的空屋，她試一運氣，除胸口隱隱作痛，別的沒有甚麼，就是肚餓難忍，看看窗外天色，日已西斜，剛想起身，廊外响起了脚步聲，門被推了開來，是個老蒼頭，接着是個穿布袍的少年文士，他身後更有一個寬袍大袖的老者，老蒼頭一見耿千嬌坐起來，便道：

「姑娘醒來了，我家相公見妳昏迷不醒，特地去鎮上請了個大夫來，大夫既然來了，姑娘有甚麼病痛，不妨讓大夫瞧瞧！」

那個老者便坐在床邊竹椅上，替耿千嬌診脈，好一會兒，這大夫道：「姑娘脈息沒有甚麼病痛……」他再仔細打量了耿千嬌一眼，又道：「莫非姑娘跌傷了甚麼地方？好在身體强健，有甚麼內傷，也不要緊，吃點療傷藥和休養幾天便可以痊癒……」他又沉思一會，皺起眉頭，最後要耿千嬌翻下眼皮看看，一看之下，便笑道：「原來姑娘臉色是生成這麼灰白，我還奇怪姑娘脈息極强，怎會臉色這等青白難看！」就在藥箱裡取出了幾包治傷藥，告辭走了，少年文士便送老者出去。

耿千嬌問起這老蒼頭，才知道當地是沛河沿岸的諸家灣，問起竹葉溝，老蒼頭說離此不遠，不過是五六十里路，再問起他家相公，始悉姓韋名魯卿，乃浙西孝豐人氏，來安康探親不遇，乃賃這間林家廢園暫時居住，就將準備動身回孝豐過年，這時，那韋相公送走大夫之後回來了，耿千嬌見他雖是布衣麻履，但氣度華貴之中帶有秀逸之氣，他對耿千嬌道：「姑娘是那裡人氏？為何昏倒在這後園內？大夫說妳跌傷了，姑娘甚麼地方有痛楚沒有？」語言大方親切。

耿千嬌道：「我姓耿，隨老爹去竹葉溝，不想在山中迷路失散，雖跌了一交，但沒有甚麼妨礙，倒是二天沒有吃東西，肚飢得很！」她說肚飢得很時，老蒼頭已在隔房搬來了食物，早已替她預備好了！

在吃飯的時候，韋相公在一旁低低的對老蒼頭道：「明天一早，你就陪耿姑娘去竹葉溝一行吧，不必侍候我了，她是姑娘家，在這裡等久了，她的老爹會着急的。」

耿千嬌聽在耳中，心中極是感激，第二天一早，她就去竹葉溝，耿嘉還守在那邊，一見耿千嬌回來，始把一腔憂急之色丟去，耿千嬌就請老蒼頭回去，請他轉告韋相公聽，說她已找到了老爹和兄弟，謝他相助之情，又把自己名字告訴了他。

「追魂靈官」耿鐵令這時已找遍了整個大巴山，回到竹葉溝，見耿千嬌回來，也安了心，為了耿千嬌之傷，他們在竹葉溝居住了二個多月，待等耿千嬌復原，正想回黔東梵淨山太陰門匿居之處，各派搜索太陰門業已發動。耿鐵令人老心不老，一聞訊息，知各派能人聽了武當東倫子和衡山麻長春慫恿，不明情理，便這等來向太陰門為難，好在太陰門二老在傷後靜養，一切囑咐這個忠僕耿鐵令作主，這個「追魂靈官」便存下心，要與各派中人鬥上一鬥。

他和耿千嬌、耿嘉聯合在一起，合力應敵，三人功力，除耿嘉較差外，耿千嬌和耿鐵令相差不遠，各有所長，這三人聯手也極驚人，半年以後，各派能人傷在這三人手下，大不乏人，太陰門「追魂靈官」耿鐵令、「百媚仙子」耿千嬌、「生煞神」耿嘉就此名震南北，後來各派中長老因小輩功力無人能應付這三人，便都親自出動，到處搜索，非要把這三人消除不可，虧得崆峒、岷山兩派中人在暗地裡迴護，事先替他們送訊，才避過各派長老的第二次圍攻，但已逼得這三人無處可走。

耿千嬌想起了韋相公，便去浙西孝豐，匿伏韋家，這韋家幾代是書香之家，與武林素無相干，各派中人如何能想到三人會匿伏托庇在韋家？祇當他們避在窮鄉僻壤之地不出，搜索了幾年，便也漸漸冷淡下來，倒是耿千嬌看中了韋魯卿的氣度和相助之德，委身下嫁，當年她兄長耿固因不會武，見棄於女家，因而引出武林這等軒然大風波，她卻以武林一流高手下嫁了文弱書生而熄了這風波。二十年後，太陰門重於武林露面，那是後話，現時暫告一段落。

（全文完）

武林短篇故事

劉浪・文
可飛・圖

雪山飛燕

少年誤投邪教　高人仗義誅魔

玉峯山是滇南名山之一，此時天色剛明，朝陽初昇，照得山頭景色一片絢爛。

一個穿藍色短衫的青年正一步一步的朝向山上走上來，他背着一口寶劍，脅下佩着一個鏢囊，此外並無長物。

他翻過那座山脊，望見山崖下有一株多年古杉。這一看不打緊，却是令他呆住了，那古杉之下，正倚着一個全身灰衣的老婦人，雖然相距尚遠，看不清臉目，但那分明是一個老婦人無疑。

那少年心裡好生奇怪，這玉峯山山勢險要，崎嶇難行，自己頗有武功根底，走這山路尚且覺得非常吃力，為何一個年紀老邁的老婦人，竟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而且這座山裡向少人跡，如說這老婦是山中居民，却又不像，此事委實奇怪。

那少年一念及此，好奇之心突起，伸手穩一穩背上的寶劍，便運起輕功提縱術，向那株古杉跑去。

他剛跑下山崖，離那古杉尚有十餘丈遠，那老婦人便掉過頭來，少年心中不由一凜，看來這老婦人可能身懷絕學，否則為何耳目這等聰敏。

他走到老婦人面前時，方才看清楚，其實此人只有四十多年紀，算不得老，但滿頭秀髮却已大半花白，臉色又蒼白，身旁地上放着一口古劍，此時她正閉目靠着樹幹養神，儘管身旁杉濤怒嘯，山風陣陣吹來，她也不聞不問，如果不是她胸口微微起伏，簡直就和一具屍體沒有分別。

少年正在躊躇，不知是否該喚醒她，突然，那老婦人嘴角微動，輕聲道：「你來了嗎？」

少年這一驚較之剛才更甚，因為那老婦人嘴唇只輕輕動了一下，聲音却在耳邊，少年不懂這是上乘內功裡的傳音入密功夫，驚得退後了一步，反手去摸寶劍，那老婦人突然睜開眼來，臉上綻出一個冷冷的微笑，說道：「你摸着寶劍幹甚麼？」

那老婦人的目光非常銳利，但也非常柔和，少年人方始放下心來，拱手道：「小可是見老太太在此睡覺，似有痛苦之色，不知需要小可幫忙之處沒有，如有差遣，在下可為老太太稍效微勞。」

老婦人微微一笑道：「你的心腸倒不錯。」說到這裡，突然一挺身站在地上，身法之快，有如電光一閃，而且身畔的長劍也已連鞘握在手中，簡直不知她是如何立了起來的。

她一站立，直了身軀，立時精神百倍，和先前奄奄一息的樣子判若兩人，大聲道：「你為何說我老？我此時正當壯年，還有許多事要我去做，你這小子居然稱呼我為老太太，簡直是罵我，你不信便抽出你的長劍來，和我鬥個百來招，看我雪山飛燕老是不

老？」

少年人一聽她自報名頭，不由大吃一驚，連忙拱手道：「原來前輩就是名震關外的女俠李前輩麼？一向久聞大名，如雷貫耳，想不到今日在此得識金顏，眞是此生有幸。」

老婦人容顏稍緩，說道：「原來你也知道的名頭，你叫甚麼名字？來這玉峯山幹甚麼？」

這少年本來受過師父囑咐，不論任何人問話，萬不可實答，可是他此時一旦知道這老婦人便是名震江湖的女俠雪山飛燕李雪冰之後，頓生敬仰之心，早把師傳的話忘記得一乾二凈，忙回答道：「小子湯輝，此次奉師命來此謁見本門各位尊長，却不料與前輩相遇。」

李雪冰目光一閃，問道：「令師是誰？」

湯輝答道：「家師是一個有道高僧，上雲下凡，是峨嵋派的。」

李雪冰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金羅漢，你是新近拜在他門下的麼？」

湯輝見她認識師父，越發不敢輕慢，恭恭敬敬的道：「小子一向心慕武學，已經拜了三位師傅，前月雲凡師傅在崑明大顯神技，小可心羡不已，苦求收留，蒙師父不嫌收我爲徒，約定今日在玉峯山碧潭之旁，當着本門尊長行入門大禮。」

李雪冰上下的打量他，笑道：「怪不得雲凡會收留你，你的根基實在不錯，你練過童子功麼？」

湯輝點頭答是，李雪冰又道：「這便對了，老實對你說，我便是你本門師長之一，此番也是爲參與你的拜師大典而來，本來我疾病纏身，命在旦夕，可是這種重典，我可不能不來，如今閒話休說，我們趕快走吧！」

李雪冰這樣一說，湯輝又是高興，又是感激，高興的是自己的新師父原來和江湖著名女俠是一家人，武功必然高深出奇，感激的是她身帶重病，還來參與拜師大典，實在是難得，當下跪在地上叩了三個頭，起身要想攙扶她，李雪冰把眼一瞪，道：「我並不老，何須你攙扶！咱們比一比輕功看。」

說罷，健步如飛，轉眼已走了十餘丈，湯輝終究是少年人，明裡雖不敢和前輩比試功夫，暗裡却較上了勁，他運起輕功提縱術，拚命追趕。但二人武功到底相差太遠，二人距離越來越遠，最後李雪冰的身形變成了一個小黑點，終於在羣山裡消失了，湯輝不由暗暗叫聲慚愧。

他仍然不敢稍停，待奔到碧潭旁邊時，他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那碧潭只是個方圓數丈的小池，潭邊上唯有一間孤伶伶的茅屋，湯輝便走過去朝窗戶上一望。

他剛一湊近那窗戶，便覺異香撲鼻，心裡越發詫異，留神一看時，只見桌旁坐着三個人，一個胖大和尚，正是自己拜他爲師的雲凡，靠近雲凡，坐着一個白鬚老人，身穿一件綠色袍子，比雲凡還要高出一個頭，雙目炯炯，顯出內功深厚。

另外那人也是個中年人，却是儒生打扮，却不見李雪冰。湯輝正覺奇怪，突然那綠袍老者一聲大喝道：「外面是甚麼人？」

雲凡一抬頭看見是他，忙招手命他進來，指着桌上一個錦盒道：「這是我門中的信物，你先叩頭。」

湯輝拜罷起立，雲凡又道：「這位是我們的幫主，馬劍寒師爺，這位是副幫主鐵扇書生徐儒，都是你的師長，趕快見禮。」

湯輝方欲下拜，忽聽門外一個女子的聲音喝道：「白蓮敎殺不盡的餘孽，快滾出來受死。」

這一聲大喝來得好生意外，屋中四人皆吃驚不少。馬劍寒厲聲喝道：「甚麼人在外面大呼小叫，難道不識隴中三魔？」

外面那人大聲笑道：「綠袍老怪，別吹大氣了，我知道你們三個老傢伙在此做傷天害理之事，所以我特來此揭破你們的奸計，快快出來受死，別要我多費手脚！」

鐵扇書生徐儒道：「來者好像是李雪冰，此人武功了得，很是難惹的人物。」

雲凡道：「如果來者祇是她一人，我們三人聯手，倒也不必怕她。」

馬劍寒對門外喝道：「你別暗算，我們就出來會會妳。」

外面的女人冷笑道：「雪山飛燕豈是暗算別人這麼沒出息的嗎？」

馬劍寒趁她說話之際，颼的一個箭步縱出門外去。雲凡與徐儒也跟着而出，湯輝最後出去。祇見李雪冰仗劍立在潭邊，山風吹着她的披散長髮，有如一個女神的石像，李雪冰劍尖向湯輝一指，喝道：「少年人，這裡沒有你的事，你別走過來送死！」

眼前的情形眞是把湯輝搞得糊塗了，可是李雪冰是當代女俠，在江湖上的聲譽極好，她決不會是壞人，而且眼看這邊是以三人聯手合攻，以多勝少，本來已經不對了，自己功夫又未到家，何苦去送死，果然依李雪冰所言，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看他們如何了斷。

隴中三魔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雖然眼前的敵人是武林中有名的雪山飛燕，他們在江湖上亦有薄名，三人聯手倒也不怕。

三魔之中，馬劍寒練就了寒雲鐵袖功夫，不用兵刃；徐儒擅用鐵扇打穴和五毒神沙掌功夫；金羅漢雲凡使一條黃金打成的降魔杵。

黃金乃是韌重之物，他的兵器較之生鐵打成的還重，雲凡和尚天生神力，兵刃也是用重的一種。

馬劍寒向徐儒一打眼色，兩人同時發動，身法快如閃電，同時向李雪

冰撲去，雲凡揮動金杵，從側面攻上，要知道高手過招，是講究制敵先機，所謂以勢勝力，這三人同時搶攻，便是此意。

可是雪山飛燕李雪冰是何許人也，她早已防着對方有此一着，只見她身形一動，劍尖連顫，一瞬間連刺三人，每人賞他一劍，陡然轉身一躍，身形退開尋丈。

祇聽得雲凡怒喝一聲，叫道：「李雪冰，有種的不要走。」說話之中，快比弩弓離弦，飛身向李雪冰撲到，呼的一聲，金杵橫掃，這一擊何止千斤威力。

誰料李雪冰突然反手一劍，直指刺向雲凡腕脈，又快又準，雲凡大驚，此時他的金杵已經打出，收勢不住，一時之間全身動作不靈，一時閃避不及，眼見難以逃避這一劍之厄。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鐵扇書生徐儒剛好趕到，鐵扇一招「怒指天涯」，叮的一聲，鐵扇和劍鋒相撞，代雲凡接下這一招。

這時雲凡驚魂未定，金杵再次揮攻，和徐儒夾擊李雪冰。李雪冰微微一笑，一翻手腕，使出一招「劃地爲牢」，劍鋒橫掃，這一招攻守互相呼應，的確是名家妙着，將兩人一齊逼退。

突然之間，馬劍寒由身側飛身縱落，掌風如山的壓了過來。雪山飛燕李雪冰見他掌風如此凌厲，倒也吃了一驚，於是收回長劍，氣沉丹田，下盤穩如磐石，呼的一聲，左掌推出，二掌未交，掌風一接觸，却分出了高低，馬劍寒連退三步，一交跌倒，李雪冰却也穩不住身子，搖了兩搖，坐在地上。

雲凡以爲有機可乘，竄上前去，大喝一聲，運起全身功力，雙手擧起金杵，呼的一聲，照着頭頂打下。

說也奇怪，李雪冰跌坐起上，居然陡地向旁移開半尺，雲凡沒料到她練就了這種「移形換位」的上乘閃避功夫，這一杵落空，打得地上碎石飛濺。

緊接着，雲凡大吼一聲，連人帶杵翻落碧潭之中，原來他脅下已中了李雪冰一劍。

就在刹那之間，馬劍寒已調勻了氣息，他一見盟弟慘死，心膽皆裂，怒吼一聲道：「李雪冰，妳敢下這樣的毒手，我和妳拚了！」

馬劍寒發話之時，身軀凌空縱起，飛撲起來，這馬劍寒是新近接任白蓮敎的幫主，又是隴中三魔之首，功力確是深厚，隨着他身軀飛撲之勢，竟然冒起一股急風，雙方距離四五尺多了，馬劍寒雙袖一揮，有如大鵬展翅，一齊直撲向李雪冰身上。

這一招名是「巨浪撼山」，乃是他平生功力所聚，雙袖還未襲到，便有二股極大的潛力衝擊過來。

李雪冰知道厲害，不敢硬接，趕緊就地一滾，雖然身法巧快，去勢迅速，但左脅也受了他袖口掃了一着，頓覺酸疼徹心，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同時她身軀被大力所壓，竟然收不住勢，被彈出去四五丈遠，翻滾在地上。

李雪冰剛才站起，鐵扇書生徐儒已經縱到，鐵扇一伸，點向她身上「關元」、「白海」二穴，李雪冰急忙一閃，身隨劍走，刹那之間，已經到了徐儒身後，出手如電，颼的一响，長劍從徐儒背心插進，直透前心，眼見是無法活命的了。

李雪冰手中一抽，右腿前越，怦的一响，一脚已將徐儒屍身踢向半空，向馬劍寒頭頂上落下。

此際事在緊急，雙方生死立判，馬劍寒再也顧不得結義之情，他明知道李雪冰必然隨後趕到，高手相爭，一擊便決生死，時間上絲毫也遲疑不得，趕緊左手上揚，一招「天王托塔」，只聽「蓬」的一聲，徐儒的屍體被他這一托一扔，又飛上半空，落入碧潭之中，水花四濺。

跟着馬劍寒右掌推出，這一招「單掌開碑」，剛剛擊在李雪冰胸前，將她擊退七八步，就在李雪冰中掌前的一刹那，馬劍寒厲叫一聲，也翻身栽落碧潭裏。

原來雪山飛燕李雪冰借着徐儒的屍體作掩護，也跟踪追到，劍鋒貼地橫掃，馬劍寒一掌擊出去時，他的雙脚已被劍鋒掃斷，這場驚心動魄的惡鬥，前後還不到半盞茶時間，便已結束了。

雪山飛燕李雪冰雖然力誅三魔，但人却萎頓不堪，臉色越發蒼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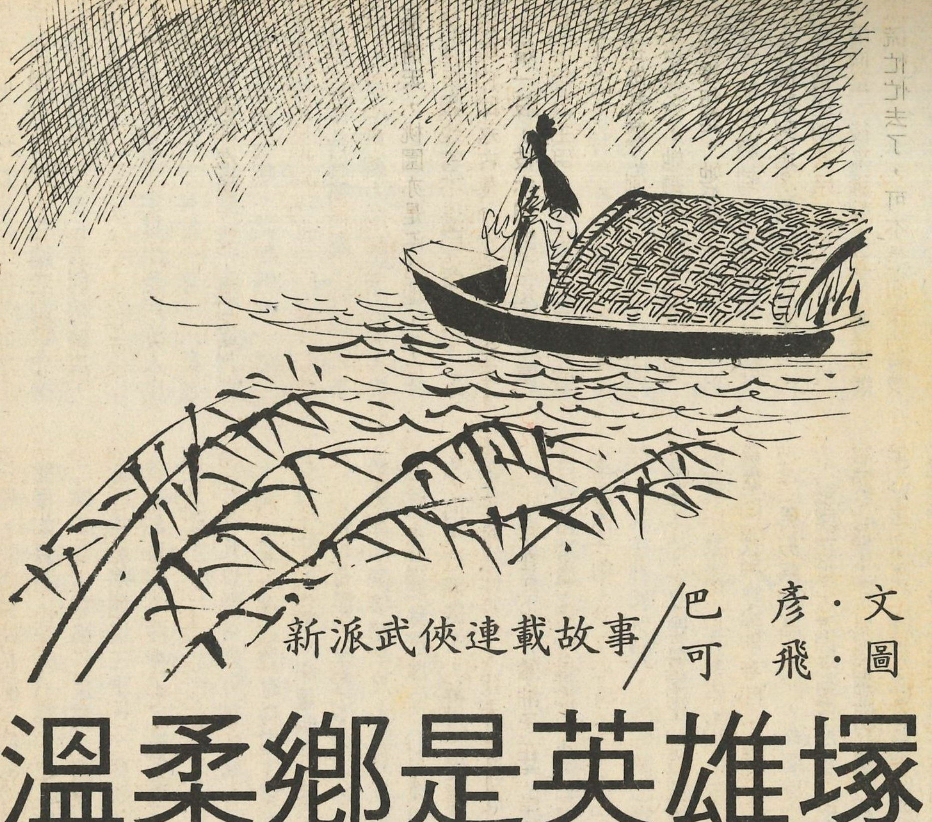
這時，湯輝才明白這三人全是白蓮邪敎的餘孽，幸虧自己未投入他們的門下，否則身入邪途，眞是不堪設想了，於是急忙走過來向李雪冰致謝。

李雪冰冷笑道：「這干人無惡不作，你自幼練童子功，根底又好，正是上上之選，你進去看看他們的匣子裡裝的是甚麼。」

湯輝於是進入屋內，將匣打開一看，發現是三副心臟，這一驚當眞冷汗直流，追出去一看時，只見山風蕭蕭，紅日滿林，那裡還有雪山飛燕李雪冰的踪影，於是他携劍悶悶地走下山去，再上征途尋他自己的理想去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蕭郎以為將瀟湘子點了穴道，然後才接待綵舟過來的玉離宮婕妤和夷姝，便將瀟湘子是奉命前來擒拿玉姬公主之事告知，請她們提防，豈料他們的對話全部給瀟湘子知道，原來她詐作穴道被制，睡在艙底，待她們離去便跟踪，反將夷姝捉住，綁在舵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報了被淹之恨，然後帶蕭郎去看，由蕭郎將夷姝釋縛，婕妤也跟着趕來，領夷姝回去……



彥·文
巴可飛·圖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春水又起波瀾　情思難免悵惘

蕭郎在她耳邊道：「她唱的是個下凡的仙女，我沒胡說，難道你不就是下凡的仙女。」

睨着他一笑，又把頭兒靠在他肩上了，道：「可是，我一句也聽不明白。」

蕭郎道：「這舜水之南，約三百里，有座天台山，這神話故事，就出在那裡了，故事說那天上的玉皇大帝，有七個女兒，最小的一個也最美，就像你一樣……」

「不准打趣我，我愛聽，說下去。」

蕭郎道：「要聽，那就隨我來。」帶她去到江邊石上坐地，道：「那天上神仙生活，雖然自在逍遙，却年復年，日復日，朝朝暮暮只有數星雲，太凄清了，這日，七姊妹駕起祥雲，去到天河遊玩，站在鵲橋之上，觀看下界的人間景色，只見……只見漁夫在柳蔭深處將船泊，一縷炊烟出港斜。」

「那是眼前的景色，是你見到，我也見到的，那不算。」

「七姊妹站在鵲橋之上，下望塵世，只見那樵夫在山上將柴劈，汗流浹背的農夫在田中央，讀書的兒郎苦讀在寒窗下，偏有人辭官歸故里，這邊廂，却又有人在漏夜趕科場。」

瀟湘子道：「端的為誰辛苦為誰忙，怎及得神仙生活樂逍遙。」

蕭郎道：「為的是花轎迎來了新嫁娘，小兄弟，你沒聽鼓樂聲喧，吹吹打打入洞房，小兄弟，你且聽……」

只聽那賣唱的姑娘和着弦聲，唱道：「寒窰雖破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

「就是為此，」蕭郎道：「少不免有一番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於是，有情人終成了眷屬，夫妻恩愛，當然只羨鴛鴦不羨仙了，小兄弟，你豈不知那嫦娥亦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麼。

「却說那七女凡心一動，便偷下了天庭，與無錢葬父，賣身為奴的董永配成夫妻。」

瀟湘子道：「當眞是有情又有義，不怪破寒窰，僅能避風雨，生活雖苦，但因夫妻恩愛，苦也甜了。」

蕭郎瞧着她，浩嘆了一聲，道：「可惜，這雙恩愛的夫妻，被硬生生拆散了，那玉帝知道七女偷下凡塵，龍顏大怒，派遣了天兵天將，將七女押回天宮，小兄弟，你說，這無情的玉帝，和那些天兵天將，是否令人可惱。」

舜江水，水滔滔，瀟湘子凝眸着那滔滔流水，半晌沒有言語。

蕭郎在她身邊柔聲道：「小兄弟，難道你也那麼狠心，將那有情有義的玉姬公主，押解回古墓？」

只有流水在嗚咽，原來蕭郎借這神仙故事，希望能打動瀟湘子，見她仍然凝眸不瞬，不言語，更把聲調輕柔了，道：「那玉姬公主雖違反了古墓

戒律，出而不返，但古墓之秘，並未外洩，何損於古墓，不加查明緣故，不諒其必有難言之隱，竟將其夫婿置之死地，盤谷乃堯天舜土，有律而嚴苛如此，豈非與聖代背道而馳，有悖忠恕之道？」

說着，蕭郎浩嘆一聲，雖未悲從中來，却也有感而嘆。

瀟湘子緩緩地轉過頭來，道：「蕭郎大哥哥，你，可是後悔啦？」

蕭郎道：「只道人間無情，原來天也是無情天，桃園亦是無情地，小兄弟，若他日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時不能與你回返古墓，豈不也會和玉姬的夫婿一般，被你們置之死地，看來，那玉姬公主倒是個可愛更可敬的多情人了。」

她在做甚麼？側着身，嘿！敢情他說了這麼多，她却在聽着別處，顯然最後那幾句話，她分明未曾入耳。

聽，他也聽到了，簫聲中好像……好像聽到過？是了，他記得了，那晚他被送回曹娥江上的小舟，夷姝跟踵而至，後來簫聲入耳，夷姝立即慌慌忙忙去了，可不是同樣的簫聲！

只見瀟湘子跳了起來，隨着她的目光，他看見了，舜江上一葉扁舟，順流而來，小舟前頭坐着個吹簫的中年漢子，漸漸來到切近。

舜江江面不寬，那小舟順流而來，和江岸相距不到兩三丈，是以看得眞切，那簫身上點點斑斑，簫聲咽，流水也嗚咽，聽來倍覺凄切，那也不奇，奇在簫上，簫身上點點斑斑，分明是用湘妃竹製成，這倒罕見。

蕭郎幾乎啊了一聲，瀟湘子在目送小舟從江面上滑過，瞬也不瞬，他明白了！

娥皇女英洒淚竹上成斑！從此竹以湘妃名，瀟湘子來這舜江岸邊做甚麼？不就是尋訪古墓的連絡人，莫非便是這江上的弄簫人？

小舟緩緩順流而下，打從他們面前，向下流淌去了，瀟湘子叫道：「蕭郎大哥哥，你等我，我去去就來。」

小舟在江上，瀟湘子在江岸追逐，一會已被岸邊的垂柳，連人帶舟，都遮隱住了，簫聲漸遠漸杳，終於無聞了。

是了，原來古墓中人是以簫聲來連絡的，玉離宮亦是古墓中人，那晚夷姝聞簫聲，立即奔回，瀟湘子不也被這簫聲召喚而去。

蕭郎目送瀟湘子去了，不由皺了眉頭，他本想借天仙配的故事，打動瀟湘子，不料瀟湘子顯然已心動了，這古墓的連絡人竟突然在江上出現，不由蕭郎一聲長嘆，好在那離恨天，玉離宮，極是隱密，使他這個曾去過玉離宮的人，亦只知道離恨天在虛無縹緲間，諒他們一時間亦是找不到的。

瀟湘子去了，自與她相遇以來，除了時光凝結，這是第一遭她不在他身邊，現在，他獨自一人，佇立在江邊，有時間來整理一下他那亂如蔴的思緒與情懷了，枉他天劍風流，不料瀟湘子情網一張，他竟是插翅已難飛了，為何？為甚麼？

天魔女現出她的眞面目，她的艷麗曾令他簡直震驚，但別說那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形象，已在他心中蔕固根深了，而且半月相處，儘管耳鬢廝磨，那原該是美目盼兮的眼波中，除了寒濤與稜芒，就從沒流露過一絲兒溫柔，夷姝的容貌與天魔女兩不分，簡直無分軒輊，却偏熱情似火，一見他便送抱投懷，即使是發乎情，也近於放蕩邪淫了，全沒些兒少女聖潔情操與堅貞，豈僅令他不喜，簡直厭惡，而這瀟湘子，却和夷光夷姝迥然有異。

一想到瀟湘子，他心中柔情登時泉湧，當眞是風流天賦與精神全在那嬌波兒轉，正因此，儘管他扮成了個少年郎，他一見便已認出來了，認出她是易釵而弁，喬裝扮，是否因為這緣故，更添了幾分神秘的瑰奇，何況，壓根兒就是從他幻想中走出來，幻想的活現，眞箇是：五百年孽緣，靈魂飛上了半天。

她無法比較，她的美，是天魔女與夷姝不可比擬，美得那麼聖潔，令人不可褻瀆，似嬌花，如朝陽。

天魔女的奇門彎劍架在他的脖子上，他沒懼怕過，但在瀟湘子面前，他怕了，是愛？是愛的陶醉，還是她那近於聖潔的美？令他愛得那麼小心翼翼，是否她那詭絕得近於神奇的古墓功夫？也令他敬畏？當然，還有……

只要一想起來，他就甜在心裡，似醉，如痴了，想到她裸體在他懷抱，而她，並未失去知覺，他怎能不似醉如痴，他耳邊又响起了她甜蜜蜜的聲音：「我是你的人了。」

她是這麼說的，沒有半絲情慾，只有柔情萬種，這一切，數日來，這一切一切，像在夢裡，他怕了，怕夢會醒來。若不是夢，他更怕，怕失去她。

原來愛極了，也會成為怕的，可愛的，香香的妹妹。

「他醉啦？」

可不是醉了，臉兒熱熱，一定也臉兒紅了，何況近午的驕陽，照射在她臉上。

「他就是……天劍風流的蕭郎？」

蕭郎正情思昏昏，如痴如醉，這番可聽清了，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但一轉面，倒對正了驕陽，眼前反而昏花了，啊呀！臉上竟被人摔了一把。

他跳了起來，呔！原來面前是兩個女子，一衣綠，一衣紫，一時間，昏花的眼睛看不清面貌。他！天劍蕭郎，江湖上名頭响噹噹，竟被人在臉上摔了一把，如何不又臊又惱，

嘿……竟還是個年輕的姑娘。

正因對方是個年輕的姑娘，也許他天性風流吧，倒發作不得。

必是那個擰他的姑娘，格的一聲笑，說：「若不是天劍風流的蕭郎，我倒問你，咱們在江湖上行走了這麼些年，可曾遇見這樣的俏郎君。」

這番蕭郎可眞惱了，急滑半步，陽光下，紫霞流轉，是那個紫衣的姑娘竟湊近身來，顯是要從正面把他瞧得仔細些，道：「喂！說！你眞就是天劍蕭郎？」

這兩個姑娘竟不把他放在眼裡，蕭郎怒也不是，氣也不是，把頭一揚，哼了一聲，道：「便是又怎地？你們是甚麼人？」

當眞可惱，那綠衣的姑娘喲了一聲，對紫衣女道：「嘖嘖，他惱起來也蠻可愛的，你說是不是？當眞宜喜也宜嗔。」

蕭郎惱得連臉也快炸了，呔了一聲，氣得臉脹紅了，連話也說不出來，天下之間，有男人調戲女人的，而今，却是女人在調戲男人，而且，是江湖惡棍，武林敗類，聞而喪膽的他——天劍蕭郎，而且……他現在已看得明白了，兩個姑娘都背着劍，分明知道他是誰，是甚麼人，呔！當眞吃了老虎心，豹子膽，竟敢調戲他。

而且，即使他是在情思昏昏之際，他的功夫練到那裡去了？他竟不能本能地自生反應，那綠衣姑娘，撫他的臉，他竟沒躲開，不，壓根兒就沒躲。

沒躲，可也是……本能，他風流的本能？因爲她是……是個年輕而又美貌的姑娘。

情思昏昏時他如痴似呆，現在，他清醒了，竟也似呆如痴，儘管連羞帶怒，可是由於驚訝，簡直是震驚！是驚訝於沒躲開？還是驚訝於這兩個姑娘的美？

說時遲，只見一個漢子狂奔而來，氣也喘不過來，却已在叫道：「是他！他就是！天劍蕭郎！化了灰，我也認得，是他。」

大熱天，那漢子竟戴着頂毡帽，蕭郎也認出來了，因爲那漢子沒了頭髮，毡帽不是遮頭，而是遮醜。

蕭郎哼了一聲，他明白了，道：「原來，你們是六扇門中人！」

認出那漢子是被天魔女在樓外樓削去頭髮的六扇門中人，竟以爲這衣綠衣紫的兩個姑娘也是了，眉兒揚了，朗朗大笑，道：「不錯，那烟籠寒水月籠沙的秦淮河畔，春風十里的揚州道上，蘇州秦樓煙花院，打殺那王八鴇兒的就是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便是天劍蕭郎。」

「喲！」那綠衣女明媚的眼兒竟也會笑，說：「姊姊，瞧他，多輕狂。」

那紫衣女郎也笑了笑，道：「不輕狂，又怎叫天劍風流。」

兩個姑娘的四隻俏眼兒，不僅在他臉上轉，而且繞着他轉着瞧。

以爲明白了兩個姑娘的來意，現在，他可又是天劍風流的蕭郎了，他也打量起兩個姑娘來，聲也朗朗，道：「兩位姑娘可是要驗明正身，妙哇！敢情六扇門中，竟也有天仙化人的女捕快，有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被兩位姑娘逮捕，也不枉我天劍風流了。」

那奔來的漢子已喘過氣來了，分明心怯，却嘿嘿兩聲，高聲叫道：「原來天劍蕭郎，不過是浪得虛名，孤陋寡聞，竟連雁蕩雙嬌也不識得，竟說兩位姑奶奶是六扇門中人，竟敢侮辱兩位姑奶奶，就憑這一宗，就該先打四十大板，兩位姑奶奶可別放過他。」

雁蕩雙嬌！

蕭郎心頭一震！那年頭海運已開，自三保太監七下南洋，歷三十餘國，自此海運大開，浙南的溫州，海客商賈雲集，自也是財富集中之地，當眞富甲全國，利之所在，各種幫會也應時而生，那溫州南北有兩雁蕩，其北爲北雁蕩，南爲南雁蕩，山高秀麗，海天壯闊，豈僅名聞遐邇，且名聞海外。

蕭郎所知不多，却知近數十年，有海鷹幫興起，以南北兩雁蕩爲基地，豈僅雄霸浙南，西至武夷，南霸福州以及全省，那江湖武林，莫不歸順，奉以爲尊，那南北兩幫主，乃是兩兄弟，簡直不亞南面王，便是那朝廷的命官，若不得兩位幫主點頭，甚至政令亦不行。

蕭郎的足迹止於杭州，但江湖中對雁蕩雙嬌却多有傳聞，是以耳熟能詳，傳說美艷絕倫，自幼送往武夷山，爲武夷山優曇的入室弟子，那傳言更神乎其說，說雁蕩雙嬌雖僅妙齡，劍術已通神。

嘿嘿！蕭郎不僅眼睛亮了，而且笑了，當眞傳言非虛妄，兩個姑娘果然美艷，說劍術通神麼？嘿嘿！

他道：「當眞該打，人家姑娘乃是黃花閨女，你竟敢一口一聲姑奶奶，豈僅該打四十大板，三百板子也嫌少了，兩位姑娘，你們說是也不是？」

那綠衣姑娘一怔，蕭郎也爲之一怔，全不見她移步，但人影倏晃，那漢子已脆生生捱了個嘴巴子。

那漢子一個踣跟，嘴角已流出血來，嚇得連面色也白了，竟不敢移步，雙膝一跪，自己掌起嘴來，連聲說：「當眞我該打……我該打。」

蕭郎可愣住了，這漢子乃是官府中人，不料竟對這麼兩個美艷的姑娘怕成這個樣兒，可知傳言眞不虛妄，海鷹幫不僅勢大，即使劍術未通神，但武功必然了得。

那紫衣姑娘說：「別打髒了你的手，既然他知道錯了，又自掌了嘴巴，且曉他這遭。」喝道：「沒你的事了，還不快滾！」

那綠衣女的巴掌可不是揚了起來，見那漢子已自打得滿嘴滿臉鮮血，顯然也怕打髒了手，是以沒曾打下，但一脚踢出，蕭郎目不轉睛，只見她那蠻靴兒一挑，只是脚尖兒一挑，那漢子已憑空飛起，了不得，她那腿兒僅那麼一彎，倏地彈出，那漢子已飛出丈餘外去，啪的一聲，跌在地上，顯然跌得不輕。

那知這漢子反而像得到了皇恩大赦，仍掙扎着爬起來，向兩個姑娘叩了個頭，必是牙兒也被打落了，話語顫抖不清，說：「多謝姑娘不殺之恩。」

綠衣女喝道：「還不快滾！」

竟會有這樣聽話的人，那漢子當眞就地一滾，顯然已嚇破膽了，渾身抖顫，却又慌忙爬起身來，抱頭鼠竄去了。

蕭郎哼了一聲，心想：即使是殺人不眨眼兒的天魔女，亦不曾令六扇門的人怕成這般模樣，可知道兩個姑娘平日必然極是暴戾。

那眉兒蹙了又揚，揚了又蹙，眼兒在兩個姑娘面上轉又轉去，怎會有這樣巧合的事，數年江湖行走，何曾遇到過絕色的美嬌娘，怎生不到一月之間，先有夷光、夷姝，瀟湘子的清麗超逸，更美絕人寰，不料這又來了兩個，而且，武功莫不奇詭絕倫，瀟湘子的武功已莫測高深，只看適才這綠衣女的脚上功夫，已令他駭然了，只是那麼脚尖輕輕一挑，就把個大漢子挑了起來，而且微微屈腿一彈，就把那漢子飛出丈餘處去了，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令他如何不驚駭！

啊！蕭郎不自覺摸着臉兒，摸着綠衣女擰過他的地方，先前即使一想到可愛的瀟湘子，他便如醉似痴，情思昏昏，但怎會沒自生反應？從小苦練的功夫，到那裡去了？

那綠衣女比紫衣女更年幼些，看來最多不過十六七歲，看來更俏麗也更活潑佻皮，嘻嘻笑道。

「喂！是適才擰痛了你，還是想我再擰你一下子？」

紫衣女格的一聲笑，說：「我沒啊，他被你嚇傻了是眞，這樣一個俏郎君，你怎捨得擰痛他。」

那綠衣女……啊呀！怎麼眼兒笑，連眉兒也會笑，紅唇兒不是乍破的櫻桃，簡直是鮮花兒開了，嘻嘻笑道：「是麼？好，我就教他痛給你瞧。」

啊呀！呔！蕭郎才會過意來，警惕才生，眼前一暗，任他如何躲閃得快，竟仍被那綠衣女在他臉蛋兒上擰了一下，而且，好痛，痛得蕭郎跳了起來。

又羞、又怒，又駭然，呔！叫道：「原來你是個……」

「小妖女，」紫衣女笑得彎了腰兒，道：「咱們都這麼叫她，你說不是麼？告訴你個秘密兒，她慣會不動聲色，出你不意，擰你一下子。」

綠衣女跺着蠻靴兒，叫道：「不准說，你敢！」

紫衣女一旋身，滑出了兩步，好快的身法，說：「若是撒嬌兒，譬如說對她爹，對我，就在臂上擰一把，若是擰在你臉兒上，那就是說……喜歡你，傻哥兒，她喜歡你呀！你明白麼？」

紫衣女倏地拔起身來，拔起再旋身，在空中一旋身，只聽啪的一聲響，拍在綠衣女的手上。

原來綠衣女急了，霍地向紫衣女撲過去，她快，顯然紫衣女早防到她有此一着，適時拔起身來，不僅堪堪躲過，而且旋身之頃，翻掌拍在綠衣女手上，落地却已在蕭郎身後了。

蕭郎大怒，這兩個姑娘竟全不把他放在眼裡，視他爲無能之輩，任意調笑。

說時遲，那可是一瞬之間，紫衣女落在他背後，他成了擋在紫衣女身前，那綠衣女豈僅不放他在眼裡，竟視他如無人，竟向他懷裡撲上，蕭郎又是何等人物，知道綠衣女輕功奇妙，必在他身前旋身繞過。嘿！倏地一翻腕，上臂不動，下臂一圈，啪的一聲，却也只用上了三成勁道，一巴掌拍在綠衣女屁股上，掌已貼着了她那軟綿綿的屁股，這才發出那一聲嘿！這才加了兩成力道，喝道：「這是教訓你，瞧你還敢不敢刁蠻佻皮！」

綠衣女一聲尖叫，身子兒直飛了出去，那蕭郎話聲未落，却已呆了一呆，皆因綠衣女分明已身在空中，竟能拳腿一翻滾，落回他身前。

只聽紫衣女拍着手兒，喝起采來，叫道：「妙哇，今兒可遇到尅星啦！」

只道綠衣女必不肯甘休，必要撲過來，蕭郎慌忙脚尖點地，滑步再滑步，眨眼間，已轉了三個方位，只聽紫衣女叫道：「好！紫虛微步，當眞絕世無雙！」

蕭郎的眼睛可不敢離開綠衣女，却也同時一怔，不料這紫衣女竟識得紫虛微步。

這紫虛乃是天的別稱，意即天步虛微，乃是蕭郎從白娘子的玉淸寶籙中新近才練成的，尚不十分熟練，只因這綠衣女的身步法無不奇詭精絕，心急之下，竟使了出來，不料竟被紫衣女認出了。

那紫衣女在蕭郎一怔之頃，已轉出他身側，道：「你！你是東海白娘子的甚麼人？」

蕭郎更是一驚，這紫衣女不但識得紫虛微步，而且知道東海白娘子！

是了，那南北雁蕩，本就在東海之濱，白娘子東海島居，與海鷹幫，或是她們的師門有往來，又何足奇。

蕭郎道：「我……我……」

一時答不上話來，他是白娘子的甚麼人？白娘子又是他的甚麼人？他現下仍不知道，但知必有淵源而已。

紫衣女反倒替他說了，點了點頭，道：「你不便說，是不是？放心，我不怪你，白娘子原本隱遁東海神山，不願爲人所知，你不說也罷，但既然你與白娘子有淵源，那就不是外人了。」

這紫衣女看來年屆雙十，較之綠衣女穩重，也懂事講理些，忽然噗嗤一聲，說道：「哎唷！這可是太陽兒打西邊出來了，別哭啊！秦姜，你們這算是不打不成相識，你擰他臉兒兩下子，他打你一下子……一下子……」人家可是黃花閨女呀！被一個少年郎君打屁股，怎麼說得出口來，道：「你們算是兩下子扯平了，來，過來。」

原來這綠衣女姓秦名姜，當眞人如其名，可不是美貌姣好，只不過刁蠻佻皮些兒。

那蕭郎的臉兒倒紅了，他不是有意，只不過這秦姜的身步法太神妙，錯身而過，他那一掌要不着相，倏忽間拍出，便打在她屁股上而已，那秦姜可不是摸着屁股，眼兒裡噙了淚，不用猜，不用想，也不用問，當然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遭兒吃的苦頭，而且，不是別處，而且是人家大閨女的屁股，何況他用勁也大了些兒。

人家的臉兒倒沒紅，他蕭郎的臉兒倒紅了，何況聽紫衣女一說，人家顯然與白娘子有淵源，更令他尷尬，慌忙拱手道：「原來是秦姑娘，恕我適才孟浪，只因姑娘輕功神妙，一時情急，實是無心，啊喲！」

那知他一揖，才彎下腰去，屁股上已重重地着了一巴掌，由於他毫無防備，那一掌的力道又太大了，身子竟衝前，啊喲喲！竟仆倒在地。

若然這麼一掌，即使毫無防備，竟也會打得他仆倒在地，他還能配稱天劍蕭郎麼，原來他臨機一動，就勢仆倒，噯唷唷，摸着屁股，假裝痛得爬不起身來，那眼兒却瞄向身後。

只見那秦姜兀自在咬着牙兒，眼裡的淚珠兒仍在打轉，却拍了拍手兒，重重地哼了一聲。

那紫衣女可也笑出了眼淚來，道：「好啦，你已打還了他，甚麼仇兒也報啦，瞧你，打得人家爬不起身來。」

秦姜那裡肯依，道：「不行！」咬着牙兒切着齒，走過來又踢了他一脚。

甚麼黃花大閨女，不過是沒長大的黃毛丫頭，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打在人家姑娘的屁股上，任他踢一脚也不算甚麼，蕭郎不待她的脚兒踢在身上，已殺猪般叫了起來，哎唷唷……

其實，先前已見過這秦姜一脚把個牛高馬大的漢子踢出一丈多遠，還只是輕輕一彈腿，可見她腿上功夫，豈能任由她踢，早暗運眞力，迎向她的腿尖，本想暗地裡把她脚上力道化解了，那知秦姜那一脚看似兇狠，竟然着在他大腿上，那脚上的力道竟亦化解了，既然毫不着力，又怎會痛。

秦姜一怔，氣得一跺蠻靴兒，叫道：「不行，原來你是假裝的。」

却是她假裝轉過身子，霍地旋身，又一脚踢來，仍然對準他大腿上，蕭郎那會防到她恁地難纏，饒是應變得快，奈何是躺在地上，仍被她脚尖掃中了，這番可眞是火辣辣痛。

「既然你愛聽，那就成全你，叫啊！」

蕭郎咬着牙，摸着踢痛的大腿，坐起身來，既然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何況沒死，也沒傷，不過痛而已，誰教人家是個這麼美的娘，何況淚珠兒仍在她眼眶裡打轉，又何況打了人家的屁股。

蕭郎咧着嘴兒，不叫了，只不過裝出來的笑容，扭歪了。那紫衣女也已搶了過來，攔住他身前，道：「好啦，不許再鬧了，今而後，你們可就是不打不成的相識。」

秦姜啐了一口，跺脚道：「誰和他相識了，要我饒他，除非……除非……」

蕭郎已站了起來，心下可着了急，瀟湘子隨時都會回來，若遇見了，那還了得。若他連怎麼才能令一個刁蠻的美貌姑娘消氣也不懂，算甚麼天劍風流。

兜頭一揖，少不免裝成一瘸一拐，眞像痛得咧了嘴，道：「這廂陪禮了。」

秦姜道：「叩個頭兒，還不許裝假。」

紫衣女道：「不許胡鬧了，不想下白娘子多疼你，再說，咱們是來找天魔女。」

蕭郎忽然大笑呵呵，道：「原來兩位是來找天魔女的！」

那秦姜道：「好，要我饒你也行，交出那個專和武林中人作對的天魔女來。」

紫衣女也接口道：「正是，聽說天魔女和你大鬧臨安府，血洗梨花院，飛劍削斷數十位六扇門中人的頭髮，連平江府捕快頭兒苗雄的頭髮也被削斷了，咱們要來會她一會。」

「哼！」秦姜道：「聽說你們泛舟曹娥江上，却不料躲到這舜江來，趁早兒交出天魔女便罷。」

蕭郎忙自大笑呵呵，道：「這麼說，兩位尚不知天魔女是誰了？兩位姑娘既與東海白娘子大有淵源，在下也不妨坦白相告，這天魔女名叫夷光。」

他只知說出名兒來，兩個姑娘既與白娘子大有淵源，必然也與夷光相識，那料秦姜眉兒一挑，道：「只問你天魔女在何處，休得支吾！」

蕭郎道：「是了，她殺的人多了，又懲了官府與六扇門中人，江湖中人不知其名，故爾叫她天魔女……是了，她在東海神山時，上上下下，全叫她小魔女，想必兩位姑娘不相識，也必聽說過。」

「東海神山！」

紫衣女一怔，秦姜跺脚道：「管他甚麼東海神山，咱們只問天魔女。」

紫衣女道：「且慢，東海神山，豈不是白娘子所居的海島，我記起來了，那原是無名的海島，海上往來的人無知，偶見白娘子踏坡而行，誤以爲神，故爾叫那島爲東海神山。」

蕭郎實是心急，忙道：「好教兩位姑娘得知，這天魔女夷光，便是白娘子的傳人。」

紫衣女啊的一聲，道：「不怪飛劍取人首級了，原來是白娘子的弟子。」

那秦姜眉兒又挑了，道：「是便怎樣，咱們也要會她一會。」

紫衣女抬頭望了望天，蕭郎忙道：「兩位姑娘有事，請便，便是在下也有事在身……」

不料話聲未了，期門穴上微微一痳，那秦姜竟是從他脅下鑽了出來，說道：「天劍蕭郎，呔！好大口氣，咱們也要會一會你，好不容易才追踪找到，想走，沒那麼容易！」

蕭郎大吃一驚，忑怪，手脚能活動自如，只不過眞氣不能運行，手上脚上，半點勁兒也沒有，知是適才期門穴上一痳之故，這……這是甚麼功夫？

紫衣女却微微一笑，柔聲道：「雖是艷陽天，中午日頭兒也毒，我這妹子不過是請你去盤桓些日。」

只見她向柳蔭樹下一揚，正是先前所見一縷炊烟出港斜的地方，一隻小舟急駛而出，那舜江只有十數丈水面，眨下眼兒，已駛到脚下岸邊，只見小舟上跳下兩個紫衣，兩個綠衣少女來，乍看和紫衣女與秦姜一般兒裝束，只不過這四個少女頭挽丫髻。

蕭郎這一急非同小可，忙道：「在下實是有事在身，兩位姑娘召喚，說個地頭兒，必準時投到。」

蕭郎心頭一震，便是刀擱在他脖子上，也不會恁地令他驚駭的，但和紫衣女目光一接觸，心頭竟然一震，不由他倒抽了口涼氣，天劍蕭郎，天劍風流，如何會感覺不出那眼波的柔媚來，那是情意深濃的如電的眼波。

紫衣女抿着嘴兒，眼波更柔媚了，道：「這是武夷優曇獨門的般若佛印功夫，我若是你，就不會妄想活脈，否則就會自討苦吃，你可覺得手脚有些痳木起來？」

蕭郎如何不覺得，他知着了秦姜的道兒，忙不迭暗運眞氣，那知丹田氣生，手脚竟然漸漸痳木起來，聞言，忙不迭把眞氣散了。

秦姜道：「喂！你是自個兒走，還是抬你上船去？」

蕭郎知是不能抵抗了，明知兩個姑娘並無惡意，把心一橫，却是在瀟湘子回來之前，必須即刻離開此地，任何功夫再神妙，不信能神妙得過九嶷飛花，瀟湘子若即時來到，豈會饒過這兩個姑娘。

可眞是天性風流，分明着了人家的道兒，他倒惜玉憐香。

他焦急、惶惑、更驚疑，這端的是怎麼回事？她們究竟是友？還是敵？

他焦急，因爲瀟湘子隨時會回來，他已見過瀟湘子如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回來見到他受制於兩個姑娘，豈會放過她們！

他惶惑，她們僅是心高、氣傲，僅爲了他和天魔女和他天劍蕭郎的名頭響亮了，衝着他們而來的嗎？怎生與白娘子有淵源，既已知道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仍然……他眞不解，他已受制，却又並不難爲他？

更驚疑的是，天下間，竟有與九嶷飛花同樣神奇的功夫，九嶷飛花令時光凝結，這這……甚麼般若佛印，却令人消失抵抗之力。

而這……這不是怪事麼？紫衣女的眉兒竟然蹙了起來，那秦姜雖然綳緊了臉兒，眉兒却在飛揚，啊唷，瞧不見，秦姜一縱身，已飛起脚來，踢在他的屁股上，同時對那四個少女喝道：「押他下船去。」

休道蕭郎已失去抵抗力了，似這般瞧不見倏地從背後一脚踢來，還眞難躲閃，痛得蕭郎向前仆去，幸是被迎上來的兩個少女架住了，才沒跌落斜坡。不料那秦姜仍不饒他，就在他被兩個少女架着的瞬間，更痛得他雙膝一跪，而且眼前發黑。

原來再又被秦姜趕上，再又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兩臂被兩個少女架着，而秦姜却是衝前，這一脚，自是加倍重，加倍痛楚了。

只聽紫衣女道：「秦姜，不要再難爲他，人家……不過是順手打你一下子，而且，先前你不是報了仇啦。」

「哼！」秦姜說，跺着蠻靴兒：「那不算，他是假裝的。」

「但你爲甚麼一再踢人家，而且……而且踢得那麼重。」

秦姜道：「第一脚兒，那是有仇報仇，第二脚，那是……紫薇，虧你還是海鷹幫的大小姐，可聽說過負債不付利息的，而且自是要利上加利。」

原來這紫衣女名叫紫薇，蕭郎已被兩個綠衣少女架着，騰身一躍，落在船上了，只見那船艙裝飾華美之極，極盡窮奢，嵌金鑲玉，錦幔流霞，明珠爲簾，玉離宮的綵舟高雅，這華舫却富貴逼人，但又不覺得傖俗，海鷹幫雄霸一方，也富甲一方，兩位姑娘既是幫主的掌上明珠，美艷而又威名遠播的雁蕩雙嬌，而海鷹幫既又是海上水上的幫會，雙嬌代步的船舫，裝飾得美輪美奐，那有何奇。

蕭郎也無暇去好奇，他看岸上時，只見那秦姜把眉兒高高地挑了起來，對那紫薇道：「去海口等我，我一會去與你們會合。」

那紫薇兀自蹙着眉兒，嘆了口氣，道：「爲何你總是恁地任性，白娘子

那麼疼你，既已知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為何還要……」

「是白娘子的徒兒又怎的？」秦姜道：「你忘啦，咱們是怎麼答應苗叔叔來着，她斷了苗叔叔的頭髮，我也非斷她的頭髮不可。」

怎麼忽然間眉開眼笑起來，那紫薇不也奇怪了，道：「你笑甚麼？」

秦姜嘻笑起來，却又不失天眞，道：「咱們的師傅武夷優曇，座下不是少了個徒弟，天魔女斷了髮，豈不是成了小尼姑，還去給師傅做徒兒，豈不妙極。」

那紫薇也笑了，道：「你不但淘氣，而且胡鬧，我們也是師傅的徒兒，為何不斷髮，不是小尼姑？」

秦姜道：「因為，師傅是優婆夷，信佛而不出家。」

「着哇！」紫薇道：「又怎要小尼姑作徒兒，別胡鬧了，我可提醒你，白娘子是玉淸門下，連師傅也敬重的，她的徒兒天魔女，既然武林中人聞名喪膽，苗叔叔也被她的飛劍斷了髮……」

「呔！」秦姜的眉登時又挑了起來，道：「我正是要見識她的飛劍，偏不信有飛劍百步外傷人這回事兒！我偏不服氣，她令天下武林聞名喪膽，嘿嘿！我就敎她天魔女，今而後一聞雁蕩雙嬌之名，就魄散魂飛。」

是否女人有了本事，就倍加任性高傲了？還是因為她們善妒之故？

不是呀！這紫薇就不是，不就不以秦姜為然，不就在勸止秦姜。

本已對紫薇有好感，登時又增了兩分，同時心下一動，他渴望白娘子知道得更多些，他堅信白娘子和他，和他師門，必然大有淵源，這雁蕩雙嬌既然和白娘子熟悉，所知必也較多，這可是大好機會，本來他因受制於秦姜而惱怒，因與瀟湘子的分離而焦急的，現在，倒反而渴望留下來了，何況尤其是這紫薇，對他毫無惡意。

又豈僅無惡意，憑他天劍風流的本能，甚至體會出她眼中的蜜蜜柔情意。

就在這麼一分神間那畫舫微微一晃，竟是那紫薇已俏生生立在船頭，岸上的秦姜已踪跡不見。

嘿！這刁蠻的小妖女，蕭郎倒鬆了一口氣，因為紫薇一落在船頭，只一揮手，那畫舫已滑入江中，順流淌下去了，若不是他眼看江岸向後退，平穩得幾乎令他不能覺察。

現在，他已有些明白了，原來那平江府的捕頭苗雄，和這兩個姑娘有淵源。是了，苗雄被天魔女斷了髮，率領四府的捕快捉拿他，原來找這雁蕩雙嬌和海鷹幫來替他苗雄出頭，先前既已認出那漢子是樓外樓被天魔女飛劍斷髮的捕快，他早該想到的。

罷了，現下他着了那秦姜的道兒，自是要把他交給苗雄，一旦落在那班人手中，又都吃過苦頭，那麼，他可有苦頭吃了。

秦姜去了何處，自然是要找出天魔女來，適才不已聽她說得明白。哼！這雁蕩雙嬌即使是武夷優曇的徒兒，武功奇詭，不信能勝得天魔女，何況離恨天在虛無縹緲間，古墓中人尋訪了十多年亦找不出來的玉離宮，諒她也找不到，却是設法脫身要緊，先前他竟憐香惜玉，躭心瀟湘子會返來，不放過這雁蕩雙嬌，不料這般若佛印，竟恁地厲害，只要他暗運眞氣活脈，渾身立即如萬箭鑽體，非但不能活脈，而且渾身百穴也痳木起來。

那紫薇顯然見他攢蹙眉頭，便知他暗運眞氣了，也蹙了眉頭，嘆了口氣，道：「你不要妄想活脈了，那是自討苦吃，不過你也放心，我師傅雖是優婆夷，但雖不出家，亦是佛門弟子，你不反抗，這般若佛印便不生反應，便無痛楚。」

這紫薇對他豈僅無惡意，而且眉梢眼角，倒流露出了柔情意，而且，顯然也不值秦姜所為。

蕭郎道：「姑娘諒已知道在下所作所為，非是要與官府為敵，亦不會濫殺無辜。」

紫薇倒先點起頭來，說道：「你不用說了，我那苗雄叔叔雖是六扇門中人，為人却最正直不過，雖然奉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但亦讚你仗義行俠，拯救烟花弱女於火坑地獄，樓外樓中得你暗中相助，更心生感激。」

蕭郎道：「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可是要把我交給官府？」

紫薇道：「你誤會了，苗叔叔已知湧金門的血案不是你做的，殺官的也不是你，對你只有感激，又豈會再逮捕你。」

蕭郎忙道：「般若佛印，既又是降魔神功，可否請姑娘替我……慚愧。」

慚愧，他天劍蕭郎還未曾求過人。

只見那紫薇尷尬的苦笑了一下，竟也說了聲：「慚愧。」道：「不瞞你說，我雖與秦姜同到武夷優曇門下，却未能傳授這般若佛印，師傅亦非偏愛秦姜，而是我這妹子刁鑽頑劣，偸習的，後來被師傅知道了，却也沒深究，反而說她性情頑劣，將來在江湖上行走，必會多樹强敵，好在般若佛印只能制人而不傷人。」

蕭郎道：「但對方失去抵抗力，豈不是任她宰割殺戮？」

紫薇道：「師傅也曾嚴加警誡，若她敢以佛印制人而後殺之，便要廢了她功夫；你不知道，我這妹子雖然刁鑽頑劣，但也最會討師傅歡心，既然她一口應承了，師傅反而指點了，你明白了麼，除了她以外，只有我師傅才能解開你那被鎖的任督二脈，但你放心，別說苗叔叔已要她不許與你為難了，而且，我也看得出來，她對你豈僅無惡意，還有……好感。」

她對他抿嘴一笑，臉兒忽然紅了

，道：「你倒要小心了，也許她已……喜歡你，否則，她就不僅踢你兩脚了，而且脚上也沒用勁兒。」

何用她說，僅憑直覺，他也感覺到了，即使秦姜眼兒中噙着淚，也未顯露出怨毒之色。

紫薇忽然噗嗤一聲，笑道：「怨只怨你自己，她最是好勝不過，何況被你打了一巴掌，而且，你又打得不重，而且，女兒家的身子……你別處不好打，偏又打在……打在……」

打在她的屁股上，啊呀！他當時實是手下留情，難道誤會他是輕薄了？

驀然間，他記憶起來了，秦姜眼兒裡噙着淚珠兒，她生性既是刁蠻頑劣又好勝，怎生倒不言語，也不動彈，只微張着嘴兒，瞪着淚珠兒在滾轉的眼兒，對着他望。

幸好他沒存心輕薄，他蕭郎又豈是輕薄之人。

蕭郎緊皺了眉頭，道：「在下當時實是無心……」

紫薇道：「我知道，其實是她湊上來的，也怪她眼高於頂，一上來就沒把你放在眼裡，怎會料到你身手的是了得，喂！白娘子是你的甚麼人？你竟會紫虛微步，難道和天魔女是師兄妹，也是白娘子的徒兒？」

他不是要打聽白娘子麼？忙道：「在下那有福份，不瞞姑娘說，我連白娘子居住的東海神山在何處，豈僅未到過，而且不知在何處。實不敢瞞姑娘你，不過月前承白娘子召見，甚至連白娘子的眞面目也沒見到。」

白娘子傳他玉淸寶籙，吩咐他即使連他師傅黃衫客亦不許說的，又怎會對這紫薇說出來。

那料他正要開口詢問，那平穩地在江上滑行的畫舫，船頭陡然一沉，只見秦姜已俏生生站在船頭。

她們眞是姊妹，紫薇眞是她的姊嗎？

只見紫薇嘆了口氣，皺了眉兒，道：「你這是何苦，秦姜，你忘了師傅怎生吩咐你來。」

那秦姜一挑眉，道：「你休管。」吩咐畫舫靠岸，只見她一揚手，日正當午，陽光下，驀見一道彩虹飛來，蕭郎雖然失去抵抗力，但手脚却能活動自如，不過渾身沒勁兒而已，要躲，那還能夠，上身一緊，竟已被一根彩條，把他上身連臂綑了個結實。

蕭郎那聲啊呀還未叫出來，身子已飛出船艙，叭噠一聲，跌落在岸上，只覺眼前一黑，金星亂冒。

原來畫舫已靠近江邊了，只聽紫薇叫道：「你！要帶他去何處？」

「不要你管！」才知秦姜已跳上岸來，站在他身側。

蕭郎渾身無力，上身又連臂被綑綁，那能起得身來，但總算眼前看得清楚了，只見那畫舫必是她上岸時，用脚向船頭一蹬，那畫舫去如箭矢，紫薇的話聲入耳，便已漸遠了。只聽那漸漸遠去的聲音傳來，說道：「你找天魔女也罷了，休要難為他。」

那知反而把秦姜激怒了，跺着蠻靴兒，道：「我偏要，誰敎他……他該死！呔……滾起來。」

人家是黃花大閨女，誰敎他打了人家大姑娘的屁股呢？怎敎人家那會不又羞又怒，必是她越想越怒，是以一回來，就把他綁了拋他上岸，跌得他當眞是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那彩條一抖之下，也不容他不站起來了，其實當眞是滾了起來，皆因她那彩條一帶之下，他離了地面的身子眞在空中一滾，竟然站定了，不僅渾身疼痛難受，而且眼也刺痛。

原來他被拋到岸上，那揚起來的塵沙，混和在他因痛楚而流出來的汗液裡，這一陡然站起來，便流入了他的眼中。

蕭郎有生以來，何曾吃過這樣的苦頭，天劍蕭郎的名頭又何等响亮？他的一身功夫，又何曾遇到過敵手，何況又習了玉淸寶籙，便天魔女亦不把她放在眼裡，只有瀟湘子，也才會令他時光凝結，但也不過如同睡眠，不料今天竟受制於一個年紀輕輕的刁鑽佻皮的姑娘，他竟還對人家憐香惜玉，生怕瀟湘子會不放過她們，而今……不料竟吃了這麼大的苦頭。

他不敢說是一時大意，既見秦姜又羞又氣，怒得連淚珠兒也滾出來了，如何不備，但仍然着了她的道兒，這般若佛印實是太令人驚駭了，竟能無相施為，神奇得實不下於瀟湘子的九疑飛花。

秦姜又喝道：「走！」

啪的一聲，哎唷唷，秦姜那彩條不僅遙空飛來，將他綑綁，而且還能作鞭兒用，只見她一手握着彩條的中段，另一頭揮之下，抽在他屁股了，火辣辣痛，簡直痛入心肺。

蕭郎再也忍不住了，怒道：「你為甚麼又打我，我不過！不過順手打你一下子，又和你無寃無仇。」

那秦姜眉兒又挑了，眼兒一瞪，鼻頭兒一皺，哼了一聲，小臉兒繃得緊緊的，蕭郎痛得直咧嘴，心想：怎生兩姊妹，性情兒迥異，那紫薇溫柔，這秦姜却恁地刁蠻頑劣，倒像不是一個娘生的。

紫薇與秦姜當眞不是一個娘生的，紫薇是海鷹幫幫主秦宓的妾侍所生，秦姜雖後生兩年，是正室所生，她娘姓洪，又愛穿一身紅，江湖之上，尤其是沿海一帶，是以人稱紅娘子。提起紅娘子，人人畏如蛇蝎，手中飛條長兩丈四尺，兩頭各繫金球，施展起來可短可長，武林中人遇上了，眞箇當者披靡，那飛條不僅能縛人於兩丈之外，而且能拿人兵刃，若是要取人性命，啊呀！驀見金霞流彩，眼前才一花，腦袋也開了花。（未完・八）

上文提要： 呂雪君抱着重傷初癒的方玉琪來至一所尼庵借宿，突然，方玉琪聞得微响，於是和呂雪君一起躍上樑上，只見一名矮小老頭向他們隔空點穴，兩人跟踪對方來至大殿，窺見殿內已有四名老頭，不久又有一名女子出現，六人均在討論着蓮花峯傳聞，待六人走後，兩人來至廂房，發現一名女尼被人點了穴道，呂雪君正要替她解穴，豈料一移動，女尼竟氣絕，嚇得兩人一呆……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 瑜·文　可 飛·圖

雪蓮情

點穴手法古怪　探尋名師解救

半晌，呂雪君才吐出：「好歹毒的手法！這事太邪門了，玉弟弟，我們快再到隔壁瞧瞧。」

兩人迅速退出房門，閃到隔壁的房間窗下一瞧，只見房內一切均無異狀，也像第一間房間一樣，住在房內的女尼，盤膝而坐，頭向左偏，姿勢也完全相同，再瞧第三個房間，也是如此。

呂雪君不再耽擱時間，穿過迴廊，後面是一個小小院落，院中一排花架上，放着許多盆栽花卉，極為清幽，一望而知，這院落準是庵主起居之所了。

這是一排三間的靜室，中間是一間佛堂，靠壁長桌上，還供着一尊白玉觀音和堆放着不少經卷，以及清磬紅魚之類的法器。

左右兩間廂房，房間相當寬大。

呂雪君掩近右邊那間窗口，往裡一瞧，只見房中對放着兩張禪榻，榻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灰衲老尼。

對面一張榻上，却是一個身穿青色勁裝的妙齡少女，雖然只不過瞧到側面，但秀髮如雪，蘋果似的臉型，樣子極甜美。

她們相對趺坐，並無動靜，兩人全都偏着頭，姿勢和先前見到的那些女尼完全一樣。

只是那老尼姑的雙目並未合上，似乎在瞧着對面的少女，現出十分關愛之色。

此時敢情已聽到窗外聲息，兩道眼神一轉，斜斜的往窗上射來，目光之中，隱含忿怒之色，果然知覺並非全失。

啊！這老尼的內功居然相當精湛，就可知道不是平庸之輩。

呂雪君和她目光一接，口中不由輕「噫」出聲。

原來黃山準提庵，呂雪君雖然沒有來過，可是青師太幾年前曾到過東海桃花島。

而且，她對呂雪君甚是賞識，說自己門下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呂雪君資質的，呂雪君記憶猶新，一見自然認識。

何況準提庵地方不大，這個院落又明明是庵主靜修之處，但榻上那個老尼，却不是自己認識的青師太。

方玉琪聽到呂姊姊那聲輕噫，還當她發現了甚麼，立即走近半步，低聲問道：「呂姊姊，妳瞧到了甚麼？」

說話之間，也已湊近眼去。

這一瞧，方玉琪突然之間急叫了聲：「呂姊姊，快來！」

喊聲未落，人已一個起落，竄入佛堂，向右邊那間靜室奔去。

呂雪君瞧到玉弟弟這般情形，心中立時明白，敢情禪房中那位老尼定和玉弟弟有關。

但她同時想起方才對面那個女尼，自己只是輕輕扶她躺下，她便慘叫了一聲，離奇致死，可見這種制穴手

法相當歹毒，不懂解法之人，妄動不得。她心念疾轉，人已跟着掠入房中，口中叫道：「玉弟弟，你千萬動不得！」

方玉琪業已奔近榻前，聞言果然微一怔神，臉露焦急的道：「呂姊姊，她……她老人家是小弟的師叔。」

當方玉琪和呂雪君驀然闖進禪房的一刹那，老尼姑炯炯目光已隨着向兩人瞧來。

尤其那青衣少女，清澈如水的雙瞳，更露出驚訝和羞急之狀。

她瞧瞧方玉琪，又瞧瞧呂雪君，眼光最後落到老尼姑臉上，似乎急於想問，又無法開口。

方玉琪話聲出口，走上一步，躬身叫了聲：「師叔，弟子不知妳老人家也來了黃山。」

原來這老尼姑正是九華山正覺庵靜因師太，她聽到方玉琪的話，兩隻眼睛微微轉動了一下。

方玉琪沉吟道：「你老人家受人暗算，穴道被制，不知是何種手法？」

靜因師太的眼珠轉動，方玉琪猜她是表示她也不明白之意。

呂雪君接口道：「老前輩是被人在窗外用隔空點穴制住的嗎？」

靜因師太眼珠上下動了一動，接着却向左右移閃。

方玉琪弄不懂師太這是表示甚麼，呂雪君已輕啊一聲，道：「老前輩是說被人在窗外隔空偷襲，但不是點穴手法，對嗎？」

靜因師太果然轉動眼珠，表示她說得不錯。

呂雪君黛眉輕皺，問道：「那麼老前輩可知解救之法？」

靜因師太眨了眨眼睛，敢情她並不知道。

呂雪君想了一想，隨即把方才自己兩人發現庵中有人受制，後來為了察看女尼穴道，只輕輕扶她躺下，就告氣絕之事，細說了一遍。接着又問老前輩見多識廣，不知江湖上用這種歹毒手法是那一門的人？

靜因師太似乎聽得十分奇突，眼睛又隨着左右閃動，表示她也一無所知。

這時，坐在對面的青衣少女眼看兩人只是向靜因師太說話，理也不理自己，心中大是氣惱，一雙眼睛惡狠狠的盯了方玉琪和呂雪君一眼，好像說：「哼！你們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們！」很快的又闔上眼皮。

她這是乾生氣，方玉琪和呂雪君兩人此時根本想也沒想到。

「姊姊，這可怎麼辦？」

方玉琪這一聲「姊姊」，叫得十分親密。

青衣少女又倏地睜開眼來，她只橫了他一眼，又很快的閉上，心中似乎起了莫名奇妙的妒意。

呂雪君低頭沉吟，她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方法可解開這個難題。因為這被制的人，連碰也不能碰一下，那能找得出答案？

目光一瞥，只見紙窗上透進魚肚白色，敢情這一番折騰，天色已是黎明時光。她心中驀地靈機一動，抬頭道：「玉弟弟，少林寺古月大師不是今天可到黃山了嗎？」

方玉琪見她突然問起古月大師，心中奇怪，一面點頭，道：「不錯，方才那孩兒臉的老頭確會如此說過。」

呂雪君嫣然笑道：「方才那幾個古怪老頭的武功極高，依我想來，他們得到的消息，定然可靠，只要古月大師今天能趕到黃山，老前輩她們就可得救了！」

方玉琪恍然的道：「妳說古月大師有解救之法？」

呂雪君噗嗤一聲笑，道：「少林寺自達摩祖師以來，代有高人，相傳寺中有七十二種絕藝，載諸經籍，古月大師身為少林方丈，領袖武林，就是本身沒有學全，總也知道個大概，這種奇怪手法，他可能會知道。」

靜因師太聽到呂雪君這一番話，眼中果然露出嘉許之色。

方玉琪道：「除此之外，恐怕別無他法，那麼我們這就走！」

呂雪君笑道：「此時天色才亮，古月大師就是會來，也不會這麼早呀，嗯，我們先去找庵主青師太，不知她老人家可會遭人暗算。」

方玉琪點了點頭，一面向靜因師太躬身說道：「師叔，妳老人家再忍耐一會，弟子去去就來。」

呂雪君也向靜因師太告別，才一同走出禪房。

方玉琪臨走之時，迴眼向青衣少女望去，只見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對自己兩人有着憎惡之色。

這回故意瞧着自己，又故意在自己瞧她之時眼珠一轉，倏地閉上。方玉琪不知她是甚麼意思，但此時也無暇去想，很快的掠出房去。

兩人走到左廂房窗口，往裡一瞧，一點沒錯，禪榻上同樣趺坐着一個骨瘦如柴、身穿青衣的老尼，腦袋微偏，雙目垂瞼，敢情正在努力運功解穴。

她，不就是出名心狠手辣、嫉惡如仇的青師太，還有誰來？

呂雪君心頭大感凜駭，像黃山青師太、九華靜因師太，武功之高，在江湖上數得上一流高手，和自己師父並無多讓。

憑這兩位老前輩，居然連敵人都沒照面，就輕易的被矮老頭制住，那麼昨晚這幾個古怪老頭的身手，當真駭人聽聞。

不！還有那個玄裳少婦和玄裳少婦口中的師父，想必更是厲害！

心中想着，她因青師太正在運功解穴，一時可不敢驚動，拉了玉弟弟一把，輕輕退出。

方玉琪緊皺着劍眉，問道：「呂姊

姊，我們這就上文殊院去！唉，不知古月大師肯不肯親自趕來呢！」

呂雪君嗤笑道：「傻弟弟，你把青師太和令師叔當作普通之人？憑這兩位老人家的名頭，發生了這大事情，古月大師自然得親自趕來，何況咱們還有極重要的消息告訴他呢！」

「極重要的消息？」方玉琪聽得有點糊塗，自己那有甚麼消息可以告訴古月大師的？

呂雪君瞧着他笑道：「你呀，眞是……難道昨晚咱們親眼瞧到，親耳聽到的，還不算是重要消息？」

方玉琪俊臉一紅，啊道：「呂姊姊，妳是說金透的下落？」

呂雪君瞧了他一眼，道：「金透固然重要，但這批人來得異常兀突，才更重要得多！」

說話之間，已走出準提庵。

* * *

這時天色堪堪吐出魚肚白色，除了林中啼鳥啁啁雜鳴之外，林壑之間，雲氣霏霏，還顯得異常幽晦。

兩人施展輕功，穿越小徑，往文殊院方向奔去。

黃山雖然來了不少武林人物，但這個時候，天色將要黎明，既非夜行人出動之時，又不是大白天裡，因此，反而顯得十分安靜，連一個人也沒有碰上。

一會工夫，離獅子林已是不遠。

方玉琪遠遠望去，依稀瞧到一棵大樹上，好像有一條丈餘長的白影正在隨風飄動，口中不由輕咦了聲。

呂雪君敢情也瞧到，隨口問道：「玉弟弟，那是甚麼？」

方玉琪道：「好像從樹上掛下來的。」

兩人加緊脚步，往前掠去。

呂雪君道：「啊！玉弟弟，那是一塊白布。」

方玉琪道：「不錯，上面還寫着字呢。」

越來越近獅子林了，白色東西也逐漸清晰，那果然是一條白布，從樹幹上直掛而下，少說也有三丈來長！布上寫着一行黑字：「字諭中原各大門派暨前來黃山之江湖人等，蓮花峯已劃爲禁地，爾等統限一日之內，撤離黃山，示希週知。」

下面署名的赫然是「紅葉敎主」四個大字！

方玉琪瞧得渾身一震，俊目倏張，叫道：「紅葉敎主果然來了！」

呂雪君一雙秀目緊盯在白布之上，對方玉琪這聲大叫恍如未聞，歇了一歇，她才回過頭來，微笑道：「玉弟弟，這不是紅葉敎主寫的！」

方玉琪奇怪的道：「何以見得？」

呂雪君笑道：「你總該知道，這『紅葉敎主』是咱們替她起的名字呀！」

方玉琪點頭道：「名字雖然是我們取的，但現在江湖上已經傳開了，大家都知道有『紅葉敎主』這麼一位厲害人物，她不會將錯就錯，加以利用？」

呂雪君笑道：「你說的也未嘗不對，她如果眞的趕來，自然十分神秘，只要瞧她對付五大門派掌門人的情形，就可知道到目前爲止，她還不願露面呢！何況這布上只是一種恐嚇口氣，不過想借着已經傳播的『紅葉敎主』的名氣，讓大家知難而退罷了。」

方玉琪道：「那麼，這是誰寫的呢？」

呂雪君不假思索的道：「我想這八成是昨晚那幾個古怪老頭出的花樣。」

方玉琪疑惑的道：「這是爲了甚麼？」

呂雪君嗤的笑道：「他們不是奉命帶着『蓮峯之鑰』，找尋蓮峯秘室來的嗎？如今找了十天，依然毫無眉目，如果各門各派的人全都趕來，對他們而言，總嫌礙眼，所以要大家撤出黃山！」

方玉琪又道：「那麼趕到黃山來的人，肯憑這幾個字，輕易撤出黃山嗎？」

呂雪君沉吟道：「那就得看情形了，憑昨晚五個古怪老頭武功之高，世罕其匹，如果觸怒了他們，說不定會有多少人血洗黃山呢……」

「好一句血洗黃山，好狂的口氣！」

呂雪君話聲未落，猛聽身後有人厲聲大喝。

兩人霍然轉身，抬頭瞧去，只見身後丈餘開外，不知何時已多了一道一俗兩個人來。

那道人年約四旬，白臉無鬚，眼神充足，正是峨嵋三雲中的白雲子。

另外俗家打扮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精幹老頭，身穿青綢長衫，背上斜掛着一口長劍，雙目炯炯，正在打量着自己兩人。

方玉琪一眼瞧到白雲子，心中不由暗暗打鼓。

果然，白雲子臉色倏沉，冷嘿道：「小子，想不到你果然是紅葉敎的爪牙！」

呂雪君手握劍柄，冰霜凜然的道：「道長說話，怎可如此輕率？」

白雲子敞聲笑道：「事實俱在，難道貧道還寃枉了你們？」

說話之間，已緩步向兩人逼近過來。

方玉琪曾經吃過白雲子的虧，此時眼見他一步步逼近，只好暗暗戒備，蓄勢待敵，一面回頭道：「呂姊姊，他就是峨嵋三雲的白雲子。」

呂雪君道：「峨嵋三雲也得講講道理。」

白雲子聽方玉琪直呼其名，而且凝神斂氣，似乎準備和自己動手，不由輕蔑的冷笑一聲，喝道：「小子，你和姓歸的老賊沆瀣一氣，不是紅葉敎的爪牙，還是甚麼？」

方玉琪年少之人，血氣方剛，一聽他辱及歸駝子，心頭大是憤怒，暴

喝一聲：「胡說，歸老前輩是個好人……」

但他話聲未落，白雲子已然出手，右臂一伸，閃電般指向方玉琪的肩井穴，左掌同時由外向內，圈拍而出。

方玉琪暗暗吃驚，身形微退半步，左手如鉤，翻腕疾擒白雲子右腕脈門，右掌一沉，斜劈對方左臂。

這一下，白雲子出手雖快，方玉琪應變更是神速，而且還使了一巧一猛兩種不同的力道。

白雲子一時輕估對方，幾乎上了大當，左掌圈打力道，先被方玉琪掌勢一震，化解開去，右手略爲慢了一着，竟被方玉琪搭上手腕。

白雲子終究是峨嵋高手，內功火候和應敵經驗都十分老練，一着失機，心中雖然凜駭，但他仗着深厚功力，立即借勢反擊，趁對方左手尚未扣合，右腕一震，改點爲打，上步欺身，掌根內勁直逼方玉琪前胸！

方玉琪吃虧在沒有臨敵經驗，以致反被對方所乘，一掌兜胸切到，心中微一錯愕，右手立即往前迎去。

白雲子眼看方玉琪居然敢和自己硬拚，臉上微微露出一絲冷笑，掌力突然加强，暗勁如潮，往前推出。

他原以爲對方這點年齡，斷難和自己二三十年功力相比，這一掌，至少也使得他震出去一丈來外，身負重傷。

那知雙掌相接，只聽「啪」的一聲，方玉琪上身只是晃動了一下，白雲子倒反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兩人這幾手，說來較慢，其實只是眨眼工夫的事，人影乍分，白雲子一張白臉登時血紅。

試想想，他以峨嵋三雲的身份，竟然被一個無名小輩震退，傳出江湖，那還有臉見人？一時又驚又怒，驀地右腕一翻，嗆郞掣劍在手，厲聲喝道：「小子，你亮出兵刃來！」

站在一邊的青衫老頭，對方玉琪適才那一掌似乎也頗感意外，是以一雙炯炯眼神注視着方玉琪，一閃不閃。

呂雪君眼看玉弟弟一招之間，居然把名動江湖的白雲子震退，她內心有着說不出的驚喜。

此時雖然眼看對方掣出兵刃，料想玉弟弟也輸不到那裡，是以手握劍柄，靜靜的站在他身後。

當然，她也瞧出另外還有一個青衫老頭在眈眈而視，光瞧他太陽穴凸起老高，決非尋常之人，可能比白雲子還要紮手，人家既然袖手旁觀，自己也只好按兵不動。

方玉琪往後退出一步，劍眉挑動，大聲喝道：「在下和道長素無嫌怨，何故一再相逼？」

白雲子手仗長劍，臉色由紅轉白，由白發青，厲聲喝道：「小子，毋用多說，你亮劍罷！」

方玉琪被他言詞相激，也動了眞怒，反手抽出松紋劍，仰天大笑道：「峨嵋劍法，名聞天下，但在下早已領敎過了。」

白雲子雙目露殺機，沉聲道：「小子，好狂的口氣，那你就接我三劍試試！」

袍袖飄動，舉手一招「天外來雲」迎面飛出。

方玉琪並不移位退讓，長劍一領，「簾捲西風」斜斜挑起！

白雲子哼了一聲，劍尖一沉一吐，「天外來雲」突然化作「流沙千里」，銀虹閃動，快速無比。

方玉琪年少好勝，豈肯示弱，驀地劍勢直落，一招「一葉知秋」，擋開來勢，右腕揮處，「通天徹地」銀星四洒，劍光大盛。他這兩招，正是「通天劍法」中的變式，威力極强。

白雲子想不到對方只有一旬之隔，內力劍法居然突飛猛進，前後判若兩人。心頭怒火更熾，大喝一聲：「來得好！」

忽的劍法一變，長劍舞動，劍劍向空亂劃，施出峨嵋派鎭山絕學「亂披風劍法」，存心要把方玉琪活劈劍下。

方玉琪也展開「通天劍法」，方才連接兩招，覺得師門劍法果然威力極强，還隨着自己功力的精進，發揮無餘，以前不是白雲子的對手，如今居然可以和他打成平手，膽氣一壯，眼看對方劍勢綿綿出手，也立刻揮動長劍，準備把師門絕學源源展開。

正當此時，那青衫老頭忽然大喊一聲：「白雲道兄，暫請住手！」

白雲子劍光一斂，橫跨八尺，愕然問道：「公孫老哥，有何見敎？」

青衫老頭緩步而出，拱手道：「兄弟有一疑問，想問問這位朋友。」

白雲子劍光一收，冷冷的道：「公孫老哥請！」

青衫老頭表情肅穆，雙目如電，射到方玉琪臉上，沉聲發問道：「少年人，你方才使的是甚麼劍法？」

方玉琪昂然而立，拱手道：「在下使的是『通天劍法』，老前輩有何指敎？」

青衫老頭微哼一聲，又道：「那麼，你是何人門下？」

方玉琪躬身道：「在下師尊退出江湖不問塵事已久，而且業已仙逝，在下未便奉告。」

青衫老頭臉露慍色，大聲道：「老朽問你是那一派之人？」

方玉琪道：「天台派！」

青衫老頭目射精光，厲笑道：「這樣說來，你是蒼松子之徒了？」

方玉琪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

青衫老頭臉色一沉，喝道：「孽障，你在老夫面前，竟敢如此不敬？」

方玉琪微微一怔，道：「老前輩如何稱呼？恕在下眼拙。」

青衫老頭瞪目道：「老夫公孫泰，

難道沒聽你師傅說過？」

公孫泰！

方玉琪好像聽人說過，公孫泰是崆峒派掌門人，心中不由暗暗啊了一聲，自己天台派和崆峒派淵源極深，敢情他瞧到自己的劍法，才出頭……

啊！不！公孫泰既是崆峒派掌門人，何以自己從沒聽師傅提起過？心念轉動，一面搖頭道：「先師在日，除了教在下武功之外，很少談及江湖之事，老前輩大號，在下沒聽先師說過。」

公孫泰老臉一紅，怒溢眉宇，喝道：「好！蒼松子膽敢欺師滅祖，擅離崆峒，創設門派，居然還教出你這個孽徒來！嘿嘿！老夫問你，你師傅是幾時死的？」

方玉琪從沒聽師傅說過師門之事，是以對公孫泰所說一無所知，不過他聽出對方似乎口氣不善，此時一見詢及師傅，連忙躬身答道：「先師是在四個月前，被人所害！」

公孫泰瞪目道：「他死在何人手下？」

方玉琪含淚道：「先師臨終，只留下一封遺書，說他老人家『心脈將竭』，在下後來在丹室發現一片金邊丹楓，直至最近才知道先師正是死在紅葉教主之手。」

白雲子聽到蒼松子果然也死在紅葉教主手下，似乎頗感意外，神情略爲一怔，但跟着就冷嘿一聲。

公孫泰臉上毫不動容，一面又道：「你師傅原是老夫大師兄，十年前離開師門，還帶走本門師祖練功心得，老夫身爲崆峒掌門，正要追尋他的下落，不想他已歸道山，你既是大師兄傳人，他仙逝之後，除了遺書之外，可見有本手抄心得？」

方玉琪聽他說出身份，還是自己的師叔，正待上前拜見，但一眼瞧見公孫泰聽到師傅噩耗，臉上毫無戚容，好像對師傅之死漠不關心，一開口只問師祖手錄的那本「離合神功心得」，心中漸起懷疑。

只聽呂雪君輕輕咳了一聲，心中不禁又是一動，立即搖頭道：「在下並未見到。」

公孫泰厲笑道：「孽障，老夫面前，怎容你自稱在下，欺蒙尊長，還不快將爾師盜走的師祖心得，交還老夫！」

方玉琪聽他果然只是爲了那本師祖手錄心得，不由微哼一聲，道：「在下隨師學藝，只知是天台門下，本門容或和崆峒有關，但在下從未聽先師道及，老前輩怎能以欺蒙尊長相責；至於先師遺傳之物，自有先師遺命，在下遵命行事，也無交還老前輩之理。」

公孫泰臉色一寒，問道：「這麼說來，那本師祖手錄心得，果然在你手上了？」

方玉琪平時不擅說謊，方才是呂姊姊乾咳一聲，才臨時改變了口風，此時經公孫泰一逼，不由抗聲道：「在下方才已經聲明，天台崆峒有無淵源，在下不得而知，即使先師留有師祖手錄心得，在下也不能交給老前輩。」

公孫泰聽得赫然震怒，厲聲叱道：「孽障，崆峒門規森嚴，怎容你如此放肆！」驀地翻腕從肩頭撤出長劍，劍尖一指，喝道：「孽障，你再不交出本門練功心得，老夫說不得……」

話音未落，呂雪君忽然冷哼道：「天下那有自稱尊長，硬想劫奪後輩東西之理？」

公孫泰霍地掄劍回身，猛喝道：「公孫泰清理崆峒門戶，妳是何人，敢在老夫面前饒舌？」

呂雪君柳眉挑動，迸發一聲冷笑：「清理門戶？可惜人家不是崆峒門下！」

公孫泰怒笑道：「難道蒼松子不是崆峒門下？」

呂雪君道：「那你去找蒼松子老前輩好了！」

公孫泰氣極，劍尖一指，喝道：「利嘴賤婢，妳敢……」

呂雪君搶着道：「公孫泰，姑娘可不是你崆峒門下了罷？」

「利嘴賤婢，老夫先劈了妳！」

公孫泰右腕一揮，劍若長虹，直往呂雪君當頭落去。他一派掌門，出手果然不凡，劍風嗡然，匹練湍飛！

呂雪君一時拔劍不及，蓮足輕踩，閃身橫掠，避開劍鋒，纖手揚處，一記「寸瀾千里」隨勢拍出。

站在一側的方玉琪，眼見公孫泰猝然發劍，他怕呂姊姊吃虧，趕緊一橫松紋劍，大聲說道：「老前輩無端出手，不怕有失身份？」

公孫泰雙目圓睜，厲喝一聲：「孽障，你當眞敢目無尊長？」

左掌「移山塡海」硬接呂雪君一擊，右手長劍却在吞吐之間，改劈爲刺，已往方玉琪當胸點出。

呂雪君在玉弟弟橫劍一擋之際，也已拔劍在手，一下躍到方玉琪前面，長劍一揮，銀芒飄洒，把公孫泰點向方玉琪的劍勢封解出去，口中冷峻的道：「誰是你後輩？人家師叔可就在黃山。」

公孫泰看到呂雪君劍勢奇快，微一怔神，驀地停住身形，大喝道：「好一招『落葉繽紛』，妳是桃花庵離塵庵主何人？」

呂雪君和人家劍招接觸，已覺出對方功力比自己高出許多，此時一聽對方提到師尊名字，立即收劍護身，道：「她老人家正是姑娘師傅，你待怎的？」

公孫泰劍尖一指，嘿道：「妳方才說甚麼？」

呂雪君道：「方才姑娘說，人家師叔就在黃山。」

公孫泰臉色微變，橫劍問道：「妳說靜因老尼她在那裡？」

呂雪君瞧他神色有異，嬌哼道：「你問他咯！」

公孫泰瞪了方玉琪一眼，喝道：「孽障，你說靜因老尼現在何處？」

他借着問話之際，突然身發如風，一下子欺到方玉琪身前，左手其快無比的扣上方玉琪右腕脈門。

方玉琪可沒料到一派掌門的公孫泰會有此一着，要想退讓，已是不及，自己右腕已被對方緊緊扣住，心頭不由大驚。

耳中也同時聽到公孫泰嘿嘿冷笑，百忙之中，驀地功運兩臂，右腕一震，如鈎左手直逼公孫泰前胸。

他這一手，正是歸駝子「鐵掌銀鈎」中的絕招。

方玉琪對自己能否掙得脫對方的掌握，並沒半點把握，那知內勁突發，公孫泰只覺方玉琪握劍右腕突然擴張，自己五指竟然不能控制。

他微一錯愕，對方左手五指如鈎，尖銳勁風已迫近胸前，再想變勢封架已嫌不及，心頭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難道這小子已練成了「離合神功」？心念疾轉，立即左手一鬆，倒退出去一丈多遠。

但饒他應變夠快，前胸仍覺被一股潛力擊中，幾乎站不住脚。

幸虧方玉琪這一爪是求解危勢，力道不足，何況公孫泰終究功力深厚，才算沒被震傷。

公孫泰一念輕敵，沒把一個後生小輩放在眼內，才有此失，一時不由老羞成怒，猛然斷喝一聲，乍退倏進，長劍揮動，往方玉琪猛揮而出。

他在急怒之下，一劍比一劍兇猛，一招比一招辛辣，同是一套「通天劍法」，使得漫天風雨急驟若狂。

方玉琪對這套劍法雖然也練到得心應手，十分純熟，但和公孫泰數十年造詣相較，就覺得自己遠非人家對手。尤其一招一式，他只要劍尖一動，便已落入人家計算中，處處受制，劍劍遭尅。

差幸方玉琪體內有歸駝子貫注的數十年內力，才算勉強接下公孫泰二十多招的凌厲猛攻。

白雲子可也並不落後，公孫泰出劍之時，他長劍一圈，喝了聲：「賤婢接招！」

手起一劍，直往呂雪君劈去。呂雪君心知此時說也無用，不由冷笑道：「峨嵋三雲在江湖上也有點名氣，不想竟是如此不明事理之人，你當姑娘怕你？」

說話之間，霍地纖腕一翻，劍如飛霜，撒出一片光幕，封開白雲子劍勢，寒芒電奔，竟然乘隙疾進。白雲子似是未料呂雪君封劍反擊來得如此迅速，趕忙一沉丹田眞氣，移形換位，側退了三尺，口中喝道：「好一招『桃花流水』，今日貧道可顧不得離塵庵主了！」

喝聲之中，振臂運劍，刷刷反擊過去。

呂雪君自幼即由桃花島離塵庵主扶養長大，一身武學盡得師傅眞傳，此時乍遇强敵，她一上手就施展出師門絕學「桃花劍法」，劍芒如雨，銀花繽紛，也着實凌厲。

但她吃虧在女孩兒家，底子沒有人家深厚，何況對方又是江湖上夙負盛名的峨嵋三雲，時間稍長，一鼓作氣的劍勢已沒有先前的凌厲。

白雲子是何等人物，見識廣博，經驗豐富。

呂雪君雖然沒現敗象，但他已見微知著，冷笑一聲：「賤婢，妳還能接得貧道幾劍？」

手中劍式突然一緊，一柄長劍絲絲有聲，呂雪君雖有難以應付之感，但她銀牙緊咬，依然見招拆招，毫不慌亂，和對方硬拚。

却說公孫泰見方玉琪在自己手下連走了二三十招，依然尚能支持不敗，不禁又驚又怒，憑他一派掌門之尊，竟然對一個後輩還久戰不下，傳將出去，豈不有損顏面？

猛喝一聲，一柄長劍也陡然轉厲，劍挾風雷，出手竟然盡是急攻招術，刹那之間，已把方玉琪圈入一片劍光之中，險象環生，連封架都大感困難，他此刻縱然想不戰而逃，也難全身退出。

這樣又勉强支持了一會，實在已到了生死須臾的危險關頭，不但氣喘如牛，還招無力，而且一襲青衫也已被公孫泰的劍尖挑破了幾處，尤其是一張英俊清秀的玉臉，汗落如雨，連揩抹一下的時間也無法騰出。

不，握劍右腕已是被公孫泰一連幾劍震得手臂酸麻，連舉劍都沒有氣力。

叮！方玉琪只覺劍身一震，長劍差點脫手飛出，同時有一股冷芒，突然穿脅射到。

想封劍，劍勢已被震開，那還來得及封解，公孫泰一點劍芒疾如流星，差不多快刺近肌膚。

方玉琪茫然失措之間，不自覺的脚尖移動，向右斜踩，身軀一閃，糊裡糊塗的閃了出去。

這一下，他連自己也一無所知，已完全脫出險境，心中暗暗叫了聲：「好險！」

公孫泰一劍刺去，只見方玉琪人影一閃，便失去踪跡，不禁微微一怔，急忙收住劍勢，流目四顧，只見方玉琪手握長劍，呆呆的站在自己的右側發楞，不由怒從心起，劍尖急顫，一招「橫掃千軍」，轉身橫劈過去。

他這一招出手奇快，但見劍光如電，攔腰截去，方玉琪好像在低頭思索，竟然不避不架，直等劍光近身，他人影一閃，又杳如黃鶴，倏忽不見。

這可把崆峒派掌門人的公孫泰驚出一身冷汗，暗想：憑自己方才一劍

，除了本門「閉戶誦經」可以封卸劍勢之外，武功最高，也只有硬擋一劍，那能形迹不露就能輕易避開之理？

他心中驚疑，猛的一個旋身，回頭瞧去，只見方玉琪果然楞楞的站在自己身後，一動未動。

公孫泰本想喝問他使的是甚麼邪法，但以自己的身份，又覺說不出口，驚愕之間，突然濃眉一皺，暗起殺心，一面冷嘿道：「孽畜，原來你還會邪門功夫！」

一面說話，一面暗暗劍交左手，右臂運集功力，準備驟然出手，一舉把方玉琪擊斃。

方玉琪却仍是一語不發，怔怔而立。

原來，他方才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忽然腳下不自覺的橫跨了一步，脫出危境。

心頭驀地一驚，這一步竟然是自己幼年時候在海外孤島上和蓮兒捉迷藏的身法，今天居然救了自己性命。

他想到捉迷藏，眼前忽然浮起一幅壯闊無涯的海灘，一陣陣雪白的浪花，捲着晶瑩銀沙，往腳下淹來。

那笑靨如花、天眞活潑的蓮兒，牽着自己的手，一遍又一遍的教自己捉迷藏。

海灘上印下無數足跡，但被一陣又一陣的浪花不停地沖刷。

「笨蛋！」

嬌小的呼聲，在自己耳邊響起……

啊！突然之間，劍風橫掃，匹練乍飛，方玉琪驀地警覺，正是公孫泰發劍橫劈而來。

他毫不猶豫，腳尖移動，不自主地又使出捉迷藏的步法，果然，一下子又閃了出去。

啊！這步法原來還好用在臨敵之時。

他靈機一動，不由欣喜若狂，一面細細琢磨起來，雖然這是從小就學會了的步法，而且自己也花過不少時間，練過不知幾千遍；但此時一經琢磨，竟然覺得千頭萬緒，變化無窮，自己學會的，只不過略通概要而已。

難道這當眞還是武學不成？

他不住思索，越想越覺蘊蓄着無窮玄機，一時不由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推想捉迷藏的變化之上，連公孫泰在說些甚麼，也沒聽到。

公孫泰眼看方玉琪只是怔怔出神，連自己說話全都不理，他獰笑一聲，右臂一圈，一招「五丁開山」，疾向方玉琪當胸拍去。

這一掌，公孫泰用上了十成力道，威勢之猛，直若迅雷驟發，凌厲無匹。

方玉琪乍覩來勢，不禁猛吃一驚，雙肩微晃，人又及時閃出。

只聽「呼」的一聲，方才立身之處的一丈之外，那排松樹已被掌風擊得樹身搖晃，落葉紛飛。

方玉琪就在這回頭一瞥之間，忽然看到呂雪君已被白雲子一柄長劍逼得步步後退，險象環生，一頭青絲也已披散下來。心中一急，不由暗暗埋怨自己不該盡是想着步法，害得呂姊姊如此狼狽。

一時那敢怠慢，立即撇下公孫泰，雙腳一頓，劍先人後，使出一招「長虹經天」，往白雲子當頭罩落。

他含憤出手，這一招崆峒絕學「通天劍法」中的最後一招，居然使得宛如長虹倒掛，黃河天來，劍氣寒光，疾瀉而下。

白雲子雖然已知呂雪君是桃花島離塵庵主的傳人，但離塵庵主已在兩年之前逝世，對方極有可能改投在紅葉教主門下。

因爲樹上這方白布，分明是清晨才懸掛上去的，不然，朝露正濃，何以這布上沒有半點露水漬痕？

清晨，這時天色才亮，自己和公孫泰起身之後，出來散步，就發現紅葉教主的白布，也發現了方玉琪和呂雪君兩人站在布下，何況呂雪君又有「血洗黃山」之言。

在他心目中，方玉琪是和惡窮神歸駝子一黨的，歸駝子原也有着重大嫌疑，是以認定方玉琪、呂雪君是紅葉教主的爪牙。

就因爲白雲子心有先入之見，他雖和呂雪君動手，此時正在着着進逼，但他反而不想傷害她。只要把她制住，就可問出轟傳江湖的女魔頭紅葉教主的下落。

呂雪君已陷入欲罷不能、欲戰無力的地步了。

白雲子右臂一振，口中堪堪喝了一個：「撤……」

他「手」字還沒說出，掌中長劍，劍尖也正好覷準呂雪君的劍身，將要點出。

突然，一道劃天銀虹挾着森森劍氣，往自己當頭射來，威勢極盛。

崆峒派的「長虹經天」！這小子居然從公孫道長手下溜出，還偷擊自己來了。

白雲子心念一動，但因方玉琪來勢極快，一時顧不得再震呂雪君的長劍，右腕急收，功運劍身，一招「玉笏朝天」，往上硬架。

雙方劍勢全都快速絕倫，只聽「嗆」的一聲，金鐵大震，餘音未絕，白雲子只覺對方倒瀉而下的壓力，竟然重逾千鈞。

不但震得自己右臂若廢，腳下再也站不住樁，登登的後退了五六步，心頭不禁大凜，這小子那來如此强勁的內力？

他怎會知道方玉琪體內貫注了歸駝子的畢生功力，因爲方玉琪未能善爲運用，也未能完全發揮威力，是以方玉琪每經過一次拚鬥，他的功力也好像隨着增强一次，其實只不過給他多增加一次運用內力的經驗罷了。

白雲子被震得踉蹌後退，也正是方玉琪飄然落地的同時，他自己也有點不敢相信這凌空一擊，居然能把腳踏實地的白雲子震退。

但他無暇多想，一個箭步，竄近呂雪君身邊，急忙問道：「呂姊姊，妳可曾受傷？」

呂雪君瞧着玉弟弟一張俊臉，滿是關注之色，心頭一甜，纖纖柔荑，掠着散亂秀髮，輕搖着頭，甜笑道：「沒甚麼，啊！瞧你，連長衫都被劃破了幾處呢！」

從方玉琪縱身發劍到震退白雲子，說來話長，其實只是眨眼工夫。

公孫泰一掌「五丁開山」，是覷準了方玉琪發的，那知罡風雷奔，方玉琪身形一閃，又已不見。

公孫泰成名多年，十年前爬上了崆峒派掌門人的寶座，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是前幾名的人物。

掌中一柄長劍，不知會過多少高手，但像方玉琪這般奇異古怪的身法，他不但沒有見過，而且也從沒聽人說過，雙方只在一丈方圓之內，竟會一閃不見，忽前忽後的叫人無可捉摸。

他此時已是驚怒各半，雙目亂轉，煞透眉心，暗暗的道：「不把這小子除去，必成後患。」

心念剛動，耳中突然聽到一陣金鐵大震，急忙舉目瞧去，不是那小子是誰？他捨了自己，原來向白雲子衝去。

白雲子居然被他震得連連後退。

「白雲道兄，這孽蓄透着邪門，今日放他不得！」

公孫泰喝聲未落，雙足一點，人已隨聲撲去。

白雲子以峨嵋三雲的身份，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輩一劍震退，自然羞怒交迸，一退之後，倏然前進，劍若急雨狂風，疾劈而出。

這一次兩人全是怒極出手，和先前又是不同，刹那之間，如山劍影，瀰天劍氣，同時向方玉琪、呂雪君身前湧到。

不管方玉琪和呂雪君用劍封架，或是縱身躲避，都難以逃出他們的劍勢範圍之外。

呂雪君粉臉失色，正待舉劍封架。

忽然，方玉琪一聲朗笑，一把握住自己的臂胳，帶動身形，一下子就閃到白雲子身後，冷冷的道：「憑你們兩位，還攔不住在下，姊姊，我們走。」

白雲子聞聲大驚，左腳一圈，身形疾轉，回頭瞧去，方玉琪和呂雪君手拉着手，業已掠出三丈之外。

「小施主且請留步！」

一個蒼老聲音突然響起。

方玉琪、呂雪君猛一抬頭，只見迎面已站着四人。

發言的是一個鬢眉花白，身穿灰布道袍的老道人，此時他的兩道電目正緊緊的望着自己。

他正是峨嵋派掌門人凌雲子！

他身邊站的是背負長劍的青雲子和兩個勁裝青年——銀彈子于啓輝、銀劍于啓煌。

「大師兄，千萬不可放過他們！」

白雲子和公孫泰兩條人影已隨聲急撲而來。

突然之間，只聽「咕咚」兩聲，站在凌雲子身側的于啓輝、于啓煌同時向後栽倒。

不！青雲子臉色倏變，像躲閃暗器似的側身橫躍。

就是鬢眉花白的凌雲子也往後退出半步，大袖一兜，手中敢情抄到了甚麼似的，神色大凜，兩道目光閃電般往右側一片松林中射去。

這當眞是眨眼之事，方玉琪、呂雪君同時一怔，趁機往左首樹林掠去。

「孽畜！你們往那裡逃？」

公孫泰大聲厲吼，挾着衣袂飄風之聲，往身後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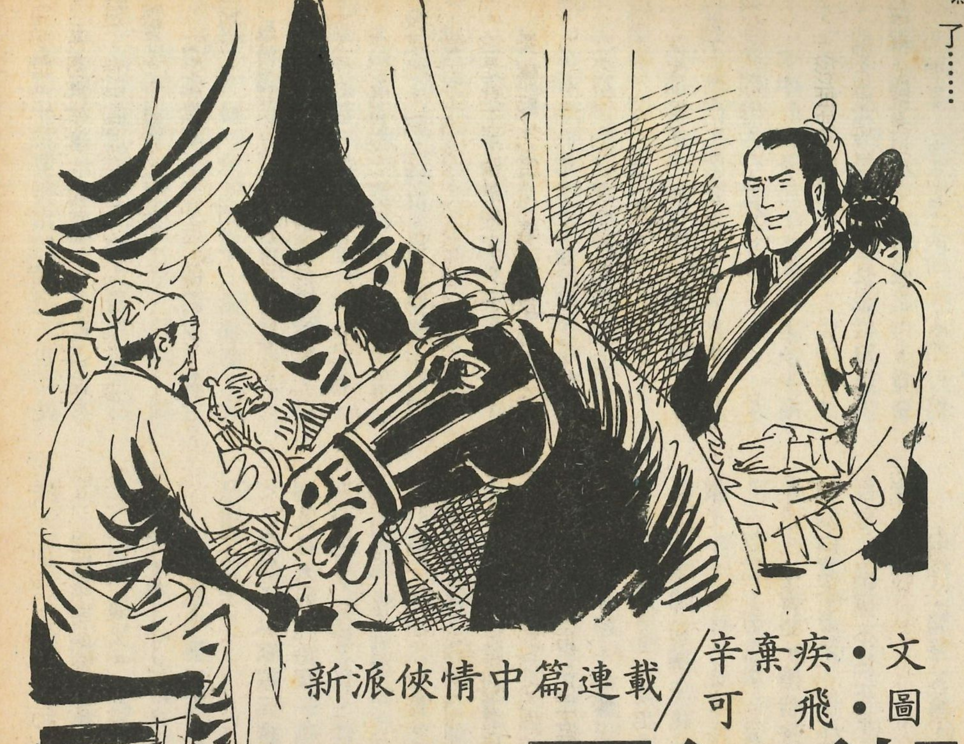
只聽凌雲子的聲音，沉聲叫道：「公孫道兄、三師弟快請止步！」

公孫泰和白雲子堪堪追出，聞聲止步。

白雲子站停身形，回頭問道：「大師兄難道發現了甚麼？」

（未完・五）

上文提要：黃書郎把黑紅門大伙整得慘兮兮，救出文彩後，一同策騎往清河找文彩老爹文山，途中，文彩向黃書郎傾吐心事，可惜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兩人甫抵文家，驚見文山服毒自盡，連忙把他送往普濟藥舖，經過急救，文山終於脫險，為了答謝古班，這回黃書郎沒有對他怎樣；三人離開藥舖後，來至三仙鎮投宿，黃書郎特別吩咐店小二請來裁縫，待他們吃過飯後，兩名裁縫來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劣行被揭破　色魔怒滿腔

聽口氣還真在行，黃書郎道：「全套的，料子也要最好的西湖綢料，只不過……」

男的怔了一下，因為他發覺三人穿的都破爛，怎能做得起最貴的絲綢料子？

他低低的細聲問：「那得要許多銀子呀，客官。」

黃書郎道：「多少？」

男的約略算一算，道：「至少也得花上百二十兩銀子，三位是否……」

黃書郎是甚麼人，男的話中已令他明白了。

他淡淡的一聲笑，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大方的攤在桌子上道：「拿去吧，我要兩天之內把衣衫送過來，當然，如果你們能在明天把三套新衣服全部做齊全，吶，外加你們一百兩。」

他又取出一張百兩銀票。

一對裁縫夫妻瞪眼了。

男的哈哈道：「你……姓財？叫神？」

黃書郎笑道：「百家姓上沒有姓財的。」

他知道這人喜歡詼諧，又笑道：「我也不是叫財神，不過我說話算數的。」

猛古丁，那女的打了男的一巴掌，笑罵道：「你永遠改不了開玩笑的毛病，人家是外地來的客人呀！」

她已取出布疋，急道：「快呀，當家，時間就是咱們的金錢，你還逗個甚麼勁？」

男的一掌拍在腦袋上，忙着取出石筆在一張紙上填寫着。

那女的量，男的寫，剎時便把三人的衣裳靴子尺寸量齊全——眞快。

男的將一張百兩銀票塞進懷裡，女的對黃書郎笑道：「你不會開玩笑吧？」

「我是一本正經。」

「明天此時，我們送來新的衣服……然後……」

黃書郎拍拍口袋，道：「另外一張百兩銀票便也是你們的了。」

男的笑哈哈的道：「你老弟說的不是發燒話吧？」

眞愛開玩笑，這種人最樂觀，江湖上也常見。

黃書郎笑道：「我沒有發燒，我涼快極了。」

男的笑道：「好，一言爲定。」

他二人匆匆忙忙的走了。

當然是去趕製衣衫了。

文彩笑笑，道：「黃爺，他們眞的能把三套全裝在一天之內趕製好？」

「能！」

「他們眞的能？」

「我相信他們會提前送來！」

「黃爺，你豈不得多給他們一百兩銀子呀？」

一邊的文山接道：「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足夠我喝半年的老酒。」

文彩不好意思的道：「爹，你就只

知道喝酒。」

黃書郎笑笑，道：「我的時間才是金錢，我要趕去個地方等候消息，萬一誤了，那會遺憾終生的。」

文彩當然不會知道黃書郎要去甚麼地方。

她只關心黃書郎甚麼時候要離開他們，她希望縫衣的慢慢縫，最好做個十天半月。

文彩看看老爹的臉色，覺得老爹好多了，她放心的又對黃書郎道：「黃爺，慢工出細活，你叫他們一天得完工，怕是針工不夠精細了。」

黃書郎笑笑，道：「我以為不會。」

文彩道：「我還是懷疑他們一天之內做不好。」

黃書郎道：「文姑娘，他們二人當然做不好，但如果他們把三仙鎮上會縫製衣裝的人全找來，那就不一樣了。」

文彩怔住了。

她也覺得黃書郎的話有道理，而且很可能就是這樣。

＊　　＊　　＊

夜幕低垂，涼風捲來，兩間房中分睡着文山與黃書郎，而文彩則獨睡一間房。

今夜好像沒月光，便眨着鬼眼的星兒也不知道隱藏到那兒去了，應該說夏末有些悶熱才是，然而風還眞涼，夜來還眞有點讓人好眠。

三仙鎮的街上早已行人絕跡，那靜得有些反常的窄狹街道上，這時候突然冒出一條人影，這個人就好像從天上掉下來，也許，嗯，從地下面長出來的一樣。

這人只在暗角處佇立片刻，雙目反光的眼神只在左右瞟了一下，便「咻」的一聲躍上屋頂。

這個人只騰身掠過五處屋脊，那身法直如幽靈在空中悠然飄，然後直不楞的落在一道院子裡。

這裡正是「龍鳳大客棧」的後院。

這位仁兄好像對這兒的地形很熟悉，毫不稍停的橫着肩膀貼着牆，一溜之間便到了另一個客房外，他的動作便在這時候更加輕悄了。

這間客房，也正是龍鳳客棧中最好的客房，也是最大的，當然在住的價錢上，便不同於邊廂客間了。

這位夜行仁兄只稍稍貼耳於窗上聽了一下，便立刻暗自笑了。

他笑容可掬的用手指在窗格上輕輕的，有節奏的彈了幾下，只不過客房中仍然沒反應。

於是，夜行人更得意了，他那似銀鈴的大眼睛流露出一股子淫邪的眸芒，帶着幾分似要衝動的表情。

然而，有一把尖尖的刀子握在他的手上，眞在行，只見他用口水吐在尖刀上，然後把尖刀插入窗格縫內，只那麼輕輕的一挑，「啪啪」一聲，窗門落了，他的動作十分俐落，俐落得叫人一看便知他是江湖中夜走千家的老手。

他只將窗縫拉起不到半寸，立刻瞇着一雙眼望進去，他的全身不由得一哆嗦。

窗戶整個拉開了，這位仁兄好身法，腰一彎又挺，整個人已落入客房中，那窗子便又關上了。

龍鳳大客棧的後客房中，陳設雅緻而整潔，泛紅色的四方桌上，有一盞捻到燈心好像一隻螢火蟲般的散發出泛綠螢光，兩張靠背大椅子對着放，雕花大床上掛着粉紅色垂簾帳子，隱隱看出大床上半斜不斜的躺着一個大姑娘，好美的女人。

走在帳前注目看，可以看到那少女的美姿，令人綺心勃起的，乃是姑娘有節奏的胸間起伏而產生的肉體顫動。

這位仁兄好像在欣賞一件美麗的雕像一樣，時而伸出舌頭舐着他那發乾的嘴唇。

他露出那副饞相，就好像倚門而立的叫化子一樣。

這人已發出咻咻之聲，他的胸部也開始起伏得比那女子的更加急促。

他好像早就盯上這位姑娘了，而且也好像盯着姑娘住的這間客房，因而在他落入後院，便直到姑娘的房間來了。

女人只有在床上的時候更撩人心慌，不論這個女人的睡姿是個甚麼模樣。

當然，美麗的女人在床上的樣子更加誘人。

是的，大床上的女人把這位仁兄誘得呆住了。

眉兒彎得半月形，睫毛結合成一線緊緊的連在一雙鳳眼上，挺挺的鼻子帶着七分秀，巧妙的擱在一張俏得不能再俏的俏嘴上，瑩潔的臉蛋帶着紅潤，好像蘋果八分熟——眞迷人吶。

姑娘睡得很熟，微微的鼾聲十分均勻，照說，姑娘家是不應如此沉睡的，只不過她太累了。

這位姑娘當然就是文彩。

她太美了，美得很吸引人。

如果她不美，只是普通女人，黑紅門的左少門主就不會一心要把她弄上手了。

她不但美，而且還有一股子成熟的韻味，就在他們三人走入「龍鳳大客棧」的時候，她的美俏便已惹得一個人幾乎驚叫出來。

那個人，唔……敢情就是此人，這個正站在她的床前欣賞着她的美姿的瘦漢。

就在一陣欣賞之後，這位江湖上有名的採花大盜「惡玉手」何棄色，自懷中摸出一個玉瓷青瓶，旋開瓶蓋，小心的倒出一些粉狀物在他的鼻端聞一下，然後又傾出少許，送到姑娘的鼻孔猛一按，他的另一隻手已放好小

瓶，而且很快的一掌拍在姑娘的軟痲穴道。

這個動作，立刻把姑娘弄得睜開了眼睛……唔，好一雙水翦媚眼，宛似水中之月，可愛極了。

姑娘的反應是猶豫的，她張口但吃吃的擠不出聲音。

何棄色樂透了。

他一面輕輕柔柔的在姑娘的身上撫摸着，一邊悄聲的在姑娘的耳邊說道：「小娘子……妳的心上人……來了呀。」

迷惘中，姑娘用力的拚出一句：

「你……是黃爺？」

何棄色道：「喜歡我嗎？」他答非所問，却也是順口適合。

姑娘已自迷了色了，她的全身已透着慵懶，血液也在造反了。

何棄色知道他的藥已在姑娘的身上起了作用，她的目光雖然直視着他，但他知道自己已成爲姑娘心目中所愛慕的情人了。

何棄色雙目赤紅，他的精神異乎尋常的亢奮，當然，他的亢奮也是藥效的發作了。

他的動作就好像他快要爆炸了似的，身上的任何東西都會令他產生不快，恨不得一下子剝光。

當然，姑娘的身上也是如此——煩躁、火熱與無限的飢渴，交織成一副多麼誘人而又無奈的表情。

姑娘沒有動，她的眼神在變，變得更迷惘：「你……是黃爺……嗎？」

何棄色已經光溜溜的坐在床沿了。

他隨口應道：「我就是你的心上人吶，小娘子。」

他動手了。

此刻，他動手脫姑娘的衣裳。

姑娘仍然未動，但姑娘却仍然是那句話：「你……是黃爺嗎？我……」

何棄色的動作眞快。

老行家了，當然快，而且也很細膩，細膩得好像他是在爲姑娘撫摸一樣。

這一點就與衆不同，那些初出道者，甚至急色鬼之流，到了這節骨眼的時候，便會現出既毛躁又輕狂，更飛一般的往上壓去。

也因此，有人戲稱這號人物叫——毛張飛。

何棄色不急躁，他更不輕狂，當然也就不會立刻壓上去，他仍然在他的雙掌上動作，細膩的活動着他的十指，也因此，江湖上送了他一個外號叫「惡玉手」。

那麼巧的一雙手，却用在這地方、這時候，當然是一雙惡手了。

姑娘發出「啊啊」聲，何棄色已脫光了姑娘的衣衫。

唔，那眞是上帝的佳作，玉一般的光滑肌膚，引得何棄色流口水，那曲線，那圓圓的幾處該圓的地方，更是再妙也沒有了。

「唔……你是……黃爺嗎？」

「我是妳的心上人吶，寶貝！」

他開始動作了。

他以爲在甚麼時候，應該有甚麼動作來配合。

他總是以一副既欣賞又享受的心情想這種名堂。

何棄色的心中總以爲，如果只對一件精美的東西大加欣賞，充其量也只是看過。

當然，有欣賞而又對這精美的東西加以享受，方才稱之爲妙。

有人叫「爽」，其實還不都是一樣？

他開始跨步登床了。

他的動作更細膩了。

「你……是黃爺嗎？」

何棄色道：「妳馬上就知道我是誰了。」

就在這要緊的時候，忽然一聲悠悠的，也清朗的，更帶着幾分冷漠的聲音傳來：「他不是黃爺，他是個惡色魔，也是道上的名丑——惡玉手。」

聲音並不高，好像來自窗外，但何棄色感覺自己好像一下子掉進了冷冰冰的冰窖裡。

挺身，猛回頭，哈……窗外站着一個人，看得清那人已把窗子撐開了，那人的一雙手交叉的挽在兩臂之內，那副模樣，就如同在欣賞着一幅畫。

他的動作很快，去抓他那堆衣衫。

「有了傢伙才有膽量，你可得先穿衣裳吶！」

何棄色是去取傢伙，他的兵器是三把刀——一把母刀與兩把子刀。

只不過對方戳開他的目的，便也只好盡快的把衣服穿起來，當然，他也分別握着他的三把刀。

果然，有了兵器膽子壯，他尚未發動，窗外的人已冷笑道：「何棄色，你是個豬狗不如的畜牲，江湖上你是出了名的大色狠，有幾次我還一心想找你，把你好生的修理，只不過被太多雜務躭誤下來，嘿，你却找來了。」

何棄色的怒火早就淹沒了他的慾火，他那妙不可言喻的熱血沸騰，也已化爲皆目欲裂的一腔熱血，他早已是面色鐵青的怒吼，道：「混帳帶砸鍋，你這王八蛋不長眼睛，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膽，竟然壞了你家何爺的好事，狗操的雜種，咱們到三仙鎭外去較量，何大爺要教訓你。」

外面的人哈哈笑了。

他的頭在點着，道：「對，惡玉手，咱們就在鎭外碰個頭，你呢，暫時壓一壓你的心火，等你把我擺平之後，你再回來大快朵頤盡情的享用。」

「走！」

何棄色早就暗中妥當了。

窗外的人便也立刻消失不見，只不過當何棄色躍落街心的時候，他發現一條人影已站在街頭不遠處的一棵

柳樹下，向他招手。

何棄色也是「名人」，只不過劣得有些叫人聽了他的名字便有些不由得會「他媽的」的一句吐出口。

「名人」二字並非專指有錢或有權的大爺們，君不見有人還「惡名昭彰」，這不也是名人？

何棄色便是惡人中的名人。

只不過他却一時摸不透底細，不曉得人家來路，如此一來，他的心理上就產生諸多的疑慮，那包括着氣、急、怕、疑、迷惘。

雖然如此，他還是大步的迎上前去。

「朋友，你……」

「少來，誰和你是朋友。」

「那麼，老兄，你……」

「少稱兄道弟，你是頭色狠，老子沒有你這樣的兄弟。」

何棄色火大了。

他戟指對方吼道：「你娘的，給臉不要臉不是？你他娘的又是甚麼三頭六臂的哪咤，操！」

那人哈哈笑道：「惡玉手，你好像急躁起來了，你怕了，是嗎？」

「娘的皮，你是誰？」

「咻！」

好一根鋼棒在手掌中打旋，銀光出現，何棄色退了一大步，道：

「你……是江湖上人見人頭痛的『惡客』黃鼠狼，是嗎？」

哈哈的笑了。

是的，那人當然是黃書郎。

他在客房隔壁睡，就在文彩似夢似幻的叫着「你是黃爺嗎」第三聲時，他便驚醒了。

他初時還以爲文彩在說夢話，因爲文彩白天就問過他喜歡她甚麼，她是不會計較的。

黃書郎早就從文彩的話中，知道文彩心中已對他產生另一種關愛，只不過他已經對秀秀有所付出了。

他不能在此刻趁人之危。

黃書郎不是那種乘人之危的人物。

但秀秀不同，秀秀是劉家半趕出門的小寡婦，而且秀秀與他初次見面時是在那種十分尷尬的情況下，他便自然對秀秀產生關懷，而且，他把秀秀送到水火洞去了。

黃書郎聽到文彩的夢般聲音的時候，他還動了動身，心中着實無奈。

他身邊還睡着文山，文山正在鼾聲連連。

但黃書郎似乎又聽到了甚麼，他吃驚了。

於是，他輕輕的起身，又輕輕的走到文彩的客房門外，他便也火大了。

* * *

現在——

「你猜對了，是黃書郎本人也。」

「好個狂妄小子，你在道上得罪不少人物，大伙兒在等着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你他媽却還敢在何大爺的面前揭是非，娘的皮，我勸你盡快找地方去藏藏，也免得你小子的命不長。」

黃書郎呵呵笑，道：「這幾年我只有叫別人頭發痛，從未想到會有人敢剝我的皮，倒是叫別人流了不少的血，就像現在，我馬上就會證明給你看。」

何棄色狂怒的吼道：「他奶奶的老臭皮，你是甚麼東西，今夜你非但壞了你家何爺的好事，更且如此的裝模吹牛，此情此景已至士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娘的，今夜若不狠下辣手，修理你這頭可惡的黃書郎，老子就不是你娘的人生父母養。」

黃書郎冷笑，道：「惡玉手，你的行爲早已說明你不是人了，你又何必指祖罵宗的損及先人？」

左手力收，右手尖刀抖手十七刀直往敵人殺去，何棄色厲吼：「老子劈死你。」

黃書郎的動作宛如沒動一樣，便聞得空中響起一連十幾聲叮叮噹噹之聲，光焰迸濺中，忽見何棄色一個掩耳半旋，空中倏見兩把短刀，分上下向敵人扎去。

黃書郎却動了。

他的動作看起來很細緻，細緻中又帶着一份粗野，只見他的棒子垂直着一陣旋轉，那麼準確的將兩把擲來的短刀打落，他的身子已快得宛如幽靈一現的，閃過何棄色的左側，便也帶起一股子鮮血。

「啊！」

何棄色身軀打着激旋，鮮血往地上洒着，他那稍嫌瘦了的身子直往那棵柳樹上衝去。

「呼轟！」

他果然倒在樹幹上，却也把他打旋的身子擋住。

他猛吸大氣，右手的刀倒握，却用力的按在左肩頭的那個刀口上面。

黃書郎笑了。

「他媽的。」

但他的罵聲已不似剛才那麼氣壯山河了。

笑笑，黃書郎道：「江湖傳言，你是用母刀殺敵人，子刀專殺你姦過的女子，嘿……今夜你却三把刀同時拿來對付我，哼，你在全力卯上我了。」

何棄色按着肩頭傷口，抖着嗓子道：「黃鼠狼，你人在江湖行，不守江湖規，難道你不顧各行其道，互不干涉，擋人財路，死路一條的例律，你……你在擋大爺的道了，你知不知道？」

黃書郎道：「你剝光姑娘的衣裳，自己弄個光身子硬要往人家的床上壓，然後一刀要了人家的命，娘的皮，你這是甚麼心理？我看你八成是報復心理作祟，難道你娘你姐就是這樣被人姦而生下了你？」

何棄色吼道：「放你娘的滾雷屁！你……」

黃書郎的尖刀收起來了，但他的棒子在手上。

何棄色這句罵，換來黃書郎一棒打。

「叭！」一棒子打在何棄色的頭頂上，打得何棄色咬牙一聲，幾乎昏倒。

又是一棒敲在何棄色的右腕上，打落了他的尖刀。

黃書郎是不會叫何棄色再握刀相向的。

他在動腦筋如何整治這頭惡色狠。

「呀……」何棄色痛得大叫着。

黃書郎却是哈哈笑，道：「惡玉手，久聞你這一雙手會叫女人尖聲叫，一定有一套。」

「你管不着。」

黃書郎道：「我也懶得管，我只要用棒子打碎你的雙手就行了，何必管。」

何棄色大叫：「不可以。」

黃書郎道：「那是你說的。」

他左手猛一握，果然將何棄色的右手抓牢。

何棄色驚怒交加，道：「惡客，你玩眞的呀，操！」

黃書郎冷冷道：「誰和你開玩笑？」

何棄色道：「你把老子的手砸爛，老子豈不是殘廢了？」

黃書郎道：「你把人家姑娘糟塌了，然後又是一刀殺，難道就是應該的？」

何棄色道：「她是女人嘛。」

黃書郎大怒，道：「你媽也是女人，你奶奶絕不是老男人！」

他越說越火，他眞的火大了。

「砰！」

「哎唷！」

黃書郎一棒打得何棄色斜着滾在地上，他抖着一隻血淋淋的右手失聲叫，像殺豬的聲音。

何棄色邊叫邊罵：「你老娘親，打爛老子的手了，你是個不折不扣的黑心狗……呀！」

黃書郎冷哼一聲，道：「放你的臭屁，我心狠嗎？如是今天碰上別人，早就給你一個大開膛了。」

何棄色痛得全身顫抖，道：「好好，山不轉路轉，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歪着身子站起來就要走。

黃書郎一脚踢在何棄色的腰眼上，立刻把何棄色又踢翻在地。

他已咬牙叱道：「擱兩句狠話就想脫身？」

「你已整得老子變了樣，還想怎樣？」

「脫。」

「脫甚麼？」

「當然是脫衣裳。」

「你這個屙血的，你還想幹甚麼？」

「脫，脫了你就知道。」

「我不脫。」

「不脫，老子就敲你腦袋。」他又要出手了。

何棄色只好用他那幾乎抬不起來的左手，去扯他的上衣。

他的樣子十分惱怒，如果刀把由他握着，他會毫不遲疑的捅對方一百刀。

「脫！」

「上衣已經脫下了，你……」

「褲子也要脫。」

「不像話，脫光褲子像甚麼樣。」

黃書郎冷漠的道：「你不是經常脫別人衣褲嗎？」

「那是女人吶，我是大男人。」

「老子就專門脫男人的衣褲，快脫。」

他這話一些也不假，他曾把黑紅門清河分堂連副堂主、小張、小李三人剝光了衣褲，拴在林子裡三天見不得人。

當然，這件事，他說歸說，何棄色不會知道。

何棄色大叫：「我不脫。」

黃書郎道：「好，你不脫是嗎？那麼，你的左手也別再要了。」

他去抓何棄色的左腕，何棄色却拚命的把左手壓在身子下面。

他還大叫：「我不要，我不要。」

黃書郎道：「那麼，我問你，你的褲子脫是不脫？快說。」

何棄色苦苦的道：「缺德呀，黃鼠狼，我再脫了褲子，像個甚麼樣吶。」

叫着，他只好脫下褲子，立刻全身赤裸裸，他嘆了口氣道：「你要看老子光身子，吺，你就看吧！」

黃書郎面皮一緊，叱道：「王八蛋，你說老子變態不是？我揍你。」

「叭！」

「呀！」

黃書郎沒有用棒子，他的左掌打在何棄色的老鳥上，他咬咬牙，道：「你的老鳥專惹禍，我替你修理他。」

何棄色怪聲道：「要殺便殺，如此作賤老子呀。」

黃書郎抬手哈哈笑，道：「怎的，忽然變得烈士了，要死嗎？太容易了，你快用頭撞樹身，我等你死了後必定厚葬你，因爲我最佩服不怕死的人，你撞吧！」

「老子不撞，你能怎樣？」

「如此說來，閣下還是不想死嘍。」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

黃書郎一笑，道：「好，如此我便放心了。」

他取過何棄色的腰帶，雙手拴過姓何的雙手，反臂把他拴牢，挾在脅下騰身而起，他把姓何的弄在那棵柳樹上，匆忙的拴在柳樹上了。

何棄色大叫：「這是幹甚麼？」

黃書郎落在樹下，抬頭道：「惡玉手，你在上面涼快一陣子。」

「放我下去。」

黃書郎不回答，他動手在搜姓何的口袋了。

樹上，何棄色大叫，道：「你又幹甚麼？」

黃書郎道：「折騰了半天，眞的是腰酸背又痛，就這麼一陣侍候，還不知道有甚麼實質的收穫沒有。」

「甚麼意思？」

「你馬上便知道了。」

他掏着何棄色的衣袋，便見一把瓶呀包的總共有七八個之多。

他擧在手上，笑道：「這些就是你專幹缺德事的工具與迷藥，是嗎？」

「不許你動老子的東西。」

黃書郎把東西拋在地上用棒子砸，轉眼全搗碎了。

何棄色大叫，道：「可惜呀，小子，你知道我這些東西，花了多少銀子、說了多少好話才弄到手呀。」

黃書郎道：「我想一定花了你不少銀子。」

何棄色叫道：「慘了呀，再找古班，那惡郎中又要對我獅子大開口了。」

黃書郎立刻大感興趣。

古班還爲人配製這種藥——這些害人的藥他也賣，眞是個地地道道的惡郎中。

「喔，原來你是惡郎中的老主顧呀！」

「惡郎中認錢不認人。」

笑笑，黃書郎又在另一個口袋裡掏，這一回，他又大笑起來了。

只見他抖着手，笑道：「哈，又是首飾又是銀票，銀錠也不少，你殺了你姦的女人之後，隨手從女子身上搶過來，變成你的，是嗎？」

何棄色不開口。

但黃書郎却笑着，把一應金銀全塞在口袋裡。

他似乎歉然的道：「收穫尚可，謝了。」

他準備開步走了。

只不過走了三五步，忽然回過身，因爲他沒有聽到姓何的開罵。

惡玉手應該開罵的，爲甚麼不罵了？

黃書郎並非欠罵，而是奇怪惡玉手爲甚麼突然沒有了聲音。

有鮮血往地上滴，但不多，何棄色受了傷，當然會有血滴下來。

何棄色的嘴沒有受傷，怎不開口了？

黃書郎又走到柳樹下，他抬頭，然後再飛身上樹，於是，他笑了。

他發覺惡玉手在喘大氣，他的臉色鐵青，光景是被氣昏過去了。

黃書郎笑笑，他又要逗逗這個色鬼子。

他在何棄色的耳畔低聲叫：「何棄色，醒來喲，楊貴妃來看你了。」

還眞妙，何棄色開口了：「楊貴……妃……我……哎唷……我完了……」

黃書郎笑着又下了地，自言自語：「死不了就好。」

他走了。

他輕輕鬆鬆的走了，而且吹着口哨的走了。

他好像還聽到惡玉手的叫喊，他裝作沒聽見。

* * *

他一路躍到「龍鳳大客棧」的後院，發覺文彩房中有燈光——很亮。

他更發覺房中有哭聲，房中一共有兩個人。

於是，黃書郎奔進去了。

他發覺文山父女二人在抱頭痛哭。

文山發覺黃書郎回來之後，他挨上前牢牢的抓住黃書郎雙手，像怕黃書郎要逃走了似的。

黃書郎楞住了。

文山吐氣出聲，道：「年輕人，你做的好事，我就覺得嘛，你一定有企圖，怎麼那麼好呀，你會爲一個不沾親又不帶故的人出錢出力，拚性命的護着我們，你原來想趁機動手了，嗯！」

黃書郎楞楞的道：「我動手？」

文山指着哭泣的文彩，道：「把我女兒全身脫光，你是甚麼意思？」

文彩哭着低下了頭，抽噎不能自己。

她怯怯的道：「爹，我不怪黃爺，我知道黃爺是好人，只不過也許女兒命薄，黃爺看不上女兒。」

原來，她知道自己仍是淸白之身，方才說出了這段話。

她更以爲黃書郎就要「摘星」了，忽然又離她而去，一定是覺得她配不上。

文山拉着黃書郎不放手，道：「小子，你如果點頭答應，我甘願把我女兒送你做老婆，你要知道，天底下有多少人在打我女兒的主意，你若討了她，你這一輩子都快樂。」

深深的嘆口氣，黃書郎道：「原來你們父女二人眞的誤會了。」

文山叱道：「甚麼誤會？你剝光彩兒的衣裳，難道這叫誤會？」

黃書郎道：「那是另有其人吶。」

「誰？」

黃書郎道：「那人叫何棄色，是江湖上的採花大盜，有名的『惡玉手』便是此人。」

文山吃驚的道：「你怎麼知道？」

黃書郎道：「我在睡夢中聞得隔壁有叫聲，還以爲文姑娘做夢，但聽同樣的叫聲叫了三次，我才覺得不對勁，悄悄的出來看，才發覺……」

文山道：「你發覺甚麼？」

「姓何的對文姑娘不懷好意，於是，我便出面了。」

文山道：「那淫賊要糟塌我女兒？」

黃書郎道：「之後還出刀殺人，姓何的作風就是這樣。」

文山怒道：「可惡。」

文彩更是大哭起來。

文山道：「黃爺，你把那狗東西殺了沒有？」

「我把他拴在柳樹上。」

文彩忽然起身，她要衝出去，當然是去找惡玉手拚命了。

黃書郎連忙攔住。

何棄色那模樣，姑娘家怎能去？

文山道：「阿彩別去，我去。」

黃書郎道：「也好，爲了證明我的話，我和老爹就去柳林下面走一遭。」

他果然帶着文山走出客棧，此刻，東方好像泛白了，只不過街上的行人沒一個。

黃書郎把文山帶到大樹下，他發覺惡玉手在樹上發出衰弱的哎唷聲。

文山一見怒氣冲冲，站在樹下罵起來。

「小畜牲，你娘的臭皮，你是個不折不扣的王八蛋，你下來，我要用石頭砸死你。」

黃書郎道：「他下不來呀，老爹。」

文山又叫罵道：「操！你還脫光衣裳吶，我女兒差一點便被你汚辱了，我要殺了你。」

黃書郎道：「他就快死了，何必再出手，老爹，我們走，我們回去弄輛車，我送你父女上路。」

文山氣呼呼的跺着脚，彎腰從地上拾石頭——當然想砸幾下子出出氣。

黃書郎忙拉住，道：「老爹，別砸了，你年紀大，小心閃了腰。」

文山果然聽話，他隨着黃書郎回客棧了。

天就快亮了，因爲此起彼落的鷄叫聲不斷的傳來，倒叫柳樹上的「惡玉手」何棄色大爲緊張不已。

如果樹下站滿了看熱鬧的人，自己這副原始模樣，實在夠嗆的。

他忍着痛，心中却也在打主意。

便在這時候，遠處有個擔青菜的走來——那是個趕早賣菜的鄉下人。

「救命呀，老鄉。」

挑菜的販子吃一驚，還以爲這兒鬧鬼。

他厲叫：「誰？」

「救命呀！」

聲音很凄涼，很可憐。

「誰？」挑菜的要想拔步逃了。

「救命呀……樹上吶……」

挑菜的抬頭看，不由大吃一驚，他發覺樹上拴了個光溜溜的大男人。

「你……」

「快上來救我下去呀，老鄉。」

賣菜的放下菜擔子，道：「你怎麼被人拴在樹上？你八成不是好人吧？」

「相反的，我是個大好人，我夜裡打此經過，樹後面衝出兩個攔路打劫的强盜，兩個人洗劫了我的財寶，怕我追他們，把我的衣裳剝光拴在樹上，老鄉若不相信，你看看我這一身傷。」

賣菜的是個鄉下人，鄉下人也最老實。

當然，老實的人耳根軟，最容易吃虧上當受人騙。

「惡玉手」表現出欲哭無淚的模樣，鄉下人已把菜擔子放在一旁。

此刻，天色更亮了，鄉下人爬樹不一樣，鄉下人上樹先脫鞋，兩個脚板底抵着樹幹往上爬，看起來還眞辛苦。

他一面爬一面喘氣，道：「拴你的强盜是能人，要不然怎麼能把你扛上大樹上去？」

他爬到「惡玉手」何棄色的身邊，立刻爲何棄色把褲腰帶的繩子解開來。

何棄色的傷眞不輕，右手左肩都在流血，他竟然還能在樹上撐這麼久。

鄉下人一見何棄色的傷，恨聲道：「沒聽過三仙鎮附近有惡人，你是怎麼遇上强盜的？」

何棄色那有功夫和鄉下人說，他等着鄉下人又慢慢的往樹下溜去，只一挺腰便落在樹下面——他老兄比鄉下人還要快一步站在地面上。

鄉下人吃一驚，道：「老天，你從那麼高處往下跳，你的身上還有傷，你……也是能人吧？」

何棄色連個「謝」字也不說，匆匆的找來自己的衣裳褲子全穿上，更把三把刀也全找回來。

他左手握着一把刀哈哈笑了。

他對剛從樹上爬下來的鄉下人伸手，道：「借幾個銀子我用。」

鄉下人更吃驚，道：「你……」

何棄色道：「我的銀子被搶光，身已無分文，你老兄救人救到底，佛要送上西天，送我幾兩銀子，富不了我，也窮不了你呀！」

鄉下人看着何棄色手中尖刀，道：「如果我不給，怕是你眞會殺我了。」

何棄色一笑，道：「我不想對你用刀，只不過……」

鄉下人攤開手掌，道：「我上街賣菜，袋中只有零碎銀子，要嘛，你全拿着，我……認了。」

何棄色不接銀子，他把尖刀咬在口，左手空出來去搜身——當然搜鄉下人的身。

他比個强盜還可惡——鄉下人心中如是想。

只不過何棄色失望了。

他冷冷的對鄉下人叱道：「算我倒霉，碰上你這種沒錢的人，你走吧。」

鄉下人挑起擔子就走，他連頭也不回。

他的心中在忿怒，你倒霉，娘的皮我才倒楣。

他也在心中發誓，從此不再管閒事，這年頭好人太少了，惡人盡在裝善人，他媽的。

＊　＊　＊

「惡玉手」何棄色恨透了黃書郎，他邊走邊罵：「操你十九代老祖先，黃鼠狼，這筆賬有得算，老子若不剝下你的鼠狼皮做暖帽，誓不爲人。」

他一邊走得急，當然是往三仙鎮的「普濟藥舖」走。

「普濟藥舖」乃是惡郎中古班的家，這點傷，他相信古大夫一定會爲他醫。

＊　＊　＊

一路奔到普濟藥舖大門，天還早，鷄還未曾叫二遍，街上行人三兩個，倒是十幾條野狗累了一夜，有一大半伸長脖子貼在地上懶洋洋，見來了個流血漢，狗都懶得叫幾聲了。

狗不叫，何棄色他拍門叫：「古大夫，快呀，快開門呀！」

拍了半天沒人應，這時候天又涼正是好睡覺，何棄色氣極了，他用脚踢。

於是，大伙計揉着眼睛出來了。

伙計開了門，發覺門口站着個受傷的人，再細看，便立刻笑道：「是你呀，何爺，看你這模樣，敢情遇上辣椒型比你厲害的女子了吧？」

何棄色冷哼一聲走進門，哼道：「快，你叫古大夫出來，我痛呀！」

大伙計道：「大夫正好睡，千萬別吵他。」

何棄色道：「我好凄慘，他還睡呀！」

大伙計道：「何爺千萬別吆呼，你忍着點等大夫起來，否則大夫不高興，弄些藥叫你傷口爛，你還得照樣付銀子。」

何棄色罵道：「他媽的，這叫濟世？這他娘的叫濟他自己，操！」

大伙計不發怒，笑笑道：「如今的大夫都是這樣，又不是只我們一家。」

何棄色吼道：「快去叫，我也是古大夫的老主顧，他總不能叫我受活罪，他舒服的睡大覺。」

大伙計道：「千萬要忍耐，忍字頭上一把刀，能忍的人太平了，這個道理你不懂？」

何棄色怒道：「再叫老子等多久？」

大伙計搬指頭算着：「申時起床，拉大便後洗臉抽袋煙，喝早茶，吃……今天吃京店細點加冰糖蓮子粥，然後又是一袋煙，換衣衫，稍稍一個回籠覺——這回籠覺只不過半個時辰不到，然後，完了，就這麼多。」

何棄色幾乎氣結。

他心中忿怒——老子一夜折騰，差一點要了老命，姓古的却如此對待他這個受傷病患，「娘的皮，整你……」

他罵了一半，二門口閃出一個人來，一個正自穿衣的人，這人敢情正是古班。

「甚麼鷄毛子喊叫的，一大早擾人清夢。」

何棄色見古大夫走出來，他不罵了。

他笑了，而且是慘兮兮的笑，道：「古大夫，你早，你這一向發財。」

何棄色很瞭解古大夫，問候他發財比問候他好，更令這位惡郎中高興。

如今的人只一見面，便會脫口而出「您發財」。

古班喜歡發財二字，只不過這一回古班惱火了。

他重重的看何棄色一眼，沉聲道：「你是來諷刺我的？」

何棄色道：「我是來找你治傷呀！」

古班不高興的道：「甚麼傷？我看看！」

何棄色還眞擔心古班拿他的傷出氣，萬一眞上些叫他受罪的藥，他就慘了。

＊　＊　＊

何棄色坐在一張椅子上，大伙計又取出一張紙與筆，古大夫先看「惡玉手」何棄色肩上的傷，他唱道：「肩窩近肩井穴！」

大伙計回應着，疾筆直書。

古班又唱：「尖刀戳的，傷口半寸長，一寸深，肩骨有損，中等切傷，血流一升，刀沒有毒。」

大伙計寫得快，一口氣寫下來。

古大夫又托起何棄色的右手查看，道：「右手受重擊，骨折三棍，筋未斷，傷處在中指下方，經脈通過地方。」他頓了一下，又道：「尚可醫治，需一個月調養。」

大伙計一一記下來。

古大夫又看看何棄色，問道：「還有何處不舒服？」

何棄色道：「就這兩處，你費心的醫，我希望越快越好！」

古大夫伸手接過大伙計記的那張紙，在算盤上敲起來。

敲了半天，點點頭，道：「肩傷處銀子一百七十兩，手傷處銀子一百八十兩，兩處合計三百五十兩，另外再加急診費一成，一共是三百八十五兩銀子，何老弟，你這次傷得眞不輕。」

何棄色怒道：「古大夫，甚麼叫急診？」他又咬牙叱道：「你的名堂眞不少。」

古班笑笑道：「急診當然是在我應診以外來看病的，你想想，我正在睡大覺，你跑來吵，我只得爲你治病，可也躭誤了我的覺，只不過……」他笑笑，又道：「你若願意等，等我的看病時間到了，你再來，急診費就免了。」

他用力壓了一下何棄色的肩頭，壓得老何一聲叫，肩頭又出血了。

「惡玉手」何棄色道：「我現在就治，快！」

不料古大夫向伙計示意，那大伙計伸手，道：「先付銀子再治傷。」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天王門、天后宮聯袂抵達廢廟，和申雪君等人交戰，秋離花甫上陣，便把白天化的四個劍童解決，申雪君的三個女婢對抗一隻天鵝，亦落個兩死一傷，梅花見危急，掄劍上陣，剛殺掉四隻天鵝，便被黃天王刺斃，不久，雪、霜及江楓等抵達，眼見梅花慘死，衆人情緒激動，吟霜提劍上陣，要替梅花報仇，黃天王與吟霜過了數招後，發現對方武功不過爾爾……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練功淪入魔道　兩女性情大變

看來他們是別有方法。我可在十招內取她性命！哼哼，幾乎被他們嚇昏了。

想到剛才那種嚎叫、窩囊，心中怨恨頓生，突然間改變攻勢，長劍、短刀，配合反擊，立刻把吟霜捲入了一片刀、劍交攻的寒芒之中。

夏天同暗暗歎息一聲，忖道：「看來，武功一道，實在是無法取巧了，歐陽吟霜這點年紀，豈眞能練成了驚人絕藝，他們眞正的主力，還是在江楓一人身上，這丫頭勢難撐過十招，我要不要出手幫她呢？」

但聞秋離花一陣格格大笑，道：「黃天王，可要我們天后宮幫你一把麼？」

「用不着了，」黃天王道：「看我在十招內殺了這個丫頭，咱們再合力對付江楓！他拐跑了我門下弟子青鳳，這筆賬豈可不算！」

秋離花忖道：現在是天馬堂的問題了，夏天同、白天化等如是全力助敵，圍攻江楓，就不太可能了。

「江楓，」夏天同突然開口，道：「不如天馬堂對付天后宮三位宮主，你們合力殺了黃天王。」

江楓道：「用不着費事了。」

秋離花心中一動，忖道：是啊！他們雙方合力，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好像暫處劣勢之下，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等教主收拾他們吧！」

主意拏定，低聲喝道：「二妹、三妹，我們走！」輪刀一揮，向外闖去。

「走得了麼？」吟雪不知何時，已到了秋離花的身側。

三把輪刀飛佈出一片耀眼的刀山光幕，一齊向吟雪攻來。

「江大哥說過了，妳們若要逃走，那會死得更快！」吟雪道：「自趨死路，可不能怪我，更不能怪江大哥言而無信了。」

人已閃入刀山光幕之中，寶劍旋飛，金鐵交響中字字清晰。

秋離花突生警覺，暗道：這是誘殺之計啊！她想喝令住手，可是太晚了。

吟雪的寶劍已然劃過了三人的咽喉，鮮血標射而出。

三把輪刀佈成的護身光幕，竟無法阻止那一支二尺四寸的寶劍，就好像這三個絕世高手是伸出頸子在等着挨那要命的一劍。

吟霜配合吟雪出劍，一下子閃到了黃天王的右側，手中長劍却從前胸刺入了黃天王的前心要害。

人和劍，似是完全分離了，分在兩個方位上。

吟霜不知是存心賣弄，還是眞不如姐姐之快，只要留心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殺死黃天王的劍法。

夏天同、白天化都看得淸楚了，但却看得心神俱顫。

那不是一般劍法，那是魔法，想殺你，就非要你性命不可。

「江大哥，是她們不聽話啊！不要怪我！」吟雪在笑，笑得一臉妖異。

吟霜在黃天王的衣服上抹去劍上的血漬，道：「夏天同、白天化，你們說，我們姐妹是不是遵照江大哥的命令辦事？」

「是！」夏天同的聲音有點抖，心中餘悸猶存。

「說得對啊！」白天化道：「江楓已經警告過她們了，她們不肯聽從，是自找死路。」

吟雪微微一笑，道：「白天化，你是文武全才，也很識時務，識時務者是俊傑，張姨要我們留下你們的性命，共同抗拒教主，你們一定會同意吧？」

以吟雪之美，笑起來應該十分動人，但白天化却看得背脊上冒出了一股寒意，道：「姑娘說得對！」

江楓目光在二女臉上轉動了一陣，歎息一聲，緩緩說道：「妳們都練成了魔影化身？」江楓沒有練過，但還是瞧得出來。

「是！」吟霜道：「我和姐姐沒有商量過，各練各的，不知道怎麼會走上了同一條路，我想，這都是爲了想幫助江大哥吧！」

「說得是啊！」大和尚接上腔，道：「非兩位這等罕世奇功，如何能力克強敵。」

「我們全力幫助江大哥，」吟霜道：「但他好像不太高興啊！」

話是說得不錯，但神情語氣却和過去全不相同了。

是的，兩個小狐女已經開始變了。

吟雪笑一笑，道：「好人難做啊！霜妹，我們該怎麼辦呢？」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張四姑和羅蘭飛躍而至。

「娘和張姨都來了，」吟霜笑道：「希望她們別和江大哥一樣怪我們。」

羅蘭正要大聲嚷叫，而且，她已張開了嘴巴，但却沒有叫出聲音。

因爲，她看見了兩個女兒。

只不過一兩天沒有看見，但羅蘭似乎已不再認識她們了。

吟雪、吟霜的樣子並無改變，改變的是神情，眉宇間似有着一股浮動的青氣，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奇怪神色，有點倨傲，有點淡漠，有點不屑，有點忿怒……好像隨時可以翻臉，隨時會出手殺人，全身也似乎散發出逼人的寒氣，整個人像裹在那種寒氣之中。

羅蘭看呆了，養了十幾年的可愛女兒，忽然間是那麼陌生。

「吟雪、吟霜，妳們好怪異，娘都快不認得妳們了。」

「還不是一個樣子，我們沒有長高，也沒有變矮，」吟霜道：「只因爲我們殺了一些敵人……」

「那些人都是妳們兩個殺的？」羅蘭打斷了吟霜的話。

「是啊！殺一個也是殺，殺一百個也是殺，」吟霜道：「既然要殺了，多少有甚麼不同？」

羅蘭歎口氣，道：「這怎麼能一樣呢？」

「娘，我們殺人，是爲了幫助江大哥，」吟雪道：「他却一點也不高興，冷冷的，好像還有些嫌棄我們了，眞的叫人傷心。」

振振有詞，歪理亦理，羅蘭一時間還眞的想不出如何回答。

「江楓如果不高興，」張四姑發覺這時刻不宜爭辯，二女神色冷厲，心中的不滿，已經溢於言表，加上那一身染滿血漬的白衫，有如血池中的蓮花、鬼域中的幽靈，奇詭莫可名狀，她盡量放緩了語氣，道：「這就是他的不對了，張姨幫妳們。」

「還是張姨明理，」吟雪道：「我和霜妹爲情拖累，拚命殺敵，可是爲了討好江大哥的歡心，他坐享其成，却一點也不感激。」

事情是不錯，但用句語氣却是咄咄逼人，那裏還有往日的溫柔婉轉，完全不是吟雪了。

「鬼丫頭，妳們是不是瘋了啦？」羅蘭忍不住了，端起作娘的架式，道：「江楓是妳們的未婚夫婿啊！」

吟霜微閉眼睛笑一笑，道：「未婚妻子爲未婚丈夫賣命，得不到一點憐惜，反遭白眼嫌棄，娘，妳胳膊肘子向外彎，全不同情女兒啊！」

她一向笑得嬌媚動人，但這一閉上眼睛，只露出一口白牙，氣質就全變了。

羅蘭氣壞了，正要大發脾氣，却被張四姑攔住。

「梅花姐姐死了，江大哥抱着屍體很久也不肯放下來，」吟霜道：「我替梅花報了仇，也聽不到江大哥一個謝字。」

女人的妒忌，完全顯露了出來。

張四姑心神震動，忖道：「完全變了，她們已不是雪、霜二女的性格，一入魔境，改變如此之速，把她們的老娘也不放在心上了。」

回頭看看大和尚，大和尚示意向江楓求援。

江楓一直在皺着眉頭沉思，張四姑只好走過去，低聲道：「雪、霜太累了，她們需要你去安慰一下。」

江楓如夢初醒般，點點頭，緩步向吟霜走去，笑道：「妳殺了黃天王，替梅花報了仇，梅花在九泉之下，也會十分感激妳。」

吟霜淡淡一笑，道：「你呢？」

「江大哥當然也很感激妳。」

吟霜點點頭，浮動在眉宇間的青氣逐漸消退。

江楓轉身走近吟雪，道：「一劍殺了天后宮三位宮主，江大哥恐怕已不及雪妹了。」

「我殺了那麼多人，你不介意？」

「不介意，動手拚命，我不殺敵，

敵就殺我了。」

吟雪歎口氣，道：「我在想啊……」看着江楓，忽然微笑不語。

「想甚麼呢？」江楓的聲音很溫柔，充滿着情意。

「待江湖上的高手、强者全都倒下了，」吟雪道：「我們會不會打一架，分個勝負出來？」

眞是晴天霹靂當頭震，語不驚人死不休，只聽得羅蘭差一點蹶了過去。

如是歐陽昭也在現場，父女二人立刻會當場翻臉。

江楓却是出奇的平靜，笑一笑，道：「只怕江大哥不是妳的敵手。」

吟雪很滿意，微微頷首，臉上的冷厲也逐漸開始消滅。

大和尚心中歎息，暗道：妬、嗔二惡已然成形，不知她們還有多少靈智去抗拒貪、妄、痴、恨諸魔，一旦恨上心頭，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雪、霜逐漸平復下來，妖異的神情已盡去，如水滌污，神瑩重復。

吟雪搖搖頭，似是從一個境界中回過來，急道：「江大哥，梅花姐姐死了，申姨說她死得很英勇，你要節哀順變啊！」

江楓點點頭，道：「我知道，妳和吟霜也不要太傷心啊！」

「怎麼又變回來了？」羅蘭低聲對張四姑道：「兩個丫頭好像是中了邪啦，忽好忽壞的！」

張四姑看了羅蘭一眼，點點頭，走近雪、霜二女，道：「走！跟張姨去換件衣服，吃些點心，張姨帶來了妳們最喜歡吃的八寶桂花糕。」一手一個，拉着兩個人離開大殿。

「夏天同、白天化，你們願留願走，悉憑尊便，由此刻起，往事一筆勾銷，」江楓道：「因爲我知道了，你們不是傷害武林三聖的眞正兇手。」

「夏某糊塗了二十年，決定留下來看個水落石出，我知道幫不上大忙，但會略盡綿力，以贖罪衍，也好死得安心，何況，我已答應了申雪君，還她舊欠，以平復她胸中積忿。」

「在下和三位樓主已經會商，決定追隨夏總堂主留下來。」白天化道：「我胸中藏有不少隱密，或可稍有奉獻。」

「好！在下先去安葬了梅花姑娘，咱們稍候詳談。」江楓抱起了梅花的屍體，步出大殿。

* * *

大和尚一口氣喝乾了張四姑帶來的一瓶老酒，苦笑一下，道：「妳看到情勢的可怕了，『傳眞記』果然是一本邪惡無比的記述，記述的第一頁已經提出了警告，干違天機、淪劫莫怨，想不到的是江楓沒有淪入魔域，却讓兩個小狐女陷入魔劫……」

張四姑道：「事已至此，急在善後，兩丫頭入魔甚深，我看是拖不下去了，得早些想法子阻止才行。」

「問題是不能在現在阻止她們，老實說，對付强敵高手，吟雪、吟霜的威力已超越了江楓，如果現在阻止她們，即將來臨的一場大戰就會全壓在江楓的肩上。」

「這也不妥，」張四姑接道：「要想個兩全的辦法才行。」

「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唯一之策，只有減少她們出動對敵的次數，就和尚觀察所得，她們一殺人，魔性便立刻高張，心中的妬、嗔之念也隨之上升，性向也開始偏激、多疑、冷傲，一副六親不認的神態。」

張四姑點點頭，道：「確是如此。」

「再下去，魔性漸深，會逐漸取代本性，等到她們恨意充心頭，無法控制時，很可能眞的六親不認了，那時，她們已斬情、滅性、斷義、絕親，不允許任何人忤逆她們，更不允許可能的對手存在。」大和尚歎口氣，道：「江楓就成了她們必殺的對象，江楓不反抗就得被殺，要反抗，就是一場愛侶相殘的人間悲劇。」

「江楓能不能制服她們呢？」張四姑緊張得粉頰上見了汗水。

「江楓借寶刃之力，全力反擊，可能會殺了她們，但絕不能使她們束手就縛。更不幸的，如果江楓死傷於她們手中，羅蘭、歐陽昭、妳張姑娘，都將難逃劫運，殺盡親人，她們才成了眞正的魔女。」大和尚也淌下了一臉汗水，道：「以後，她們會變成甚麼樣子，和尚不能測斷，但隨心所欲出手殺人，是不在話下了。」

「看到她們剛才着魔的神色，不相信也不行了。」張四姑道：「現在，只有陪着她們寧靜的生活幾天，不讓她們再出動對敵。」

「留她們到最後才對決，她們一見鮮血，魔性立刻發作，時間一次比一次長。」大和尚道：「寧靜二字最爲重要，一切順着她們，不讓她們啓動嗔怒，心魔的可怕處，就是乘虛而入，妳和羅蘭要負起這個責任，重要的是告訴羅蘭，不要擺出老娘的架式，她們魔性已重，受不得一點刺激。」

「好！我會說服羅蘭，但歐陽昭呢？」張四姑道：「他們有父女之情，能不能見面？」

「最好別見，歐陽昭那種磊落光明的英雄本色，就和魔性相衝，如冰炭不能同爐。」

「你的大悲梵唱有怯魔解厄之力，爲甚麼不爲兩個小丫頭唱一會呢？」張四姑道：「至少可以使她們魔性消退一些。」

「她們入魔的快速，完全出乎和尚的意外，大悲梵唱可以喚回她們逐漸失去的本性，但要到準備改造她們時才應用，和尚擔心用多了，會引起她們心中的排拒，現在消退她們的魔性也許不難，可是再讓她們出手抗拒敎主，一番大屠殺，必使魔性重復，大悲梵唱可否再能使她們安靜下來，就很難預料了，至少是效果不彰。」

「就照你和尚的吩咐去辦，我去告訴羅蘭，」張四姑道：「別要她冒冒失失闖出禍來。」

「四姑。」

張四姑轉身欲去，大和尚這聲四姑，喊得她心頭一跳，忖道：「如今的麻煩已鬧得人喘不過氣，大和尚啊！你可千萬別也動了凡心。」

心中念轉，緩緩轉過身子，道：「還有甚麼吩咐？」

「有問話，眞的是不好開口。」

張四姑心頭鹿撞，吁一口氣，道：「難開口，就不要說了，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不行，此事關係重大，非得先說清楚不可。」

「乘人之危呀！」張四姑心中暗暗打鼓，道：「那就說吧！」心中盤算着應付之策。

「千萬別讓江楓動了她們。」大和尚拭了一下頭上急出來的汗水，道：「要保有她們處子之身，以助長她們的抗魔靈慧，還有妳，和江楓的親熱動作，也不能讓她們看到。」

和尚說得很吃力，他雖然一向遊戲風塵，不拘小節，但這等男女間很直接的言語，可是從未說過。

張四姑更是聽得臉上發燒，大和尚給她製造過多次和江楓親熱的機會，但却盡在不言中，忽然間說了出來，張四姑也羞得臉紅到耳根，暗道：「大和尚是有道高僧啊，我怎麼老是疑神疑鬼！」

大和尚轉過頭，背對着張四姑，接道：「最好別讓江楓和二女親近，江楓練的武功不忌男女之事，而且反有助長他功力效用，老實說，這是金丹書生和天狐夫人聯合動的手脚，期使他能把『惑心術』發揮得淋漓盡致。」

「如果兩個小狐女要見江楓呢？」張四姑的聲音很低，道：「他們相處了那麼久，就沒有出過事情。」

「現在不一樣了，」大和尚道：「過去，他們鬧得天翻地覆，但出於眞情至性，始終能把持住最後一關，那是因江楓心有所忌，如今二女魔性已深，動了慾火，魔性現顯，主動的佈施色身，妳說江楓眞的能夠把持得住麼？就算他把持得住，也可能引動二女的殺機，突然一擊，可能會要了江楓的命，因爲魔性發動，一切就莫可預測了。」

「知道了，知道了。」張四姑道：「我會全力防範，不讓他們見面，我也要示意江楓，要他避得遠些。」

「就是這些了，妳多辛苦。」大和尚道：「別忘了夏天同和白天化還在大殿等妳，可能會揭穿敎主的身份。」

「兩個小狐女的事，已經鬧得我六神無主了，」張四姑道：「你和江楓去吧，大和尚你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我相信你會處理得比我更好，用不着我去了。」

「錯了，張姑娘，」大和尚突然回過身子，雙目盯注在張四姑的臉上，道：「用計對敵，和尚絕不及妳，我也沒有妳已樹立起的權威、聲譽。最重要的是對付江楓，他對雪、霜有情，可以忍受她們的羞辱、嘲弄，可以蹩着一肚子氣，裝出笑容，但他畢竟只是個二十三、四的小伙子啊，說他修養好，和尚可是不敢太相信，一旦他毛燥起來，誰知道他會鬧出甚麼事情？一口怨氣全發洩在夏天同和白天化的身上，殺了他們事小，害了大局，和尚可擔待不起，妳張姑娘坐在那裏，百邪迴避，江楓就火不起來，就算有一腔怒火，可也不敢發出來。」

「別把我捧得太高，江楓眞要毛燥起來，我也不一定能制得住他，他是統帥啊！」

「張姑娘，」大和尚笑一笑，道：「百里行程半九十，最後這一刻，不能有所疏失，孫悟空大鬧天宮，十萬天兵天將也擋不住，可就是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妳就不用謙虛了，能者多勞嘛。」

張四姑的臉又紅了，心中暗道：「說的也是啊，小情郎確是對我百依百順，但也不能疏忽了他，歐陽吟雪那等絕世聰慧的可人兒，說變就變了，江楓也看過『傳眞記』，別要也入了魔境才好。」

抬頭看去，大和尚已不知在何時離去。

* * *

荒廟大殿中已打掃乾淨，刁鵬站在殿門口四下張望，一見張四姑，立刻迎了上去，道：「江少俠還沒有到。」

張四姑略一沉吟，道：「請他們略候片刻，我去找他。」

江楓跪在一座新堆的小墳前面，一塊樹幹削成的木牌，插在墳前，用指力寫着：亡妻梅花之墓，杖期夫江楓叩立。

他沒有哭，只是靜靜的跪在墳前，但身上散出來的哀痛，竟使張四姑爲之心碎。

因爲，那是眞正的哀思痛苦，心懷伊人去，無語問蒼天。

張四姑沒有驚動江楓，竟也跪了下去，暗暗祈禱：「梅花，安心去吧！妳的死，是張姨計劃的疏失，我們都來得慢了一步。」

江楓緩緩回過頭來，雙目飽含淚水，忍着沒有流下來，道：「大姐，我怎麼辦了？梅花戰死，雪、霜入魔，我的心好痛，好痛。」

緩緩伸出玉腕，把江楓攬入懷中，張四姑也有着無限傷感，道：「小情郎，哭吧！哭出你心中的委屈，哭出你萬千哀傷，不要悶在心裏。」

江楓眞的哭了。

但張四姑的心情反而定了下來，江楓如此多情，也無偏激的反應，大

概是眞的未練魔功，想來，可能是無相大師的佛門禪功助長了他的定力，面臨關頭，有所抉擇，雪、霜二女就少了這份基礎，受不住魔功的詭奇誘惑。

痛痛快快哭了一陣，心情平靜不少，江楓收住眼淚，發覺張四姑前胸的衣衫被淚水沾濕了一大片，有些不好意思，低聲道：「大姐，我怎會有這麼多的眼淚？被人知道，一定會笑話我。」

「寶貴呀！顆顆眼淚都是愛。」張四姑道：「大姐要好好收起這件衣服，但等大事底定，選一處好風水的地再把梅花遷葬那裏。」

江楓點點頭，道：「我答應白天化在大殿見面，他說有秘密相告。」

「我們一起去吧。」張四姑牽起江楓，道：「雪、霜二女入魔很深，你看過『傳眞記』，事情有多嚴重，你應該心中有數。」

「我知道，殺了那個教主後，我要不惜一切的挽救她們，」江楓道：「我要把她們帶入深山絕域之中，不能使她們脫出魔道，我就陪她們終老深山，永不出世。」

「青鳳呢？大姐呢？是要我們陪你終老深山呢？還是從此決絕，不再見面？」

江楓呆住了，忖道：「是啊！青鳳不能棄，大姐更難捨，還有爲情歸正的藍鳳，總不能讓她們也捲進去，陪入深山，一旦雪、霜發了魔性，把她們全都殺了，該怎麼辦？」江楓猶疑了。

「大和尚的大悲梵唱，能不能使雪、霜二女脫出魔劫？」張四姑道：「傳眞記上，有沒有擺脫魔功的法子？」

「對啊！大悲梵唱應該有用。」江楓道：「被夏天同的蝕心魔音束縛了十幾年的神志，也聞聲而醒，我眞的是急糊塗了，這個大和尚，不但承繼了師父無相大師的武功，也承繼了老人家的佛法禪宗，少林寺外，已使雪、霜聞聲叩拜，至於『傳眞記』上，却沒有提及擺脫魔性的方法。」

「我在想，」張四姑道：「技藝的本身，應無邪正之分，問題在練功的方法，如能找出它的弊病所在，或可從根本上解救二女，也可以保留這等神奇的技藝。」

「我不知道是否能參悟出這種辦法，但傳眞記上的魔功，練到極至，好像脫離了人的範圍，人如鬼魅，來去如風，化身誘敵，殺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江楓道：「心性多疑，喜怒無常，這就是魔道了。」

「她們會不會殺你呢？」張四姑道：「如果要殺，能不能殺得了？」

「如果我觸犯了她們，激起她們怒火，她們會殺我，因爲入魔太深時，她們也無法控制自己。」江楓歎口氣，道：「我如全力戒備，出手封擋，自然可以阻止她們殺我，但我不能時時預防，刻刻戒備，和她們長日相處，確實充滿着兇險，不過，我可以盡量順着她們。」

「那就危險了，未曾近過女色的大和尚眞是旁觀者淸。」張四姑心中暗暗忖思，口中却說道：「你們在一起厮鬧慣了，江山不改舊顏色，糾纏一處，就多了激怒她們的機會，還是避開她們幾天，決戰之後，再和她們見面，那時候你也可以全心全意去幫助她們，再以大和尚的大悲梵唱相助，也許可以使她們返璞歸眞，魔性消除。」

「大姐的意思可是說，現在還不能消除她們的魔性？」

「藍鳳傳來的訊息，你都聽到了，對付那位神秘教主和來自雷音寺的高手、魔女，只怕還得雪、霜二女全力助你，現在消除她們的魔性，可能會影响到她們的身手，何況，你也分身乏術，無法照顧她們。」

「唉！大姐想得比我週到，小弟唯命是從了。」

原想阻止江楓和二女見面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必得大費一番唇舌，想不到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擺平了。

張四姑突然伸出手去，握住了江楓的左腕，道：「小情郎，大姐一定會盡我心力，但天意難測，大和尚也保証全力以赴，萬一有甚麼難測之變，你一定要冷靜對付，你要知道，你是唯一能夠在最危險的時刻，能救她們的人，如是情急失常，那就全盤皆輸，此時此刻既無法阻止她們的魔性進展，你就要完全忍受這份相思之苦。」

「小弟答應，不管如何痛苦，小弟一定遵從大姐之命。」

「如果是她們找上你呢？」張四姑盯着問。

「這個，小弟就不知所措了。」

「江楓，」張四姑神情嚴肅的說：「一旦她們找上了你，而且要以身佈施，你要如何應付？」

「小弟不知道，過去，小弟一直懸崖勒馬，但現在，她們喜怒無法預測，她們要甚麼，小弟也不能拒絕，只有勉爲其難了。」

「這個不行，」張四姑道：「你可知道，她們有時淸醒如常，保持了一抹靈光不昧，只要不殺人、沒有太大的刺激，還能純純如水，是甚麼原因嗎？」

「難道與她們仍是淸白的身體有關？」

「不錯，元陰不失，淸品高潔，一旦她們失去了這點自持，」張四姑道：「很可能會隨波逐流，所謂魔性淫惡，身子已破，慾念常起，找不到你時，可能會找上別人，她們的魔功到了某一種境界，情之一字已不能束縛她們，你說吧，那會是個甚麼局面呢？」

這些話，只是張四姑隨口編造，她不能把大和尚的話據實轉告，依情推演，說的是半眞半假。

但江楓已聽得由心底泛升起一股

寒意，嬌妻紅杏出牆，那可是人生一大憾事，但錯又不在雪、霜二女身上，入魔太深，本性已失，火起來連親人也可以殺，何況是找個男人玩玩呢？

現在，她們還能不及淫亂，是因爲保有了處子之身，年少不識情滋味，一旦破了身，那就不堪設想了。

江楓自作一番推論，冷汗直下，道：「大姐說得對，大敵未滅之前，我不能再見她們，我要躲開和她們單獨相處的機會。」

目睹小情郎驚慌之情，張四姑感慨很深，男人啊！他們似是都很自私，把心愛的女人視若禁臠，不許他人染指，也想盡了各種辦法，樹立起明教、典例，把女性牢固的鎖入深閨，相夫教子，燒菜作羹湯，拈線縫衣忙，良人遠行，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深閨寂寂，俏佳人只能伴孤衾寒枕，江楓是天狐門中弟子，也難免俗，不容他人染指愛侶，看他對梅花一往情深，對青鳳也有着無限關愛，對兩個小狐女更是愛如至寶，對我是百依百順，江楓啊！你能有深情幾許，能分給這麼多女人分享呢？

「大姐，妳在想甚麼？」

「我在想，」張四姑道：「如何才能使兩個丫頭平靜下來，她們近半年來和你日夕相處，一旦不讓她們和你見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大姐，一旦她們煩愁過度，也會引發魔性，所謂魔性，就是隨心所欲，不管別人死活，只求一己快樂，甚麼禮教、道德，全不放在心上，」江楓道：「想到甚麼，就作甚麼，沒有是非，不論善惡，更別說天理、國法、人情了。」

「眞的？」這一下，輪到張四姑吃驚了。

江楓點點頭，道：「是眞的。」

「這倒眞的要費番心思！走！聽完白天化的秘密，我要好好照顧她們。」

＊ ＊ ＊

大殿上高燒着兩根火燭，一張圓桌上，還鋪了一塊大紅布，桌上擺了鷄、鴨、牛肉，雖然都是冷菜，可也肉香撲鼻，還有兩罎老酒。

白天化、夏天同、三大樓主、申雪君、大和尚、老叫化，早已入座等候，刁鵬守在殿外警戒，迎春在一側伺酒。

張四姑和江楓入座，十個人圍坐一桌。

酒過三巡，張四姑的目光環顧了全場一眼，道：「妾身還未知道那位神秘教主的身份，但却知道他已邀約了小西天雷音寺的四大神魔助陣，隨來的九位魔女也能擺出一座天魔消魂大陣，還有三十六位黑衣刀手……」

「再加上四大神通使者，和他親自統率的部衆，實力十分强大。」江楓道：「天馬堂中人早已是他準備消滅的力量，似未計算在內，恐怕天王門、天后宮也不算是他們的主力。」

「果然是早有預謀。」白天化歎息一聲，道：「江湖中人千算萬計，也無法和他們熟讀戰策兵略的心機抗衡。」

江楓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那位教主不是江湖中人？」

「老朽在神前立過重誓，不管在任何酷刑逼迫之下，也不能洩漏他的身份，」白天化道：「現在却顧不得這麼多了。」

「這麼說，他們是朝廷中人了？」江楓道：「也是有意消滅江湖人物？」

「原來的用心，只是要江湖中維持一個多勢力的平衡局面，」白天化道：「不讓武林中勢力集中於幾個幫會，膨脹過大，威脅到朝廷的安危，本朝帝業創建和變遷，都和江湖中人多有關連，朝廷也深知江湖中人的可怕，俠以武犯禁，所以決心大力支援，以平衡武林勢力，也羅集了江湖高手，創研宮廷武功，那是集各大門派之長的殺人武功，不講究武學源流，不管門戶之見，只求攻勢銳利，一擊取命，那些黑衣刀手都是宮廷武士。」

「那位教主又是甚麼人呢？」江楓最關心的，是教主的身份。

白天化舉杯喝了一口酒，道：「我是二品大員，他是……」

突然，白天化的身軀一陣抖顫，立刻伏案氣絕。

夏天同一伸手，抓起了白天化的腦袋，只見他一張臉變成了深青之色。

「好厲害的毒藥。」張四姑目光轉動，四下不停的打量。

她擅長遁術，目及細微，但仔細的看了半天，仍然看不出有何可疑之處，一皺眉頭，道：「不是有人暗算，難道是預先下毒，計時發作？不但可能啊！」

「大姐說得對，是下毒，但世上却沒有如此的控毒高手。」江楓緩緩把目光轉注迎春，道：「是妳下的手，爲甚麼只毒害白天化一個人呢？」

張四姑怔了一怔，道：「迎春，妳眞的有下毒的膽量？」

「迎春沒有，但我有！」迎春突然打了個轉，一張臉全變了，身材也突然長高了很多。

那是個非常明艷、嬌媚的女人，大大的眼睛，濃濃的眉毛，高挑的身材，修長的玉腿，嘴巴大了一些，但配着大眼、高鼻，就十分均稱了。

「妳不像中土的人，想是來自雷音寺了？」張四姑立刻警覺到事態嚴重，一面示意刁鵬發出警訊，傳告歐陽昭等戒備，一面示意江楓不能放走妖女。

「不錯，九大魔女，個個擅長用毒、易容，你們也許很奇怪我能把身體變矮。」

「那不算奇怪，縮骨術可不是很難練的武功。」江楓殺意已動，緩緩站起來。

（未完・五十六）

上文提要：小高騙了夜花夫人的鉅款，和小莊、巫素素逃走，夜花夫人想奪回，似敵不過小莊離去，不久，高鴻和徐、裴，還有二個黑衣人截劫金車，將三小擒住施刑，由黑衣人審問三小口供，將素素毀容另囚禁，二小得一少女救走，告知素素在明月庵，說有人跟踪，二小詐作花天酒地，先入勾欄，再入賭坊，做些騙財騙色之事，想擺脫跟踪的人，暗中又轉回尼姑菴探望素素……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劫財不劫色　同流不合污

東門吉道：「有什麼辦法對付？」

小莊道：「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對付他們，也就不大可能活到現在，東門吉，你明知他們野心勃勃，他們成不成得了大事，都是武林禍害，你還要依附他們嗎？」

東門吉道：「試問令尊和令狐慈還健在嗎？」

小莊道：「有可能。」

「如我不同流合污，如何自處？」

身爲一幫之主，眞教人扼腕嘆息。

小莊道：「你的『漁船幫』主要在海上活動，只要不到中原，誰敢在海上和你們公然對決？」

東門吉點點頭道：「小友，我東門吉眞是白活了五十歲。」

小高道：「東門幫主還不說嗎？」

東門吉道：「好，兩位少俠都不怕，我怕什麼？『夜花夫人』叫我傳遞的小布包中是一封信……」

「給誰的？」

「劉鐵匠。」

「劉鐵匠又是誰？」

「那只不過是怕人傳說此事，而如此稱呼，那劉鐵匠就是鑄刀劍名家劉學古，信箋上還畫了一柄怪刀！」

「畫了一柄刀要他鑄？」

「對！而且限時三月鑄成。」

「什麼樣子？」

「長三尺七寸，刀身寬五寸半，刀刃上有鋸齒。」

兩小不由愕然。

小莊道：「那信箋上寫了些什麼？」

「只寫限時三月完成，削鐵如泥，吹毛斷髮。」

小莊道：「你知不知道對方爲何要鑄此刀？」

「似是要對付一個特殊人物。」

「是什麼人？」

東門吉搖搖頭，道：「我以爲，即使是『夜花夫人』也未必鐵定知道要對付的特殊人物是誰。」

小莊道：「現在也可確定『夜花夫人』和高鴻等及他們的背後黑衣人勾結，她引誘一些高手和她上床，也只是拉攏他們或威脅他們的一種手段。」

東門吉說：「怎麼說？」

小莊道：「比喻說，和她上過床的人，即有把柄在她的手中，如他們不聽控制，即會有人當衆揭穿，使之無顏見人，而『夜花夫人』自己卻不怕這個。」

東門吉道：「也許如此。」

小莊道：「劉鐵匠還在那家客棧中？」

「這就不知道了！」

東門吉決定就此返回東海！兩小這才要去明月庵。他們所以延到此刻去，主要是怕跟踪的人看到而找到巫素素。

巫素素果然在明月庵中。

她的臉上包紮起來，但露出一雙

眼睛。

她的眼中蓄滿了淚水。

「素素……」小莊握住她的手，冷冷地，而且她立刻抽回。

「素素，是誰送妳來此的？」

「一位姑娘。」

「是不是在黑衣人處的年輕姑娘？」

素素點點頭。道：「她是扶桑人。」

「她爲什麼要救妳？」

「我想只是基於同情吧！」

「她會同情妳？」

「是的，我本來也懷疑，但她却是個好人。」

「素素，會不會包藏禍心？」

「包藏什麼禍心？」

「比喻說想引出我們的人……」

「引出誰？那天叫甲乙兩看守的漢子打架而倒地的，就是那姑娘，事後她殺了那兩個人。」

小莊不由愕了一陣，道：「這位姑娘眞是……」

「小莊，別忘了她的恩德，她說只是看不慣她的長輩和高鴻等的陰謀害人作風，如此而已！」

「素素，妳的臉有未治療？」

「有，那姑娘給我扶桑的金創藥，她說不會有疤痕……」這時她忽然嘔心起來，但未嘔出來。

「素素，妳不舒服？」

「沒有什麼。只是胃口不好。」

「素素，那姑娘常來嗎？」

「不常來，她說怕引來他們的人，只能半個月來看我一次。」

小莊道：「她的藥有用嗎？」

「我想是有用的，她給了我很多，足能治好的量。」

「她有未對妳說，扶桑人在此幹什麼？有何企圖？」

「只露了一點，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要我們小心！」

小莊道：「素素，我們走吧！」

素素道：「小莊，那姑娘眞好，我要是男人就一定會娶她。」

「這是妳個人的看法，扶桑人不一樣。」

巫素素道：「小莊，你們在此住一夜，明天再走，這兒有兩位老尼，她們只侍候我却不說一句話。」

「會不會是他們的人在監視妳？」

巫素素道：「可能是他們的人，但不大可能是監視我的……」兩尼送來齋飯自去，三人試過無毒才敢用。

巫素素的食量很少，經常會嘔心。

第二天一早，兩小發現巫素素走了。

她留下一封信，說是已看破紅塵，要到邊陲之地隱居出家，叫小莊不要以她爲念，應勇往直前。

她說那少女叫船田梅子，勿辜負她的一番美意。

小莊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高道：「她看破了一切。」

「會不會是被對方弄走了？」

小高道：「應該不會。」

「怎見得？」

「可由她的信上字裡行間看出來，這是在心境平靜之下寫的，至少不是在被脅迫之下寫下的。」

小莊道：「我們追追看。」

小高道：「只怕遲了一步。」

「問問老尼去……」一問之下，老尼只是搖頭。

小莊道：「妳們兩個老尼，也不必裝聾作啞，妳們一定知道她去了何處，或者被誰押走了的！快說！」

兩尼只是搖頭，小莊立刻出了手。

那知兩尼各接了一掌，內力也不含乎。

甚至可以看出，她們不是中原的武功。

正因爲如此，小莊在十招內頗不穩定。

扶桑的武功，總是不離剛猛路子。

十五招後，小莊穩定下來，但也不主動搶攻。

他總要保留些，不使對方視他爲勁敵。

兩尼自知得不到便宜就溜了。

小莊道：「看來素素在此也許是被軟禁了。」

「當然也有可能。」

「可是爲什麼她和我們一起時不說呢？」

「這就是我以爲她不是被軟禁的原因。」

「難道這兩個尼姑不是扶桑人？」

「當然是的，但又怎知她們不是梅子姑娘的心腹，在此冒充尼姑，而照料素素的？她們本不想被我們認出的。」

小莊不出聲，兩人分道去追。

小莊往南追了十里左右，已近正午，却見遠處林中有一乘小轎馳出，速度頗快。小莊蹲在草中。

由於天氣極好，能見度很遠，小莊發現前面抬轎子的人很熟。

再近些才看出，前面抬轎子的是長白派長老賈遜。

這工夫小高自後面走近，道：「一位長老抬轎子？」

「轎中人非同小可。」

小高道：「會是他們長白派的……」

「別忘了！門主姜一中已經脫陽而死！」

「對對，那是誰？誰有這麼大的派頭要賈遜抬轎子？」

小莊道：「看到後面抬轎子的是誰沒有？」

小高道：「那不是崆峒派俗家大弟子『千手韋陀』金石開嗎？這轎中之人到底是誰呀？」

小轎到了附近，因有一株大樹，

轎中之人道：「落轎休息一下吧！你們八成也累了。」

兩人互視一眼，這不是「夜花夫人」的口音嗎？

只聞「夜花夫人」又道：「賈大俠……」

「夫人有何吩咐？」

「距城鎮還有多遠？」

「不遠了，夫人，約五、七里之遙。」

「二位奔行的步調要一致，要不，我在轎中會受顛簸之苦，很不舒服，請兩位注意了。」

「是的，夫人，我們會改進的。」

小高低聲道：「坐轎子的人還要挑剔。」

小莊道：「這正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小高道：「他們是爲了和這女人上床而甘受奴役的？」

「只怕他們二人未必能一親芳澤吧！」

小高道：「咱們逮住她，可以自她口中得知很多的秘密，你以爲如何？」

「先看看再說。」

停了一會，夫人道：「天氣熱而潮濕，這兩天脚很癢，眞是惱人！不知二位哪一位願意爲我……」

兩人搶着道：「在下願效勞。」

「夜花夫人」道：「不用爭搶，每人捏一隻脚吧！」

不一會轎幃之下伸出一雙天足。

人老了脚却一點也不老，修長而白晰。

二人左右一邊一個蹲下來，先扳開脚椏子看看，然後再決定那個脚椏子會最癢，以便捏重些。

夫人道：「臭嗎？」

金石開道：「夫人的玉足臭得不同。」

「有甚麼不同啊？」

「風味無殊麟脯，色香倍勝鵝黃。」

夫人道：「賈大俠呢？」

賈遜在脚上連嗅三次，激賞地道：「好香……」

兩人捏了好一會，夫人道：「金大俠，後面第二個脚椏子最癢，稍稍用力些。」

小莊道：「這些人眞是無耻。」

小高道：「看來並非怕她而是想吃她的『三鮮』。」

小莊道：「躭會咱們等他們抬轎子奔行時自後面施襲，一定要對抬轎子的人一擊成功才行。」

小高道：「這二人哪一個厲害些？」

「差不多，我攻擊前面的，你招呼後面的。」小莊道：「但必須小心，可千萬別弄出聲音來。」

稍後夫人收回天足，不久起轎前進。

小轎來到更窄的小徑之間，兩邊有些亂石。

兩小展開了閃電攻擊，事出突然，兩個抬轎子的同時中了三掌，只不過轎子還未落地，「夜花夫人」已自轎中射了出來。

小莊道：「妳這老梆子眞會作威作福呀。」

「夜花夫人」狠狠地道：「小高，你爲甚麼要騙我？」

「妳忘了我的名字叫高興了？」

「夜花夫人」道：「你以爲二人聯手就吃定了我？」

小莊道：「我先接妳幾招……」

「夜花夫人」知道小莊不含乎。

小莊不敢低估她，兩人全力施爲，四十招後，「夜花夫人」落了下風，小莊速戰速決，在五十八招上撂倒了她。

小高道：「小莊，如何處置這隻老蟹？」

小莊道：「在此不妥，我們把這兩個抬轎子的丟在亂石中，廢了他們的武功，以免以後再離經叛道。」

「然後呢？」

「多點這老梆子幾個穴道，你我暫作轎伕把她抬到鎮上去。」

「好主意！」

這時賈遜道：「莊少俠，先請聽賈某之言。」

小莊道：「說甚麼也沒用，你們太不像話了，眞爲正大門派丟人，爲她捏脚，傳出去眞是貽羞武林。」

立即出手，連點十餘穴道。

接着又去廢了金石開的武功。

然後三人點了「夜花夫人」的穴道，權充轎伕。

＊　＊　＊

「夜花夫人」躺在地上，這兒是客棧後院。

兩小在對酌。「夜花夫人」道：「小高，你不以爲愧對我嗎？」

小高道：「我却以爲妳欠我的。」

「我欠你甚麼？」

「床上的活動費。」

「夜花夫人」道：「你們二人最好放了我，要不，你們會嚐到惡果的。」

小莊道：「妳就談談那些黑衣人吧！」

「夜花夫人」大聲道：「不要拏大好的生命當兒戲！」

小莊一脚踩在她的小腹上，道：「妳這老東西少囂張，不談點好聽的妳猜我們會如何整妳？」

「夜花夫人」也知道兩小的點子太多，不敢出聲。

小莊道：「妳和高鴻等人同伙？」

她點點頭。

「高鴻等人也受黑衣人支使？」

她又點點頭。

「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這還用問？」

「爲甚麼不用問？」

「人生在世，不是爲名就是爲利，在扶桑，只有三個島，無甚發展，到中國來發展的潛力太大了。」

「頭子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我只知道二頭子是『酒先生』。」

小高道：「船田梅子妳認識嗎？」

「聽說過，好像是他們的高級人物的姪女。」

小莊道：「他們鑄怪刀的目標是誰？」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要對付一個厲害人物。」

「妳和黑衣人也上過床？」

「黑衣人很多，到目前爲止，已有七、八個之多。」

「和妳上床的有幾個？」

「三個，下級的我還不會點頭。」

小高道：「妳還有多少銀子？」

「夜花夫人」一聽此言就不禁色變，小高前後一共騙了她一億兩之譜，她對任何人也沒有如此容忍過。

小莊道：「還有多少？」

「不多了，不過一千萬兩左右。」

「妳說謊，以妳的弄錢方式來說，至少還有一億多兩，淌來的錢，作作好事有何不可，拿出來放妳走。」

「夜花夫人」眞是善財難捨，道：「小莊，誰的錢也都不是在路上撿來的，也不是海邊潮上來的吧。」

「妳的錢却差不多，甚至比撿來的還容易。」

「這說法太不公平。」

小高道：「不是嗎？妳可以一邊過癮，一邊收銀子。」

小莊道：「要錢就麻煩，捨錢救人就可以立刻走人。」

「夜花夫人」道：「爲自己留點餘地吧！」

小莊道：「拿不拿出來快作決定。」

「夜花夫人」咬咬牙，道：「拿出來就放我走？」

「少囉嗦。」

「好吧！我還有一億一千餘兩，但不在身上。」

小高一搜，全在身上，顯然她剛才想打馬虎眼。

小莊解了她的穴道，在她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滾！」

「夜花夫人」何曾受過這種侮辱，暗暗咬牙離去。

小高道：「這女人恨透了我們。」

小莊道：「那是必然的，但她的錢可以救濟很多人。」

「我們要小心這個老梆子。」

小莊道：「咱們去見見劉學古如何？」

小高道：「據說此人的風評不錯。」

「可是他却要爲奸人鑄造利器。」

「也許他不知道鑄造此刀的用途。」

「一個鑄刀劍的名匠，一定要知道客戶的用途，當然，更要知道客戶的身份及爲人之正邪……」

「如果他沒有選擇呢？」

小莊道：「必要時以身殉之。」

小高道：「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却很難。」

＊　＊　＊

劉學古還在那客棧中。

小莊登堂入室時，劉學古在抽旱烟。

「您就是劉大師？」

「甚麼劉大師？」

「你不是鑄劍名家劉學古劉前輩？」

「我只是個鐵匠。」

「客氣了，前輩乃是當今碩果僅存的……」

劉學古手一揮道：「少廢話，我不接受一般的兵刃鑄造。」

「你只接受一些大人物的利器製造而且不管他們用來作甚麼事？」

「小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近來有無人請你鑄一柄怪刀？」

「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小莊道：「劉大俠可知『夜花夫人』是甚麼人？」

「她只是一個顧客。」

「甚麼顧客你都接受？」

「不然，像你們這種顧客我就不歡迎。」

「是不是因爲我們花不起大錢？」

「不是，只是因爲你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小高道：「我們敗過甚麼事？」

劉學古敲出烟渣子道：「尤其是你。」

「我如何了？」

「你最荒腔走板，却自以爲是白道中人。」

「難道我是黑道中人？」

劉學古道：「你以爲黑道中人都不值一提？你的行爲連黑道中人也不如。拿着『老二』到處亂甩。」

小莊笑了起來。

「試問，你年紀輕輕地玩過多少女人？連老得快要進棺材的你也不嫌！這也算是白道中人？」

「這……」小高大聲道：「是她們送上門的。」

「如你是君子，送上門也不能要。」

小莊道：「劉學古，我們此來……」

劉學古道：「此來是阻止我鑄那怪刀的對不？」

「正是。」

「憑甚麼？」

「就憑這一百來斤。」

劉學古向地上吐了口痰，道：「你差得遠了……」

小莊一上，未出五招就被踢了個狗吃屎。

小莊道：「劉學古，你是不是以爲自己很夠看？」

「小子，我聽說你很有兩套。」

小莊道：「至少我不會三五招就讓你得意。」

「我信，但是，即使我不敵，我仍要鑄那柄刀。」

小莊也出了手。

他現在已是一流高手，一般的人物接不下他十招。

但是，他試出，劉學古這個鐵匠與衆不同。

他的招術詭奇，可見他學得很雜。

雖然很雜，却都是精闢的。

劉學古已過五十，一生鑄了不少的名刀名劍，也學過不少的奇招異式，有很多人拿不出鑄刀劍的巨資，最後以絕技代替。

也有人根本拿不出巨資而一開始就說明以絕招交換，這當然也要看對方是甚麼人，他不是見了錢或見了絕技而不擇手段的人。

劉學古接了二十七、八招，收手退下道：「小子，你這兩手不比令狐慈差，也不比莊嚴差到哪裡去。」

小莊抱拳道：「前輩過獎，晚輩有一言，不知道前輩可願接納？」

「你不說我也知道。」

「前輩鑄此刀，八成是讓壞人來殘害中原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難道前輩未聽說過高鴻等人倚靠扶桑高手想在中原稱霸嗎？」

劉學古不出聲。

小莊也未出聲。

小高在一邊納悶，停了一會才發現他們的嘴唇噏動。

原來他們在以「蟻語傳音」交談。

不久，兩小辭出。

小高道：「小莊，你們在交談甚麼？」

小高在出了鎮後才道：「他說他自有主張。」

小高道：「鑄了神兵，交與壞人，他有主張又有甚麼用。」

小莊低聲道：「鑄了才有用，不鑄反而不好。」

小高搔搔頭皮道：「我這就不懂了。」

小莊道：「不懂就算了。」

小高道：「小莊，你信得過他？」

「小高，劉學古以前是家父的至友，和你爹爹也是深交，他的話絕對可信，他有主張但不便明說出來。」

「劉學古對高鴻等的背後支持者知道多少？」

「他說他知道的比我們多些，但目前不能說。」

「這也不能說，那也不能說，我看他是在哄我們？」

小莊搖搖頭，道：「小高，這一點我敢保証。」

就在這時，一騎自山道上穿林而來。

到了面前，兩小才看出，此人易了容。

雖然易了容，看身段及動作，小莊以為此人正是那個黑衣年輕人，也就是柳直，此人已下了馬。

小莊道：「你是柳直？」

年輕人點了點，道：「跟我走吧！」

小莊道：「為甚麼？」

「因為有個人想見見你。」

「哪個？」

「你的相好的。」

「相好的？」小莊道：「誰？」

「巫姑娘。」

小莊心頭一凜道：「她在何處？」

「在舍下，因為她已經流產，流血不止，想見你最後一面，要去還要快點，稍遲就見不到了。」

小莊道：「有多遠？」

「不到十里。」

小高道：「小莊，小心上當。」

小莊道：「她怎會流產？」

「她已懷了近五個月的身孕，只是你不知道罷了。」

小莊想想也信了，上次在明月庵見到她，她不是經常噁心嘔吐嗎？那不是懷孕現象？只可惜當時未想到而已。

小莊道：「小高，我們去一趟。」

青年人道：「一馬只能乘二人，要快，另一人不能去。」

小莊道：「小高，你在此等我……」

二人上馬，由青年人策馬，小莊坐在他的身後。

小高道：「小莊，你已經作了他們的俘虜了！」

小莊道：「無論如何我要去看看素素的。」

小高道：「你要小心哪！」

「我會的，小高。」

「何不叫他下來跑路，我們二人合乘一騎，反正他知道地址，只要他告訴我們詳細地點就成了！」

柳直道：「希望你老兄以後說話客氣點！」已經鞭馬疾馳而去。小高以為，此去凶多吉少。

他又不能阻止小莊不去。

小莊在後面道：「柳直，巫素素怎麼會在你們手中？」

柳直道：「你明知高鴻等是我們的人。」

「當然。」

「巫素素和高鴻等人有關連吧！」

「應該說高鴻等人利用她的父親以後又殺之，是她的仇人！」

「對，但巫素素却並不太恨他們，尤其他們對她頗為關心。這可能因為以前高鴻等和巫天寶及鄺雲二人虛與委蛇時建立了情感。」

小莊道：「可是據我所知，以前素素頗恨他們。」

「恨是不免的，但巫天寶本身不正，她却也不能不承認。」

「你們扶桑人要在中國幹什麼？」

「大丈夫立身異域，作一番事業，也不能說不對吧！」

「那要看是作什麼事了？」

「反正不久就知道……」

「你可知船田梅子的身份？」

「是誰告訴你有關梅子的事？」

「恕難奉告。」

「那我也不便奉告了。反正一切不久便知。」

奔行十里左右，到達明月庵。

原來巫素素在明月庵中。

她仍然以白布包紮着面孔，只露雙目，躺在床上。

「素素……妳懷了孕為什麼不告訴我？」

「小莊……那時我還沒確定是懷孕啊！」

這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因為月事不來數月，已可証明有孕了。要不，那是很嚴重的婦科病。

小莊當然未想到這一點，道：「素素，大夫看過嗎？」

「我……我不行了……小莊，只可惜孩子未能生下來……小莊……小莊，不要以我為念……」

小莊流下淚水，都滴在她的手上。

「素素，是誰在照料妳？」

「柳直。」

「友善嗎？」

「也沒有什麼不友善。」

「有花旗在身邊就好了！」

「只怕也不成了……小莊……你走吧！不要讓你看到我死去的樣子……小莊，我們期待來世吧！」

柳直在門口向小莊招招手，小莊溜走了出來。

「什麼事？」

「據說花旗和伍一龍在附近出現過。」

「什麼？花旗？」小莊心頭一寬。

花旗果真在附近，能找到她也許素素還有希望。

「對，他們二人據說在一起。」

「在何處？我去找她！」

柳直道：「就在附近鎮上，但要到兩、三家客棧去問問。我不敢說一定能找到，昨天有人看到過。」

於是小莊叮嚀柳直小心照料巫素素，很快會回來。

他立刻去了那鎮。

找了五家客棧，並未找到花旗和伍一龍，却遇上了小舟上駝背雞胸的老人，小莊十分高興，道：「前輩，這眞是幸會。」

怪人道：「只怕不是幸會，你怎知我在這兒？」

「是柳直叫我來找『女扁鵲』花旗的，想不到未找到花旗竟遇上了前輩，難道不是幸會嗎……」

「柳直又是誰？」

「是扶桑人……」

「什麼人？」老人十分機警，立刻竄出。

一條黑影越出後院高牆，立刻跟去。

一直追到郊外林中，這人才停下來。

怪老人知道人家是故意引他來此的，因為左右兩邊又出現了兩個青衣幪面人。三人都以青布包住臉。

怪老人道：「何方朋友引在下來此？」

「你是莊嚴的老友兼忠僕皇甫嵐是不是？」

怪老人道：「正是！」

「莊嚴呢？」

「你沒長眼睛，我這不是為他帶了孝？」

果然，怪老人左臂上套了個青布套。

「他眞的死了？」

「死也要玩玄虛？」

「令狐慈呢？」

「不知道，據說重殘，生死未卜……」

「莊嚴葬在何處？」

「已火化，骨灰在一寺廟中。」

三人一打招呼就鼎足而三地撲上了。

可以看出，這三人都是三十以上的年紀，輕功高，出招辛辣、詭異，速度之快有如迅雷奔電。

但是，怪老人也不含糊。

他以一對三，仍然攻守兼備。駝背加上鷄胸，看來是不會太俐落靈活的，但他發揮了人類體能潛力。

三對一佔不了上風，一會又來了一個。

這一個顯然就是那個「酒先生」。

「酒先生」一出手，就看出路子和風格不同了。

剛猛路子改觀，細膩而精微。

這和扶桑的武功是不大一樣的，因而怪老人已有些應付乏力了。「酒先生」再加勁，在五十招左右，砸了怪老人一掌。

別看此人的拳掌細膩綿密，擊中一下却要命。

怪老人連退三大步，接着另一黑衣人又補上了一拳。

小莊趕到現場附近，眼見怪老人已被四個黑衣人帶走。小莊一看這四人的身法，就知道不可力敵。

他暗暗技巧地跟着，盤算營救之法。

小莊這才體會到，柳直說是巫素素流產危急，可能並非全部事實，看來巫素素並非危急。

另外，柳直說是發現了「女扁鵲」花旗，似是引誘小莊去找，引起怪老人注意，偷聽小莊與怪老人交談的秘密然後一舉而俘獲，他相信怪老人和他的父親必有淵源。

＊　＊　＊

這兒是一個小鎮上靠近西郊的一幢民房。

普普通通，不太大也不算小，很不惹眼。

怪老人就被帶到此處來了。

他們並沒有馬上審問，而是在吃過飯之後開始。

還是那四個人，以「酒先生」爲主。

他叫酒井榮，是黑衣人之中的二流人物。

「說！說一些我們想知道的事。」

怪老人不出聲。

酒井榮道：「你叫皇甫嵐，是莊嚴的好友，也算他的忠僕，莊嚴的下落你一定是知道的。」

對怪老人的來歷打聽得清清楚楚。

怪老人道：「我說過在爲他戴孝，他的遺骸已火化。」

「據我們所知，莊嚴和令狐慈二人，有一人還活着，而且莊嚴活着的可能性較大。」

皇甫嵐道：「我知道莊大俠已過世，而且死得很慘。」

幾個黑衣人互視了一眼。

酒井榮道：「令狐慈呢？」

「聽說他已重殘，四肢失去了三肢……」

不論身手技藝有多高，四肢失去三肢，又能如何？

酒井榮道：「莊嚴臨死時你在身邊？」

「不錯。」

「他有什麼遺言？」

皇甫嵐以爲，這話是十分重要的，要斟酌才能說出。

「莊大俠臨終幾乎已不能說話了……斷斷續續地說了三個字！」

「只有三個字？」

「對，那就是『和……爲……貴』三字。」

幾個黑衣人又是一陣錯愕。

一個被人害死的人臨終會說出「和爲貴」的話來？

只不過看看涙洒滂沱的皇甫嵐，又不能不信莊嚴已死。

於是暫時把皇甫嵐押了起來。

看來他們所忌憚的仍是莊嚴和令狐慈二人。

以莊嚴和令狐慈以前的功力，黑衣人實不必太戒懼。

就以酒井榮來說，他的身手就不比二人差多少。

黑衣人的頭子絕對不怕他們二人。

爲什麼他們如此窮追不捨地非查明二人的生死不可？

這一定另有原因，二人定有使這些人懼怕的地方。

小莊在暗中窺伺，萬分小心。

只不過他無法立刻營救皇甫嵐。

他以前聽說過皇甫嵐這個人，只是那時他太小。

他絕對不能陷進去，要不，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他退出來，藏在林中，那知小高已在林中。

「小高……」小莊很高興，有小高也好商量一下。

小高道：「小莊，怎麼樣？我是截了一匹馬趕來的，但稍遲一步。」

小莊攤攤手，道：「你說得不錯，八成上了鈎！」

「怎麼回事？」

小莊說了一切。

小高想了一會道：「小莊，有句話我不大敢說。」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你當然應該知道的。」

「是不是以爲素素的忠貞有問題？」

「你以爲不會？」

「她要殺我，機會不是太多了？何必騙我來此？」

「不然！她要徹底瓦解白道這邊，必須把兩位前輩都除去，當然應該是三位，包括家父在內。」

「你是說巫素素仍恨我設計誘殺其父，而想報仇？」

「應該可能！」

「她的犧牲不是太大了？」

「爲了報仇，爲了連根拔掉白道的實力，她的犧牲是絕對值得的，你是不是也看出她有點問題？」

小莊閉目想了好一會，道：「我還是不忍這麼想。」

「不忍和事實是往往一體的。」

「小高，也許是巧合。」

「爲什麼柳直詭稱遇見過花旗？而又是巫素素需要名醫治病的光景，這未免太巧合了吧！」

「他們來這一手的動機並不太明顯！」

小高道：「他們本想把你引到皇甫嵐身邊，要你們交談，當然會涉及令尊及令狐慈的生死存亡問題，却未想到窗外之人弄出了聲音……」

小莊點點頭，道：「小高，這推想頗有點道理。」

「本來就是這樣的。」

「小高，以我觀察，幾個黑衣人的身手很高，他們上面還有高手，爲什麼要怕家父和家師二人？」

「他們二人一定還有使人害怕之處。」

小莊道：「他們找劉學古鑄怪刀，莫非就爲了……」

「八成是爲了對付令尊或令師二人中未死的一人！」

小莊不能否定這推測，道：「小高，非救皇甫嵐大叔不可，第一，他是家父的忠友，也是白道的翹楚人物。」

「當然要救。」

「可是以我們二人的實力……」

小高道：「你可以利用狗輩們！」

小莊大力拍了後腦一下，道：「好計！但是，光用狗還是不成。」

「怎見得？」

「那兒的黑衣人至少有一二十人之多。」

小高道：「是不是也值得一試？」

小莊道：「我驅狗纏住他們，你去救人。」

* * *

深夜，這民宅中很靜，大多已就寢。

後院有一小門，通側面的巷子。

此刻悄悄開啟，魚貫射進了五六十頭猛犬。

這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狗輩，像老江湖一樣，鶴行鷺步，未弄出一點聲音，眞令人叫絕。

百十隻黃澄澄的狗眼，梭巡四周。

然後匐匍在後院中等待命令。

然後，小莊一切就緒，小高也就位了之後，他弄出些聲音去。

十來個黑衣人出現後院中時，攻擊令已下達。

那當然是狗笛了，人類是聽不到的。

五六十隻如狠似虎的猛犬上下左右射到，突如其來，措手不及，倉皇應戰之下，立有受傷的人。

這是因爲狗輩們先是伏在地上，雙目閉上。

天很黑，誰也未注意地上仆伏而閉上眼睛的狗。

閉上眼的原因是怕狗眼洩出光芒而被預先發覺。

一旦對方有了準備，其效果就差得多了。

現在六十頭猛犬撲上。

有人沒見過這等勢道而發出驚呼。

瞬間就有三個人被咬傷。

什至還有一個最弱的被撲倒地，被五頭狗撕裂開。

小莊不斷地吹着狗笛子發動一波一波的攻擊。

當然，狗已造成了聲勢，但高手很快就能適應。

小高在找押人之處。

這兒的人也很老練，人狗大戰，押人處仍然戒備森嚴。

小高自窗外往屋內望進去。剛剛看清正是押人之所，已有一道勁風自腦後襲來，小高急退急閃。

原來是個持刀的人向他掃來一刀。

小高拔劍力戰。

只不過小高手底下有限，未出十招就很危急了。

就在這時，小莊趕到，才兩三招就砸了對方一掌。

不久又來了一個，二對一還是不成，後來是三對一，小高本想進屋救人，此刻却只好幫助小莊。

二人聯手擊傷了這三個人，小莊破窗而入。

居然是人去屋空。

可以看出，後窗開啟，是自後窗走的。

是皇甫嵐自己走的還是被人救走或挾持走的？目前無法弄清。他們只有再找其他各處。

人狗大戰是不能太久的。

高手一旦穩定下來，五六十頭狗在五七個高手之下，不須兩三盞茶工夫可能就會被全部殺光。

狗命也是命，況且訓練一隻猛犬很不容易。

二人未找到皇甫嵐，以爲他可能已逃走了。

小莊只好下令撤退。

這次攻擊救人行動，犧牲了二十七頭猛犬，傷了十來頭，他們退出十里之外，小莊爲狗上葯，稍後遣走了狗。

小高道：「小莊，眞可惜！」

小莊道：「情況不明，也未必是絕對的。」

小高道：「現在你以爲巫素素是個甚麼角色？」

「我不便太武斷，在沒有弄清事實之前，我不想懷疑她。」

「當然，我也不願現在强迫你相信！」

小莊道：「不知皇甫大叔是否趁機跑了？」

「我以爲可能是跑了。」

「他的穴道必然被制，自動解穴頗難，因爲不會只點他一兩個穴道的，他的失踪令人躭心！」

就在這時忽然出現五個黑衣人。

這五人當然都是剛才那宅中的佼佼者。

他們大戰猛犬，都未受傷，就可見一般了。

爲首的人正是酒井榮，冷峻地道：「皇甫嵐呢？」

「走了！」事實上小莊也不知道。

只不過他以爲皇成嵐也可能被人救走，只是不知道救人的會是誰，但他不想使對方懷疑有人救他，而說他是自己逃了的。

「走了，去了何處？」

「誰知道，我們正要救他，他却自後窗走了。」

酒井榮道：「你小子傷了我們好多人！」

「你們賺人不也該受到懲罰？」小莊道：「巫素素在和你們配合演戲是不是？」

酒井榮道：「當然不是，我們同情她流產，生命垂危！要她在此療養。」

「她怎麼樣了？」

「也許命大，在名醫的治療下已有起色了！」

小莊道：「眞的？」

「當然，你可以回去看看她！」

小高低聲道：「上當只能有一次，再上一次就是蠢了。」

小莊道：「如果你們有這份誠意，她好了之後放了她，我自會感激，此刻去看她是不必要的。」

酒井道：「你驅狗傷人總要有個交代。」

「你們到中國來幹甚麼，我想人人都可以把你們趕回扶桑的。」

酒井道：「小友，識時務者爲俊傑。」

（未完・十六）



四君子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卧龍生·文
可飛·圖

老道不甘損失　設計借刀殺人

上文提要：清風觀主使詐誘擒王俊等三人，正欲對他們不利，黃媚所扮的女羅刹突然闖至，出其不意地將他制服，清風觀主爲保命，答應給他們財寶，爲了賑災，四人同意，拿着大批珍寶經清風觀主指點下，離開金庫；眼見大批寶物，黃媚推測四君子可能是黑道中人，覬覦寶物，企圖黑吃黑，於是由王俊扮作算命先生，意欲誘出四君子，不久，果然有兩名漢子上前，要求卜卦……

高個子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丟在木案上，道：「算得對，我一起送了，若是算得不對，你就得加倍還我。」

王俊估計到那一塊銀錠子總在二十兩左右，搖了搖頭，說道：「十兩銀，少一錢，我不會替你卜卦，多一錢，我也不收，你把銀子拿回去吧！」

那矮個子突然一伸手，抓起桌子上的明珠，道：「這一顆珠子不錯，但不知肯不肯賣？」

王俊道：「那不是賣的！」

矮個子又緩緩把明珠放下，道：「十兩就十兩吧！」

高個子抓過卦盒，搖了一卦。

王俊望了那卦象一眼，道：「問什麼？」

高個子道：「卦象裏看不出來？」

王俊道：「卦象中滿含玄機，問財很好，找人就未必好！」

高個子道：「咱們找人！」

王俊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高個子道：「咱們能不能找到他？」

王俊冷冷道：「能！不過，找到不如找不到。」

高個子道：「這話怎麼說？」

王俊道：「你們找人可以找到，但卦中帶血光，只怕要有一場搏鬥。」

高個子接口說道：「你剛才那句話，我還是不太清楚，遠在天邊，在何處？近在眼前，如何找？」

王俊又仔細看了卦象一陣，道：「就在附近，不出五里。」

高個子怔住了，道：「你這麼肯定？」

王俊說道：「在下說出來的話，一向斬釘截鐵。」

高個子道：「先生很高明。」

王俊道：「誇獎。」

矮個子也從懷中摸出一個銀錠子，丟在木案上，道：「這個是增加你的卦資。」

王俊道：「我說過多了不收。」

矮個子道：「再卜一卦如何？」

王俊道：「請搖卦盒。」

矮個子當眞也搖了一卦。

王俊看看卦象，道：「問什事？」

矮個子道：「也是找人。」

王俊道：「你們是一夥的？」

矮個子道：「你說得對！」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俊的脈穴。

王俊被對方一把扣住了脈穴，不禁一皺眉頭，他忍着了沒有叫出聲來。

矮個子道：「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王俊道：「天下第一相士。」

矮個子已覺出了王俊不會武功，手一鬆，道：「大相士，兄弟抱歉。」

王俊道：「不要緊，在下入世以來，洩漏了不少天機，這一卜，是我最

後一卦了。」

這時，却有不少人爭向前來要求卜卦。

王俊搖搖羽扇道：「諸位鄉親、朋友，在下已決定捲起招牌，不再賣卜看相了，向隅之人，還望多多原諒。」

目光轉到了矮個子身上，道：「你雖然莽撞，但我不能讓你白花銀子，告訴你，你的氣色很壞。」

矮個子道：「怎麼樣？」

王俊道：「你一臉血光，滿身屍氣，只怕活不過一個對時。」

矮個子道：「你說什麼？」

王俊道：「我說你活不過一天一夜。」

矮個子臉色變了，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寒芒。「先生，你活膩了？」

王俊忖道：「看來，六妹的推斷不錯，這些人確然也非好人！」心中轉念，口中說道：「你不信那就算了，我說的是眞話，你頂有懸針，本命相尅，而且針紋已明，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矮個子忽然間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道：「相士，有沒有救？」

王俊道：「沒有，小童，收拾攤子！」

高個子一伸手，按在卦攤上，說道：「慢着。」

王俊道：「你……」

高個兒接道：「我怎麼樣？也活不過一個對時，是麼？」

王俊道：「你不會死，但會變成殘廢。」

高個兒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眞話？」

王俊道：「一對時後，你如不殘廢，就拏我是問。」

高個兒道：「話是你說的！」

王俊道：「一言如山，我等你們兩天。」

這時，人羣中突然走出一個肥胖的老者，道：「大相士，你這玉尺、明珠是從那裏來的？」

王俊心中忖道：「好！已經現身了三個人，還有一個，我要再用話激他們幾句，要他也露出像來。」望了玉尺、明珠一眼，道：「你問這個？」

胖子道：「不錯。」

王俊道：「一個卜卦的送的。」

胖子道：「你認不認識這玉尺和明珠的價值？」

王俊道：「賣了它們，我這一輩子就可以不用過看相生活了。」

胖子道：「話是不錯，是什麼人給你這一對玉尺、明珠？」

王俊道：「一個老頭子！」

胖子道：「大約有幾歲？」

王俊道：「七十多些，但他身子健朗，精神好得很。」

胖子道：「何時給你這些？」

王俊道：「兩年前了。」

胖子道：「在那裏？」

王俊道：「就在這清風道觀外的廟會上。」

胖子道：「每年廟會，你都在此地卜卦、論相？」

王俊道：「前年是第一次，去年沒有來，今年是第二次。」

胖子突然放低了聲音，道：「那老頭子是不是這廟裏道士？」

王俊道：「他卜卦時穿着長衫。」

胖子突然擧起右手，道：「你看過他的手沒有？」

王俊點點頭。

胖子道：「他左掌之上，是不是有一片硃砂印？」

王俊極力在思索清風觀主的左手。

他見過那一隻左手，手上沒有硃砂印，但却有一片銅錢大小的疤痕。

王俊明白了，清風觀主爲了消去他手上的硃砂印，曾動了手術，把那一片硃砂印削去了。

於是，他胸有成竹，點點頭，微微一笑道：「你是說左手還是右手？」

胖子道：「男左女右，自然說的是左手了！」

王俊道：「他的左手上沒有硃砂印，但却有一塊銅錢大小的疤痕。」

胖子冷哼一聲，道：「這老小子也狠得下心，削去他手上一塊肉。」

王俊道：「唉！那位老人家的相貌也不太好。」

胖子道：「怎麼一個不好法？」

王俊道：「他雖然已年過古稀，但最後却是不得善終。」

胖子道：「那小子心太黑，不會善終，那也是應該的事了。」

王俊道：「三位和那位老人家，可是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胖子道：「先生，聽你這一番話，在下瞭解了一件事情！」

王俊道：「什麼事？」

胖子道：「閣下的卜相之術，實在已到了能知過去未來的境界。」

王俊道：「客氣，客氣。」

胖子原本滿臉笑容的臉色突然一寒，道：「不過，先生只會替別人看相卜卦，但不知替自己算過沒有？」

王俊道：「在下的命相，雖非太好，但一生衣食無憂，總算還過得去。」

胖子道：「當眞如此，先生的相術就不靈了。」

王俊道：「怎麼說？」

胖子道：「在下也學會了一點看相的技巧，却和先生的看法不同！」

王俊道：「你怎麼一個看法？」

胖子道：「在下麼？只會看一種，那就是一個人的生死。」

王俊道：「這是很重要的一關，在下就沒有具此神通。」

胖子忽然哈哈一笑，道：「先生，有些地方看你很聽明！」

王俊道：「哦？」

胖子道：「你可知道，我在說什麼？」

王俊搖搖頭，笑一笑。

胖子道：「你小子可眞是反穿皮襖，會給我裝羊啊！」

王俊道：「你們要……」

胖子道：「對！要你的命。」

一伸手，抓住了王俊的右腕。

王俊沒有讓避，事實上，王俊閃避不開。

胖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娃兒，照你的相法說，你還可以活過二三十年。」

王俊道：「如是運氣好一點，也許還可以再多活幾年。」

胖子道：「但我看你快要死，而且就在今天，明年今天，就是你週年忌辰。」

這胖子說完話，舉起了厚肥的右掌。

只聽一聲大喝道：「住手，這還成什麼世界，在這人頭攢動的大廟會中，衆目睽睽下，竟然有人敢殺人，這還得了。」

胖子發了野性，縱聲大笑，道：「你們聽着，老子當年在江湖上行走之時，那一天也要殺它一兩個人，都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爲之，老實說，對在下而言，這還不算什麼！」

王俊回顧了身側的小童一眼，道：「你先走吧！我是死定了，不能再帶着你到處流浪去了。」

小童道：「公子不是還要活幾十年麼？怎會就要死了？」

王俊道：「沒有法子，你只管逃命去吧，不要再管我了。」

那小童歎口氣，道：「那怎麼行，你是主人，我是僕徒，你死了，我怎能不死？」

王俊道：「可是，目下時機不……」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放手，此時何時？怎可在此殺人？」

那聲音不大，由人羣中傳了出來，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清楚。

抬頭看去，但見人頭攢動，竟然瞧不清那話聲出自何人之口。

胖子突然鬆手，哈哈大笑，道：「看相的先生，你說，我這等胖胖的人，怎會行兇殺人？我不過和你開個玩笑罷了。」

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塊黃金，約莫有十兩左右，蓬然一聲，丟在木桌上，放開王俊，轉身而去。

但見他們向人羣之中一攢，立刻便消失不見。

這時，看相的人圍了上來。

王俊急急搖搖頭，道：「諸位朋友、鄉親，在下保住了性命，乃是不幸中的大幸，從此之後，不再言與人看相。」

收拾好卦攤上的東西，匆匆而去。

青衣小童緊隨在王俊的身側，道：「大哥，你裝作得很像啊！」

王俊道：「六妹，妳也當眞沉得住氣，我心中急死了，却不見你出手。」

黃媚笑道：「大哥，你放心，有我在你身側，怎會讓他們傷害到你，我是想要隱在最後的一位也現出身來。」

兩人一面談話，一面繞着清風道觀，向後走去。

清風道觀後是一片稀疏的竹林。

黃媚走到了一片竹林之前，突然停了下來，道：「大哥，如若小妹沒有算錯，那寶庫應該就在這片叢竹下面。」

王俊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黃媚道：「你守在這片叢竹之中，準備好暗器，我們要安排一場逐虎吞狼之計。」

王俊道：「要我躱在這裏？」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重頭戲，你已經演完了，餘下的尾聲，由小弟、小妹們出手了，何況，你已經露了相，無法再在四兇人面前露面，再說，如若小妹的判斷不錯，那位清風觀主可能就在附近，安排有一條出路，你隱在這片叢竹之中，很可能看到他逃亡的去向。」

王俊四顧了一眼，發覺那一片叢竹很密，藏上兩三個人，也不易被人發覺，一側身攢了進去。

黃媚很細心，待王俊藏好了身子之後，又再在四週檢查了一下，確證無人暗中窺視，才快步離去。

* * *

清風觀外的廟會，越來越多人潮。

黃媚匆匆而行，直入觀中。

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已不見，顯然，事情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局面。

黃媚直撲大殿，準備硬闖進去。

走到殿門口處，齊子川却突然閃了出來，道：「左面，跨院之中。」

黃媚低聲道：「二哥他們都過去了？」

齊子川一點頭，舉步走去。

黃媚保持了五尺的距離，跟在齊子川的身後。

左面跨院很荒涼，圓月門後，是一片荒草蔓延的庭院。

三合廂房，門窗上却已經蛛網塵封。

這地方，似乎是清風道觀中堆置雜物的地方。

黃媚低聲道：「齊老，他們眞的都到了這裏了？」

齊子川點頭，道：「老朽親眼看到他們進來的。」

黃媚道：「清風觀主約請的殺手，難道都沒有動手麼？」

齊子川道：「沒有，本來廟門口、香燭的攤子上，有幾個可疑的人物，但現在，他們已經撤走了。」

黃媚道：「這就奇怪了，難道這座荒涼的庭院中，還別有天地麼？」

齊子川道：「咱們搜搜看。」

黃媚四顧了一眼，道：「不用搜了，在這裏啦。」

舉步走向一座廂房門前。

齊子川也看到了，那門口留下了金燈門中特別的暗記。

那是示警的暗記，要後來的金燈門中人特別小心。

那是說在這片荒涼的庭院之中，早已經有了一場變故。

只可惜留下暗記的人，因時間太過匆忙，無法進一步的暗示內情。

黃媚掌力遙發，推開了塵封木門。

目光到處，只見廂房並列着四口棺材。

儘管廟外面人山人海，但在這荒涼庭院，廂房列棺，也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黃媚吸一口氣，側身而入。

一面以手示意齊子川等在門外接應。

黃媚很機警，一脚踏入了廂房，立刻飛身而起，左手一抖，一條汗巾飛出，纏在了橫樑之上，穩住了身軀。

幸虧她那一躍，就在她飛身而起時，棺木底層突然射出了一片牛毛細針一般的暗器。

那一片細針，籠罩了整座的門戶。

如非黃媚即時一躍，決無法避過一擊。

黃媚心頭一涼，暗道：「完了，二哥們留下了金燈門中暗記，這室中却不見人，想必都已受了暗算。」

心念轉動之間，忽然有一股異香撲入鼻中。

她警覺奇高，內功精湛，立時運氣，閉了呼吸。

這一瞬間，黃媚瞭解到這廂室陳棺中，凶險重重，盡都是傷人的厲害機關埋伏。

既不見所謂四君子，也不見金燈門中人。

在這一刹那間，機警應變中，黃媚表現出了過人的才智，突然一鬆手，跌落實地上。

齊子川被那一片毒針逼得閃到了一側，沒有見到黃媚的應變情形。

但他却聽到了黃媚身子落地的聲音。

身子一閃，衝入了室中。

他想救黃媚，伸手向黃媚抓了過去。

但覺異香撲鼻，直冲腦際，還來不及動什麼念頭，人已暈了過去。

只見四具棺木蓋子緩緩打開，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哈哈大笑之聲，道：「金燈門的老六，最難對付，還不是一樣着了道兒。」

黃媚閉着眼，停下呼吸，但她的聽覺未失，聽那聲音熟悉得很，似乎就是那看相的胖子的聲音。

另一個聲音笑道：「聽說金燈門中老六，不但武功絕高，而且美麗絕倫，這一次，咱們可要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另一個低沉聲音道：「不許亂說，咱們要把人完完整整的交過去，收齊銀子。」

黃媚心中明白，這時刻，正在別人的監視之下，說不定有很多的兵刃、暗器，正好對着自己。

要裝，就得裝到底。

感覺被人抱了起來，走上道通往地下的石級。

黃媚雖然閉着眼，但也感覺到正走在一道黑暗的地道之中。

忽然間，感覺到有一張滿臉鬍子的嘴，在自己的臉上香了起來。

黃媚火極了，長了這麼大，還沒有受過這等屈辱。

那是一張很臭的嘴。

黃媚幾乎控制不住自己。

但她想到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只好忍了下去。

那人在黃媚櫻唇上香了一陣，自動停了下來。

此刻，似乎又到了一處很亮的地方。

那低沉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觀主，幸未辱命，金燈門一網成擒，觀主答應給咱們的銀子，也應該付清了。」

聽回音盈耳，似是在一座地下密室之中。

清風觀主的笑聲清朗的傳來，道：「四位辛苦了，貧道花錢僱請了第一流的殺手，都死在金燈門的手上，但四位却成功了。」

那低沉聲音道：「觀主，咱們四兄弟行事，一向不說交情，我們要錢，金燈門人數已齊，觀主付銀子，咱們交人，珠寶也可折價。」

清風觀主道：「四位雖然出力很大，但設計你們現身誘敵，還是出自貧道……」

那聲音低沉的人冷笑一聲，道：「觀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清風觀主道：「貧道之意是四位辛苦了一趟，貧道不能不送程儀，每人致送黃金一百兩。」

那聲音低沉的人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觀主想黑吃黑，不給咱們銀子？」

清風觀主道：「這話太難聽了，我就算要吃你們四個，也算是白吃黑，銀子是我出的，怎算是黑吃黑呢？」

那人似是已經發覺不對，立刻改口，道：「觀主，你是老前輩……」

只聽蓬蓬連響，似是人倒地的聲音。

耳際間，響起了清風觀主的哈哈大笑之聲道：「少來這一套，老夫不吃這個。」

黃媚輕啓一目望去，只見四個人已倒在地上，其中三人，都是看相時現過身的人。

這間地下室十分廣大，除了倒下

的四個人外，黃媚也看到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他們似乎都已經暈了過去，靜靜躺在地上。

清風觀主一個人高踞在一張木案首座，哈哈一笑，站起身，道：「四位鬼兄，非是貧道心狠手辣，實在是善財難捨，四十萬兩銀子，你們要掏空貧道所有了。」

緩緩站起身子，直向黃媚走了過去。

黃媚又急急閉緊了雙目。

清風觀主一直走到黃媚的身前，哈哈一笑，道：「小丫頭，你眞是刁鑽極了，不但心機過人，而且貌美如花，貧道非好色之徒，但也被你美貌所動，但像妳這樣的人物，貧道把你帶在身側，實是很難放……」

他心中似是有着太多的興奮，一面自言自語了一陣，又哈哈大笑了一陣，接道：「不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像老夫這樣聰明的人，怎會怕人難得住我。」

黃媚幾乎要開口問他有什麼辦法，但她忍住了，沒有開口。

只聽清風觀主又自言自語的接道：「貧道只好先廢了妳的武功，然後帶着妳走，不過，妳放心，我不會虧待妳，我會好好待妳。」

一面伸出手去，輕輕在黃媚的臉蛋上抓了一下。這一抓，發覺黃媚的臉上肌膚很光滑，忍不住，手一直向下移動。摸在黃媚的軀體上。

黃媚也很沉得住氣，仍然動也不動一下。

清風觀主的手，又向下移動。

正當色迷心竅之際，忽然覺得右腕一緊，右脈門已被人緊緊扣住。

黃媚忽然坐起了身子，笑一笑，道：「觀主，咱們又碰頭了。」

清風觀主吃了一驚，道：「妳……妳沒有暈過去？」

黃媚道：「我如是暈過去了，怎會看到你的陰險、可卑？」

清風觀主道：「我該殺了妳的！」

黃媚冷冷說道：「太晚了，現在你已失去這個機會。」目光一掠于重，接道：「老道士，我那幾位兄長、姐姐還活着麼？」

清風觀主道：「都還活着。」

黃媚道：「他們中了毒，還是被點了穴道？」

清風觀主道：「先被毒香迷倒，然後被點了穴道。」

黃媚點出了兩指，點了清風觀主的穴道，走近于重，接道：「觀主，希望你沒有騙我，騙了我，那就有得你的苦頭好吃了。」

一面連發掌力，拍活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被點的穴道。

清風觀主道：「沒有騙妳吧？」

黃媚道：「你這頭老狐狸，果然是陰險得很。」

清風觀主苦笑一下，道：「我還不是倒在你的手中。」

于重道：「想不到你這清風道觀到處都是埋伏。」

清風觀主道：「貧道經營了四十年，花了不少心血。」苦笑一下，接道：「大概，我今天是死定了，你們再不會放過我。」

黃媚道：「不錯，你非死不可，但死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是死得很痛苦。」

清風觀主道：「貧道可有選擇？」

黃媚道：「有！只要你能據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清風觀主道：「小女娃兒，妳不用騙我，老夫早就有了自處之道，不過，我千密一疏，功敗垂成，老夫細想失敗的原因，是犯了一個毛病。」

黃媚道：「什麼毛病？」

清風觀主道：「一個色字，丫頭，妳長得太美了，老夫一直想把妳弄上手，所以才對你們手下留情，多一份情義，就多了一個破綻，不過，老夫還是滿意自己的精密設計，你儘管問吧！老夫會滿足妳，其實，我如不說出我這些得意之作，死了也難瞑目。」

黃媚的臉上泛上了一層紅暈，但她很快便恢復了正常。淡淡一笑，道：「老狐狸，其實，你也不過是仗憑一點心機罷了，如若憑藉眞實武功，我們一樣能生擒你。」

清風觀主道：「這正是我的過人之處，老夫一向是主張鬥智不鬥力。」

黃媚輕輕吁口氣，道：「你花了大筆銀子來對付四君子，難道這完全是空穴來風的事？」

清風觀主道：「那倒不是，不過，江湖上並沒有四君子這個稱呼，我叫他們四君子，只不過是一個代號罷了。」

黃媚道：「那是說四君子確有其人了？」

清風觀主道：「他們四個人稱謂四君子，實也當之無愧，不過，如要稱他們四俠士，或是四豪傑，也無不可。」

言小秋冷冷插口道：「就是眼前這四個人麼？」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他們不配被稱爲俠士，更不配稱爲君子，如若一定要給他們四人一個名字，稱謂四惡人或是四兇徒會好些。」

黃媚道：「他們又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這件事曲折離奇，還是由老夫從頭說起吧。」語聲頓一頓，接道：「中州大俠宋士廷、武當派俗家弟子一字劍林松、曹州府大刀常五、開封府鐵判馬昌平等四個人，不知如何打聽到老夫遁身清風道觀的事，結件來此，求證老夫的身份……」

黃媚接道：「那你究竟是什麼人？」

清風觀主道：「三十年前，縱橫大江南北的修羅大盜，就是老夫。」

黃媚道：「殺人劫色、無惡不作的修羅大盜就是你？」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老夫也作過不少的好事，只不過，老夫做的好事，不如壞事出名罷了。」

言小秋道：「說下去，那四位中州俠士來了沒有？」

清風觀主道：「來了，只不過，他們太君子，老夫的設計又很精密，所以，沒有等他們出手，老夫就把他們一網生擒了。」

黃媚吃了一驚，道：「人呢？你把他們殺了？」

清風觀主道：「老夫能活到這一把年紀，除了我自己的智慧、才能，保護了我的安全之外，老夫還守着盜亦有道這個原則，所以，老夫雖做壞事，但不做絕，老夫偶而也會做一兩件好事，但不爲人知。」

黃媚冷哼一聲，道：「我問你！他們死了沒有？」

清風觀主道：「沒有。」

言小秋接道：「六妹，讓他說完全部內情。」目光轉到清風觀主的身上，接道：「你既然要自己對付四君子，爲什麼還請這麼多的殺手？」

清風觀主道：「那時老夫聞得消息之後，就聘請了三批黑道人物，準備對付四君子，但是老夫却未想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小人却難纏得很，四君子未到清風道觀，就被我在途中買通店小二，暗下迷藥迷倒，但老夫聘請的殺手却都一一如約，趕到了濟南，老夫聘請殺手時，以一個俗家人物面目出現，但等這些人知曉了老夫的身份之後，却都開天殺價，紛紛要我加價，老夫心中氣怒之下，安排了一場要他們三方面互相殘殺的計劃，先由女羅刹那一批人下手，解決了施用追魂刺的百毒人魔，再準備由眼下的巫山四鬼對付女羅刹，但老夫千算萬算却沒有算到你們金燈門這股力量，你們橫裏殺出，收拾了女羅刹們一幫人。」

黃媚道：「你想省錢，所以準備暗算他們？」

清風觀主道：「那是他們太貪心，原本說好價錢，但在知道了老夫的身份之後，竟然加了十倍，老夫不願付這多銀子，只好對他們下手了。」

黃媚道：「我們替你收拾了女羅刹，你就利用巫山四鬼對付我們了？」

清風觀主道：「不錯，老夫安排了計中之計，巫山四鬼收拾了你們之後，老夫再收拾他們。」

黃媚道：「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清風觀主道：「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黃媚道：「王武舉的事，你知道麼？」

清風觀主道：「知道，王武舉救的賣唱女子，本是百毒人魔的屬下，後來爲百毒人魔弟子所見，要抓她回去，王武舉却攔下了這場恩怨，如非老夫約束他們不許鬧事，只怕王武舉這件事，還會鬧得更大一些。」

黃媚道：「好！你可以說出你的遺言。」

清風觀主道：「第一，我死後，我聚集的這些財寶，請用作濟災之用，第二，宋士廷、林松、常五、馬昌平四人都關在本觀後面一座枯井之地，那是地牢，姑娘可以放了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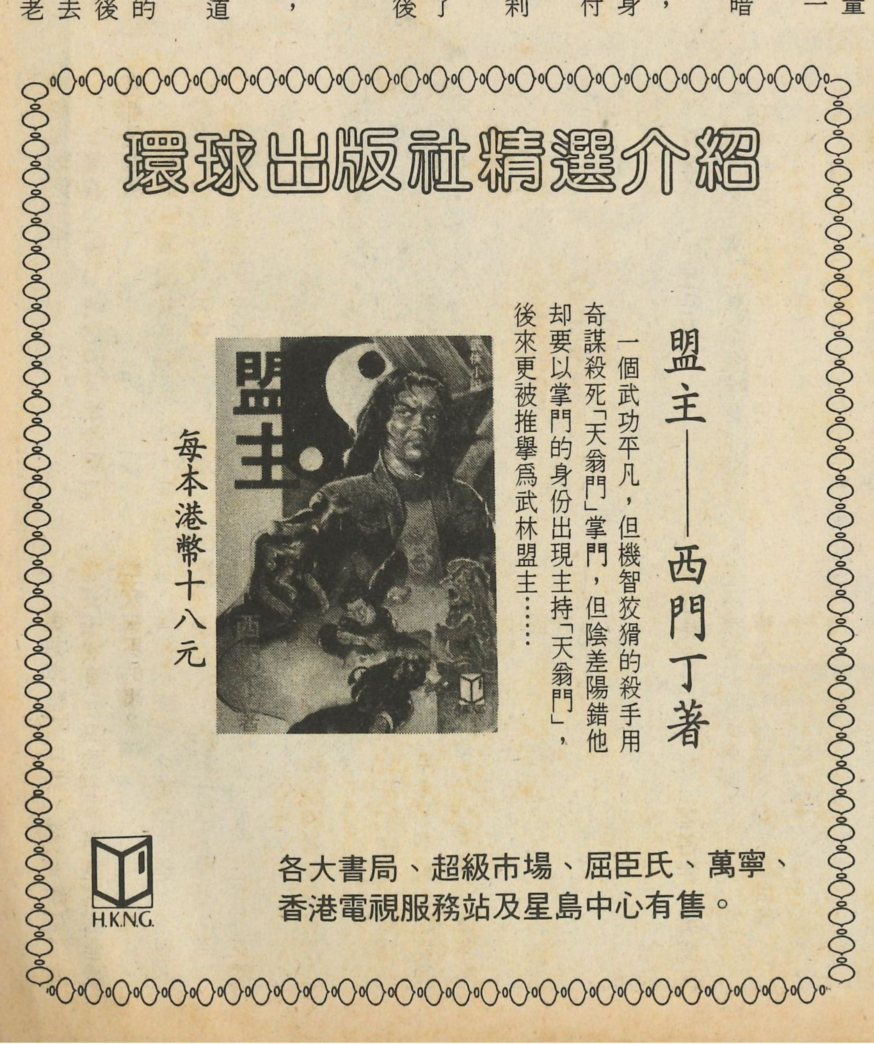
黃媚道：「念你死前向善，我給你一個全屍。」

清風觀主道：「不勞費心，我自己會作了斷。」隨即咬碎口中毒粒，氣絕而逝。

清風觀主死了，金燈門又了却一段公案。

他們開始去尋找另一椿隱藏在人間的罪罪惡惡……

（全文完）





上文提要：至善、青雲子參加大會，志在揭穿通天教的陰謀，因此雙方都發生小衝突，互相纏鬥，突然醉道人趕至，說是奉南山老人之命來調解，其實另有主意，秉公行事，最後談判無結果，雙方動武，眞假的東無忌出場，谷飛雲才知東無忌並未迷失神智，由他誘至通天教教主之前，想將谷飛雲擊殺，二人動起手未分勝負，丁易用痲針打中東無忌右足，使之痲木不能動，戰鬥開始深入……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玉杖彭祖提建議　各派好手决高低

秦劍秋、白素素和張少軒的相繼回到武當、少林，也即是叛離通天教，這對整個大會來說，是一個極大震撼，看得兩邊大紅席上一干人，莫不悚然變色。

祝纖纖、辛七姑兩人眼看二師哥、三師哥竟是少林、武當派來卧底的人，連六師妹都被拉了過去，心頭雖然震驚，却也打開了一線希望，三師哥秦劍秋把六師妹白素素拉了過去，這是一個例子，也是最好的模式，只要情郎把自己拉過去，自己豈不是也就這樣的過去了？

和荆月姑、馮小珍同時搶出來的還有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四位姑娘。當時攔住荆月姑、馮小珍的是張少軒、秦劍秋，結果秦劍秋反被谷清輝攔住，放走了荆月姑、馮小珍。

攔着宇文蘭等四位姑娘的，則是祝纖纖、白素素、辛七姑和雲芸娘，如今白素素被秦劍秋拉走，只剩下祝纖纖等三位姑娘了。

宇文蘭柳眉一挑，叱道：「祝總接待，妳們攔着我們要作甚麼？」

祝纖纖如今心裡只有一個人，就不想和人動手，但她也不願眼看有別的姑娘去幫谷大哥，尤其對方是副總護法門下，這就眨動眼睛，含笑道：「妳們四位不可再過去了。」

許蘭芬道：「爲甚麼？」

祝纖纖道：「因爲再過去就是戰圈了，愚姐妹奉命守在這裡，不准任何人進入戰圈。」

全依雲道：「我們一定要過去呢？」

祝纖纖冷笑道：「妳們有本事，不妨上來試試看。」

谷清輝適時走過來，搖着雙手，呵呵一笑道：「幾位姑娘不用爭吵了，妳們一方要過去，一方說不能過去，依在下看來，大家不妨就在這裡停下來，不就井水不犯河水了嗎？」

一面以「傳音入密」朝宇文蘭道：「宇文姑娘，妳們不可再上去了，人手多了，反而會使飛雲使展不開手脚，對方並非東無忌，乃是通天教教主，飛雲或許不是他對手，所以更不能分心。」

就在谷清輝說話之際，辛七姑也以「傳音入密」和全依雲說道：「全姑娘，荆月姑和馮小珍是谷大哥的同門師妹，武功路數相同，上去了可收相輔相成之功，妳們上去了，反而會使谷大哥礙手礙脚，不如聽谷老伯的話，故意和我們相持不下，這樣大家就不用出手了。」

宇文蘭、全依雲聽了兩人的話，果然沒有再說話。

祝纖纖不知眼前的徐永錫是谷大哥的父親改扮的，她本來不想再和人動手，眼看宇文蘭等四人聽了徐永錫的話，果然停住，也就站住，雙方好像僵持着一般。

再說谷飛雲施展「乾坤八劍」，只接了東無忌兩招，就被震得連連後退，就是運起「紫炁神功」，也有承受不住之感！

就在此時，突聽兩聲嬌叱傳入耳中，兩朵雲彩般的劍光，一下投入戰圈，朝東無忌冉冉飛去。

這兩聲嬌叱，這兩朵劍雲，谷飛雲耳熟能詳，那不是荆月姑、馮小珍，還會是誰？自己練成「紫炁神功」，還不是這老魔頭的對手，這兩位師妹更不用說了，心頭這一驚確實非同小可。

這時，東無忌已發現冉冉飛去的兩朵劍雲，變幻流動，竟是紫雲夫人的路數，心頭也着實暗暗震驚，匆忙之間，右手摺扇使了一記「日月雙懸」，硬接了這兩個女娃兒一劍。

谷飛雲看他摺扇朝上迎起，心急兩位師妹絕不是他的對手，一時情急，口中大喝一聲，右腕一振，把手中摺扇貫注功力，脫手飛出，朝東無忌扇上射去，同時迅快的探手從身邊掣出紫文劍來。

在這電光石火般一閃之間，戰場上登時響起嗆嗆嗆三聲金鐵交鳴，和兩聲嬌脆的輕「啊」！

荆月姑、馮小珍兩柄長劍被東無忌的摺扇格了一下，震得兩位姑娘玉腕發麻，趕緊施展「紫府迷踪」身法，翩然向旁閃開。

谷飛雲這一記脫手打出的摺扇，卻是三件兵器中的主力，擊上東無忌摺扇，發出來的「噹」聲也沉重有力，雙方一擊之下，谷飛雲打出的摺扇一下被激撞得破空飛起，落到七八丈外，東無忌卻也被震得腳下浮動，往後退了一步，雙目金芒連閃，沉聲喝道：「紫雲劍法，妳們兩個女娃兒原來是紫雲夫人門下！」

荆月姑冷聲道：「是又怎樣？」

「哈哈！」東無忌仰首大笑一聲，道：「紫雲夫人門下也唬不倒人。」

他只是通天教教主的門下首徒，口氣卻愈來愈大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就是通天教教主）

馮小珍哼道：「你們本來就從沒把天下武林放在眼裡，不然也不會把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人視同你們屬下了。」

東無忌沒去理她，目光注視着谷飛雲手中黝黑無光的長劍，點着頭，微微一笑道：「谷飛雲，你把岳維峻的紫文劍也亮出來了，大丈夫光明磊落，何用再掩掩藏藏，在下可以等你把易容藥物洗去了，再行動手，會會你們崑崙門下究竟有些甚麼驚人之藝。」

谷飛雲左手往臉上一抹，立時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口中朗笑道：「好個大丈夫光明磊落，何用掩掩藏藏，在下已經洗去臉上的易容藥物了，教主呢？似乎你也應該洗去易容藥物，以眞面目示人了吧？」

東無忌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流目四顧，大笑道：「谷飛雲，咱們動手已經有四五次之多，在下明明就是東無忌，你還不認識嗎？來，來，你們三個就一起上吧！」

谷飛雲長劍直豎，回頭朝荆月姑、馮小珍二人道：「妳們替我押陣，不用出手。」

荆月姑道：「谷師哥，你沒聽他口發狂言，連師父也不在他眼裡嗎？我們豈能弱了師父的名頭。」

馮小珍接口道：「是啊，今天非要讓他見識見識紫雲劍法的厲害不可。」

她朝荆月姑眨了下眼睛，兩位姑娘立時身形晃動，一左一右向旁閃出，兩支長劍各自漾起兩朵輕雲，朝東無忌攻去。

她們清楚谷大哥不讓自己兩人出手，是怕自己兩人不是對方的對手，但這樣的機會豈肯放過？放過了這個機會，豈不白學了「紫雲劍法」？何況自己兩人搶先出手，谷大哥自然也會跟着出手了。

東無忌大笑一聲，道：「好，好，谷飛雲，憑這兩個女娃兒，還不是東某的對手，你還不出手？」右手摺扇一翻，呼呼兩聲，朝左右拍出。

谷飛雲眼看兩位姑娘不約而同的搶了出去，心頭一急，一時那還怠慢，手中長劍一領，一招「乾坤一劍」，朝前推出，紫文劍登時發出一道紫濛濛的光華，激射出去。

會場上的人，早已聽出谷飛雲是崑崙門下，這兩位姑娘竟然還是紫雲夫人的門下，自然要瞧瞧這三位崑崙派傳人有些甚麼絕技，一時之間，全場立時肅靜得鴉雀無聲，數百道目光一齊集中在三人身上。

東無忌摺扇翻動，朝左右拍出，迎向荆月姑、馮小珍攻來的劍招，只是一記守勢，只想把兩位姑娘震退出去而已，那知他這一着卻失算了。

荆月姑、馮小珍兩人展開「紫雲劍法」，同時也展開了「紫府迷踪身法」，這一招劍法，雖然只是兩朵劍雲，但在東無忌摺扇堪堪拍出，兩人人影頓杳，同時左右兩旁各有五六朵碗口大的劍雲，交叉飛舞起來，這是說東無忌朝左右拍出的一記摺扇扇面，並沒有封住兩位姑娘的劍勢，自然更沒有他想像中的一記把兩人震退出去了。

就在兩邊五六朵劍雲湧來的同時，正面的一道紫色長虹也飛射而至。

這道紫色長虹，正是谷飛雲的一招「乾坤一劍」（兩位姑娘把正面留給了師哥）。要知「乾坤一劍」乃是昔年崑崙老人把「乾坤八劍」八招劍法濃縮爲四招，這一劍之中，包含了「乾字劍」和「坤字劍」兩招劍法，也是「乾坤八劍」中最具威力的一劍，一道紫色長虹中，隱藏了九道劍光。

等到東無忌發現劍光有異，兩邊的五六朵劍雲也快湧到身上。

崑崙派這一對神仙夫婦，劍法雖然不同，但卻有其相輔相成之處，三

面劍光愈接近，愈見劍氣逼人，光芒奪目，幾乎使東無忌有無從還手之感，在這一瞬間，只聽他大笑一聲，一個人已從三面包圍的劍勢中閃出。

沒有人看到他是如何閃出來的，但聽他的笑聲已在劍圈之外，再循聲看去，東無忌已站在離戰圈數尺之外，依然神態從容，摺扇當胸輕搖，故作瀟洒之狀。

谷飛雲橫劍笑道：「怎麼？東無忌，你不是跟通天教教主學了通天秘笈上的武學嗎？怎不使出來給谷某瞧瞧？這樣僅憑躲閃，豈不連你師父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這話是方才東無忌說的，如今只是改了幾個字，原封回敬了過去。

東無忌笑臉倏斂，雙目金芒陡射，沉笑道：「好小子，你以爲東某不敢對你們崑崙小輩下手嗎？」

摺扇連翻了兩翻，身形忽然凌空撲起，挾着一團急驟勁風，朝谷飛雲當頭撲擊而下。

他這一下摺扇翻動，當眞風雲丕變，宛如一道旋風，一丈方圓，壓力之强，令人呼吸都透不過來。

谷飛雲當然知道他就是通天教教主，一身功力强過自己甚多，這一招上，已可以看出對方內力之强，非同小可，當下略爲吸氣，運起「紫炁神功」，右手紫文劍隨着使出「巽兌一劍」，劍光起處，劃起四短四長八道劍光，迎空揮出。

荆月姑、馮小珍更不怠慢，兩支長劍迴旋之間，同時湧起一片劍光，朵朵銀花，朝上冉冉飛起。

這下三人都使上了全力，但聽半空中響起東無忌一聲震懾人心的大笑，旋風呼嘯，三支長劍還沒和對方摺扇接觸，已如風掃落葉，把三人推出去七八尺遠。

谷飛雲還能站得住樁，荆月姑、馮小珍卻被推出去七八尺遠，雙腳移動，要想站住身子，還是無法站立得住，一屁股往地上跌坐下去。

「哈哈，崑崙劍法，原來也不過如此……」

東無忌剛說到這裡，也正是張少軒回到少林方丈至善大師身邊、秦劍秋拉着白素素朝武當掌門青雲子走去。這一下，眞把東無忌看得氣破了胸膛，雙目金光大盛，厲聲喝道：「張少軒、秦劍秋、白素素，你們還不給我回來？」

張少軒拱拱手道：「大師兄請了，小弟本是少林弟子，奉師尊之命歸隊，不算錯吧？」

東無忌沉喝道：「秦劍秋，你呢？」

秦劍秋也拱着手道：「大師兄垂詢，小弟只好直說了，三年前，通天教派人假冒小弟，因敝堡（秦家堡）入晚巡查甚嚴，迷翻小弟之後，無法運出，只好暫時藏匿在酒窖之中，當晚就被家父發現，將計就計，由小弟扮作通天教教主門下三弟子，已經有三年了，這三年來，六師妹一直扮演着小弟的妻子，而且是由家父作主的花燭夫妻，俗語說得好，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六師妹自然要隨小弟過來了。」

谷飛雲悄聲朝荆月姑、馮小珍二人說道：「妳們快隨我來，去把祝纖纖和辛七姑拉過來。」

荆月姑遲疑的道：「她們肯過來嗎？」

谷飛雲道：「妳要告訴她們，這是我的意思，如果她們猶豫不決，妳們就把她們硬拉過來好了。」

馮小珍看了谷大哥一眼，問道：「這是公事，還是私事？」

谷飛雲被她問得俊臉一紅，急忙正容道：「自然是公事了，通天教教主門下的男女弟子都脫離通天教，通天教還不垮嗎？時間不多，妳們的動作要快才行！」

馮小珍點頭道：「好吧。」

當下就由荆月姑、馮小珍悄悄朝祝纖纖、辛七姑二人走去。

祝纖纖和辛七姑、雲芸娘三人並肩站在一起。她們的對面是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四位姑娘。雙方雖然沒有出手，卻是互相對峙着。

祝纖纖眼看荆月姑忽然朝自己走過來，立即一手按劍，全神戒備。荆月姑走到距她四五尺光景，似乎還沒有站停的意思，還在繼續走近過來，祝纖纖嬌聲喝道：「妳給我站住！」

這時，荆月姑和她只有三尺光景，依然舉步朝前跨去，祝纖纖長劍一下抵住她前胸，喝道：「妳再……」

荆月姑朝祝纖纖走過去之時，宇文蘭、許蘭芬自然也跟了上來。

荆月姑沒理會祝纖纖的抵胸劍尖，連忙回頭道：「宇文姐姐，妳們且退下，我有話和祝姑娘說。」

宇文蘭、許蘭芬看她這麼說，就依言退下。

荆月姑含笑說道：「祝姑娘，妳快把長劍收回去。」

祝纖纖是通天教教主座下五個女弟子之首，一身武功，也是女同門之冠，平日自視甚高，眼看荆月姑連長劍也未出鞘，她豈肯示弱，果然一下子收回劍去，返劍入鞘，一面說道：「妳是荆姑娘，有甚麼話請說吧！」

荆月姑低聲道：「我是奉谷師哥之命來請妳過去的。」

祝纖纖粉臉一下紅了起來，說道：「谷少俠……但我……我是通天教門下……」

荆月姑含笑道：「妳沒看到張少軒、秦劍秋、白素素都過去了？谷師哥是一番好意，通天教覆亡在即，妳不用再猶豫了。」

「這……」祝纖纖抬目看去，谷飛雲跟着荆月姑、馮小珍二人身後走來，停在一丈開外，望着自己含笑點頭。他這心意，祝纖纖自然懂，如果

由他來勸自己，自己跟他過去，在衆目睽睽之下，自己豈不成了叛師私奔？因爲自己和白素素不同，白素素是秦劍秋名正言順的妻子，妻子跟丈夫過去，自然不會遭人非議。谷飛雲爲了避嫌，也是爲了保留自己顏面，才叫他師妹荊月姑來說的，他眞是用心良苦……她說了一個「這」字，就沒有再說甚麼。

荊月姑看她沒有堅決反對，只是擧棋不定，急忙低聲道：「祝姑娘，不用考慮了，快些走吧！」

說着，伸手拉起祝纖纖的玉手，急步就走。這時，馮小珍也拉着辛七姑走過來。

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等四位姑娘看見兩人拉着祝纖纖、辛七姑走過來，立時一起圍了上去。

雲芸娘眼看兩位師姐被對方兩個姑娘拉走，不好阻止，只好一個人退了下去。

丁易和項中英這一對，這時已打出八九十招，丁易使出來的是一套怪異劍法，一直圍着項中英發劍。

不但他對手項中英眼裡覺得有四五個陳康和(丁易)圍着他左右前後揮劍搶攻，就是局外人也都清楚的看到，有四五個陳康和圍着項中英爭先恐後的攻個不休。

項中英縱然蒙通天教教主列入門派，傳授了一套「通天劍法」和「靈飛身法」，但和丁易這一場激戰，明知對方四五個人影，只有一個人是實體，其餘都是幻影，但此時身落其中，眞幻難分，虛實莫測，他以爲這一人一劍是眞的，揮劍撩出，却落了空，他以爲這一劍來得悄無聲息，不像眞的，却偏偏是眞實的一劍。

這樣一來，除了揮舞長劍，在身外佈成一排排的劍影，根本已經管不了虛實眞幻。

如果丁易要想贏他，早就可以收手了。偏偏丁易就是不想贏他，只是東一挑、西一挑，專找項中英無關重要的地方下手，不是被他劍尖挑破衣衫，就是被劍鋒刺破皮膚，把項中英激怒得脹紅了臉，要和陳康和拚命，却找不到眞正的對手，時間一長，早已汗流浹背，氣息咻咻。

直到此時，才聽丁易笑道：「夠了，大家都收手吧，咱們也該休息休息了。」

項中英在這段時間裡，自顧不暇，也不知道戰圈以外的情形，聲音入耳，還以爲陳康和要停手了，那知突覺身前身後數處穴道驟然一麻，業已被人家制住了穴道。

丁易嘻嘻一笑，說道：「本座早已說過，你帶職潛逃，咱們西路總令正在到處緝拿你，這下抓到活的，對本座來說，可是一件大功，本座眞要謝謝你才是。」

項中英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丁易說的話，他句句都聽得見，瞪大雙目，目中含着無比憤怒之色，丁易可沒理會他，隨着話聲，把項中英推着往西路總令走去。

這一段話，說來好像已經很久了，其實幾件事情，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前後也差不了多少時間，那就是：

㈠谷飛雲假扮了東無忌，率領一百二十名天龍武士從北首分左右兩路出場的同時，南首少林、武當兩派的人也進入場中。

㈡東傳令指出領隊東無忌是谷飛雲假冒的，由原來的東無忌和谷飛雲交上手，另一序幕就開始了。

㈢荊月姑、馮小珍、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六位姑娘心急谷大哥安危，起身搶出，東無忌(東傳令)要張少軒、秦劍秋等六人分頭攔截，却被谷清輝攔住張少軒、秦劍秋，讓荊月姑、馮小珍趕去支援谷飛雲。

㈣張少軒、秦劍秋、白素素回到少林、武當的同時，也是丁易制住項中英的時候，也是東無忌一扇震退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三人的時候。

㈤東無忌怒聲叱喝，要張少軒、秦劍秋回來。另一邊正是荊月姑拉着祝纖纖的的手、馮小珍拉着辛七姑的手，走向西路總令的同時。

以上五個段落，其實每一段落，雖然各有參差之處，也只是稍有先後而已，本來就很難分得清段落，這樣分作五個段落，僅是讓讀者有一個概念罷了。

東無忌眼看張少軒、秦劍秋、白素素叛離自己於前，祝纖纖、辛七姑又被拉着朝西路總令走去，心頭自然狂怒無比，口中大喝一聲：「姓谷的小子，你眞該死！」

右掌抬處，一記「翻天掌」朝谷飛雲直拍過來。

谷飛雲劍眉挑動，喝道：「你當谷某眞的怕你不成？」

同樣右手直豎，朝前迎擊出去。

谷清輝怕兒子接不下老魔頭狂怒之下的全力一擊，趕緊揮手發掌，朝東無忌劈去。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三股掌力一下就湊上了，但聽三人之間，驟然爆發出兩聲轟然巨響！

東無忌這一記「翻天掌」已經用上了九成力道，志在一掌斃敵。

谷飛雲這一記掌上，不但使出佛門「金剛掌」力，也連帶使出崑崙「縱鶴功」，和他本身運起的「紫炁神功」，也等於是孤注一擲，把一身本領都使出來了。

谷清輝是頑石大師嫡傳弟子，被金母幽囚石窟達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來不見天日，枯坐石室，等於是閉了二十年的關，這二十年修爲，就勝過平常人苦練三十年還要多許多，此時，他擔心兒子安危，出手自然全力施爲，這一掌使的正是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五的「大般若掌」，如論威力，還在「金剛掌」之上(金剛掌在七十二

藝中名列第七)。

這三道各具佛道神通的掌力，撞擊在一起，不用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風柱飛旋，日月無光，站在一丈以外的人，都感到衣袂飛揚，站立不住，被逼後退。

三個當事人呢？東無忌接下兩人合力的一擊，也被震得血氣浮動，後退了一步，心頭暗暗震驚，迅快忖道：「谷飛雲是岳維峻的門下，還勉强可以接得下自己六七成力道，並不足奇，這徐永錫只是隴山莊一名管事，那有如此精純的內力？」

谷清輝、谷飛雲父子兩人却被震得後退了六七步之多，才算站住。

這時，東海龍王敖九洲和落花島主祁中奇二人早已運功完畢，會合了南路總令人馬，和西路總令的人馬合在一起，佔據了會場右首一面(少林、武當兩派的人在南首，通天教的人則在北首)。

本來坐在右首大紅席上的人也已紛紛搬位，移到左東首去了。

這一來，雙方的人已經壁壘分明，敵我分得十分清楚，通天教的人在會場的北首和東首，少林、武當以及東、南、西三路總令則在會場的南首和西首。

東無忌神情冷漠，目中金芒閃爍，掠過會場，不覺仰首大笑道：「這叫做在劫難逃，本教爲了避免武林一場殺劫，才命四個門下分別組成東南西北四路總令，統轄天下各門各派，俾可由此保存爾等門派，不致覆滅，可笑爾等竟然不識時務，背棄大會，自取滅亡，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說到這裡，突然雙手叉天，發出十分尖銳刺耳的聲音，喝道：「給我殺，和通天教作對的，一律格殺勿論！」

項中豪忽的從懷中取出一面三角形黑旗，正待揮臂揚起。

「總提調且慢！」

聲音細如嬰兒，但全場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聲音來自北首橫案，接着，只見踞坐上首的總護法玉杖彭祖惲南天徐徐站了起來。

東無忌含笑拱拱手，道：「總護法有何見教？」

玉杖彭祖晶瑩紅潤的臉上含着微笑，擧手一指，徐徐說道：「想不到各大門派依然頑强如昔，但頑强的也只是幾個爲首之人罷了，如果雙方爭端一啓，這會場中人，將有半數以上死傷狼籍，玉石俱焚，因此，老夫倒有一個建議，不妨由雙方各自推出若干位代表，分作若干場，各憑武功，一決勝負，負的一方要承認失敗，接受勝方的條件，不得反悔，不知在場雙方道友意下如何？」

東無忌爽朗的道：「總護法這一提議，極爲公平，敝教自然同意，只不知少林、武當，以及東南西三路各大門派是否同意？」

玉杖彭祖這番話，聽得少林方丈至善大師和武當掌教青雲子不禁爲之一楞，這是一個極大的難題，試想派出去的代表，一旦落敗，就得接受對方的條件，萬一對方條件要你這個門派全數投降，歸入通天教，這個門派豈不從此完了？事關一個門派的存亡，就是身爲少林方丈、武當掌門，也難以作主了。

至善大師看了青雲子一眼，合掌說道：「阿彌陀佛，老仙翁此一提議，事關重大，可否容貧衲和青雲掌教斟酌之後，再行奉告？」

玉杖彭祖含笑點頭道：「自然可以，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進行，在雙方劍拔弩張，難免兵刃相見之下，這也是唯一可以減少殺孽的途徑了。」

至善大師退後兩步，朝青雲子合掌道：「掌教道兄高見如何？」

青雲子連忙還禮道：「大師好說，貧道以爲今日之事，勢難善了，終非一戰不可，不幸落敗，各大門派精英盡失，也無法保全基業了。」

至善大師點頭道：「道兄之言甚善，只不知平道兄、敖幫主等人的意見如何？」

正說之間，只見平半山和南雲子兩人連袂走來，至善大師迎着合掌道：「阿彌陀佛，老衲正想找平道長徵詢意見呢！」

平半山打了個稽首，道：「大師好說，方才金母和南雲道兄、元眞道兄及貧道等人研商的結果，認爲玉杖彭祖提出的建議，不失爲減輕殺孽的辦法，只有咱們勝了，才能免淪魔爪，否則武林各門各派均將萬劫不復，因此，要貧道和南雲道兄同來，將此一意見，轉陳二位道長，不妨就依玉杖彭祖的建議，大家協力同心，和通天教教主放手一搏。」

青雲子喜道：「善哉，善哉，方才方丈大師和貧道商量的結果，也是如此。」

東無忌眼看平半山、南雲子和至善大師、青雲子四人說個不休，心頭憤怒已極，冷然道：「四位談了半天，不知可有結論，到底如何呢？」

青雲子道：「還是由方丈大師答覆他好了。」

至善大師點點頭，手拄杖，藹然道：「老衲代表各大門派，同意惲老施主的提議，只不知通天教準備派多少人出場，各大門派也好選派人手應戰。」

東無忌手搖摺扇，淡淡一笑道：「大師這話就不對了，今日這一戰，乃是少林、武當首先向大會挑戰，並不是通天教向少林、武當挑戰，所以你們準備派多少人出場，大會自會選派人手應戰。但東某認爲少林、武當既然已和東、南、西三路總令連成一氣，每一門派，至少也要有一位代表參加，一旦貴方落敗，就不致有藉口推諉了。」

平半山大笑道：「雙方有言在先，

而且又有這許多門派在場，誰也無法推諉，只是勝負如何，事前應該先有個約定才是。」

「平道兄說得極是。」

東無忌點頭道：「在下認為此事十分簡單，落敗的一方，聽從勝利的一方處置就是了。」

平半山道：「不然，此中細節，必須先說清楚，免得到時含混不清。」

東無忌道：「平道兄說的也是，那就這樣好了，如果貴方獲勝，敝教就當眾宣佈解散，從此退出江湖，但如果敝教獲勝，各大門派仍是各大門派，但得悉數歸順通天教，聽本大會選出的武林盟主號令行事，不知諸位認為如何？」

少林至善大師接口道：「事至如今，也只好這樣了。」

東無忌道：「大師說的話，可以代表貴方各大門派嗎？」

青雲子道：「少林方丈說出來，自可代表各大門派了。」

平半山道：「總提調雖是今日大會的總提調，但東施主只是通天教門下大弟子，在未曾稟明尊師之前，說出來的話，能代表通天教嗎？」

東無忌怒哼一聲道：「東某怎麼不能代表通天教？你們之中，又有誰能勝得過我？沒有人能勝得過東某，就不能說東某不能代表通天教。」

這話說得夠狂，但事實上，確也沒有人能勝得過他，也就得任由他去狂了。

少林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跨上一步，沉聲道：「東施主也太小覷了各大門派之士了，貧衲不才，倒想請東施主賜教一二。」

話聲甫落，耳邊响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大師父還不知道此人就是通天教教主扮的，此時不宜和他動手。」

至善大師也在此時叫道：「至清師弟，不可魯莽。」

至清大師聽方丈說了，立即躬身合掌道：「小弟不敢。」藉機退下。

東無忌因有少林方丈出言阻止，也就不好再向至清大師挑戰了，面露微笑，搖了搖摺扇，問道：「方丈大師既然同意，不知你們有幾位代表出場？」

推派代表之事，大家早已研商好了，在場有十四個門派，決定每一門派推派一名代表，計為：少林寺至清大師(戒律院住持，因戒律院係執掌戒律，負責懲處犯戒僧侶，必須精通七十二藝中七至九種絕藝，武功能勝過寺中僧侶，才能勝任，因此至清大師實為少林寺中第一高手)、武當派青雲子、東海龍王敖九洲、落花島島主祁中奇、泰山派石大山、衡山派南雲子、排教冉勿贊、終南派平半山、華山派元真子、紫柏宮齊漱雲、岐山派姬存仁、白石山劉寄禪、崆峒派席素儀、崑崙派谷飛雲，共為十四人。金母和鹿長庚、藍公忌及守山四老等人作為後備，俾可應付突發事件。

至善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咱們這裡一共有十四個門派，每個門派，可以派出一個代表，不知貴教……」

東無忌不待他說下去，已大笑一聲道：「好，貴方既然有十四個門派，咱們就以十四場分勝負，只要有一方勝過半數，就算這一方勝了，不知大師認為如何？」

至善大師道：「東施主說得甚是合理。」

「哈哈！」東無忌仰首大笑一聲，接道：「那麼咱們就開始了，第一場，不知貴方那一門派的代表先下場？」

「且慢！」武當掌教青雲子道：「這十四場中，為了公平起見，貧道認為應該一場由我方先下場，一場由貴方先下場，這樣可使雙方以對方下場之人的身份、武功，作為衡量，才好派適當的代表下場，這樣就不致有武功懸殊之弊。」

東無忌道：「就這麼辦，現在，貴方可以派代表出場了。」

各大門派中被推作代表的人，誰都躍躍欲試，要在天下武林大會上首建奇功。

至善大師合掌道：「東施主且請稍待，老衲要和大家商量之後，才能決定出場先後。」

說完，轉過身朝青雲子道：「咱們此一行動，關係各大門派安危，似乎應該共舉一位主帥，統一調度，才能收運籌帷幄之機，道兄認為那一位道兄較為適合？」

青雲子目光一轉，含笑道：「咱們這些人中，只有兩位道兄有領導才能，一是敖老施主，一是平掌門人……」

平半山連忙搖手道：「貧道不成，敖老哥統率長江下游數萬幫眾，指揮若定，這件事由敖老哥擔任主帥，是適當不過的人選了。」

華山元真子和衡山南雲子同聲附和道：「不錯，此事非敖道兄不可！」

東海龍王道：「兄弟統率的只是江湖幫眾，今天在這裡的，都是一門一派之主，這個兄弟只怕擔當不起……」

平半山道：「你老哥平日豪氣干雲，今日之戰，關係正邪存亡，你老哥擔當不起，也要擔當起來才是。」

至善大師道：「平道兄說得極是，對方有東無忌指揮，他外號小諸葛，善用謀略，咱們這裡除了你敖老施主，沒有人有臨敵經驗，你不可再推辭了。」

齊漱雲笑道：「咱們全體公舉敖道兄為總指揮，願意服從軍令。」

劉寄禪道：「你就把咱們當作龍門幫的弟兄看待就好，從這時候起，咱們就不再是掌門人，總可以了吧？」

東海龍王眼看十三個門派的掌門人都推自己擔任總指揮，一時雄心勃發，呵呵一笑，拱拱手道：「兄弟臨陣受命，那就只好勉為其難，希望不負

諸位道兄期望，能夠一鼓克敵才好。」

說到這裡，就朝劉寄禪道：「這第一陣，就請劉道兄出場，因為道兄性躭禪悅，很少在江湖走動，對方未必清楚道兄的武功底細，獲勝的機會較大，勝了第一場，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劉寄禪拱手道：「末將得令。」接着笑道：「兄弟第一個上場，心理上的壓力，比肩勝上的擔子還要沉重得多。」

東海龍王笑道：「這一場，道兄一定會勝的。」

劉寄禪道：「但願如此。」揮揮大袖，朝前走去。

東無忌站在場上，早已等得不耐，看到劉寄禪大步走出，就點頭道：「劉道兄可是第一場的代表嗎？」

劉寄禪雙手合掌，說道：「正是，不知貴方那一位下場賜教？」

東無忌沒有理他，回頭問道：「諸位道兄，那一位先去會白石山的劉掌門人？」

他摺扇當胸，輕輕搖首，却以「傳音入密」朝大紅席上的江北大俠沈昌年道：「沈兄，這第一場，還是由你出場較妥。」

就在東無忌話聲出口，同時站起來的有江北大俠沈昌年、長輸將呂長素、和析城山山主神拳裴通三人，呂長素搶在最先。

東無忌摺扇一指，含笑道：「呂山主，這第一場就讓沈大俠先出來吧！」

呂長素一怔，繼而想到江湖上人都叫自己長輸將，東無忌才要沈昌年先上，哼，自己出道江湖，何曾眞的輸過？這話他當然不敢說出口，連忙拱手應「是」，退了回去。

裴通原在沈昌年之後，聞言也自退去。東無忌等沈昌年走出，也自往後退下。

劉寄禪身穿海青僧袍，頭上既未落髮，嘴上也留着八字鬍子，看上去不倫不類，沈昌年雖然也聽過他的名字，却從未見過其人，這時走下場去，不得不拱拱手道：「兄弟久聞劉老哥大名，今天幸會了。」

劉寄禪望了他一眼，也不還禮，問道：「這位老哥如何稱呼？」

這話聽得沈昌年心頭大是憤怒，自己雖非淮揚派掌門人(二十年前的掌門人是他大師兄，現在的掌門人則是他師侄)，但自己的名頭在淮揚一帶，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才博得江北大俠的美譽，就是各大門派，又有誰人不識？你劉寄禪算得甚麼東西？因為心中這樣想着，臉色就一下子沉了下來，本來已經灰白的一張扁臉，更見灰黯深沉，冷冷的道：「兄弟沈昌年，閣下是否聽人說過？」

「沒有。」劉寄禪也冷聲道：「兄弟長年茹素，門口連野狗也沒有半隻，那會有人來和我說甚麼一般江湖事兒？哦，你下場來了，就請亮劍吧！」

沈昌年在淮揚一塊小小的地盤上，自大慣了，那裡聽得起劉寄禪這些話，嗆的一聲抽出長劍，沉聲喝道：「你的兵刃呢？」

劉寄禪探手從懷中取出一支尺許長黑黝黝的筆來，抬目道：「兄弟的兵刃就是這支筆，現在你可以發招了。」

沈昌年除了聽過劉寄禪的名字，對他底細一點也不知道，此時看他取出一支尺許長的筆來，已可知道對方不但是個打穴好手，而且也是個擅長輕功的人，心中暗暗冷笑一聲，長劍緩緩舉起，說道：「沈某有僭了。」劍使「江淮千里」，一片劍光平胸推出。

他雖然心胸狹小，畢竟是淮揚派出身，是名門正派，因此出手第一劍，也極有風度。

劉寄禪使的是短兵刃，他凝神正身，站立不動，直等劍光到了身前一尺光景，才右臂一揮，大筆橫劃而出，這一劃氣勢磅礡，像是寫了一個「一」字，但聽「噹」的一聲，筆劍交擊，把江北大俠沈昌年連劍帶人往右撞出。

這是出手第一招，當着天下武林同道，沈昌年被人一筆撞出，自然是大失顏面之事，但他畢竟成名多年，臨危不亂，身形隨勢向左飄閃出去(他的左首，就是劉寄禪的右首)，劍勢一轉，使了一招「疎影橫斜」，劍光一閃而至，斜削劉寄禪右腕。

這一招使得十分自然，好在劍走偏門，旁人幾乎看不出他是被劉寄禪一筆撞出去的。

劉寄禪反筆一啄，又是「噹」的一聲，又把長劍朝左撞出，沈昌年身不由己的往右跨出了一步。

沈昌年究是久經大敵之人，他本來以為劉寄禪取出筆來，必是精擅打穴的好手，凡是精擅打穴的人，必然長於輕功，長於輕功的人，必然內力較差。

那知這一交上手，自己料得完全錯了，對方筆力之强，如挾千鈞，一連兩招，都吃了大虧，心頭又驚又怒，口中發出一聲大笑，大笑聲足以掩飾他的失手。

就在大笑聲中，他長劍疾掄，展開「淮揚劍法」，這回才顯露出他劍上功力來了，但見劍光飛旋，宛如黃河天來，不，他是淮揚名宿，應該改作淮水天來才對(黃河天來是李太白的詩句黃河之水天上來，但黃河和淮揚派扯不上關係，把黃河改作淮水才能符合)。

這一瞬間，劍光如波瀾壯闊，似怒濤洶湧，幾乎把劉寄禪一個人淹沒了。

因為他一直站立在原地上，一步也沒有移動過，手上握着一支尺許長的大筆，也在此時倏然作勢，連連揮出。

（未完・四十四）

上文提要： 徐不凡和燕親王部署人手，派司徒俊德探知韃靼雷霆軍的藏匿地點，還有一個錦衣衛的秘密營地，然後秘密監視，提督府的人馬由李立將軍率領進入皇宮後院佈防，暗中換掉褚艮身邊的核心份子，褚艮正在養心殿要脅皇上讓位給魯王，徐不凡率衆掩至，褚艮遁走無踪。一方面派人搜踪，一面保衛紫禁城，先除褚艮的黨羽爪牙，將刑部總捕頭馬致遠當場格殺……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捉奸堅壁清野　對敵運籌帷幄

德威侯爺的軟轎直奔正陽門，却在城門前被守城的官兵攔下來了。

德威侯氣得雙目之內都要冒出火來了，跳下軟轎，指着自己的鼻子吼叫道：「讓開，我是德威侯，要出城去，誰敢阻擋，小心你們的狗命。」

守門的兵士理都不理他，反而越圍越多，李立將軍越衆而前，沉聲說道：「我們曉得你是德威侯，本將軍接到命令，不准你出城。」

德威侯楊百威，再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你再說一遍，不准本爵出城去？」

李立將軍以肯定的語氣說：「沒有錯，是不准你德威侯楊百威出城去。」

「是誰的命令？」

「燕親王。」

「憑甚麼？」

「憑你是魯王的大舅子，憑你與褚艮過從甚密，憑你已接到徐王爺的血旗、血帖，已是待罪之身，憑……」

「衝……」

德威侯楊百威聞言怒火中燒，不待李立將軍說完，便坐回轎內，命人硬衝。

可惜，侯府的家將、家丁平時狐假虎威，欺壓百姓固然綽有餘力，對敵交手却沒有一個中用的，衝不出一丈遠，便被九門提督府的兵勇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把德威侯押回侯府去。」

李立將軍一聲令下，在數十名兵勇的押解下，不可一世的德威侯楊百威，又垂頭喪氣的回到自己的家裡。

這時候，他派出去的第三個人才回到侯府，德威侯楊百威劈面就說：「怎麼樣，馬總捕頭是否馬上帶人來保護侯府？」

第三人搖搖頭，道：「屬下去的時候，徐不凡已先一步到了刑部，屬下離開的時候，馬捕頭的人頭已落地，刑部的所有捕快也被徐不凡關進大牢去了，血轎可能很快就會抬到侯府來。」

這是德威侯楊百威最後一線希望，結果却完全失望了。

「將大門關起來，加門，要快！快！」

「將所有的通路封死，要死守，寸土必爭。」

所有的奧援都斷絕了，德威侯別無選擇，只有閉關死守，冀圖逃過死神的召喚。

通！通！通！大門剛剛關上，馬上便聽到擂門的聲音。

大家相視一驚，有人壯着膽問：「甚麼人？」

天叟丁威的聲音答道：「血轎主人，來要命的。」

大家更加驚惶，有人已經開始發抖。

當然不會開門。

颼！颼！牆頭上冒上兩個人，打開大門，血轎抬至大廳外面才停下來。

德威侯府的家丁、家將，都是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湧上來好幾個人，却沒有一個敢出手的，徐不凡走出血轎，跨步而入，他們便紛紛退開了，氣得楊百威直罵：「混蛋！混蛋！老夫白養你們了。」

徐不凡來至楊百威面前五尺許處才停下來，直接了當的說：「楊百威，很難得，你沒有逃，單憑這一點，徐某願意賞你一個痛快。」

德威侯一聽他不知道自己逃命的醜事，順着桿子往上爬，道：「老夫貴爲侯爺，乃朝中重臣，豈會被一個江湖小丑唬住，有甚麼好逃的。」

眞是吹牛屁不打草稿，說謊話臉不會紅，十足的小人胚子。

徐不凡目光冷峻如電，聲音沉穩有力：「你一切都準備好了吧？」

「有甚麼好準備的，老夫……」

「我是指遺言後事，府內雜務。」

「徐不凡，有一件事，老夫倒要你交代清楚，楊家與你們徐家素無瓜葛，不可能有甚麼深仇大恨吧？」

「這是事實，我們之間並無任何仇恨可言，而且，你雖與褚總管過從甚密，又是魯王大舅子，平常更是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但就目前所知的罪証而言，尚不至此，徐某今天要算的是另外一筆帳。」

「甚麼帳？」

「鬼帳。」

「鬼帳？」德威侯的臉都嚇白了，「甚麼鬼帳？」

徐不凡振振有詞的道：「在十殿，告你鬼狀的鬼，少說也有一百個，徐某是奉閻君之命，請你入地獄的。」

「荒唐！荒唐！這簡直是鬼話連篇。」

「這不是鬼話，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你的罪狀，罄竹難書，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哼！」

「姑且舉幾個例子來說吧，你爲了爭功，往往將別人當作你的墊脚石，爲了達到目的，即使犧牲別人的前途、榮譽，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

「爲了諉過，你不惜說謊、造假、甚至欺騙，直到救了自己，害了他人，將別人打入監牢，甚至丟了性命。

「爲了私利，你會運用一切卑劣手段，直至達到目的爲止。

「爲了私仇，你會玩權弄術，借刀殺人，非將對手置於死地不可。

「嚴格的說起來，你並非大奸大惡之人，而且你也缺乏大奸大惡者應具備的條件，亦未明目張膽的爲非作歹，大肆殺戮，但由於你的爭功諉過，自私自利，却造成了無數的冤案冤魂，更由於你的無知無能，使人才退避，奴才倖進，道消魔長，腐蝕人心，影響所及，比大奸大惡者猶有過之，在十殿告你鬼狀者，都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被你逼迫陷害的人。」

徐不凡吁了一口氣，臉上已現出殺機，目注楊百威，冷聲說道：「現在，你明白了吧？」

德威侯楊百威怒不可當的道：「宦海風雲，黨同伐異，屢見不鮮，這是欲加之罪。」

徐不凡臉一沉，道：「黨同伐異，乃人性之常，但如逾越分寸，傷及人命，就罪無可逭！你準備納命吧。」

銀虹一閃，幻出無數血光，已將血劍拔出。

「摘掉他的烏紗帽。」

「是，少主。」

毛奇跨步而出，摘他的烏紗帽如探囊取物。

徐不凡踏上二步，已將血劍架在楊百威的脖子上，突聞一個清脆嬌柔的聲音大聲說道：「劍下留人。」

麗影一閃，面前多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姑娘，是朱玉梅。

徐不凡叫了一聲：「郡主。」楊百威口喊：「玉梅。」脖子一歪，想要避開血劍，徐不凡腕上加力，德威侯的頸間已冒出血來，再也不敢亂動。

朱玉梅急急說道：「不凡，你爲甚麼要殺我舅舅？」

徐不凡道：「我不想多作解釋，反正沒有冤枉他。」

「有這麼嚴重？」

「比妳想像的還要嚴重。」

「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放一馬？」

「這是公事。」

「如果本宮下令不准你殺呢？」

「郡主不適合下這樣的命令。」

朱玉梅頤指氣使慣了，從來就沒有人敢跟她頂過半句嘴，聞言黛眉雙挑，玉面冷寒的道：「徐不凡，你這人怎麼這樣無情無義。」

徐不凡一怔，道：「不是不凡無情無義，是德威侯平常太無法無天。」

「你不答應？」

「歉難從命！」

「德威侯乃朝廷重臣，又是皇親國戚，你不可以恣意胡爲。」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他死有餘辜，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

「徐不凡，本宮不想跟你撕破臉，但請考慮一下後果的嚴重性。」

「郡主對我恩重如山，不凡銘記在心，沒齒難忘，願爲郡主做任何事，但楊百威勢在必殺，請郡主見諒。」

朱玉梅見他軟硬不吃，不由的動了心火，嬌叱一聲：「徐不凡，你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本宮但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動我舅舅的一根汗毛。」

左手疾探，已將徐不凡握劍的右手扣住。

徐不凡愕然一驚，甫叫一聲：「郡主！」朱玉梅的左掌又攻上來了，企圖强迫他撤劍後退，徐不凡左臂一架，蓬！接着又是一聲：哎呀，朱玉梅一掌打在鐵臂上，立覺掌心發痲，痛得她喊出聲來。

這一來，朱玉梅更加惱羞成怒，左掌猛一推，推不動徐不凡握劍的右手，左手變爲拳，像雨點子似的打在徐不凡的胸膛上。

突聞燕親王的聲音大聲喝道：「玉梅，不得無理取鬧。」

發話之初，人還在屋外，話一落地，人已衝到屋內來，伸手將朱玉梅的小拳頭握住。

朱玉梅噘着小嘴，氣急敗壞的道：「八哥，你也幫着他欺負我，說我無理取鬧？」

燕親王肅容滿面，找不到一絲笑意，鄭重其事的道：「徐王爺處置的並沒有錯誤，妳當然沒有理。」

「他憑甚麼要殺德威侯？」

「德威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甚麼？八哥也說我舅舅有罪？」

「鐵証如山，任何人也救不了他。」

「証據在那裡？」

「除了徐王爺所說的一切外，現在還有新的罪証，楊百威也是謀反集團的一份子，這是從褚艮房間內搜到的名册，妳自己拿去看吧。」

取出一份名册，交給她，朱玉梅果然看見，舅舅的名字就列在首頁上，不禁臉色大變，從心之深處冒上一股寒氣來。

卡察！徐不凡毫不遲疑，腕上加力，德威侯楊百威的人頭已滚落在地。

「舅舅……舅舅……」

朱玉梅一陣急痛攻心，伏在德威侯楊百威的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忽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來，打開名册，再細加端詳，赫然發現父親魯王朱高烈的名字竟在第一位，不由驚惶失色的道：「這……這……這是眞的？」

燕親王扶她站起來，取回名册，沉痛的說：「白紙黑字，又是褚艮的親筆，錯不了，事先，妳難道一點感覺都沒有？」

朱玉梅猛搖着頭，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一點感覺也沒有，而且，我也不相信父王會做這種大逆不道的糊塗事。」

徐不凡處理好骷髏頭，命人放到血轎上去，道：「郡主，魯王謀反已久，事實上早有脈絡可尋，只是妳沒有注意罷了，前次褚忠逃至王府後，便如石沉大海，想必就是魯王爺掩護的結果。」

朱玉梅的兩隻黑眼珠翻來翻去，回想一下過去的事情，道：「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多少年來，褚家的人和父王一直走動得很勤。」

「還有，據不凡得到的最新消息，魯王爺在山東的一個秘密基地上，還擁有一支爲數可觀，訓練精艮的軍隊。」

「這本宮也知道，據父王說，是爲朝廷訓練的。」

燕親王接口說道：「事實上是魯皇叔私人的軍隊，只效忠他一個人，別人誰也無法調動，據說這支軍隊正在來京的途中，妳知道嗎？」

朱玉梅道：「我不清楚，小妹來京已經七八天了，與徐不凡只是前後脚之差。」

「玉梅，妳是跟誰進京來的？」

「只有我自己和兩名丫頭。」

「未與魯皇叔同行？」

「沒有，父王還遠在濟南呢。」

「不！魯皇叔已經到了北京。」

「是甚麼時候到的？」

「可能有五六天了。」

「現在何處？」

「大概在城外。」

「如此，八哥，徐王爺，我必須立刻見父王一面，想先走一步，假如你們不準備逮捕我的話。」

徐不凡略作沉吟，道：「郡主言重了，從種種跡象顯示，我相信郡主是清白的，不過，陰謀造反，可是連誅九族的重罪，見到魯王爺的時候，最好能力陳利害，剖明義理，勿陷自身與親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朱玉梅深情的望了徐不凡一眼，道：「我不敢說本宮一定會做一個大義滅親的烈女，但爲了朝廷，爲了我們全家，我會盡一切可能勸父王懸崖勒馬，勿作傻事。」

燕親王拉着她的手，鄭重叮嚀道：「玉梅，有一件事最最緊要，務必要請魯皇叔交出解藥來。」

「甚麼解藥？」

「魯皇叔假褚艮之手，給皇上服了一種慢性毒藥，據說解藥在皇叔的手裡。」

「好的，如果褚艮的話屬實，我就是偷也要偷來。」

交代楊百威的家丁要厚葬德威侯，當即跨步出門，領着候在外面的兩名丫頭，匆匆離去。

直至目送朱玉梅消失不見後，徐不凡才開口說道：「王爺，褚艮在京城裡的黨羽爪牙，是否業已清除乾淨？」

燕親王道：「大體而言，凡是可以發生作用的，誅的誅，擒的擒，差不多俱已清除乾淨。」

「請求近畿守將發兵勤王的訊息可曾傳出？」

「已奏明皇上，請得密旨，以飛鴿傳書送出。」

「皇上的情形如何？」

「還好，於得知褚艮被逐，京城穩固後，病情甚是穩定，短時間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

「這樣我就放心了，請王爺嚴令提督府的兵馬，堅守城池，我們主僕十三人，決定立刻出城去，如果能將韃靼雷霆軍、褚艮、巴爾勒這一羣狐羣狗黨，毀滅在京城外，應屬上上之策，最低限度，也要將其擊潰，方可解京都之圍。」

燕親王拍着徐不凡的肩胛，道：

「雷霆軍數約千計，魯軍可能爲數更多，而九門提督府的兵馬，爲了固守城池，又無法派兵支援，徐王爺此去無異身入虎穴，務請爲國珍重。」

徐不凡道：「請王爺放心，北京城外，尚有斷劍門的百名高手，相信一定可以派上用場，如果司徒掌門一切進行順利，雷霆軍目前應已在斷劍門的掌握之中。」

＊　＊　＊

下午。

西直門外。

一頂血紅色的轎子，像脫韁野馬似的，奔馳在林蔭大道上。當晚霞燒天，農家炊煙嬝嬝時，已接近城西的山區。

四名轎伕累得氣喘如牛，汗流浹背，停在一個山脚下，正打算再換四個人來抬，前面的大路突然被火焰教的人阻住了，古月蟬雙手叉腰，冷言冷語的道：「不必換了，好好的歇會兒吧。」

八駿中的老五上前說道：「好狗不擋道，請讓路。」

剛剛做出一個請讓路的手勢，古月蟬嬌叱一聲：「滚！」纖掌一翻，呼！一股强風排山而來，當下呼吸爲之一窒，踉踉蹌蹌退出一丈多。

二老互望一眼，雙雙閃電撲出，正欲與古月蟬一拚，徐不凡已搶在前頭，笑意盎然的說道：「古姑娘甚麼時候改行當起山大王來了？」

古月蟬一楞，道：「甚麼意思？」

徐不凡笑道：「你自己瞧瞧，像不像攔路打劫的山大王？」

「徐不凡，別貧嘴，你曉得姑奶奶攔路的目的？」

「先別談這些，我想知道，妳從那裡來？」

「你管不着。」

「要往那裡去？」

「答案相同。」

「古姑娘，假如貴教未與四衣衛勾結，我是管不着，也不想管，否則，可能非管不可。」

「到目前爲止，本教與四衣衛尚無具體的同盟關係。」

「妳似乎在暗示，已有某種程度的默契？」

「可以這樣說。」

「妳與鍾玉郎的默契似乎更密切？」

「徐不凡，你把話說清楚。」

「上官巧雲與鍾玉郎已有夫妻之實，希望妳不要瞎攪和。」

「哼，對鍾玉郎，我沒有胃口。」

「既然興趣缺乏，爲何要與姓鍾的聯手，殺掉上官堡的人不算，還將上官姑娘打入天牢？」

「誰叫她醋勁那麼大，活該！」

「古月蟬，我敬告妳，從今以後，離鍾玉郎遠遠的，再也不要做出任何傷害上官姑娘的事來。」

「徐不凡，我警告你，姑娘我一向獨立特行，我行我素，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少管閑事。」

徐不凡雙肩一聳，道：「胡纏，妳最好多檢點，別讓我撞見，不然小心我對妳不客氣，再見。」

返轉身來，欲待上轎離去，古月蟬猛一個箭步，又將他堵住了，道：「慢着，咱們的事還沒有辦呢？」

「我們還有甚麼事要辦？」

「別裝蒜，今天是第一回合比試的最佳時機。」

「我說過，絕不作無謂之爭。」

「你不是想爲上官討回公道嗎？」

「往者已矣，只要妳知過能改，我不想深究。」

「抱歉，你不答應比試，事情還會繼續，說不定那一天我會殺掉上官巧雲。」

「古月蟬，徐某是不願意多事，可不是怕事，惹惱了我，管保妳吃不了兜着走。」

「徐不凡，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不答應姑奶奶的要求，不論天涯海角，我會提着上官巧雲的人頭去找你。」

「妳在威脅我？」

「威脅你又怎麼樣。」

古月蟬好暴躁的脾氣，鏗鏘一聲，拔出一支明晃晃的紅纓寶劍來，挽劍訣，踏碎步，在徐不凡的面前虛晃二招，然後指着徐不凡的眉心，道：「拔劍。」

徐不凡哂然一笑，道：「血劍一出，無血不歸，我從來不對無怨無仇的人拔劍。」

「哼，這可由不得你，不拔劍就只有死路一條。」

玉腕一翻，劍化「天女散花」，徐不凡滑步退開，古月蟬又變爲「靈蛇吐信」，徐不凡再退再讓，古月蟬再進再攻，招招近身搶攻，劍劍不離他的全身各處要害。

八駿中的老七鬍子都氣歪了，道：「公子，你是大人大量，奴才可忍受不住，公子要是再不出手，我可要殺人了。」

古月蟬好快的動作，老七話甫落地，徐不凡還沒有來得及表示意見，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劍架在老七的脖子上，寒臉說道：「徐不凡，你要是再不還手，我就殺了他。」

「妳找死。」

徐不凡忍無可忍，驀地一聲獅子吼，招隨聲發，劈面攻出一掌，同一時間，左鐵臂噗！噗！二聲，射出二枚袖箭，一取劍身，一取古月蟬握劍的右手腕。

彼此近在咫尺，箭發即到，古月蟬愕然一驚，撤劍退下。

但，不旋踵間，古月蟬又旋風似的攻上來，而且攻勢更爲凌厲，招式辛辣無匹，看來不分出一個勝負來，絕難善罷甘休。

徐不凡實在不願意作無謂之爭，

武林第一，江湖虛名，在他的眼中一向視作清風浮雲，從來未往心上放。

同時，他也委實不想開罪火焰教，激怒火眼眞人，爲師父無根大師惹麻煩。

更何況，眼前軍情緊急，京城岌岌可危，驅逐韃靼，阻截魯軍，才是當務之急，也沒有多餘的時間、精神和她瞎磨蹭。

但，形勢逼人，古月蟬却偏偏糾纏不休，不分出一個結果來，看樣子她必然會無休止的糾纏下來。

當下心念三轉而決，心一橫，牙一咬，不退反進，駢指如戟，投入古月蟬的如蔴劍影中。

戰既不可免，速戰速決當爲最佳途徑，是以，徐不凡想以空手入白刃的方法，奪下古月蟬的劍，俾在不傷人的情形下，及早分出高下，結束糾纏。

然而，這也是最危險的途徑，刀劍無眼，失之毫釐，就有喪命的可能。

緊張！緊張！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生死須臾，勝敗俄頃，場中一片死寂，大家皆凝神以待。

猛可間，徐不凡先以左鐵臂一格，噹！金鐵交鳴，火星四射，古月蟬虎口發痲，攻勢爲之一頓，徐不凡快如閃電，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將古月蟬的劍尖夾在三指之間。

右手順勢一拉，左臂再一托，正好砸在古月蟬的腕骨上，徐不凡兵不血刃，已將她的紅纓寶劍奪過來。

快！快到毫巔。

準！準到極致。

場中一片譁然，却是兩樣的心情，徐不凡用力一擲，將古月蟬的劍往二丈外的樹身上一插，道：「古月蟬，承讓，希望我們之間的爭執能到此爲止，失陪了。」

也懶得再坐進轎子，就跟在血轎後面，放步而去。

古月蟬並沒有追趕，聲音却冷得像極地吹來的寒潮：「徐不凡，我承認輸掉了第一回合，但我們之間的事並沒有完，失劍之恨，姑奶奶會永遠記在心坎裡。」

徐不凡充耳不聞，繼續前行，繞過一個山脚，與王石娘、高天木正面相逢，徐不凡立即問道：「怎麼樣，找到司徒掌門沒有?」

高天木指着羣峯深處的一座大山說道：「找到了，斷劍門的人，就在前面半山腰上的一座山神廟裡。」

這座山神廟十分隱蔽，四週遍植參天古樹，在山下根本看不到，但站在廟前廣場上，居高臨下，整個山區的風光却可一覽無遺。

徐不凡一踏進山神廟，馬上對追上來的司徒俊德道：「好地方，司徒大俠選的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

司徒俊德道：「地方是不錯，老夫却一直躭心怕你們找不到，因爲前次是與王女俠半路相遇，荒山野地的，又不易交代清楚，幸虧兩位神通廣大，萬一摸錯地方，撞進老賊的巢穴就麻煩了。」

徐不凡道：「老賊的巢穴在那裡?」

司徒俊德指着數里外的一條山谷，極目望去，可以看到，在山谷的盡頭，一道插天絕壁的下方，開着有一個門，門外有數名警衛在來回走動，道：「老夫已查清楚，那裡面就是四衣衛的大本營。」

徐不凡默察良久，見無人出入，道：「雷霆軍在何處?」

「也在那裡面。」

「全部?」

「是的，他們是分批到的，但全部集中在一起。」

「魯軍呢?」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到。」

「魯軍是從東南面來，如果繞到城西，勢必會暴露行藏，在下覺得老賊在城東可能另有巢穴。」

「這一點老夫也想到了，已派出三十名精壯子弟，守在城東南各要衝，只要魯軍一有動靜，本門有獨特的傳遞訊息的方法，很快就會傳到這裡來。」

「四衣衛及韃靼雷霆軍的動態，是否能確實掌握?」

「沒有問題，最近的一個監視哨，距離大門不足十丈。」

「雷霆軍進去以後，有沒有再出來過?」

「沒有。」

「最重要的是，姓褚的老賊是否已逃來此地?」

「沒有錯，所有的四衣衛俱已逃避來此。」

「四衣衛巢穴的內部，」徐不凡道：「司徒大俠可曾派人進去偵察過?」

「這是不可能的，」司徒俊德道：「四衣衛的巢穴乃天險之地，戒備又極森嚴，除非明目張膽的硬闖，混進去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司徒大俠，目前京城裡的情勢雖已穩住，城外却危急萬狀，魯軍一到，可能會立即攻城，如能在魯軍未到之前，先將雷霆軍、四衣衛解決掉，應爲上上之策，不知掌門人高見如何?」

司徒俊德道：「王爺所言極是，難在四衣衛據險而守，彼此又衆寡懸殊，沒有週密的計劃，與巧妙的安排，成功的可能幾乎是零。」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此事必須縝密計議，一點也草率不得，此非談話之所，咱們進去再談。」

山神廟內，那來的客室廳堂，大家就在石階石欖上坐下來，徐不凡探手入懷，取出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來，交給司徒俊德，道：「區區之數，不成敬意，請分給貴門的子弟買杯水酒喝吧。」

徐不凡鑑於斷劍門的人爲國事奔波，花費必鉅，故而有此一舉，聊表寸心，司徒俊德却堅決不肯接受，道：「王爺對我們斷劍門恩深義重，即使肝腦塗地，亦萬死不辭，何敢再接受王爺的厚賜。」

站起身來，徐不凡指着附近的一鍋稀粥，半碟鹹菜，道：「司徒大俠，貴門子弟數代死守在玉女峯下，不事生產，拮据可知，這樣的飲食，如何有力氣對敵交手，何况皇恩浩蕩，王俸優厚，我們主僕十三人根本花用不完，朋友尚且有通財之義，我們乃生死之交，再客氣就未免太見外了。」

江湖中人本來就不時興客套，聽徐不凡這麼一說，司徒俊德果然未再堅持，欣然接過銀票，立刻命人下山買辦吃食之物去了。

大家也圍攏在一起，開始討論如何殲滅四衣衛、雷霆軍的奇策妙計。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名斷劍門的弟子，行色匆忙的進來說道：「徐公子，外面有人要見你。」

徐不凡到達山神廟，前前後後不過才一頓飯的工夫，這麼快就會有人找上門來，不禁聽得一呆，道：「是甚麼人?」

「一位村婦。」

「一位村婦?多大年紀?」

「她蒙着臉，看不出來。」

「有沒有說她是誰?」

「我問過，她不肯說。」

「是甚麼事?」

「她說要跟公子當面談。」

「在那兒?」

「正在廟後面的山徑邊候着。」

徐不凡雙眉一揚，道：「好吧，你們繼續討論，我去會會這位神秘客。」

當即跨步出門，直奔後山而去。

廟後山路上，果然站着一個村婦打扮的婦人，手裡邊還提着一個藍布包袱，徐不凡走上前去，口稱：「大嫂!」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村婦取下頭巾，徐不凡眼睛一亮，道：「是妳，鍾雪娥。」

鍾雪娥的笑聲似銀鈴，烏黑發亮的眸子，不停的在徐不凡臉上打轉，道：「這兒離四衣衛的老巢太近，不得不格外小心。」

徐不凡逼視着她，口氣像審問犯人：「徐某剛到不久，姑娘怎麼曉得我在山神廟?」

「想做生意，賺大錢，就必須比別人多長一隻耳朵，多生一隻眼。」

「聽妳的口氣，好像又有消息賣給我?」

「這一次不是消息，只是幾套破衣服。」

「破衣服?甚麼破衣服?」

「守衛們穿着的制服。」

打開包袱，裡面有四套半新不舊的，四衣衛的一般守衛制服！一張平面圖，有關崗哨的位置，四衣衛、雷霆軍駐紮的營舍等等，圖上皆清楚的標示出來。

「鍾姑娘，這張圖就是山谷裡的實際情況?」

「當然，是我照實際情形畫出來的，需要嗎?」

「豈止是需要，簡直太需要了。」

「小徐，那幾套破衣服，值不值幾兩銀子?」

「值！值！價值連城，難以數計。」

「你準備出多少銀子?」

「請姑娘開價。」

「還是老規矩，薄利多銷，算你一千兩銀子好了，貴不貴?」

「不貴，姑娘的價碼一向很公道。」

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當面交給鍾雪娥。

鍾雪娥也不客氣，收起銀票，納入懷中，擺擺手，掉頭就走。

徐不凡追上去，急急說道：「鍾姑娘，請留步，在下還有幾句話想請教。」

鍾雪娥止步轉身，道：「有話請快說，我的時間不多。」

「妳到底是不是常小琬?」

「不是。」

「是不是神尼的高足?」

「也不是。」

「請恕我冒昧，摘下妳的面紗來，讓我瞧瞧。」

「對不起，醜女多忌諱，我不想在王爺的面前現醜。」

「我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據我所知，神尼只有一位徒弟，妳的穿心指、綿陰掌從那裡學來。」

「是朋友教給我的。」

「記得妳以前好像說是偷學的。」

「那只是一句玩笑話。」

「令友是誰?」

「斷腸人。」

此話一出，徐不凡差點喜得跳起來，道：「這麼說來，斷腸人就是小琬囉?」

鍾雪娥又是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道：「傻瓜，神尼只有一位高足，我的功夫是斷腸人傳授的，這還要問。」

「鍾姑娘，妳害得我好苦，這些事爲何不早說。」

「是小琬不准我說。」

「毫無疑問，妳一再大力相助，也是小琬的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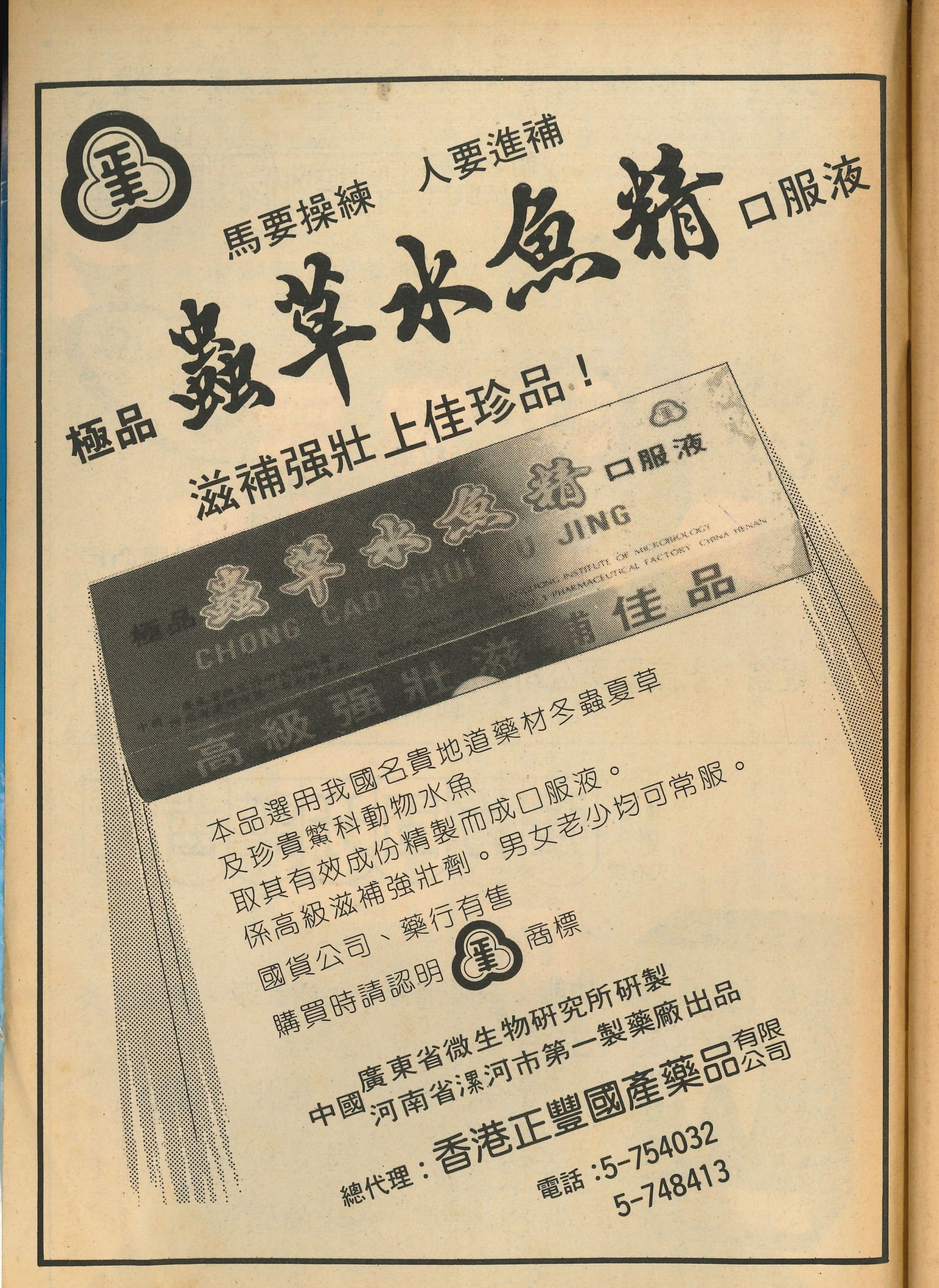
「抱歉一再收你的錢，那是爲了廣結善緣，打通關節。」

「有一件事在下想不通，姑娘爲何要賣身投靠，認賊作父?」

「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想作答。」

「那麼，小琬以前不准妳說出實情，現在爲甚麼又改變主意?該不會是姑娘故作主張吧?」

「事實上這也是小琬的意思，因爲她覺得一切已事過境遷，沒有再隱瞞的必要。」



「事過境遷？」徐不凡疑雲滿腹的道：「我不懂。」

「這要怪你自已，誰叫你舊情難忘，又和上官巧雲在一起鬼混，這件事傷透了小琬的心，決定眞的削髮爲尼，從此遁入空門，常伴古佛青燈。」

「冤枉，冤枉呀，上官姑娘被鍾玉郞打入天牢，我碰巧救她出來，被小琬撞見了，其實，我與上官之間，根本沒有甚麼，她一度還想殺我呢。」

「如果眞的是這樣，我可以替你解釋一下，過去我再三要求你嫁給我，就是替小琬考驗你，成績不錯，相信小琬會諒解你，再給你一次機會的。」

「鍾姑娘，小琬是我的未婚妻，我們從小就很合得來，我實在不明白，她爲何要一而再的避着我，不肯與在下相認？」

「主要的原因是她早已毀容，怕你嫌棄她，所以不得不格外謹愼小心。」

「其實這是她多慮了，我絕對不會計較這些的，下一次見面，一定要和她徹底談一談，就怕她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小琬，事情就麻煩了。」

鍾雪娥的眸中閃過一道異樣的光采，道：「想要揭穿小琬的身份，倒不是一件難事，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甚麼方法？」

「在未告訴你方法以前，希望你能發下重誓。」

「怎麼發？」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不管常小琬有多醜多難看，我徐不凡決定娶她爲妻，百年好合，始終如一，倘有違背誓言，定遭天譴。」

徐不凡立將右手高高舉起，朗聲說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不管常小琬有多醜多難看，我徐不凡決定娶她爲妻，百年好合，始終如一，倘有違背誓言，定遭天譴。」

鍾雪娥笑道：「看王爺如此誠摰，相信小琬一定會幸福的，我告訴你，下一次見面，找一個機會，冷不防將她的蒙面巾揭下來，她就再也無法否認了。」

「這是個好辦法，以前我也想過，就怕認錯了人，彼此尷尬，所以遲遲未敢動手。」

「斷腸人就是常小琬，你放心，如假包換。」

「只要確實是小琬就好辦，即使惹她生氣，甚至挨她一頓揍都無所謂。」

「好了，我眞的該走了，這四套破衣服，我相信你一定會善加利用，行動要快，要隱秘，最好能在魯軍未到之前，先將雷霆軍制住，則京都之危可解。」

* * *

夜，很黑，很靜。

山裡的夜，更黑，更靜。

在稀疏的星星照耀下，蜿蜒曲折的山徑，像一條白色的帶子，依稀可辨。

白色的帶子上，有很多黑點在移動，在奔馳，却聽不到半點聲音。

霍然，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所有的黑點全部悄沒聲息的掩到山徑兩旁去。

馬蹄聲愈來愈近，草叢中突然射出六七條漢子，馬上之人根本不曉得是怎麼回事，已被徐不凡擒下馬背來。

二老八駿的身手乾淨俐落，有人握緊馬嘴，有人捉住馬腿，馬兒連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便被拖進草叢去。

馬上之人黑盔白甲，戰袍上的魚鱗甲片閃閃生光，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將軍。

司徒俊德反應敏捷，斷劍擱在他的肩膀上，王石娘的風火劍則抵住將軍的心口，徐不凡籠着一臉寒霜，道：「將軍，你聽清楚，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是幹甚麼的，等一下最好實話實說，不要大聲嚷嚷，休得信口開河，否則，死在荒山野地，連一個收屍的人也沒有。」

將軍環目四顧，臉色陰晴不定，道：「你們是甚麼人？竟敢野地施襲，攔截本將軍。」

高天木道：「這位是中山王，是皇上的密使，也是血轎的主人徐不凡。」

將軍聞言倒抽一口冷氣，道：「你們要殺現在就可以下手了，反正橫豎免不了一死。」

徐不凡道：「好死不如賴活着，你如招出實情，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你們想知道甚麼？」

「我想知道將軍從那裡來？」

「山東。」

「一共多少人？」

「三萬。」

「由何人領軍？」

「山東總督褚忠。」

「已經到了北京？」

「還沒有，一天之後大軍才能開到北京。」

「那將軍來此是爲了何事？」

「是褚總督命我來快馬報告魯王爺，請示行止。」

「說清楚一點。」

「褚總督對京裡的情形不甚瞭解，不知是即刻發兵攻城，還是在城外待命？」

「還有沒有旁的事？」

「沒有了。」

「你說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言，絕無半句謊話。」

「是眞是假，將來都可以查証，我現在點了你的穴道，十二個時辰以後，你會醒過來，然後入城去自動向燕親王報到，生死之間，相信王法自有公斷，如果膽敢脫逃，你可能就死定了。」

話落，出手如電，點了他的三處大穴，命人連人帶馬拖離現場，丟進一個山洞去。

（未完．廿八）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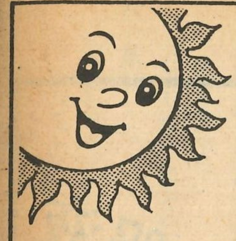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齒鬆脫